

# 世界文學

61

第一卷  
第二號



黎明書局

# 黎明鄉村教育叢書

【本課範師村鄉之新最制編佳最容內】

其他在印刷中者甚多陸續出版	農村教育	郭人全著	九角
	地方教育行政	辛會輝編	七角
	鄉村小學教學法	李曉農等編	七角
	農村工學教育實施	滕仰支等編	九角
	鄉村小學教材研究	張宗麟編	九角
	農村工學教育原理	張石樵等編	五角
	鄉村教育實習指導	鄭之綱編	一元
	鄉村民衆教育	郭人全編	八角
	鄉村小學行政	郭人全編	六角半
	農村社會調查	張錫昌編	一元
	鄉村教育視導	李曉農等編	二元三角
勞作教育	方達哉等編	二元四角	
農村經濟及合作	王世穎編	一元二角	

## 黎明農業叢書

## 黎明商業叢書

本叢書適供農校課本及從事農業者參攷之用

本叢書適供商校課本及從事商業者參攷之用

農藝化學	葉元鼎編	八角
家畜飼養學	鄭學稼著	一元六角
應用昆蟲學	熊同和編	一元八角
蠶體生理學	尹良瑩編	九角
普通養蠶學	尹良瑩編	九角
普通栽桑學	尹良瑩編	一元四角
蠶桑害蟲學	張景歐編	一元六角
特用作物學	莫定森編	八角
商業簿記	張忠亮編	一元二角
會計學原理及實務	李鴻壽譯	二元四角
最近貨幣金融學說	戴謫慮編	一元
銀行業務總論	李偉超譯	二元二角
貨幣銀行學	朱彬元著	一元八角
楊著中國金融論	楊蔭溥著	二元四角
商業通論	侯厚培編	二元四角
國際貿易原理	沈光沛譯	一元八角
商業管理	李權時著	五角

# 學文界世

期二第 · 卷一第

版出局書明黎海上

# 福地 THE GOOD EARTH

伍蠡甫譯

by Mrs. P. Buck

▲實價三角五分▼

本書乃用十分成熟的技術，寫出從動搖而崩潰的中國農村的一切。舉凡農民所受的天災，人禍的痛苦，及其顛沛流連的生命，無不繪聲繪色，莫怪本書能獲得普利賽文學獎金，感化美國朝野，夢債給中國。西線無戰事與黑奴籲天錄僅描寫西方情形，已轟動中國讀者；今本書即以中國農村為對象，是其動人之深，不難想見。伍君譯述之後，又加以長至萬言的物觀批評，以明作者之立場與觀點之正確與否，實兼文學名著及文學批評而有之。

黎明書局出版

# 兒子們 SONS

伍蠡甫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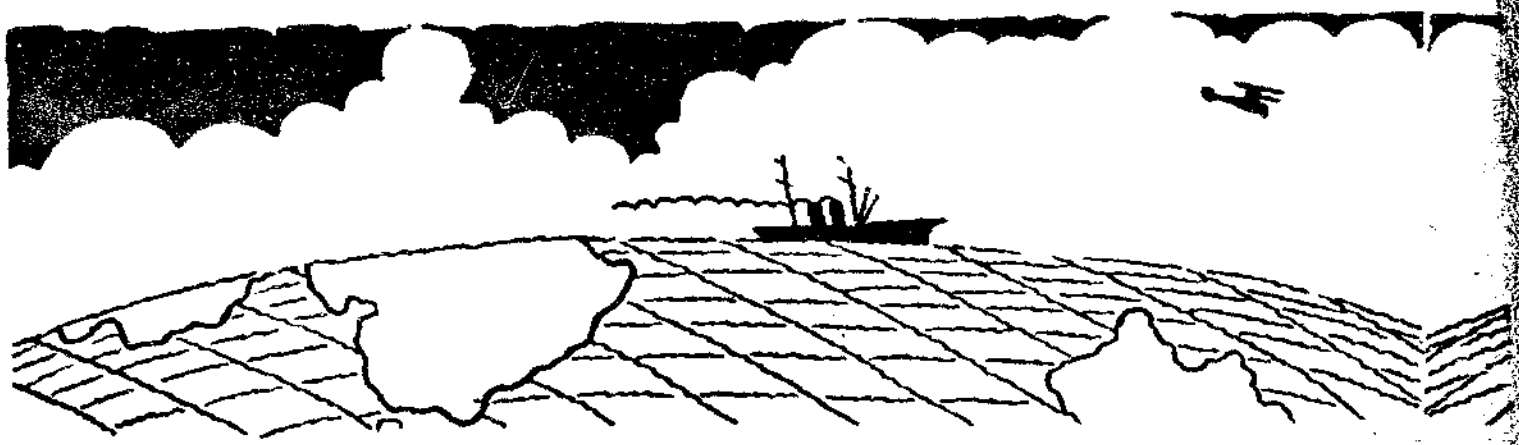
by P. S. Buck

▲全書四百餘頁

著者以福地一書，震動中外文壇，近更以本書為福地續編，完成一偉大工作。著者以軍閥，地主，奸商的結合，為中國社會中種種罪惡之主相；以王龍的三公子分別象徵此三種人物，表現統治層意識形態。至其技術之精，想像之妙，造語之巧，可與福地並美。譯者伍蠡甫先以厚利新穎之筆，十分流暢而忠實地譯述以後，仍照前譯福地，給本書以深刻的批評，尤能引起讀者長思。現已出版，愛好文學者幸勿失之交臂。

上海黎明書局出版

▲實價一元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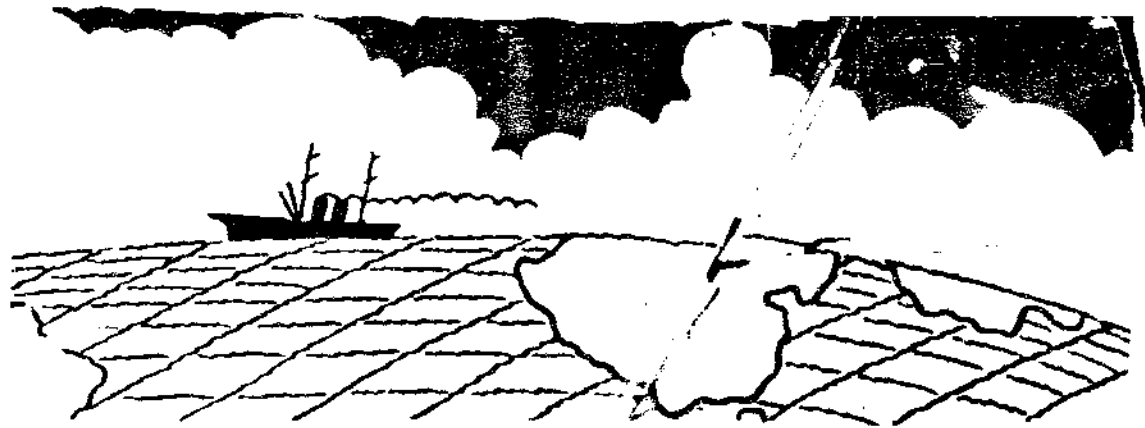


及 詩

說 小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續) 德國 S. Zweig .....	孫寒冰 (二五五)
哭的約翰和笑的約翰 法國 H. Barbusse .....	徐懋庸 (二八七)
一九三〇年 蘇俄 E. Gahrlovitch .....	顧仲彝 (二九九)
只有一隻手 瑞典 E. Wagner .....	黃維榮 (三三一)
魔力 英國 C. J. Huxtable .....	張友松 (三一)
馬賊 英國 H. Pennan .....	蔣學楷 (三二)
未婚妻 法國 M. Audoux .....	周華國 (三二)
野會 美國 J. M. March .....	施鰲存 (二七七)
凡爾哈倫的詩 .....	伍蠡甫 (二四一)
給兒子的信 意大利 Z. Sacco .....	傅景芳 (三二七)
女人的創造 .....	其 東 (三四一)
自傳文學與胡適的 四十自述 .....	蘇雪林 (三五五)





# 世界文學

第一卷 · 第二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 散 評

作為經驗的藝術

伍蠡甫(二〇九)

談自傳文學

傅景芳(二二三)

文學的煤渣

伍蠡甫(二一四)

合型的藝術

伍蠡甫(二二五)

## 論 文

勞倫斯的「却特萊爵夫人的愛人」研究

章益(二一七)

福爾格奈研究

趙家璧(二六三)

語文論戰總清算

趙家璧(二六三)

# 黎明書局新書

## 鄉村教育視導

本書所集材料，豐富而新穎，且大半本著者多年實際視導的經驗。全書分三十章，六章以前概論視導之意義、價值、方法、表格、報告、及視導員之任務等均甚切實。第六章以下則分論小學、幼稚園、民衆學校、社會教育各視導。敘述極詳盡。每章且附實際問題、視導要點、設計研究等。可供鄉村教育視導員小學教師及社教機關辦事人員閱讀及參考之用。

實價一元二角

黎明鄉村小學叢書

## 自然科學研究法

本書爲霍席卿君所編，內分自然研究的理論與自然研究的實施二編，舉凡動物植物礦物衛生物理化學地理土壤氣象六文工業園藝等項，無不俱備，並側重科學農業的基本知識，深合我國鄉村小學之需要，實爲鄉村小學自然教師之豐富之寶笈也。

霍席卿編●實價七角

## 推廣教育

## 農村社會調查

張錫昌編●實價一元

農村社會調查是社會調查中最難以入手的工作，在中國則又是最重要的工作。本書著者本歷年來的經驗與探討，集豐富之材料，作正確精深的論述，讀此一書，即實際從事農村社會調查，亦必無多大困難，要目如下：

- 第一章 爲什麼要舉行農村社會調查
- 第二章 農村社會調查的種類
- 第三章 農村社會調查的方法
- 第四章 調查材料的整理
- 第五章 農村經濟調查
- 第六章 農村教育調查
- 第七章 農村政治調查
- 第八章 農村衛生調查
- 第九章 農村社會調查表格選錄



散 文

- 哥德談話錄 德國 Eckermann ..... 黃 源 (一九三)
- 被逐詩人的人生相 美國 (一五三) ..... 蕭斯曠 (三四三)
- 妻懷孕以後 美國 (一五三) ..... 蕭斯曠 (三四七)
- 南國 英國 (一五三) ..... 曾今可 (三四〇)
- 印度民歌 五首 ..... 曾今可 (三四九)
- 致夫人 (一封未寄的信) 英國 Byron ..... 何家槐 (三五二)

當代四畫家

- 英國最近幾部文學名著 ..... F W (三六一)
- 縱慾、亂倫、與復仇 鄧南遮作品的中心意識 ..... 其 東 (三一九)
- 紀元七十九年的羅馬 美國 T. Paul ..... 周樹模 (三三七)
- 詩人鄧南遮與天才舞女鄧肯 ..... 吳錫賢 (三三七)
- 中國詩壇與日本詩壇 日本 荻原朔太郎 ..... 杏 郎 (二八五)
- 寫作的方法 ..... 其 東 (三三七)
- 魏 晉 (三五二)
- 作家的早熟與晚成 ..... 祖 舜 (二九四)
- 祖 舜 (二九五)

雜 記 及 隨 筆

- 幾個定義 (三〇〇) ..... 九個信條 (三五五) ..... 對於一位小說家
- 的要求 (三一七) ..... G. Moore 論愛 (二九二) ..... 佛羅貝爾的
- 縱慾語 (二九三) ..... 德國對於「西線無戰事」的一個評語 (三三三)
- Mrs. Woolf 的偉大精神觀 (二五四) ..... 關於「一個陌
- 生女子的來信」的兩個不同批評 (二五七) (二五九)

補 白

- 自畫像 ..... 荷蘭 Van Gogh
- 自畫像 ..... 法國 Paul Gauguin
- 哥德和骷髏頭 ..... 奧國 R. Kohl
- 「當我看看耕田的人耕田」 ..... 美國 W. Eschenkr
- 工作與休息 ..... 美國 John Groth

插 圖





# 黎明書局新書

## 外交政策論及其其他

吳頌皋著·實價五角

本書為吳先生外交論文的結晶，對於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應有的認識及最近國際現狀，外交內容與我國最近外交應有的態度與途徑等，均有精詳的論述，故本書不僅為習外交者的入門書，且為留心國際形勢者的絕好參考書。

## 農業經濟學

廖季華著 吳覺農譯

本書以社會經濟立場，論述農業經濟學各方面，立論深刻而新穎，內容充實，關於農業經濟學之性質，對象，土地問題，農業勞動，農業資本等等，均有正確獨特之見解，已被公認為世界重要名著。

實價二元四角

## 中國農村經濟論

實價一元五角

馮和編

本書為「中國農村經濟」之姊妹篇，完全側重於理論的介紹，為數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論著之所在。則部份側重一般理論，後半部則偏於中國情形，讀此

## 故事

劉大白著

內容一斑

好孫媳婦  
頑皮的跟班  
聰明的新女婿  
呆女婿(二則)  
聰明的戲子(三則)  
徐文章故事(九則)  
田螺精  
太陽姑娘月亮嫂  
王八蛋就是我  
大恭秀才

狀元旗杆墜在後門口  
會元就是我的兒子  
零頭碎角之肉  
烏鬃鬃值銀三百兩  
妹妹我思之  
彈詞秀才  
蒲鞋王  
之字秀才  
(共計五十餘篇紹興民間故事)

# 本刊創刊號要目

## 發刊詞

世界文學的展望……………葉青  
文學的世界性……………翦斯曠  
詩之目的……………翦斯曠

徐志摩論……………葉青  
斯台爾夫人及其名著黛爾菲諾……………葉青  
丹麥 G. Brandes……………韓侍桁  
關於波華芬夫人傳……………李青崖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孫寒冰  
自由了感到怎樣……………傅東華  
戀愛的權利……………洪深  
星期六下午……………顧仲彝  
一幅肖像……………席濂塵  
諾言……………黃維榮  
約會……………馬宗融  
霜夜……………陶映霞

## 本劇

審天帝……………伍光建  
鬼話第十章……………伍光建  
人譜……………伍光建

## 散文及隨筆

哥德談話錄……………黃源  
劉半農與五四文學革命……………汪韻泉  
吉訶德的精神……………宜閑  
我的舊筆桿……………宜閑  
愛、生命、笑……………一止

## 詩

幾個重要的宣言……………F. W.  
劉麟生 吳劍嵐等  
翁達濼 曾今可等

雜記 (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插圖 藝術的社會表現 (四幅)

# 1. 自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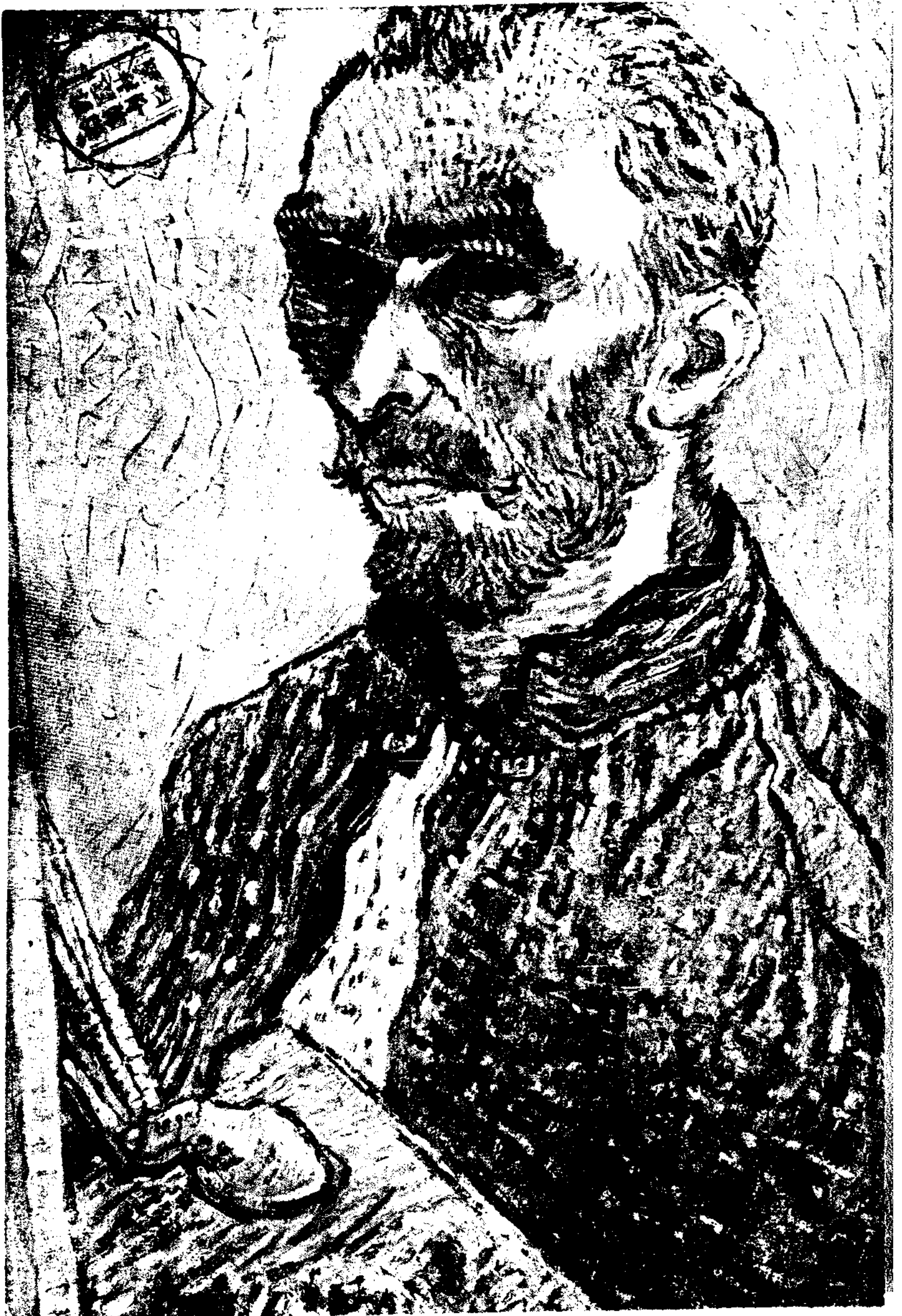
荷蘭 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作

# 2. 自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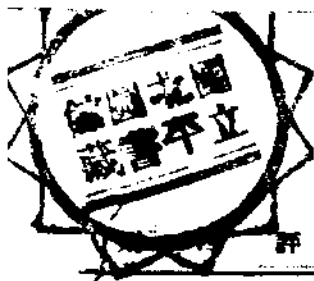
法國 Paul Gauguin (1848—1903) 作

Jan Gordon 說：“Gogh 的畫不是把感情的刹那記錄在靜止之中，而是把它表現在一個持續裏。”

Daniel de Monfreid 問 Gauguin：“爲什麼你不用更外濃重的顏色，使你的畫面可以格外熱鬧些？”他回答：“我不知道，沒有多少年後，我用的色彩會不會凋落。但是我所最最關心的，並非這些事情，而是我有否走在正路上，有否負起前進的工作？”







# 散評

四則

## 作為經驗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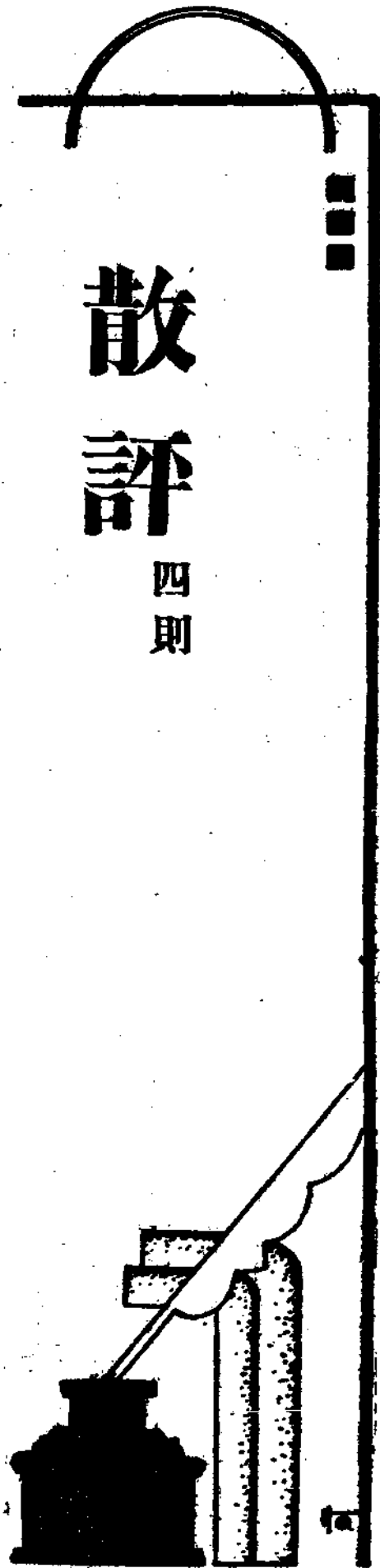
有序

伍蠡甫

藝術向來和技術作隣居，在中國，藝術家會被混作匠人，在西洋，artist 有時成了 artisan。固然，社會瞎了眼睛，常常冤屈藝術家，降落他們的身份。但是他們自己有時却也拿不出真實的貨色，一輩子只在推敲着形式，假使把什麼聲韻、辭藻、線條色調等等撇開了，他們便所餘無幾了。既然如此，那又怎能單怪一些會得觀賞的羣衆，把他們看成工匠呢？所以，歷代有卓然名家的詩人、畫師、文士等在製作成功之外，發表一些理論，表示他們是更有思想的造詣，有哲學的導源。不過，一位藝術家畢竟不能用全部工夫來幹這些事，於是，又有很多的文藝理論家和純粹哲學家時常挺身而出，負起發展

藝術理論的責任。這其中有些聰明絕頂，只消搬運「唯心」「唯物」「爲人生」「爲藝術」「十字街頭」「象牙塔內」等等，拿來分別罩在幾個創作家的腦殼上，會使創作家像着了道，「金鑼罩子」的魔，壓得動都動不了。事實上，藝術家原可以在十個年頭，十個月甚而十天之內，來往於物質和觀念之間，時而唯物時而唯心地理解着人生的各面，但是這矛盾的、複雜的、流動的內心却不能不湮沒於某一個響亮名詞之中，一輩子被稱爲一個什麼「主義者」。創作家爲了這種情形，當然也大大地氣憤過，向着這些專事籠統批評的讀書人還敬了許多好話，比如哥德的「打死那隻狗，他是一位書評家」，狄思勞利的「批評家是在文學和藝術中失敗了的人」，或泊查斯的「批評家是榮譽途中的一個搶犯」。

許多人的意思都覺得創作是我縫一件新衣服，而批評者其意



只是修補一件破舊的衣服。一位批評家只替成功添上幾句漂亮話，從未身歷創製的艱難。有時候，他根本無須確定的立場和一貫的主張，那最欺世的，可以在很短期中，把談論問題換上幾十個，括畫偌大時空，而每一問題的解答又只須以某一權威作標準。但是這幾十問題並不是沒有互相的關聯，而他所捧着的幾位大人先生，根本就在互相火併，還不會把賬算清楚。於是這位批評家的議論便顯出非常的矛盾了。他朝三暮四地講論，人會稱他淵博，其實只是一種的流氓。

那末，所謂哲學家的藝術批判，又是怎樣呢？他們從認識論和本體論的立場去談些「美」的問題：究竟美的標準是先天的呢？還是後天的呢？美的成立是客觀的呢？還是主觀的呢？於是藝術家又須進一步地聆教美學的訓條。只可惜二十世紀的一個人要讀的書太多了，讀書的時間又太少了。而美學著作又大都陳義渺遠，遣辭曲奧，再加上篇章節段地排演着，即使中人之資（資質而又資產）讀不上幾頁已經頭昏腦漲，不能不廢書而嘆了。

把目光轉射到今年，又有一位哲學家給我們寫了一部藝術論，是厚厚的一本，足足有三百餘頁。當然，這也不是一般人在一般的可能情形下所可以領受得來的。不佞忙裏偷閒，又得一位好學深思的友人幫忙，總算稍稍窺見這部大書的內容，而且大膽地寫下這末一篇筆記。

這書叫做經驗的藝術 (*Art as Experience*)，作者杜威 (Dewey) 是美國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我們曉得杜威是實驗主義的大將，而這書又是一九三一年杜威在哈佛大學藝術哲學講座的十篇講義，專為紀念實驗主義的宗師詹姆斯，更經過細心整理，直到今年才單印刊行，所以它十足代表世界上一个重要國家的文化精神。我們如果尋着這書的旨趣，不啻了解二十世紀的一種有力思潮了。

(序終)

生物於適應環境的時候，沒有一刻兒不在滿足它自己求生的需要。它自從出世之後，就有了生的經驗，它本着這個經驗，懂得如何避免生的苦，享受生的樂。人呢，也是如此，他活過幾十年，無時不憑經驗去創造生存的幸福。於是，在人適應他的環境時，藝術乃作為這種創造所憑的經驗而產生了。「生物的有機體或自然的動物與人的意識之總和，實在是支配人對環境適應的主力，而這有機體也便支配了從經驗而來的藝術」。「藝術是立在現實的經驗中，向着可能的、想像的世界提出預言」。但是「藝術給與人生的推測，不是可以列入明確的統計或表格的，它所顯示的人與人的關係，也不能求之於定律、箴言、勸告、約束等等的」。藝術的氣質是生存的一個條件，是人所共有的，至於如何把一個漠然觀念或情感轉化為一個有定的媒介（藝術品），去喚起旁人的共鳴，這只有一位藝術家可以做到。



杜氏以生之一元說明他的經驗的藝術觀，在內容與形式 (Substance and Form) 一章上，有最明確的見解。他說：「如果一件藝術作品是作為一種自我表現，而這自我本身又被認為一個完整的、獨立的東西，那末內容當然要和形式分手」。但是，這個被藝術家所經驗着的內容，還須為了藝術家基於自己生活的一種需求（即自我表現），而必須傳給那些尚未具有同一經驗或僅稍稍具有的人們，所以這內容不能不採取一個使大家易起感應的形式。在創作的期間，「本來沒有形式與內容的區別，只有在研究和思考這個問題——兩者關係的問題時，兩者才互相分離。」一位批評家、理論家研究到藝術作品，不僅可以而且必須在兩者間畫出界限。會得看人家白相爾夫球的人，也須辨明做「什麼」和「如何」做，辨明「打出」(Knock out) 和「打法」(Manner of the delivery of a blow)……但是，事實上，關於這動作的過程應該是「什麼」那一問題，就是解決於這過程應該是「如何」地被成就。在動作本身，形式內容是在相互完成中的一個整體」。杜氏更引法國後期印象大師塞尚奴 (Cezanne) 的話：「圖案和顏色並不是各別的。顏色被塗上了畫面，圖案便已存在了。色與色間的調和越是增進，圖案也越是有顯明的效驗。最豐富的顏色有最完全的形式。圖案的秘密就是若干色調的對比 (contrast) 和關係」。他接着就說明在此一方面的形式，可以作為彼一方面的內容，並且反之也

是如此。「在若干濃淡的表現性上講，顏色可以作為內容，但是等到同一顏色是被用作傳給細膩、光澤和快樂的時候，它又變為形式了」。

杜氏在這一章裏的結論是：形式內容之區分只是為了理論上的方便，但已忽略了人生實際的經驗。作為經驗的藝術，一向「把經驗中的素材化成某種東西，去受形式的整理」。杜氏在此反覆說明內容與形式之不可分，當然是要揭示那作為經驗的藝術所具的生命和機能。他測重經驗的動態，在這個動態上綜合藝術的形式與內容，更從這個綜合上給他的經驗的藝術觀以有力的依據。所以，這一章可算全書一個重要關鍵。

杜氏既從生之創造說明藝術是經驗之一，於是那作為經驗的藝術之目的便應該是人生之最高創造：充實未來的理想，提高文化的水準（見原書末章——藝術與文化）。杜氏拜着一位祖師，他的思想自有一貫的組織，然而經過這番檢討，我們覺得他剩下來沒有觸着的問題實在太重大，這會不會摧毀他那藝術觀的完整呢？他遺漏個大問題，是見不及此呢？還是知而不言呢？

我們還記得實驗主義的老師詹姆士在他的實驗主義裏的那幾句教訓吧：「實際上，上帝的觀念總比旁的觀念好；它給人一種理想的宇宙，使這宇宙永久存在，沒有毀滅的一天。有這末一個上帝在世間，悲劇便成為暫時的了，局部的了，災難云者總有一日好翻身

」。所以杜氏也主張藝術的鵠的是提出預言，想像那翻身的一日。藝術家於是不須如何依據現實，他儘可以各本自己的思想，去觀照自己的所謂將來。藝術家要做到一位自由意志者，因為「自由意志是一要素，賜予人能力或德性，使人有莫名其妙的尊嚴」。（實驗主義）杜氏更主張以「藝術」創造「自由」，「藝術」以「自由」為極詣，這也正是因襲詹姆士所謂「我對於上帝，與自由」和「目的」的處理，是類似的（真理的意義——序言）。杜氏那兩句堂皇的結語也是脫胎於這種思想。杜氏從高置半空的一個抽象原則，降落到藝術的多種問題上，所以在討論藝術與文化的那個主要點時，便十足露出唯心論者、玄學者的空虛。

杜氏只說藝術是永遠計議每一個將來的自由，然而他之所謂自由却超越那些基於人類的經濟、社會、政治的諸種現實，而獨自存在的東西——這一存在當然只是觀念的、玄學的了。他口口聲聲叫「經驗」的名字，可是幾千年來人類於役使自然以外的那種自相殘殺的經驗，尤其是起於欺詐、壓迫的悲慘鬥爭，是否也被他範圍於這個名字之內呢？壓迫是人類的羞恥，反抗這些壓迫是人類的光榮，然而支配於這羞恥之下的生之經驗，却也產生過不少藝術。我們但看萬里長城、金字塔等等的紀念碑，自會想起有多少同類被犧牲於這種的藝術創造中。我們看過 Bohemian 繪畫或詩歌，也忘記不了有多少女性給藝術所污辱。照杜氏之說，在這種欺凌方式

下，藝術當然也是作為經驗而產生，但是，這種經驗絲毫不曾推進全人社會的自由，而只在滿足少數權威者的私慾。杜氏也許檢討過這種經驗的歷史的存在，但是認為不足影響自由的涵義，於是把它抹煞了。殊不知自由的方案必須依存於歷史的事實，才可以把人類過往以及現在的缺憾次第彌補於將來，而每一將來的自由才有意義，才不是痴人的夢境。一種藝術觀的完整端賴理論與實際之調和。作為藝術觀的對象的是現實，而不是另外一個觀念或理論。必須從現實去攝取它自家的理論，而不是從某一抽象原則去處理現實。否則，這個藝術觀便不完整了。杜氏出發於人生創造，所以只具一個籠統的概念，接着抹去歷史的事蹟，遂使他所希望於每一將來的自由，本身不能含有什麼具體的方案，和清楚的輪廓。杜氏不能懂得正是被他抹去的那一部份，才能提供自由的命意與內容，而唯其抹去了這一部份，人類的自由也終將絕望啊！上文所引「藝術給與人生的推測不是可以列入明確的統計或表格的，它所顯示的人與人的關係，也不能求之於定律、箴言、勸告、約束等等」乃是觀念論者、玄學者的杜氏所必不能免的一句結論！

人與人的關係越是不離定律和法則，人類的自由也越可以高度地發展。各就私好以觀照自由，適足造成無政府的狀態，更添人類的無意義的殘殺。杜氏的藝術觀導源於生之一元的抽象原則，沒有機會去觸着人生藝術的客觀檢討，結果分離理論與實際，打破



自己藝術觀的完整，更以藝術作為宣揚人類醜惡的工具而不自知，不亦太可憐乎？

## 談自傳文學

傅景芳

我們既已有了偽國、偽經、偽史、偽傳，又有偽君子，所以我們也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念到一本偽自傳。但是，一個托庇於外力掩護之下的國家也未見得「真」到如何地步；國史館裏編出來的前朝史傳，只索稍稍顧到本朝的尊嚴，那部史或傳便也不容易「真」；真小人固然敵不過偽君子，但他一生沒有什麼虛飾，他爽直痛快地在「小人」之上掛他的那個「真」字招牌，所以這類人也不見得怎樣地可惡。因此，一本偽自傳拿來當作偽自傳去念的時候，也不會使讀者吃它什麼虧，所怕的，却是明明一本偽自傳而掛上了真自傳的招牌，或者有些人曉得它的偽，而硬要當作真的去高談闊論啊！

本來，一個人活在世上，誰不愛好聲名地位。你要叫他把他一生所做不可告人之事一五一十地統統記在他的自傳裏，那豈不是大大的滑稽。所以，自傳之不能絕對真實，自傳文學之不能含有絕對真實的情感和內容，乃是必然的事體。

又如某人給自己寫傳，單單記些少年經過，寫到了中平或已有穩固基礎的年代便爾停筆，不再告訴我們那以後的一些，這個斷章

取義的作法，有時也不免要引起我們的懷疑。因為，在今日的社會裏，一個人常須經由某種法門來獲得地位，要是單靠才識反倒會餓得飯都吃不上來，所以一代人物之晉身階梯上，常有洗掃不淨的穢垢。而在寫傳之時，他便不能不做聖人之徒，刪了事實，而斷自少年或中年的時代了。那些英雄崇拜者，每愛讀偉人自傳，這固然是好學深思的好氣象，但是如果他們忽略上面所說那些情形，那末他們也未免太過老實了吧！

不過，自傳並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個人能夠寫自傳，必須是他平生有過豐富的經歷，做過或是碰過重大的事件。他所處的環境和時代，必是特富歷史的意義。但是，自傳者有時並沒有先存心陳述歷史的意義而後下筆，他在自傳裏，多半只充分地運用他的記憶力，而根本沒有使喚過他的思想和理解。並且，這種記憶力也正如上文所說，並不是一個自動的計算機，它不是大公無私的，它會掩藏那不利於自己的身後之名的一切。對於這一類的自傳，我們應該先有歷史的認識，然後再去念。然而，在那種由思想理解而產生的自傳中，因為作者先有成竹，所以他不僅把他一生的若干事變給我們一個系統的敘述，並且還能指示這事變所含的規律性，也就是支配事變的社會基礎。此外，他如果是深刻的人，他也許還會直切了當地告訴我們，他當時在那一種規律性下，如何建樹自己的立場。我們倘若讀到這類的自傳，我們自然而然地覺得在英雄之上，還

有偉大的時代思潮與動向；我們了解這末一個思潮以及某某天才者之如何依循那種動向來完成他在社會中的個人造詣。這時候，我們所得，決不是自私自利的慾求，決不是學做英雄，來役使大眾，而是甘心去受大眾的役使了。

至於一部自傳，寫得如何生動，如何有趣，究竟不是作為自傳文學的首要條件吧！

## 文學的煤渣

伍蠡甫

煤放在火爐裏，一塊塊架在報紙和木柴的上面，劃根自來火，點着報紙，報紙燃了木柴，冒起一團團的烟，接着火苗滾到煤塊上，從架空的縫隙直望上衝，於是熒熒的光焰照個滿屋，好像美人打開妝鏡，我們看了要有一番愛慕。然而，那伏在下層的煤塊並不是永遠鮮紅的，火苗漸漸縮短的時候，它們的顏色也漸漸暗淡了，等到週身灰白，它們便不是煤塊而是煤渣了。再等爐火全熄，爐裏的煤塊，都成煤渣。

燃煤生火仿佛生命的向上，燒了一爐煤，換上另一爐，是生命的持續。但是，我們絕沒有過燒煤而不出渣，也從未遇到生命的持續可以不排除些廢物，不遺下若干沒用的東西。然而，一塊塊煤渣就當由淡紅而灰白，由灰白而死亡的時候，它們也都未必忘了自身對

於過去造火造光造美的功績，到了這奄奄垂斃的期間，或許要起一場烏盡弓藏的感慨！它們之中如果更有比較頑強的份子，說不定還要不顧大勢之所趨，竭力地自救危亡，結果演出一番掙扎的惡戰。於是乎人間無時沒有沒落者的奮鬥，也就是運動之中無時沒有保守的一種。而在映出文化的幾件東西裏，更有保守的文學。

我們被投進生命的火中，向上冒烟，向上衝出我們的火苗，有那一時間不須充塞自己的熱力，有那一時間不害怕會落在旁一塊煤的後面，露出灰白的容顏！我們不是在自視不如人家的時候，才向文學找點安慰和同情。我們把文學看作美人的妝鏡，從鏡子裏看出人生的美好，向它不住地追趕。我們要文學來把我們燒得滾熱，而又永遠地滾熱，一爐爐的煤在換着，我們總是其中那塊頂紅的。我們絕不希望幾本傷感的，大儒的書會毫不費力地便把我們變作垂死的煤渣，幹那些稍稍強頑份子的保守運動。煤渣式的詩歌，小說，劇本畢竟含有太多的死的病菌，要降低我們的體溫，幫助我們掘我們的墳墓，我們應該遠遠地避開。

我們希望天天念到的文學也是待燃的煤塊，剛才燃着的煤塊，或已經燒紅的煤塊。然而，多少煤塊放在同一爐裏的時候，大家依偎着，不能算是不親密，這一度相好，不免還須保持到一個不遠的將來。那些將要變作煤渣的文學，或者並不是我們的仇敵，我們如其攻擊，不如招撫；要是上手就來一個拒絕，未必便是一個智者的策略。

罷。

所謂在批評態度下來處理那些半白半紅的煤塊，與其說是溫情主義的懦弱，不如說是一條可通的路徑吧！

## 合型的藝術

伍蠡甫

「藝術不能康健地活下去，假使它被強放在一個型裏。藝術的康健和生長完全靠着藝術家對於人生和自然的獨創的發現。如果他在這些對象上滲入一個型的邏輯，或使這種邏輯有出現的可能，他都足以把藝術的內容變成理智的或感情的幻景。人生和自然本來不在邏輯上含有親戚的關係；這些關係須經人的製造才會成功，而藝術的職務便是這種製造。藝術和哲學——人的意識中的「宛如儼然」(as if)——是交通機關，通過它們，經驗被成全，人對於理性的或邏輯的需要也被滿足了。它們的最高機能也就在此。但是它們不能產生效果，倘若它們只使用借來的材料。一個人如果把別人的思想形式和思想系統重加排列和編製，而自己絕不注意到實際人生的變化，那末這個人不是一位哲學家——他只是一位教授；一個人如果把別人的藝術形式重加排列，或用圖畫去說明一些經濟學的原理，那末這個人也不是藝術家——他只是

一位折衷主義者或政治的從犯 (eclectic or political accomplice) 。

ice) 。

上面是湯姆斯·葛拉文 (Thomas Craven) 在他的現代藝術 (Modern Art) ——一九三四年出版) 第十九章裏的幾個警句。(十九章論兩個墨西哥大畫家，參看本刊一卷二期的當代四畫家)。我們聽過他這番議論，第一認識作者是位自由主義者，他反對藝術創造的合型化，反對藝術家表現旁人已成的思想；據他看來，只有自由創造才能當得起偉大的藝術天才。他把藝術和哲學並置，當然是特重藝術的意識或思想。他之所謂藝術的型，便是思想的型。他所最崇拜的，乃是獨創的思想。我們推源到此，我們的認識恰巧引起我們的懷疑。

講到型的問題，我們知道人生的任何行為都少不了它，藝術的製作也無法擺脫它。在宇宙的無限中捉到了有限，把它表現出來，這有限便謂之型。人生面面那一個不是這有限的成長和作用，豈獨藝術家是要通過某型，然後才能有所創造呢？然而葛拉文上面所說的並不是型之有無，而是型之獨創與模仿。依他之見，教授是述而不作的，折衷家和剽竊者沒甚分別，而政治的從犯也是為了奉行他人的理論主張而後召禍，所以這些人都是根本缺乏創造性的。更看他在這些人色之外，另行樹立哲學家 and 藝術家的地位，那末他顯然在說，創造是一個絕對的標準，我們須用來評價一切的藝術。藝術製作倘若合於已經存在的一型，便是書匠、賊人、或犯人的行

徑，製作這種藝術的人也不再是什裏藝術家了。然而，在此我們不能不想到一部藝術史上有多少流派抑即他所謂的型是從前代嬗變而生的，有多少藝術製作是脫胎於前代的傑構而也並不失其自身的感應力的。我們越是這般想，從這一方面去搜尋事例，我們越覺得獨創之中有一部份是模仿的產物，絕對標新，並非事實的可能。再從另一方面講，我們如果並不以為合型是藝術家的羞恥，我們要獲得他所謀相合的是什麼一個型，那末，問題的中心便不再是型之必需獨創，而是型之內容為如何了。

二十世紀的一位藝術家倘若還像葛拉文那樣地堅持獨創的型，不去講求怎樣的型方始不負藝術的使命，那末他的結果又是什麼呢？我們不妨如此推想：他可以偏向新形式的發展，於是我們不能禁止他遠離現實，只在字句上，線條上，色彩上，聲音上創立一個新格，便爾立名成家；他也可以偏向新內容的發展，他也可以隱身象牙塔內，只捧起女人大腿，割取自然美的一角，或放大某種聲音的表現便也不難自樹一派。固然，新興的派別家數並不一定為藝術生命的病菌，但是，假使一方面特別注重新型，而一方面並不明確地限制新型的內容，結果必是十分危害藝術的。藝術的價值，本在它對人生意義的提高，這一使命之能否相當地完成，並不一定須要奇異的新型，並不一定須要完全獨創的新思想，即使世間是有這末一個絕對的東西。我們回顧近幾十年中，是否已有一種藝術或思想可以

領導人生日趨高尚！縱使這種思想有了若干年的歷史，而又被無數的藝術家用作他們的型了，我們却也無須因為它不是一個我們所獨創的東西，而加以輕視，不高興再去因襲，怕的是會消失「藝術的獨創」！

然而，在藝術的世界中，獨創總被高唱入雲，沒有誰敢向它發過疑問，好像一經懷疑了獨創，便表示自己是不懂得藝術的。我們推尋其故，也許就是個人主義的自由精神在那裏作祟吧！其實，出發於個人主義的藝術家，創出一個個人主義的思想或型，因而產生一個個人主義的作品，這一過程究竟有什麼藝術的價值呢？這當然也是一個問題！反之，在一個因襲的型中，充分發揮藝術的人生使命，難道就會給「因襲」二字來降落藝術製作的價值嗎？

像葛拉文似的個人自由主義者，舉世滔滔地存在着。這一種人或者還須注意：那有了幾十年歷史的型，不能便算它是舊的東西，並且即使算是舊的了，它的價值也還待未來若干年的歷史去證明；合乎這型的藝術並不一定奪去藝術的「康健」而使它不能「活下去」。只有不明白清楚地把欺凌、詐取、自私的意識逐出藝術各型，而聽藝術家自由運用於製作途上，這才是藝術的致命傷病！

所謂合型的藝術這一問題，它的中心不在這型之創造或模仿，而在這型之能否掃淨二十世紀社會的一切醜惡與穢垢。

# 勞倫斯的「却特萊爵夫人的愛人」研究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章益

## ——文學批評的別裁——

普通感應性之被喚起。決定了文學的權威作。每一位讀者只要一方面對這作品能有深切理會，強烈激動，一方面更有清楚活躍的筆墨，可以表達自己的意思，那末他都可以寫出他在這普通感應中個人所佔的那一部份。如此寫出的文章也應是文學批評之一種。所以，文學批評也可以由這種讀者來担任，而不必永遠視作專家的職務。在現代中國，已有許多公式的文學批判者，又有在創作之外兼事評價的若干家。不過，前者常使我們跌入空門，滿紙抽象，幾乎把作品的生命都抽完；後者又時嫌筆墨潦亂，如入目繁多的陳列館，然而館中最貴重的都已拍賣一空，結果徒惹一場悵惘。我們因此對於懂得文學，愛好文學，而平常不事文學的一羣人，十分希望他們能寫出別成一類的文學批評。我們很是欣幸，最近得讀章益先生本心理學者的修養而寫的這篇文字，所以特別鄭重地介紹給讀者；一來是想引起讀者向新園地裏注意，欣賞；二來也想揭示文壇新猷，打破那由偶像崇拜而止於麻木的風尚。——F. W

假如一部書的命名和它的內容不是絕對無關的話，作者的態度時常會從命名中隱約流露。作者在決定命名的時候，無異乎自己設下一個問題；他的著作即是這問題的解答。這解答，是圓滿，是澈切，是空疏，或是牽強，從這上面，就可顯出那篇著作的價值。

隨便舉幾個例來說。我們看到 Wilde 的 *De Profundis* 這命題，我們期望於他的，就是一股如同發自深淵之底的沉悶之氣。如果他還讓我們感到一綫的光明，或是輕鬆，那麼他那題名就等於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再如 Rousseau 的 *Confessions*，書名如其，其中就不容許有絲毫不袒白的隱瞞。

却特萊爵夫人的愛人這樣的一個命名所設下的問題是什麼？在一位爵夫人的優遊歲月之中結識一兩個知心合意的異性朋友，只要不讓爵爺知道，這實算不了什麼問題。或是爵夫人素來的經驗不廣，除掉爵爺之外，從來未和別的男人有過性的關係，偶然紆尊降

格，收納一個微賤男人做面首，以滿足一時的衝動，這還不算問題。至於一位具有相當豐富性經驗的貴婦人，不恤拋棄一切尊榮享用，以及所謂學生的名譽，以下嫁一個悍妻在堂尚未離異的園丁，這就不能說不是問題了。作者在決定這書名為「却特萊爾夫人的愛人」的時候，實在存心要創造出一個在尋常情理之中決不能有做爵夫人的愛人資格的女子，而又非把這男子弄成爵夫人的愛人不可。所以這書名中的「愛人」兩字，先是具有否定的意義，繼而成爲疑問的意義，終而成爲肯定的意義。從否定到肯定，中間的轉變，如何使之到達，這便是勞倫斯——本書的作者——在命名時自設下的問題。

心理的轉變，原是一件極難把捉的事。然而亦不是絕對沒有支配它的條件。這些條件之中，最有力量，不外乎兩項。一是客觀的環境，一是生理的要求。在客觀環境和生理要求聯合一致的時候，任何心理上的轉變，幾乎是無有不可能。本書中的女主角——爵夫人康妮——在勞倫斯的筆底下，正是受着客觀環境和生理要求的聯合雙重壓迫，纔發生那毅然決然的結局。我們只看勞倫斯如何運用他的手腕，使這兩條件自然展開，便可了然於康妮的內心變化了。

可是勞倫斯對於這兩個條件，用力的輕重，是頗有賓主之分的。他對於康妮的客觀環境，就是那日就沒落的貴族生活，只要言不煩地刻劃出一個枯燥無味的克利佛爺，已夠顯示出他們夫婦間隔着的深溝高壘。他的痿痺了下半截的身子，正象徵他不能再有深摯感情的心靈。他對於康妮，不能說不是專心相愛。然而他的愛，完全出發於自私。他要康妮照料他的衣食，以保障他身體上的舒適；他要她參加他和朋友們的談話以及他的著作生涯，以滿足他理智上的虛榮；他要她寸步不離地陪伴他的行樂，以暢遂他感情上的獨佔。這樣的愛，對於健美的康妮，祇不過是加上些精神上的桎梏。

克利佛是一個沒落的貴族階級的典型。在家庭關係上，他既充分擴張他做丈夫的權益；在社會關係上，他亦不恤利用他人以自肥。而他在發揮他的社會經濟理論的時候，偏能侃侃而談，絲毫不覺察到自身的虛偽。凡是這些，都使天真未泯的康妮，望之却步。即使立克佛不成癱瘓，他和康妮的感情，亦就有破裂的可能。

至於拉格邊大廈的內部，腐氣沉沉，亦決不是年力強富的人所能久處。那管家婆還是克利佛父親時代用起，服役已有四十多年。連房間的女傭，都沒有一個稱得年輕。大廈建築，是大而無當；有許多空屋都聽任閒閉。大廈裏所過的無處不是機械的生活。這些都足夠把康妮嚇退，使她不得不另覓出路的。

關於康妮所處的客觀環境，勞倫斯的描寫，不過如此。假如沒有別的力量來促動她，康妮或許在大自然中尋求一些些安慰。拉格邊大廈是建築在十分清幽的場所，小小的山岡上，四面都種滿了橡林，中間夾雜着許多山花。雖然稍遠一些，便和礦區接壤，然而單在住宅的領域以內，天然的風景，已夠尋味。康妮每天都要跑到林木之中，徘徊躑躅。這時候，雖難免俯仰身世之感，然而未嘗不可稍稍排遣她心中的鬱積。她所不能求之於人事的滿足，終將求之於自然。假如沒有其他力量的推動，她的一生，未嘗不可如此銷磨。可是健美的康妮，是太富於生活力了。這樣恬靜的生活，對於一般耄老先衰的婦女，或許是一條排遣痛苦的出路。可是我們的康妮，不，她是太充滿了生命了。與生俱來的生之衝動，是隨着生活力的增加而增加的。在壯盛的時期，這衝動正在它的高潮。它的滿足，是人人天賦的權利。它和河流一般，若能在寬廣的河身中，紆徐前進，它那潺潺的水流聲，無殊美妙的音樂，它的支道，可以引出去灌溉萬頃的良田。但若是受着壅塞，一旦奔騰泛濫，其力足以衝破一切用以防範它的壩堤。勞倫斯對於康妮內心的轉變，其關鍵，他堅決地把握着就在這點。他要我們看出這偉大的力量，如何改變人的感覺，知覺，判斷，見解，同情，信仰，甚至於個人自身的前途。而他的手法是絲毫不穿鑿過火，一氣到底，都是自然，坦白，逼真。這就是勞倫斯致力最深的所在，亦就是這部書成功的鎖鑰。

關於性生活的敘述，實在是文學上一件極難的工作。其所以難的緣故，並非是題材的本身，具有特殊的困難，而是我們處理這題材的態度，幾乎無人能夠出之以自然。人生的神祕，除死以外，大概要算性了。然而死之所以神祕，是因為死後的事實，我們實在無從訪問。至於性，這事實本身，絲毫沒有什麼難解。但是我們對它的因襲態度，阻止我們，使我們永不能對它認識。文學上表現出來的對於性的態度，或是努力撇清，絕口不道；或是隱約其辭，狀似忸怩；或是誇大鋪張，意存誘惑。究其原因，都由於人們對於性的問題，居心就欠光明。勞倫斯罵這些人是害的「仇視性生活的灰色病，和醜惡肉慾的黃色病」。(the grey disease of sex-hatred, coupled with the yellow disease of dirt lust) 若是抱着這樣的態度談性，不是失之偽善，就是陷於誹淫。

勞倫斯所持的態度，是坦白率真。他的見解，在他的小冊子淫詞褻語 (Pornography and Obscenity) 中說得很明白。他雖以善為性生活寫真著名於時，他對於居心誹淫的書籍，却是深惡痛絕，只有比別人更利害。惟其持着這種嚴正的態度，所以在他敘述一段性交的時候，真和科學家在實驗室裏觀察一段實驗時一樣客觀，一樣的謹嚴。他儘管無微不至的描摩，你讀了它，絲毫不覺得它是勉強，或是故意予人以撩撥。倘若讀者因讀它而引起性慾的興奮，這責任必得讀者自己去負，或者可以說這責任應由讀者個人過去的經驗去負。

勞倫斯——我敢肯定地說——決沒有存心撩撥讀者的意思。在他不遺餘地努力描寫的時候，他的中心目的，祇在於說明康妮內心的轉變——如何對於一個絕對沒有做她愛人資格的男子畢竟委身相從——他心中只貫注在這一個關鍵。他耐心地詳盡地，一筆一筆的描劃，正和達爾文花了三十年的光陰搜集生物標本以證明他的進化論學說一般的苦心。勞倫斯實是具有科學家風度的文學家。

康妮內心的轉變，有四層難關，必須打破。第一，她對於丈夫克立佛的結合如何拆散；第二，她的在另的一情人密克為何不能抓住她的心；第三，她對於園丁麥羅司如何由半厭惡的感情轉變到愛；第四，她對於麥羅司所隸屬的階級——礦工階級——如何從隔絕而成為同情。這四層，統統不能不藉性的力量來解決。

克立佛所恃以維持他和妻的結合者，就是他所極力鼓吹的唯知生活。在起始，康妮亦頗願意隨順相安。然而她生理上的早衰，使她感覺到青春之易逝。當她攬鏡自窺之際，就不能不寄憾於貽誤她的青春之人了。

密克和麥羅司相較，密克為已經成名的少年作家，而麥羅司則躬身賤役，此麥不能與密抗者一。密克藉與康妮之夫的友誼關係，久為入幕之賓，此時麥還絲毫沒有接近芳澤的機會，此麥不能與密抗者二。密克為克立佛相當敬重之人，克立佛已允許康妮於必要時自覓愛人，只要這愛人是具有相當身分，不至辱沒了拉格邊的尊嚴就得。如若康妮和密克私通款曲，即便讓克立佛知道，亦還不致決裂。麥羅司則因身世卑賤，決不能得此優容。此麥不能與密抗者三。然而密克到底是被中途棄捐，而麥羅司到底是獨蒙青睞，這不藉性的力量來解釋，實是無可轉圜。不過這裏所謂性的力量，倒不必專作性交的滿足來說。事實是，康妮和麥羅司最初兩次的性交，在康妮方面，是並未感到趣味，反倒是從密克方面得趣較多。可是康妮終於醉心於麥的緣故，就要從密克和麥羅司兩人對於性的態度上不同之點來發現了。

全書中最難處理的是康妮和麥羅司兩人正面的關係。最初是女的方面相當注意到男的，而男的則異常冷淡；接着是男女兩方都愈離愈遠，以後則於發生一度肉體關係之後，男的追念女的比較熱烈。直到第三次以後的結合，女的纔從生理上的歡暢，進而至於心理上的完全歸依。及至康妮肯學着麥羅司的鄉音以彼此嘲謔的時候，則康妮非但接受了麥羅司個人，亦同時接受了麥羅司的全個階級了。

這部小說，假如撇開性的關係，簡直再無別樣展開的路綫。當我們起先讀它的刪節本時，因為其中凡是關於性的顯著描寫部分，全被刪去，其通篇的接筆過節，幾於不可了解。所以我們相信勞倫斯之所以盡情敘述者，決不是居心狠戾，而是實有其必要也。

最後，我們得替勞倫斯聲明，他並非是像佛洛伊特一般的泛性論者。反之，他是十分注意到性欲以外純屬理智的靈感的。克立佛令



人對之只覺得他是尸居餘氣，非但因為他缺乏性的衝動，亦是因為他思想硬化。麥羅司能對地位高出於他之上的人應付自如，非但因為他在性的方面比較健全，亦是因為他本來具有相當的性靈和骨格。所以勞倫斯的見地，並無過偏之弊。卡佛爾願說，「真純的寫實主義，不能把題材裏性的動機完全去掉。可是倘若一味地只談性，而把別事都丟開，那也就失去寫實的意義了」。用這個標準來批判勞倫斯，他可以說是完全合格的。

今夏第一次見此書，所讀的是刪節本。其後盡讀以足本相假，得窺全豹。當時即覺得性的描寫，為全書的關鍵，移動不得，決非瀟言妄語的淫書可比。最近看見郁達夫先生在人間世十四期中，亦持此論。郁先生並且將全書情節摘要敘述，故本文不再贅叙。惟郁文中有兩點，似乎與原書相左。其一是說，「克立佛有一位女弟兄，在克立佛結婚的前後作了故」。我所見到的是，克立佛的姊姊瓊瑪在克立佛結婚之後，就搬到倫敦去住，有時還到拉格邊來。她亦具有貴族的古怪脾氣。她對於克立佛和康妮的婚姻，很持反對。因為她覺得康妮是破壞了她們手足之愛。她在本書裏足以映襯出克立佛的性情。至於她何時亡故，書中並未提及。其二是說，「麥羅司的婚姻的失敗，就因為他對於女人，對於性，有特異的見解和特別的要求的緣故」。書中說麥羅司有性的特異之處，就是克立佛致其妻的信中說到的一段，所謂 to use his wife in the Italian way。但這完全以麥羅司的妻子的反宣傳為根據，究竟他們夫婦間以往的性生活經歷如何，別人是無從證實的。而在後文裏郁先生亦說「這一位同母牛一樣的潑婦（指麥妻）……造了許多麥羅司的變態性慾的謠言」。不知怎麼在上文裏竟肯定地加麥羅司以那麼一個按語。依我所讀到的，似乎麥羅司在早年雖因一時的衝動，誤和褒沙那樣一個女人結婚。他後來對於性的見解，實看不出什麼變態之處。尤其在康妮自溫尼司歸來與他團聚的一幕，他們兩人都是靈肉一致的結合。為什麼他被褒沙糟塌了還不夠，還要受一位聰明讀者的冤枉，這不能不令人替他叫屈！并且這一點聲辯，實有重要的意義。假如麥羅司在性欲上是不健全的，那麼他倆的結合便全是出於淫念。不過這既非勞倫斯的本心，而勞倫斯的筆墨亦並沒有引起這誤會的罪過。

一九三四、一一、二〇

蔡明書局

最新近新書

鄉村教育叢書之一

### 鄉村小學勞作教育

方達哉 金宸樞合編

本書分三編共十五章，先述鄉村小學勞作教育之意義與實施，次述農事，凡蔬菜之品類，風土性狀，用途，栽培及害蟲之防除，肥料之分配，花卉之栽種，果樹之生長，小家庭之繁殖等均有精細詳盡之敘述。最後工藝一編，如蠶絲，磨紙，黏土，剪貼，組紋厚紙等細工及竹工，簡易木工等均繪圖詳述，言簡意賅，材料切實，誠為不可多得之佳著，最適為鄉師課本及小學教師之參考書。

實價一元四角

蔡明書局出版

### 鄉村小學叢書

- 推廣教育
- 統計圖表編製
- 自然研究教學法
- 課卷訂正法
- 教具自製
- 佈置設計
- 實用工藝教材
- 健康教育實施
- 假期作業實施
- 應用德習表冊
- 勞作教育實例
- 中心教育實例
- 兒童作業
- 學校編製與管理
- 兒童自治
- 廢物利用的工藝
- 家庭聯絡實施法

- 錢島熊編 [四角]
- 朱佐廷編 [四角]
- 雷康編 [七角]
- 楊駿如編 [四角]
- 陸景曙編 [四角]
- 倪錫英編 [四角]
- 孫澄清編 [四角]
- 蔣世剛編 [四角]
- 郭人全編 [四角]
- 郭人全編 [四角]
- 劉百川編 [四角]
- 錢金湘編 [四角]
- 錢金湘編 [四角]
- 鄭之綱編 [四角]
- 鄭之綱編 [四角]
- 宗漢梁編 [四角]
- 李公謀編 [四角]

版出續陸中刷印在

### 模範小說選

謝六逸編

實價二元八角

色特大八有具書本

1. 選材謹慎——所選悉為現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
2. 解說詳盡——以輕重程度，首述原作優點，次就每小節依次解說。
3. 注重作家的介紹——詳細說明。合作家的思想與傾向。
4. 附有註釋與習題。
5. 參攷資料搜羅豐富。
6. 選錄小說研究的論文。
7. 自修適用。
8. 課本適用——適高中與大學的國文課本，本書解說能激發讀者發揮的動機。

△二三開，八〇〇頁▽

蔡明書局出版

路馬四海上



# 語文論戰總清算

葉青

## 引言

汪懋祖在本年五月，因為他「聞湖南、廣東等省教育當局強令中小學讀經，而報載教育部通令糾正，並禁止小學誦習文言」，會「造成教育上之禁亂」（他自己底話），因而發表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一文。吳研因不以為然，起來反對他底主張。於是引起了一個語文論戰。這個論戰底參加者很多，約有八九十人的光景。文章篇數從五月四日發難以來到八月十五日止，將近百篇左右。（註一）現在這些文章，已被人分別選出，印成了兩本集子：語文論戰底現階段和文言、白話、大眾話論戰集。但直到現在，我還見到這類文章有好幾篇（註二）。

我對於這次討論的語文問題，想發表意見。而在大家說話之後，也就想從既有的言論出發，我是把批判作為研究方法的。因此，我想根據上述材料寫一篇語文論戰總清算。

及到把那些材料檢閱一度後，知道也有幾篇東西是清算這個論戰的了，如像這幾篇：

- （一）開快車的一個備忘錄（耳耶）
- （二）關於白話文與文言文底論爭的意見（黃賓）
- （三）語文論戰底現階段（文逸）
- （四）語文問題底總清算（胡懷琛）。

雖然後一篇我祇看到一小部份，但我可肯定地說，我這篇語文論戰總清算仍有必要，十分的必要。他們底清算，在我還不敢苟同，不妨作一個連那些文章也包括在內的清算，清算底清算。

## 一 文言派主張底分析

首先我清算文言底主張。(註三)

這派底人就是汪懋祖、許夢因、余景陶、柳詒徵等。他們主張文言的理由是：

- (一) 社會的 文言「爲……社會應用所需」(註四)
- (二) 政治的 文言有救國作用(註五)
- (三) 道德的 文言足以養成高尚精神(註六)
- (四) 文學的 文言有最高的文學價值(註七)
- (五) 歷史的 文言使人研究國故恢復本國文化(註八)

至於白話文呢？那就有這些缺點：

- (一) 助長叛亂(註九)
- (二) 使人墮落(註一〇)
- (三) 艱深難懂(註一一)
- (四) 煩冗費力(註一二)
- (五) 沒有用處(註一三)(註一四)

因此他們主張小學前三四年全用白話教材，四五年級便須學文言，學文言即須讀經，「讀經決非惡事」，主張它的就是「豪傑之士」了。

如果你把他們底解說仔細一看，你便可以知道文言底主張，沒有一個可以成立。他們底思想底貧乏和混亂，使他們底論理陷入極端的錯誤之中。一加分析，簡直不曉得他們在說甚麼。這在吳研因是會給我們指出來了好些的。(註一五)

現在我把他們主張文言的理由，加以考察。

(一) 就社會的需要說，汪懋祖所舉的事實(註四)，是由於他不知道批判地蒐集事實的緣故。同時也是他沒有站在進化底觀點上把

余景陶所舉的事實(註四)表明他把簡短的警語同文言分不清。而且簡短的警語亦可寫成白話。把「游客止步」改為「不要再走!」有甚麼不對?難道我們就沒有見過城隍廟內無常底高帽子上寫着「你也來了」麼?

(二)就政治的需要說,如果文言可以救國,讀經可以救國,那末中國不會像今天這樣受壓迫了。因為在歐風東漸以前,我們根本是習文和讀經的,並且有兩千年之久!然而在歐風東漸時代,文和經書都抵擋不住列強底大砲,於是我們纔學他們,造軍艦和快槍。軍事的模倣覺得不夠,須實行政治的改革,於是有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後來又感覺不澈底,須改造思想,來一個五四運動——五四底文化運動。這樣,覺悟更深了,要內而打倒封建軍閥,外而打倒帝國主義纔有辦法。在五卅運動和一九二七後,覺得發達生產是當務之急。國家底強盛由於經濟力量底充實。這是國人底救國經過,覺悟經過,亦是對於世界情形的認識經過。稍懂道理的,都可知道這種經過是必然的,合理的。那末現在掉轉來說恢復文和讀經,中國就得救了,豈不是錯誤的麼?須知救國是一個政治問題,除了發達生產,改革政治,振興教育……是沒有辦法的。而人民底愛國觀念,不來自文言經書,那上面是沒有這些東西的。美國和日本都沒有自己底語言文字(註一六)。更沒有所謂古典著作,而至今其人民非常愛國,且為世界上的頭等國家。所以然底原因,乃是一個生活問題。愛國觀念也是生活底產物。要使人民愛國,就須把國弄得可愛。換一句話說,把國家與人民底生活聯繫起來。不在這裏用工夫,而夢想以古董的,與現實生活無關的東西來叫人去愛,完全是主觀的幻想。

(三)國文一科,重在文字技能底練習。小學在使兒童識字,能解能寫。中學則在作文技巧底學習。余景陶底話,並不正確。表面上,似乎「童而習之,精神上受其薰染者實至深且厚。」其實稍一年長,那些早就忘懷了。若欲於兒童時代奠定其「人生之指南」,乃是「蒙以養正聖功也」那種舊式教育方法底復活。兒童頭腦發育不健全,只能教以日常事物底知識,談不到「精神資糧」、「心態品格」。這種找賊兒童發育的議論,是對於近代教育完全沒有理解的表白。並且教育不單注重道德,學識,技能關係尤為重大。現今國文一科是兼顧到了的。把國文教育看成公民教育,簡直是連學校中各種功課底作用都沒有弄清楚。

(四)文言雖有其長處,能描寫某些東西,但是它底時代過去了。在現在的生活狀態之下,需要另一種東西作表情達意,敘事狀物的工具。文言在過去不管它是否由白話進化而來,要之在近代語文統一底趨勢中,不能繼續存在。它實在是封建的貴族文學底工具,只能有

一定的時代作用。說它無時間性地適宜，乃是對於文言自身有種種變動都不知道的表示，錯誤已極！世間絕沒有永久存在的東西，一切皆流，一切皆變。

(五)許夢因兢兢於舊有文化底保存。其實這是不着他擔心的。中國文化之必存在，正同別的地方一切古老文化之必存在一樣。科學愈發達，對於人類過去一切的研究也愈進步。我們於史前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尚且從古物中，地層中，殘留的蠻民中去蒐集和考察，豈有把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文化加以忽略的道理？現在不僅中國人熱心於發掘（如中央研究院）校訂（古史辨一派）說明（社會史研究家）底工作，外國人也十分努力，著有不少的中國哲學史，中國美術史等等。但很奇怪的，就是許夢因一流人想把這種專門的研究實之於一般人。並且夢想從中找出與近代西洋科學相通的地方，甚至說了很多可笑的話。（註一七）

以後就考察他們反對白話文的理由。

(一)汪懋祖底話，正同他所崇奉的「豪傑之士」的話一樣。其中之一，老早就以「現在底思想紊亂和道德墮落」來責難白話文學了。（註一八）其實他們一點不知道他們是在用內容反對形式。這除顯出他們底頭腦不清外，沒有別的。

(二)白話只是形式，屬於工具一方面。因此，作品內容無論為浪漫與否，刻薄與否，它都是沒有功罪可說的。至於賣稿方面，與其非難白話文助長賣稿獲利之道德的缺陷，不如非難文字商品化底制度更為合理，更為根本。

(三)白話文流於艱深，歐化，不是白話文底罪過，是不善作底罪過。而中文歐化，則又為勢所不免。在五洲大通，翻譯盛行底時代，怎樣能夠不受外來文字底影響呢？

(四)文字底進化是矛盾的，一方面向簡而行，一方面也向繁而行。只要一實行簡字體，所謂筆畫繁多的短處就沒有了。句子添加了字，意義反而明確。白道對於汪懋祖的答辯，是很對的。（註一九）

(五)柳詒徵所非難的國語教本，更不是白話文底缺點，那只是編制底體裁問題。而他對於故事、物語、談話等的駁難，乃是他不識兒童心理和兒童教育的表示。他只知道以道德觀點看一切。向兒童談「國民覺世」沒有是處。汪懋祖更藉杜威（John Dewey）底話來作幌子，不知杜威並非甚麼了不起的人，他底話沒有百分之百的正確性。

所以語文論戰中文言底主張，是錯誤的。文言和讀經，應該是大學裏中國文學系和哲學系底課題。小學、中學乃至大學底其它各系，

都沒有學習文言和讀經的必要。教育部禁習文言和糾正讀經是對的，但我覺得還要往澈底方面努力纔是。

文言不死，大禍不止。中國目前的教育問題，絕對不能採取復古態度和鎖國態度。根本的課題不止不在文言，還須積極提倡白話，以減少學習寫作的時間，並一掃舊式的文章中心主義和道德中心主義之餘習，把方向澈底轉換到科學教育上來。另外要注重外國文底訓練，以便深入於英、法、德這些近代文化高峯裏去，把它們底科學和哲學、文學作一個批判的吸取。保守主義是害我們的。

## 二 大衆語派主張底分析

反對文言的人很多，占這次語文論戰底百分之九十而強。但是單純主張白話的頂少，大多數都主張大衆語。同時，反對大衆語的却沒有。所以可說這次論戰不是文言與白話之爭，而是文言與大衆語之爭。

在大衆語這方面，意見很參差。以我看來，他們底議論、問題和爭辯底中心，都不外乎這幾點：

- (一) 大衆語底性質是甚麼；
- (二) 大衆語與白話底關係；
- (三) 大衆語與方言底關係；
- (四) 大衆語底符號是甚麼。

以後我就以這幾個問題爲綱來把大衆語主張者底意見加以分析。

(一) 大衆語底性質是甚麼呢？首先提出大衆語的陳子展，他以為「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註二〇)叫做大衆語。陳望道說：「只提出說、聽、看三樣來做標準……是不夠的，寫也一定要顧到。」所以他覺得「要不違背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條件，纔能說是大衆語。」(註二一)後來，胡愈之加上內容底成份說道：「大衆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註二二)及傅東華指出大衆意識底落後成份時，陶知行乃提出修正案說：「大衆語是代表大衆前進意識的話語，大衆文是代表前進意識的文字」。(註二三)以後對於這個問題就沒有新的意見，而多數的大衆語主張者，亦以前進意識爲其標準之一。

我覺得在這裏把內容與形式統一起來，是不對的。因爲文字只是表述知識的工具而不就是知識。雖然它有一定的社會屬性，可是

同時代底別的社會層也是可以用而且必然用的。白話只是市民用麼？至少「五卅」以後別的進步的社會層也同樣地使用。而封建份子用的也不少。吳稚暉說「文言、白話、大衆語，止是工具」，分別在「容易普遍或不容易普遍」。（註二四）是很對的。而容易普遍或不容易普遍這一點，就是工具底社會屬性之所在，一點也用不着內容來顯示它。

如果把內容弄進去，那末問題就很多。傅東華所舉大衆語言中的落後性，雖爲陶知行底前進二字解答了，然而在前進意識中發生派別時，又怎樣呢？我們從國內外大衆前進意識底分裂，及其互以仇敵相視甚至程度過於對待非大衆前進意識的事實看來，恐怕前進二字上還要加形容詞吧。這種分裂，還不僅一次呢。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歐洲乃至世界，似乎演了兩次。所以把內容加進去是不對的。

（二）關於大衆語與白話底關係，就表示了意見的人說來，只有少數人覺得它們是不相衝突的，多數人則以爲相異相反，如吳午、若生、陳子展、王任叔、周木齋等。現在我且把他們底理由，舉出一些來：

（一）白話已經文言化了。（註二五）

（二）「白話只是智識份子一個階層底東西」（同註二〇）

（三）白話是官僚買辦底變相八股或語錄體（註二六）；

而大衆語呢？它是新的社會層底口語。「現在我們這個社會，舊的一方面已很快地在沒落下去，新的一方面也逐漸在生長起來，爲了要表現這種意識，自應有一種新的語文產生，這便是「大衆語」。」（註二七）所以大衆語是反文言，反白話的。「今後，白話文將藉大衆語而毀滅文言文，但白話文也將隨文言文底毀滅而粉碎於大衆語底面前。」（註二八）

這一些話，我都不曾同意。

說白話文不澈底，夾雜了一些文言，這是對的。但我們不能全然責備它，必須要明白這幾點：第一，寫出的與說出的無論如何不能一致。說往往不講文法，信口而出，寫有思考底時間，因而就自然要加以組織底作用，使它秩然有序，並達到盡可能的美。絕對的語文統一是有的事。（註二九）第二，大衆底程度太差。在文盲充斥的今天，就用大衆語寫，他們也讀不出。若要他們自己來寫，更不用說是寫不順手的了。第三，講到政治經濟乃至其它，就用大衆語說，他們也聽不懂。有些人往往以爲是語彙問題，其實理論也很有關係。不明白這幾點而專責白話文底高深，是錯誤的。將來換了大衆語，那也同樣會爲白話文之續，無濟於事。



因此，把白話說成智識份子或官僚買辦底工具，並不正確。我以為，只有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底文字工具，纔是絕對的；若說同一時代中各階層自有其文字工具，便是相對的了。所以中古底詩歌詞曲都起於民間，而近代（歐洲各國）底新興作家，同樣是使用舊有的文字工具，並沒有所謂劃時代的大眾語運動。若說中國情形特殊，做了白話運動還必須做一個大眾語運動，就應該明白這種特殊只是義務教育之未施行。倘然大眾永不受義務教育，那就用大眾語寫，他們也是看不懂，寫不出，並且說不出的。講到聽，把用大眾語寫的唸給他們固然可也，但須知寫出的不是為給人唸而是為給人看！

（三）關於大眾語與方言底關係，是由大眾語乃為一種抽象名詞之所致。因為在事實上，只有方言土語，而沒有通行全國的大眾語。魏猛克底普通話，不僅陳奕非難，就是他自己也覺得是『沒有達到完善之境地』（註三〇）。因此除陶知行、黎錦熙數人主張以北平話為標準外，多數人均注意於方言，主張土語文學，如司馬疵、高荒、開心、黃賓、文逸、耳耶、龍貢公等。（註三一）反對土語文學的也有人，如魏猛克、胡繩、佛朗。（註三二）

在這個論爭中，主張土語文學是錯誤的。他們知道文言底封建性，而不知道方言土語之同樣為封建的產物。在方法上很進步的他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殊可怪異！從一八四八年叫出的『一個單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共和』（註三三）那種主張看來，就可知道在文學上是應該看重統一的了。而現在的大眾語問題，在一個民族（漢民族）內，是不可把蘇聯對少數民族而有的民族文藝態度移植過來的。就事實上說，中國過去，因為久停於封建狀態，所以方言土語得以存在。而自新式經濟輸入以來，輪船、鐵路、馬路、電報、郵政等交通機關和商業、工業等生產部門底逐漸發達，大都會底形成……已經造成了一個統一底基礎。現在正是由割據過到統一的時代，有歷史使命的人是不應該站在割據立場上說話的。而就我底觀察，恐怕土語文學還沒有成功，中國底統一就完成了。（註三四）所以進化底大勢，必然要消滅土語文學底企圖和實踐。不明白這種大勢而談大眾語，顯然是沒有用的。

在文學上，誠如魏猛克所說，『土語是原始的，沒有進步性的語言。』（註三五）有許多字寫不出來。若憑音寫，可以讀而又沒有意義。『音義雙全的土話，便是人人可懂，人人能說，不成其為土話了。』（註三五）而像『奶奶雄』、『頂括括』一類術語，『倘非當地人是不能從字面上理解其含義的。一篇文章用許多看不懂的土話，即使加了註釋，那效果與搬用成語和典故，又有甚麼分別』（註三五）呢？如果說土語是批判的採用，那就無所謂土語文學，而是一種普通話或今之白話了。土語文學一名詞，根本不能成立。

(四)大衆語底符號是甚麼一問題，有種種意見。主張簡體字的，主張注音符號的，主張拉丁化的，主張羅馬字母的，均有其人。他們雖主張這樣，却不反對那樣。有主張雙管齊下的，有主張三者分期進行的。有附帶論及的，有專篇研究的。入名字，那就可舉岡林、文逸、胡愈之申報讀書問答編者、陶知行、葉穎士、黃賓、黎錦熙等。(註三六)

在他們底意見中，特別點而且可討論的是拉丁化論者底兩個意見：立即實行拉丁化和土語文字。岡林與葉穎士都把拉丁化「作為大衆語建設底先決事項，作為提高大衆底政治文化水準的革命工具，與漢字識字運動……是使大衆永遠「站在政治之外」的最巧妙的毒計」。大衆語是甚麼？在葉穎士「把漢字譯成拉丁化就算大衆語底意思。」(註三七)這種議論，顯然有些過當。

我以為漢字改革是必然的，但有種種過程也是必然的。說立即實行拉丁化，顯然沒有注意到這種過程。用革命底大帽子來抹殺它，不合理論也不合事實。帝俄落後，不識字的很多，其肅清文盲運動是近幾年底事實，那些革命黨人在從前是沒有注意它的。把拉丁化說得那樣急切不得了做甚麼。在現在過度地高調它，實在是左傾的空談，而實際上則是放棄種種有現實性的課題，如簡體字運動與識字運動。說認識漢字要「十年窗下」也是對於困難程度之過度的誇張。

還應批評的，就是拉丁化的「土語文字」底主張。這顯然是落後的辦法，沒有進步底意義。它是反乎中國進化底趨勢的。土語文學在統一底轉瞬完成上沒有成立可能，拉丁的土語文字更沒有成立可能。事實必然要湮沒這種空想。

總括看來，大衆語派底主張，雖比文言派進步，也是很少有正確性的。除開錯誤外，還有空想，尤其有不少的浮詞空談。對於問題，同樣是沒有給與妥當的解決。這是我底一點總的感想。

### 三 問題底解決方案

那末，究竟怎樣呢？我想讀者先生們一定要這樣發問。文言不好，大衆語也未必是，你底意見是甚麼呢？

在消極方面，我底意見，第一是反對文言。與說話分離的文言文，確實是封建的。那時生產不發達，社會很簡單，只要有歌功頌德的文章，解說宇宙的宗教或宗教性的玄學，記載統治事宜的歷史就夠了。而一方面，玄學和史學都要從文學入手，它方面又有時間去雕鏤刻劃，所以文學在中國成爲了進身之階和富貴之門。讀書就是當文人，爲技巧底學習。然而到近代社會，情形就不同了。生產發展，社會複雜，

需要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這些東西又分了無數門類，並且非常深奧，一面要多人研究，一面要專門研究。文學於是由總攬的地位退縮而為一個部門，有如整個的學問滄海之一粟。文章底研究是少數人底事，一切科學家和哲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人，只要寫得通順（含文法）就好了。他們沒有時間、精力來學習那難於學習的詞藻，而且一點也用不着。中國底文言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被推翻，白話也就由此代它而成為寫作底工具。所以現在的恢復文言運動，是沒有成功之可能的。而汪懋祖等底呼聲，不過是文言死亡中的喘息罷了。他門主張文言的理論之膚淺、脆弱、謬誤，就是顯然的證明。

第二我亦不贊成所謂大眾語。普通話沒有，土語又落後。並且純粹的土語也是不夠用的。而批判地採用並輸入新語彙的土語，就是所謂白話。說大眾語不是白話，而且反對白話，顯然是謬誤的。他們，如姚炳麟所說（註三八），沒有把白話與白話文分清楚。用白話寫出的叫做白話文。現在的白話文帶有一些文言氣味是實在的，但我們不能反對白話。明白如話，而又合乎文法，使全國具有一般教育程度的人都讀得懂和聽得懂的白話文，如胡適所做的（註三九），與批判地採用土語並輸入新語彙的大眾語，在實際上有甚麼分別呢？（註四〇）據我看來，完全是一種名詞底把戲。細看一般大眾語主張者之所謂大眾語，根柢上就是白話。至於土語文學和土語文字底主張，完全與文言底主張一樣，是復古的封建辦法。在「五四」時代，胡適就已主張國語和國語文學了。他底白話就是國語。到現在，十幾年後反來主張土語，其於中國社會發展底理解，連胡適都不如。市民已然做了文學上的統一運動，而代表所謂大眾的人，反來主張文學的割據，不是一件很可怪的事麼？

因為這些緣故，所以在積極方面，我主張白話，而不想作無實質意義的標新立異。中國底社會，有似從前的俄國。在政治上，主要是推民主革命到底而達於「最民主的共和」（註四一）因之在文學上也是在推白話運動到底而達於最白話的文學——國語文學。因此，反對胡適底妥協「五四」以來白話文運動底妥協，是必要的。

但要聲明一下，我所說的胡適底妥協與文逸不同。他以胡適沒有主張完全不用典，而並主張「明白如話」的文字中「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為根據。（註四二）殊不知說話也常常用典這是在表意達情上有必然性存在的。（註四三）而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正是批判地綜合文言和口語之所必然。文言不能簡單地拋棄，口語也不能簡單地採用而應該把它提高。胡適底妥協在於主張中學教文言，希望中學生「人人有懂得古文文學的機會，人人能作文法通順的古文，」人人都讀一種包有「幾十部或幾百部」的

『中學國故叢書』！他並希望『普通青年人』都能有『系統的國學知識。』到外國去留學，也必帶將近兩百種之多的文言書去！（註四四）汪懋祖等底主張小學參授文言和讀經或中學讀孟子，不過是胡適這個意見底稍稍推廣而已，實際是一樣的，汪懋祖等還不及胡適的具體。所以我們應該主張文言底全部拋棄。這就是說，除了研究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中國歷史的人外，即除了大學中涉及這些的學系外，應該把文言從學校教育完全逐出去。

所謂白話文運動底妥協，又是甚麼呢？這就是說，由「五四」到而今，白話文漸漸文言化了。這種情形雖不像大衆語主張者所說的那樣厲害，雖深總是實在的。所以然底原因，純粹從寫作方面做具體的考察，那就在於：（一）由翻譯來的外國文法（歐式和日式）之輸入；（二）由學術來的名詞術語之應用；（三）由藝術來的文學技巧之結果。這都完全是必然性的。忽略這些而籠統地咒詛白話文，是沒有用的。即是你用所謂大衆語寫，其結果也必然同白話文一樣。

那末怎樣把白話文運動推到底呢？我在這裏是贊成雅非和夏丐尊的，把『流行的現成的白話文拿來改善一下』（註四五）怎樣改善呢？『使白話文成話』（註四六）具體地說，那就如陳子展所說，要大衆都聽得懂，看得明白。它應該完全依照陳望道補足了了的公式，是大衆都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文字作品。並且這四個條件要互相關聯，說的應是能寫的，而寫的應是所說的，讀起令人聽得懂。合乎這些條件的，就是白話文。而所謂白話文，其本來的意思，在實際上就是這樣的。

這裏有兩個問題須加解答。

所謂話，『使白話文成話』的話，究竟是甚麼呢？它不是土語。土語是地方性的，只有本地人纔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對於別一地方底人，不僅像文言，文言倒是全國的，簡直像外國語。而我們現在不能留在本鄉本土，要到處往來，經商，留學，作工，旅行……並且土語有好些短處：

- （一）寫不出（註四七）
- （二）講不通（註四八）
- （三）不完全（註四九）
- （四）不合理（註五〇）

比較上少有缺點的是北平話。它大致都寫得出，講得通，合理而且文雅，只是不完全。所以從前的國語運動者，如王照，就是把它作為標準話的。樂嗣炳、陶知行等，在這次語文論戰中主張以北平話為標準，當然很對。有人說它使用的範圍不大，王照却以為它是官話——公用的話，比任何土語普遍，是很對的。所以使白話文成話的話，可以解作北平話。把北平話作標準寫的，（註五一）就叫做白話文。

所謂大眾，即對白話文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大眾，又是甚麼人呢？這我必要指出的，絕不是文盲。他們應該是受過了相當教育的人。不然，就用土話寫，他們也是看不明白的，寫更不用說。這裏我覺得傅東華有見地。他提出以「現在高級小學底教育程度做……大眾語底標準」。（註五二）這或許太高了，「還得再遷就一些」。（註五三）我想現在以小學畢業底程度做寫作底標準比較適宜。此外不能再低了。如果要批評白話文底文言化，也應該以它為標準。像很多人那樣，站在文盲大眾底立場上說話，那就是照他們理想中的大眾語寫，也是失之高深的。

根據這兩個標準寫出來的白話文，便無異於把各種土話中寫得出，講得通而又很粗淺，很合理的表現之於筆頭了。這樣，它就有通行全國的價值。如果人民都是受過一定的小學教育的，那末看得明白的就說得出了，便可因而成為國語。

為甚麼要這樣呢？我覺得在今天談語文問題，不止應當注意於大眾性那一點，必須要注意這幾個條件：

（一）統一性 以能通行全國為標準。不論說也好，寫也好，都要消滅地方性，獲得全國性。方言土語不獨不能用於文學，更不能造成文字，而尤其須迅速送葬它。要這樣纔有進步底意義。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二）進步性 任何一種土語，除北京話外，都是很低級，很野蠻的。它不止帶有封建性質，而且帶有原始性質。罵人的話，寫不出的話太多，應當廢除。這是在說，在寫（註五三）都要注意的。

（三）藝術性 說和寫在工具意義中的進步性，就是合文法，有技巧。寫在中國是像這樣的，說便很粗雜凌亂。要寫將就說，即應注意這點。

因此，我覺得很多語文論戰底參加者，特別是熱烈主張大眾語的人，只注意到了一方面，要寫將就說，竭力主張寫底大眾性。這自然是對。但第一失之過度，以致連白話都成了罪人。白話文艱深，以後都再不可用白話寫，要用所謂大眾語寫。第二忽視了說底落後性。對於大眾文化程度底提高雖然有人主張，可是缺乏特殊的和顯著的指明，並且有的把提高大眾文化程度的識字運動看作「改良主義的欺

「(註五四)」。所以我對於語文問題底解決是：寫要盡可能地帶大衆性，說要盡可能地帶進步性。一面由上下降，一面由下上昇。文要改造，話也要改造。這樣，語文統一它們得着批判的綜合了。而且只有這樣，語文纔能統一。

在這個意義下，寫一方面，除對於一般的和特殊的名詞術語不能降低外，歐式、日式的文法應該盡量減少，採用以不違背中國語言之自然爲標準。而藝術當由字句艱深移到明白、透澈和條理清楚，層次謹嚴這方面來。(註五五) 說，必須改造。方法即努力識字運動、義務教育、以及種種講演，並開辦補習學校，出版通俗讀物，推廣民衆的閱報室和圖書館。提高大衆底文化程度，是非常緊要的事情。

漢字難識呀，怎辦呢？這個問題，王照早就答覆了我們。他說：「因吾國文字難通，故欲即北京土語成文，以便俗用，聰慧者四五日可通，愚鈍者二十日可通。」(註五六) 的確，難學的是文言，難識的是文言中的字(如四書)和單字(如千字文)，而不是明白如話的白話文和白話韻語。爲謀寫底方便，簡體字是必要的。應該實行簡字運動。注音符號徒增麻煩。拉丁化和羅馬字母不獨不是現實的，也不一定是必然的。因爲中國文字之不能作有規的進化，也正同它底經濟、社會、政治等等一樣。它有跳躍一級或數級的可能。將來也許由簡體字而世界語，作大踏步的邁進。黎錦熙底漢字改革三階段，是機械論的見解。

## 結 論

最後，我把語文論戰作一總的鳥瞰。

在方法上，無論文言主張者也好，大衆語主張者也好，都可贊議。在文言主張者方面，似乎是歸納法當道。但在應用上却很可憐。

汪懋祖以爲學習文言與學習語體的難易，要心理專家「作長期的測驗研究」後纔可決定。(註五七) 龔啓昌說，是的，「可惜這樣科學的實驗研究很小，尙不能作我們下結論的充分的依據，希望心理專家能繼續地研究」。(註五八) 這真是機械的物質論底特色。學文言和語體的難易，只要知道文言和語體的人就可推知，何況還有不少的經驗，整個社會底實踐在呢？貌爲科學而其實是不懂科學已極！

尤可笑的，是文言和語體底利害，不獨我們應該知道，而且知道得熟悉，已由「五四」時代底白話文學運動表現出了，而汪懋祖還去求援於外國人，說 Babbitt 怎樣講，Winner 怎樣講。(註五九) 殊不知我們有二千多年底經驗，而近八九十年來的苦教訓，尤指示得很顯明。我們用以判斷的標準，是事實不是 Babbitt 和 Winner。

在大衆語主張者這一面，方法是很進步的。但在實際上，情形正如黃賓所說。「在這次論爭中，有的文章，堆滿着一些辯證法上的用語。而實際却忘記了辯證法底精神——離開了客觀的現實而作漂亮的空談。有的文章，把一些……大帽子硬向對方底頭上套。……有的文章，只是在一些名詞或概念上兜圈子……」（註六〇）這都是實在的。

一落到實際上來，他們就同文言主張者一樣，爲粗雜的事實所惑，作了它底俘虜。對於文言主張者，社會需要文言的證據，在余景陶就是使用簡句的所在，如公所高懸「游客止步」一類事實；汪懋祖則是鄉村農民反對物語教本，主張私塾的言論。而對於大衆語主張者，那就是大衆文化程度低下底現象。因爲這樣，所以文化不能跑得太遠，要將就大衆（註六一），而公然主張落後。於是有土語文字和土語文學之說。他們也顯然是現實底尾巴主義者。

本來討論工具，並不是討論文學，而他們却要把作爲內容的意識牽進去。似乎要這樣，纔足以表示大衆語底社會屬性。文言主張者則更加混亂。他們以道德教育責難文學教育，並把不合他們意的物語體裁和教本編制作白話文底罪案。

因此在結論中，兩方都返於封建。一方主張貴族底文言之復活，一方則以各地農民底土語爲大衆語。雖然前者主張讀經，後者要時髦一些，主張拉丁化，然而只是變更土語底外形，實際上則是製造新式的土語文字和土語文學。這不真是雙絕麼？所以後者底前進意識，也只是是一個好聽的名詞。

他們同樣地不能把握現實。中國究在甚麼階段？這幾十年來的進化大勢怎樣？雙方面都沒有理解。因而不僅文言主張者沒有強固的根據反對白話，那些大衆語主張者還簡直放棄了文言底攻擊。反之，白話倒是官僚買辦的，應該反對。他們底大衆語和白話，在實質上是否相同，却不過問，而只注意於名詞底爭執。這是玄學的遊戲，並非科學地討論問題。

要想對問題有正確的解決，在文化上也同在政治上一樣，必須於新而高的方法論有充分的理解，公式底一知半解是無濟於事的。從幾十個大衆語主張者底議論看來，這個說法更加可信。

葉青一九三四，一〇，二五。

（註一）根據文選底語文論戰文獻編目，見他底語文論戰底現階段，本年九月初版，天馬書店，九四至一〇九頁。同時初版之文言、白話、大衆語論戰集，任軍編，民衆讀物出版社發行的，亦截至八月十五日止。

(註二) 卽：(一)關於大衆語問題之檢討，黎錦熙，在北平出版的文化批判第一卷第四、五期中；(二)大衆語運動和拉丁化，葉韻士，在太白第一卷第三期中；(三)文學和大衆話，陳望道，同前；(四)簡體字，黎錦熙，大公報本年十月二至四日；(五)注音符號，同前，十月五至六日；(六)國語羅馬字，同前，十月七日；(七)大衆語文學小史，同前，十月十六日和二十二日(八)語文問題底總清算，胡懷琛，時事新報學燈第八十四期，卽本年十月二十一日。我在這幾篇文章中，簡體字缺十月五日的，大衆語文學小史見着了十月十六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的，語文問題底總清算，只見到十月二十一日，附此聲明。

(註三) 這裏我說文言不說文言文，因爲當然是就寫而說的。

(註四) (一)汪懋祖更引出事實如次：他「去年下鄉考察」，纔知道白話文教本，「農村中反對之聲更響，而皆道私塾讀書之有用。日前本市社會局召集職業指導會議，有農工商代表列席，僉主小學高級必須教授文言，並有贊成私塾者」——中小學文言運動。(二)余景陶說：「中國人底生活上隨處皆有使用文言之必要。例如公所高懸之「游客止步」、電車高懸之「乘客注意」、……皆非完全不解文言者之所了解」——小學讀經與學習文言文。

(註五) 許夢因說：「今用學術救國，愈應恢復文言」。——告白話派青年。另外看余景陶底小學讀經與學習文言文。他把文言與故有文化和愛國看成有邏輯的關聯。所以汪懋祖說：「文字之墮落，如無關於民族之墮落，不依何必斷斷焉？」——中小學文言運動。

(註六) 見余景陶底小學讀經與學習文言文。

(註七) 汪懋祖說：「文言文便於敘事、說理、議論、應用，而壯烈之節、激昂之氣，尤有資於文言」(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許夢因說：「文言爲白話之進化」；「文言則時間空間無往不其」(告白話派青年)。

(註八) 許夢因說：「白話派不肯致力文言，以恢復本國文化」。『復以不通文言故，兼研究國故之能力而無之。』於是對於本國文化的重要，說了很多——告白話派青年。

(註九) 汪懋祖說：「吾國所謂現代語體文，乃新文化運動之產品，而其運動之意義，在於發揮個人主義，毀滅禮教、打倒威權、暗示鬥爭，今則變不加厲，徒求感情之奔放，無復理智之制約，青年浸淫日永，則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讀之而快。若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之說，彼等且視若土苴，不足以發興趣而解煩悶。孟子洪水猛獸之說，觀於今而益信」——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

(註一〇) 汪懋祖說：「青年因長久誦習語體，……而耽好所謂時代作品，……其結果則習爲浪漫、爲纖巧刻薄，馴至甘墮於所謂浪漫的生活」。白話冗長，實稿合算，亦使人道德墮落——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

(註一一) 許夢因說：「奉行唯謹之白話，實質猶全備外國的而非中國的。其體勢構造，每非一般識字讀書之中國人所能領會」(告白話派青年)。



汪懋祖說：「近來文字，往往以歐化為時髦，信屈不可理解。」所謂文藝作品，去通俗甚遠（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

（註一二）白話字體繁冗，看「怎麼樣」與「知之何」就明白了。而行文起來，「往往一書三千字足以發揮者，必多至二三萬言」——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

（註一三）柳詒徵指稱小學國語教材種種故事物語為誣暴、誣詐，不「具有開物成務之困難」，「國民覺世之深心」，無聊得很！（小學國語教材之疑問）。汪懋祖亦非難那「莊重」而「徒以引起兒童之笑樂」的編制，他說那叫做「糖裏的藥」，杜威亦嘗斥其非矣（中小學文言運動）。

（註一四）以上是他們四人文字底分析。他們底文字，共六篇，可惜許夢因底文言復興之自然性與必然性，我沒有見者。

（註一五）看他底三篇文字，即可知道。那三篇是：關於小學應用文言與初中學讀孟子及指斥語體文諸說、讀汪文中小學文言運動後的聲明、語體與民族復興運動。

（註一六）日本底假名，是後來的事。而且也是從漢文中造出來的，只可說是漢字底改良。

（註一七）見告白話派青年中的六條。如要駁它，須另為一文。但是這種錯誤的意見，在我底胡適批判中已有很多的指摘。如其第一部份，IV

五（李鑾，初版，MS16-7）；第六部份，I（D. 1003-7）；等等。

（註一八）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看人權論集，一九三〇年初版，新月，p. 128。

（註一九）論戰集，文言，p. 65。

（註二〇）陳子展，文言——白話——大眾語，——語文論戰，p. 152。

（註二一）陳望道，關於大眾語文學底建設，——語文論戰 p. 156-7。

（註二二）胡愈之，關於大眾語文，——語文論戰 p. 152。

（註二三）陶知行，大眾語文運動之路。——語文論戰 p. 235。

（註二四）吳稚暉，大眾語萬歲，——語文論戰 p. 328。曹冀遠也是見到這點的，看他底衡白話一文，在論戰集中白話之部 p. 11。

（註二五）許多人都以為白話文與文言文底分別，只是以的、麼、呀、啊去代替之、乎、也、者。根據這個理由來反對白話，主張大眾語的，吳午即是一例，看他底給討論大眾語的人進一備忘錄，——論戰集中大眾語之部 p. 34。

（註二六）這樣說的是王任叔（關於大眾語文學底建設，——看語文論戰 p. 232），申報讀書問答編者（怎樣建設大眾語文學——看論戰集中大眾語之部 p. 12），若生（建設「大眾語文」應有的認識，——前者 p. 83）等。

- (註二七) 若生，建設「大眾語文」應有的組織，——論戰集中大眾語部 p. 83.
- (註二八) 周木齋，大眾語與大眾，——論戰集中大眾語部 p. 120.
- (註二九) 所以吳稚暉說「文學不死，大膽不止」語文論戰 p. 335，是有道理的。陳望道底非難「太白第一卷」 p. 128，並不能駁倒他。
- (註三〇) 戴運克，普通話與大眾語——論戰集中大眾語部 p. 58.
- (註三一) 看內容與形式（語文論戰 p. 286—7），由反對文盲文測建設大眾話（p. 3）8，大眾語運動底幾個問題（p. 20），關於白話文與文盲文底論爭的意見（p. 33），語文論戰底現階段（p. 92），開快車時候底一個備忘錄（論戰集 p. 21），等篇。
- (註三二) 看普通話與大眾語（語文論戰 p. 203），文盲與新文盲（p. 229）大眾語文問題（論戰集中大眾語 p. 63）和再提出點意見（語文論戰 p. 282—283），再進一步（論戰集中大眾語 p. 85）等篇。
- (註三三) Jean Longuet,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du Marxisme, Alcan, Paris, 1918, p. 23
- (註三四) 一九二七那大國民革命以後，一切割據的政治企圖，不問是封建的，民主的抑社會的，均已歸失敗，其還存在的亦在失敗之中，統一底完成期確是不遠。並且我還要指出的，即這種統一不僅有既存的經濟基礎，而且它底進行與經濟發展相偕，不是單純政治的。這幾年來的建設，發達生產，提倡國貨，並不是空談，而有相當的實踐。其餘看我底胡適批判（半壁，初版）pp. 61—5.
- (註三五) 普通話與大眾語。——語文論戰 p. 203—4.
- (註三六) 前七人可順序看語文論戰 p. 90, 92, 102, 173, 237, 276—7, 360。葉鐘熙的見前註二所舉三篇，
- (註三七) 三個引語，以大見語文論戰 pp. 90, 296, 290。
- (註三八) 看他底大眾語與白話是不是對立的？——論戰集，大眾語，pp. 109—110。
- (註三九) 就文學程度而言。自然，胡適也沒有甚麼高深的著作。
- (註四〇) 王綱懂得這個道理（看他底建設大眾語並不反對白話文），司馬疵亦差不多。
- (註四一) L. Oeuvres, t. XVI.
- (註四二) 語文論戰 pp. 13—4.
- (註四三) 過去的經驗和所見所聞所說，是常常要以簡短的詞句或敘述而表現於語言中的。人沒有法子遺忘過去，生活是連續的。譬喻更是用典之門。以過去的事來譬喻，並把它出之以簡短的詞句或敘述，就成了用典。這是自然的事，實在不能避免。絕對的不用典，是不通之論。

(註四四) 引語皆胡適說的。連同他那些話底批評，一併看我底胡適批判，半壁，初版，p. 1003—7。

(註四五) 雅弄，甚麼是大眾語，——論戰集，大眾語，p. 78。

(註四六) 夏丐尊，先使白話文成話，——語文論戰 p. 174。

(註四七) 不必舉例，只要把本鄉本土底話一講就夠了。有很多是只有聲、沒有字的。勉強寫出，完全不可解，例如上海話把「很近的路」變成「換換路」，「頂好」說成「頂瓜瓜」。

(註四八) 例如我底土語中「捉倒」、「拿倒」底「倒」字。

(註四九) 它只能作表現簡陋的鄉村生活或簡單的城市生活的工具，許多近代通用而又必用的名詞術語都沒有。而近代底新事物極多，不能不用。這是土語底一個最大缺點。

(註五〇) 例如把「肺病」叫做「虛病」或「野貓迷」，把「帝國主義」叫做「香鬼佬」或「外國赤佬」。

(註五一) 這當然是大體的，並不像土語文學那樣。

(註五二) 看他底大眾語問題討論底現階段及以後，——語文論戰 p. 183

(註五三) 竟有以進步文學家自命的人，以寫出「嫵媚的」、「丟擲」等話為進步作品之特徵。他也不曉得描寫生活的文學，要對現實分析、選擇，而不能是虛地描寫和簡單地照照。

(註五四) 語文論戰 p. 285。

(註五五) 我對於這兩點，都是竭力主張的，雖然自己寫起來不盡像這樣。關於後者，對哲學、科學沒有好多重要性。文學因為大眾底讀物，所以必把深處的隱象之美換成平易、明白、透澈之美。在一九三一年，我對一個寫小說的朋友談到這點。當時曾竭力反對白話文學底字句深奧，主張他向着平易、明白、透澈和布局優美這方面走。他說，初次寫辦不到，要手寫熟了纔可以像那樣。我當時也並不以為然。原因只因他把文言化的白話小說讀多了，習慣了，不容易改過來。

(註五六) 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凡例第一條。

(註五七) 語文論戰 p. 120

(註五八) 論戰集，文言，p. 14。

(註五九) 同前，pp. 48—9。

(註六〇) 語文論戰 p. 364。

(註六一) 同前，p. 266。

# 天山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

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從邊鐸到天山	艾沙
答窩克台	趙瑞生
西北鐵路計劃與挽救新疆	楊振民
伊犁革命追憶錄	楊筱農
為新疆回教同胞進一言	熊羣青
新疆與蘇聯貿易之趨勢	張覺人譯
西域故事	李景昭

零售：每冊大洋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半年八角  
 郵費：國外每冊二角 香港澳門每冊一角  
 國內郵費不收  
 編輯：天山月刊社  
 發行：南京大石橋二十五號  
 代售：南京太平路中央書局 正中書局  
 花牌樓書局

# 新會社半月刊

第七卷·第七期

新生活信條(漫畫)(三)(四)續	目擊
時事漫畫(二)續	容君
對五全大會的希望	容君
不可忽視之日本東北移民	容君
關於整理孔府祭產的意見	牛君
明治維新與宋明理學	君
運重國民的生命價值	君
奧匈關係與復辟問題	無
南遊日約(續)	萬
漢南鱗爪	靈光
阿富汗遊記	羅斯著 無為譯
一個窮苦學生的自述(饒海通訊)	侯人松
江西的棉紡織業(江西通訊)	通生
光宣餘話	紹生
盜匪的自述	津生
編後語	編者

總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六七四號

另售每冊五分

預定全年一元二角

國外加倍郵費在內

# 外交評論

第三卷·第十一期

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 【曉揭文徵】

### 中國對於未來世界戰爭之方針

零售四角  
 全年四元  
 半年二元二角  
 外交評論社編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

# 中國農村

第一卷·第二期

十一月號

信用合作事業與中國農村金融	耕超
中國水利建設底檢討	張西
封建社會底農業生產關係	薛超
日本金融資本在朝鮮農村的控制	張超
河南農村經濟調查	李超
湖南農村經濟調查	李超
宜興和橋及其附近的農村	李超
廣西西北流域的租佃制和商業高利貸	李超
農情叢誌	李超
讀者問答	李超
書報述評	李超

零售二角  
 全年二元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

# 凡爾哈倫的詩

伍·蠡·甫·譯

比利時人 Emile Verhaeren (一八五五——一九一六) 善用法文寫詩，親住現代文明生活的種種相，掃去法國詩壇超現實的浮塵，所以他被稱為法國詩人，世界詩人。他最成功的是描寫都會的龐雜，騷亂，繁華，醜惡。那些從感覺器官所得的印象，都給他表現出來了。因此都會裏的機械的運動，煤烟瀰漫的建築，工廠和街市的聲音，車站碼頭的確切等在他都成詩的題材。他更透視到都會的物質生活如何支配了現代人的精神和思想，他揭發拜金者追求貨幣的種種醜態，那一首證券交易 (*La Bourse*) 綜合了感官與想像，是寫實與理想的結晶，足以代表他最高的發展。

他又把聲音綜合於圖畫，這可以從他的風車澈底領悟到。它是一幅陰霾密佈的風景，從第一行起我們就可以意識聲音的作用，但是這聲音並不猛烈，而只在悠悠然地滑過去，接着就漸漸消逝了。風車雖然不是他的主要題材，却可以使我們一般地窺見他對於感官的驚人運用。

他時在體驗四周生活的推進，對於一切都熱烈地要去了解。他的一生都是如此，而在他的詩材從過去村落，僧院，封建堡壘等轉移到都會的期間，他自認為自己心理病的轉機或大痊。因為，他在以前用沒落鄉村為對象時，他無處不流露詩人靈魂的苦悶，等到他的思想理解找到新鮮的都市做為詩材，他開始有新的運思，他的苦悶也就沒有了，他的病也就沒有了。他的名作死者是被公認為他的理性生活經過的自剖。換句話，他過去的神秘性和新胎的現代性互相抗爭，他終於拋棄過去，改從一個現代生活的非常廣博的知識中，去重造詩人的意境和表現。死者不僅寫出他猛烈地接受了現代生活時那種驚慌，它更含着將來的憧憬。

作為心理和生理描寫的，則有他的名作磨穀者。這首也是十分表現他的寫實的技能。從磨穀者的作工起，中間滲入夜的冷靜，死了的磨穀者的魂遊，末了收束在磨穀人的奔逃，和一切的寂寞，他在這首詩裏，沒有一處不是成功於具體描寫的。法國詩人的藻飾，被他拋棄乾淨了。

他沒有頭腦，他並不建議於讀者，也不管讀者找怎樣的踏徑。他只說出來，尋覓着，並且堅決地信仰着他一生事業，是從詩中表現了現代的人生。他表示日常瑣瑣生活的莊嚴，使我們了解科學和藝術並沒有什麼相背。他以為公屬意識並不是乾枯貧瘠，却可以和個人主義的意識同樣地富於浪漫的內容。

下面所譯是根據 Amy Lowell 的英文散譯本。——F. W

## 風車

在夜的深處，風車轉動着，慢慢地轉動着，映出一個愁慘的天空。它轉，又轉，它那染着酒一般顏色的布帆有無限的憂鬱、衰弱、沈重和倦怠。

黎明之後，它的幾個手臂——一面乞憐，一面埋怨——四向伸出來，隨又放了下去；現在呢，它們又放下了，沉落到遠處漸漸暗淡的氣團和異常的寂靜中。

白日害了冬天的病，在若干村鎮上昏昏欲睡；一片片的雲已厭倦它們蒼茫的行旅；許多物影正聚在小樹林中，沿着這樹林，有車輪的踪跡向一個死的天空消逝。幾所柵木的小屋很可憐地蹲在那裏，圍繞着一個沒有顏色的池塘，排成了一個圓圈；一盞銅燈從屋頂掛下來，把深綠色的火光照在牆和窗上。遼闊的平原上，入睡的溪水旁——更有些苦悶悲慘的茅舍——在那茅舍的破碎的玻璃窗上，留着老風車的影子，它轉着——疲竭了——它轉着，它死去。

## 死者

我理性的屍體披上惡毒的衣服，徘徊在泰晤士河上。

一座座鋼橋，橋上車輛的絞鏈不住鏽鏽作響，還有傍晚間小艇的帆都把影子落在河上。一座大鐘樓蒙了紅色的面具，它的指針停在它的鐘面上，它注視着河，把河當作一個憂悶欲死的人。

我的理性是死了，這不僅因為我的知識太多了，也因為我的野心太大，要去創造每一存在和每一事物的動機，而把它放在一個黑花崗石的臺座上。我的理性中了毒，死得好殘忍；也就是為着夢想一個反常的極端的王國而死去。在一盞燈火照明的夜宴上，當它覺到勝利像鷹隼般地翱翔在它的頭頂時，它的神經忽呈衰象。等到它不再能夠感覺熱望和惱人的慾念了，它就死去了。它殺死自己，它消耗一切。

我的理性尾隨送葬的行列，沿着悲哀的牆，和鏈子打得雷響般的鐵工廠，直到它們的盡頭。

這裏有碼頭和營盤，碼頭上總掛着燈籠——燈籠們慢慢地，又似不動地織成它們光裏的淡淡金色。這裏還有一塊塊石頭的傷感，那是一座碑房，一個黑色的半盞，它的窗戶就像沒精打采的眼皮，向着黃昏的霧氣張開了。這裏又有瘋狂的海軍船廠，停滿卸空軍器的船隻，在那軍在大苦難的天空之下的圍場裏，駐紮着軍隊。

我理性的屍體披上飾着暗淡無光的珠寶的衣服，這衣服讚美着天邊紫色的時辰，這屍體還徘徊在泰晤士河上。

這屍體走向毀滅，沒入陰影和濃霧的深層，更有幾座鐘樓角上的大鐘敲出悠長空遠的聲響，陪伴着它往前走。活生生的大都市被它撇下了，真覺得不滿足，它呢，逕自回到黑暗的不知中，睡在遠遠的黃昏的墳墓裏，那緩而有力的浪潮更衝開墳墓的窟，吞下這永不復生的死者。

### 磨穀者

他，黑磨坊的磨穀者，在一個冬天的奇冷的黃昏和猛烈的北風裏，被葬在一塊鋪着煤渣和種着松樹的地下。

白日把自己的欺人的光耀射在掘墓人的鏟上。一條狗靠近墓旁，來回地跑，向那鏟上的揮擦叫。

每掘一下子，鏟像一面鏡子似地轉動了一次，它照射，它攝取了影子，它埋自己在掘起的土中。太陽落下了，沒入可疑的陰影裏。

在這天幕下，掘墓人好像一隻大昆蟲，和畏懼交戰着。鏟在他的兩手中顫抖，地自動裂開，那裂口沒有東西來填塞，就如夜一般地展露在他的面前。

那一邊村裏，沒有一個人借給死者兩塊木板做棺材。

那一邊村裏，沒有一個人給他購告。

那一邊村裏，沒有一個人搖着死鐘，安慰他的靈魂。

那一邊村裏，沒有一個人高興釘這口棺材。

墓地對面那幾條路上的房子和茅舍，都把門關上，不去看門外的一切。

掘墓人獨自和這沒有穿着壽衣的死者在一處，覺得萬分清寂，但是旁人對這死者都在他們的血裏藏着恨和懼。

在這每到黃昏便是黯然的山上，黑磨坊的老人已和遼闊的空中相處慣了，從那北風下垂的鬚毛捲來一陣大雨，老人淋得多了也不覺得怎樣；星辰黑色和金色的口向那些凝神於無限的一羣吐露了一切，這一切也被老人聽到了；生滿野草的一片沙地圍繞他四顧的眼簾，給與他神祕，在這神祕中，四周的一切得到靈魂的注意，來和它們談話，安慰它們；通過這一切生命的巨流是這般有力地浸入老人的心坎，所以這樣質的農民在他孤寂靈魂的深處，已感到宇宙的運轉和宇宙的醞釀。

這頂老的人不曉得他藏在那裏已有多麼久，他在那裏，遠離村市，單看着鳥的飛翔，鳥的行旅，和雲彩裏的霞光。

他把自己交織在寂靜中，這寂靜竟使他驚駭；他的風車的一雙

金色眼睛在夜裏忽地放光，那雙眼使他更加驚駭。

他以前曾推轉着四個車葉，像似向那不可知者作無窮無盡的請求；假使不是爲了這四個車葉，在一天早晨週身變得僵硬，無光，不動，像似樹立於幸運上面的一個十字架，恐怕那末不會再有一個人知道他的苦痛和死亡了。

掘墓人看見湧起的陰影如同一堆堆羣衆在那裏愈集愈多了，村鎮和它閉住的窗戶向遠遠的天邊逝去，而終於不見了。

到處是燥雜的喊聲，打破了沈寂；風蒙上黑色和棕色的面紗，吹過去了，就好像一個人；這沙沙的巨響凝固那泛在天邊的曖昧，直待一個剎那間，這掘墓人眼光狂放，那追在他背後的夜也伸出雙臂，幫他舉起而又放落他的鏈，也不管是那一塊地方，只一味亂掘，跟着這掘墓人就像一個賊人似地逃走了。

寂靜來了，四圍都是寂靜。碎裂的土中的那個洞看來很大了，一切便也不再轉動；北面天空所罩着的永不滿足的原野吸盡了這一個死者，又由於原野的神祕，這死者的生命已踏入無極，更上升到無盡的時空。



## 證券交易

寬大的街和街上四方形的房子把羣衆圍住了，那一塊塊的花崗石築起堤壩，攔住他們；石上的窗戶和門廊，向外張望，那黃昏的光輪把話別情思照在窗上。

黃金的紀念碑立在黑暗中，就像一座巍然的石像的身軀，世界上跳動和喘息的心都寄寓在這身軀的沒有淨化的神秘中。

在紀念碑旁，若干陰暗的銀行舉起它們的三角頂，還有力士赫球里斯的銅臂在幫忙，這力士龐大而疲乏的肌肉就像捧着沈重的錢箱，獻與得勝者。

這紀念碑把這方寬闊的市場當作戰地，熱情的每一波動生出狂熱和喧鬧，却都被這方場吸去，送與那愛好這塊方場的人；這方場和它的空地，它的圍牆，還有它的無數的煤氣燈火，照射一堆堆明暗的影子在行人道上胡亂地動着——這一切都收入這方場的愛人的心坎。

有多少夢，像紅的火，把自己的熱焰和自己漩渦交錯在一處，從

這座魔宮的頂飄落到它的最下層！可怕的和造孽的贏利把自己打成一個個的結，換着一扇扇的門，遍佈在全城，去燃燒每一個人的虛榮。笨重的計算機像暴風雨似地在那裏咆哮，大量的浪費在妬忌和憤怒之中互相競賽，接着失敗的巨浪猛然間揮起野蠻的拳頭，打着城裏的名人，把他們一齊顛覆了。

在午後一個確定期間，這狂熱更厲害了，透過這座房子，把它的牆頭均蒸得騰沸。我們幾乎相信，我們已看見這狂熱在那掛着的不動焰花的燈下，鼓舞它自己，從欄杆的這一小柱跑到那一小柱，又歛聚了自己，從樓梯的踏腳和雲石上重又爆發開去，炸裂得好響。

慘白的希望映出一幕幻景，用偷竊來作戰的人吵着，吸着煙，這聲音和氣味都從煙齒裏向上昇去，再度掀起了激情。乾了的舌頭，刺人的眼神，互相矛盾的姿勢，以及百萬道急旋風所穿過的腦海都在此處交換它們的喘懼和驚駭。緊急冒充了（裝作了）大胆，大膽又互相競賽，手指們把它們由疼痛而成的瘋態都塗在石板上，十分冷酷地，一筆回扣毀滅了在世界另一頭的人們，却把這瘋態照耀得更加明顯；空想長着光明的兩翼，運氣逃避一空，或者塞滿了此地；若干結果了的交易，若干中止了的交易，在爭吵中互起衝突，發出抵觸的聲音；空氣燒燃了——那些似是實非的數字，紮成平滑而沈重的

一束又一束，都被擲回來，它們顛抖，它們震搖，終於在一陣喧鬧中被撕得粉碎了，直到這些可厭的總數，一堆堆地都拆散。

在那些災禍照臨的日子，死神用自殺收拾這場局面，使一切失敗遁入毀滅，這毀滅在高揚的葬儀裏放出火焰。但是就在同天的黃昏，就當慘白的時辰，許多堅強的意志又從狂熱中生長，那乖戾的猖獗又像以前，控制了一切。

大家欺騙，笑，咬着牙齒，繞住其它的死。恨發出沈長的聲音，好像一座殺人的機器在活動。榮譽和欺騙混合了，把若干國家都誘入這世界的瘋狂，獵取那燒燃着的不名譽的黃金。

啊，黃金！遠處望你，像雲間的高塔，像築在幻想階梯上的高塔！偉大的黃金！像遠處的高塔，百萬隻手臂一齊向它伸去，夜裏有種種的姿勢和種種的叫喊繞着它，更有普遍的禱詞向它喃喃訴怨，

布滿了宇宙。

在遠處，黃金的立方體疊在黃金的三角形上，在四圍，受到慶祝的幸運攀登那些代數式的絞刑台。

黃金！——吃了黃金，喝了黃金！——信賴神祕的賭博和在黑暗中的冒險，依靠荒謬的計畫，以為可以恢復舊有的幸運，這些心念比黃金熱更加兇險得多了。這可怕的樞軸運轉着，要買弄它的能耐，使那未來熱情可以拼命地再去輪到一次冒險，去謀取那反常或破格所與的唯一快樂，去發揮獸性和享樂癡狂，在那恐怖律交織於無上雜亂的世界中。

黃金的紀念碑立在黑暗中，就像一座巍然的石像的身軀，世界上跳動和喘息的心都寄寓在這身軀的沒有淨化的神祕中。

# 又男又女的特安

英國 Thornton Hall

伍·光·建

他是律師，攻古學會的會員，把歐洲歷史上各代宮闈的秘聞寫成滑稽的、可笑的、可怕的故事。他對於淫穢的題材，能用十分謹慎通達的態度去處理。他得意之作 *Love Romances of the Aristocracy*, *Love Intrigues of Royal Courts* 等等，本文譯自後一部。它不是黑幕小說，更不是諷淫小說，它是很好的歷史小說。——F. W.

第十八世紀有一個怪人，忽而男忽而女，有時是一個勇敢軍人，善用大刀，敵人見了喪胆，有時是一個最能迷人的美貌女人，男人或看她微笑，或看見她微露腳踝，就心醉了；有時他當一個嚴肅的大使，要他的外交手段，忽然又變作一個社會的交際明星，首飾炫目，舉止大方，女人們都妒她，他由男變女或由女變男，變得很容易，而且當什麼腳色就像什麼腳色，所以當時的人見他今天是個男人絕不會疑心他是個女人，到了明天看見她是個女人就相信「他」是一個女性，是最最迷人的女性中間的一個，絕不會疑心他是個男人。

人雖好奇，始終不能解決這件神祕。歐洲人猜這個隱謎有五十多年。帝王的宮庭裏，貴婦的閨房裏，市上的茶樓酒館無不討論這個怪人。甚至于有人因為這件怪事賭錢，輸贏很大；有人爲了這件怪事決鬥，好朋友因此絕交，家庭裏因此變作不和。這個怪人在這幾十年間臉上總是微笑，不動聲色，他憑高興或時勢扮男扮女，全

不管他或她所激發的神祕。

他在一七二八年十月，生于唐泥 (Tonnerre) 小村。他的祖上，是小貴族，屢代當勇敢的軍人與精明的律師；他父親在巴黎當律師，很發財。

他生下來就是個男孩子，這是無可疑的。受洗那一天，教士在冊上登記，說他是個男子，父親名路易特安 (Lewis D'Eon) 母親名某。

他從一歲到四歲的確是一個男孩子，還是一個很活潑的男孩子。從四歲到七歲他改扮女孩子，曾在大教堂行禮，作貞姑裝束，是一個很美貌的女子，唐泥的婦女們很寶貝他。

到了七歲改扮男子，第一次穿男人褲子，有一個本地牧師教他讀書，他是一個最淘氣不過的孩子，不知捱過多少打。後來往巴黎讀書，常在河裏與同學們洗浴，只要同學們稍微激惱他，他就打他們

的頭，無論遊戲或功課他都勝過他們。在這個時候與後來在大學四年，他無疑是一個男子，他的學問最好，劍術及遊戲都是個好手，他的名字本來很長，共總是六個名字，到行堅信禮那一天，又加上「瑪理」那個名字。

這時候他得了法律學士的學位，變作一個羽毛豐滿的律師。他在巴黎過快活日子。他好同人鬧酒，跳舞場的舞女們的有光的眼睛殊不能動他。他當盛手的女人不能動他。他所最喜歡的是男子漢的遊戲，尤其好擊劍。他雖然短小，身量如女子，有許多人擊劍却不如他。他是法國的第一個劍術家，還許是歐洲的第一個劍術家。

這就是二十多歲的特安——是男子中的男子，他的男子漢氣概勝過許多男子。一七四九年，他的父親臨死時吩咐他，說是「我的「女兒」，你不必憂心，死與生都是自然而然的。我會費許多心教你如何生，我必得教你如何死」。這時候他父親却稱他是個女子。

特安當了幾時文學批判家，後來有人介紹他到狄康佛王爵（Prince de Conti）那裏辦事。這個王爵是路易第十五的偵探長，他一看見特安像個女子，就曉得他若是在國王手上當差是很有用的。特安這時候是二十六歲，面貌身材如同女子，還像一個很美貌的十八歲姑娘。特安既有男子的成熟閱歷，若改扮女裝，在外國

宮庭當一個秘密偵探原是個無價寶，他既改裝女子，凡是男人所不能到的地方，他却能到，男人所不能得到的優待，他却能得到。

不久就有機會了。路易急于同俄國女主依利薩白成立和好的與親密的關係，意在打破腓特烈大王的勤遠計劃，最宜當大使的莫過于這個狀貌如女子的律師，他不難同女主親近，鼓他如簧之舌，勸女主答應同法蘭西王用秘密碼子通信。路易很喜歡這個辦法，特安爲了結歐洲兩大國之好，很願意擔負這個重任。

於是有一天果然有一個美貌少年女子從巴黎赴比得堡，去辦最細緻的重要交涉，只有一個騎士名答格刺士（Douglas）的護衛他，這個護衛是蘇格蘭人，因爲犯了殺頭的罪逃到法國的。有人寫他當時的面貌態度，說是：「這個小姐身材苗條，臉泛桃紅色，兩隻柔媚的藍眼睛，兩道微掀的紅脣，一臉的媚態，她有這樣種種的美麗，不獨能得俄國女主的歡心，而且凡是能爲女色所迷的男子都要拜倒在她的裙下」。這個少年女子不獨美貌而且有才學，她帶了一部孟得斯鳩的法意，外表是很無害的，書皮的夾層却藏着路易給依利薩白的親筆信，還有往來通信的密碼。

俄國女主果然被這個女大使的柔媚手段所迷，當她是個心腹。等到利亞（Lia）小姐（這是特安的假名）滿面通紅承認他是個男子改扮了欺騙她的，依利薩白不獨不怪他，反更優待他，因爲這個女主最喜歡美男子。據說女主還派這個喬裝小姐當讀信的女

官，每天兩人在一起好幾點鐘，一面讓他同副宰相的姪女和朗佐甫 (Morozoff) 伯爵夫人同住在一所屋子。特安享受與女主及伯爵夫人親密的利益，自然發生許多謠言，歐洲各國宮庭就有許多毀謗的材料。特安利用他的種種機會鼓他的如簧之舌，果然勸女主答應與法國及奧國聯盟，其結果就是七年之戰。依利薩白還要表示特別優待，不另派大使，只派特安把聯盟條約帶給法蘭西王。

作者要說一句公道話，當時有許多著作家說這是一派胡言，我却要證明這段故事，我要聲明這時候有一幅特安的畫像，是一個很美貌的少年女子，兩乳還是很豐滿的。倘若這幅畫像是畫得很肖的，這樣的憑據更令人相信，勝過許多著作證明不能相信這樣一個完備的女人能夠是一個男人。

特安第二年回來俄國，這次却是男裝，當使館的秘書。有人說這時候的特安道：『他天生是快樂的，儀表能動人，很能說俏皮話，好酒好說笑話，喜騎馬，善舞劍，有許多闊人都要同他做朋友，請他吃飯，婦女們對於他卻有點莫名其妙。他對待婦女多禮而和藹，却毫不越分；他在一個有名淫亂的宮庭却能保守貞潔，加以他的狀貌如女子，於是發生了謠言，說「法國使館的秘書是一個女子」！』

到了這個時候，歐洲就談論特安，有人說他是男的，有人說她是女的。貴婦們用扇子遮臉談這個問題，一面談一面笑；男人們一面吃酒一面很熱烈的辯駁，有人說特安是男的，有人譏笑對方，說他們

說瘋話。他回去法國，就變作當時的英雄，無論他到那裏，都有許多人跟他。婦女們尤其寶貝他，很替他忙，請他到她們的密室裏，用笑臉歡迎他。有許多簡直問他究竟是男的抑或是女的，他善用掩飾的話躲避她們，不正經回答。

但是特安不久就厭煩了美婦們的笑臉與在密室裏的恭維。他聽夠了甜言蜜語，於是決計要證明倘若他是個女人，他至少也能夠做男人的事，比得上法國無論那一個男子。他投効軍隊當軍人，同英吉利、普魯斯、及漢諾威 (Hanover) 的聯軍奮勇打仗，同最勇敢的人在一起殺敵，立過勇敢驚人的戰功。他當的是龍騎隊的隊長，有許多人說他是女人的，見了大為詫異。有一次他帶了他的隊伍很堅忍的撲攻一支普魯士軍隊，敵軍大敗，全數被俘。

特安去了戰功回去巴黎之後，却並不能過安閒日子。尼華尼 (Nivernais) 公爵正要往英國議和，就派這個少年營長當他的秘書，他就是這樣初次在英國出現，後來他在這裏做許多事。他人還未到英國，英國人已經聞他的名，不獨宮庭歡迎他，無處不歡迎他，出乎他的位分之外。宮裏的貴婦們爭先恐後的優待他，他飽受歡迎，壓倒了先意承志的小心招待，最柔和歡迎他的無過于英王佐治第三的王后素斐·沙拉 (Sophi Charlotte)，她屢次燕見他，同他一談就是幾點鐘。怪不得妒忌的人們造謠言，從英國的這一頭到那一頭所談的無非是這個騎士特安究竟是個男人抑或是個女人。

有許多高貴婦女請他到鄉下的別墅，當他是個貴客，不惜以身相獻，特爾甫 (Toller) 說：「他遇有這種情事就走開，不在那裏住」

——他的與約瑟相似的態度就證實人們的疑心，疑他是個女人，不能夠享受貴婦們的自獻。那時候正是道德淪落時代，而這個騎士反以貞潔顯，他在宴會場中當女賓及教士出席之後，却縱談邪淫，這又證明他是個女人。

當時的法國大使沙提拉伯爵 (Count du Chatelet) 切實聲明他相信特安是個女人，那時候還播散許多粗鄙的小冊子，都說他是個女人。當時賭風盛行，因為這個人的男女問題賭得很大，有幾個投機家居然出賭券。有一次賭家所欠的賭債共有七萬鎊，有一個訴訟公堂，陸續傳到的見證都說特安是個女人，其實並無什麼有力的證據，不過說他當女人當得很像。貴族曼斯菲 (Lord Mansfield) 斷這場官司，判被告繳出七百鎊，因為他賭特安是個男人。

有人堅持說他不獨是個女人，而且是個有鬚的，當時有人說他：「面貌如女子，一雙藍眼睛，五官俱小，臉色淡白，有黑鬚」。又有人說：「他戴假髮與小辮，常穿龍騎隊軍官制服——紅色制服，淡綠衣襟——身高五尺七寸，軀體微胖」。

特安因為許多人賭他是男是女很生氣。有人說他曾毆打幾個保險行的投機家，又恐嚇其他幾個，後來他離開倫敦幾時，最親密的朋友也不曉得他往那裏去了。他的秘密逃走令人投機得更熱

鬧，如火上加油，他一回來，這場大火燒得更厲害。女人們比男人們好事得多，有許多女人用盡計謀要得到他的秘密，也是枉然。有一個少年女子，威爾克小姐 (Miss Wilkes) 寫一封法文信給他，說是：「威爾克小姐同騎士特安先生請安，急於要曉得他實在是否一個女人，抑或的確是一個男人，人人却都說他是個女人，威爾克小姐求他把實情告訴她」。特安置諸不理。

人們因為要曉得特安是男是女，辨論了好幾年，等到他晚年還在那裏討論。我們要回過頭來說特安在倫敦的情景，他在英國所過的並不是很安樂的日子。他把批准的和約帶回法國之後，國王賞他一個小爵位，讓他回去英國當臨時大使。可惜他有許多仇人正在那裏設計打倒他——他們恨他揭露他們的秘密——其中有一個仇人就是狄古西伯爵 (Count de Guerry) 奉命為駐英的久任大使，特安的禍患就起首了。

那時候有許多貴族結黨反對國王，狄古西不過是其中之一，他們要國王曉得他們的厲害，先打倒國王的秘密偵探們，特安是其中的最顯著與最危險的。路易一聽見這種陰謀就警告特安，叫他再扮女裝，躲在城裏，不然是會遇險的。誰知特安胆大，並不害怕。人家都以為他是個女人，他却很有膽子，同他的仇人們挑戰，請他們只管動手，他們果然就動手。特安在住宅辦防，請許多忠心的朋友們來幫助，預備仇人來攻。

吉利士提 (Christy) 在所編特安親筆記載上說道：「他晚上點一盞長明燈，日夜擺着一條燒紅的鐵棒在左右。他有四對手槍，兩尊礮，及輕刀。守宅兵是幾個舊部，都是龍騎兵，還有幾個是在倫敦找着的逃兵，住在地窖裏，他吩咐他們倘若法國的警官要進來，就讓他們進來，進來之後截斷退路，同時他自己把守壕溝。他還預先布置倘若他被人打敗，他就發預先約好的暗號叫他們各自逃走，他就施放那埋在幾間重要屋子及樓梯下的地雷。」

他很少出門，倘若出門必全身披甲，若是有人動他的手，他不是槍殺兇手就是槍殺自己。倭蒲爾 (Walpole) 說道：「我相信他說到那裏做到那裏」。

狄古西看見特安這樣堅決的防敵，又得了英國政府的警告說：「照着英國法律既不許奪特安的文件亦不許拘捕他，」只好拋棄了秘密的拘捕他送往法國，決計用詭計害他。狄古西裝作很和氣的同他講和，請他吃晚飯，以便和解，特安屆時果然赴宴。他却還是疑心他的仇人不懷好意，時時刻刻留神，他窺見當他正在與人談話的時候，狄古西的司馬乘機放毒在他的酒裏。特安裝作未看見，却始終不飲這鍾酒，過了幾天法國大使被拖至法庭，說是有人告他置毒。司馬承認放毒，狄古西因為自身是個大使不受法庭審判，只好把這件丟臉事體埋沒起來不敢聲張，大使逃回法國。

當日想過許多法子打倒特安，上文所說的不過是其中之一。

有一次他深夜回家，有一羣被僱的土棍圍攻他，他善于用劍，打倒三個，其餘的都逃走了。他的仇人還設法勸特安回法國，佐斯爾公爵 (Duc de Choiseul) 就是其中之一，他寫過好幾封親熱的信給特安，稱他為「我的寶貝特安」，就是想騙他回國，但是特安是個老手，不容易上當，使他們的陷害詭計不能施行。

他們之所以屢次設計捉他，原為的是要搶他所保管的幾件公文，誰知路易第十五簽押了巴黎和約兩個月之內就設計侵犯英國，詳細計劃都在這幾件公文裏頭，所以國王的仇人們不惜用極端手段搶獲這些公文。特安忠于君主，又愛惜體面，寧願犧牲性命以保護這幾件公文，英國的在野黨曾允出二萬金鎊收買這些公文，特安雖然貧窮却不肯欺君賣國。路易獎他的忠誠，每年給他一萬二千利華的恩俸，特安得了這筆錢自然是很高興。

路易第十五死後，特安又窮困起來，不能不同新君議定條件。他同布麥西 (Beaumarlais) 議條件，不該承認他是個女人，因為這一承認，從此以後直到他死都要做女人。他好像對古定 (Gudin) 也承認是女人。古定陪布麥西往倫敦，說道：「我在府尹維克斯 (Wilkes) 的宴會中遇見這個令人注意的女人，就是特安小姐，她痛哭流涕的對我說她是個女人，還露出兩腳給我，腳上許多傷痕，因為打仗的她的馬受傷，她就墜馬，被一般騎兵在身上走過，她倒在地不動，人家以為她死了。」

他這次的承認，很不利於他自己，因為這樣一來他不能再要求當法國的駐英大使，使法國政府不能不強逼他穿女人服裝。他這件錯事做得太過火了，他同布麥西立合同，規定每年還照舊給他一萬二千利華的恩俸，他還在合同旁邊批明，「這個特安小姐曾經內外科醫師們，產婆們，及法律文件證實」。她（我們從此以後只好當特安是個女人）還訂明「以後穿女人服裝」。她還說，「從前曾穿過幾次，是國王曉得的」。這個大錯現在是鑄定了。特安自己把他的男人前程中止了，他原是個法律博士，是個騎士，是個勇敢軍人，又是個精明外交家，從此以後女人都曉得她是個女人。特安雖然正式承認是個女人，仍然賣弄他是個男人，有人肯送她八千個路易，只要她肯讓幾個公證人查驗她是男是女。這個消息一傳出來，舉國若狂的要賭輸贏。特爾甫說道，「城裏所賭的款子就是十二萬多鎊。巴黎有一個人曾要求七萬五千鎊。有一個外科醫士希士(Hayes)向法院控告特安的一個保證人，開庭的另有一個醫士名利古(La Guix)的却宣誓證明他的確曉得特安是個女人，因為他同她看過病」。

特安恐怕不穿女人服裝就失了每年的恩俸，遂于一七七七年八月六日在倫敦作女人裝扮，「穿了一件很華麗的寬大袍子，戴上嵌了許多金剛鑽石的帽子。」第二天她請了許多朋友赴宴，其中有一個這時候不過是個孩子，若干年後追憶前事，說道，「她是個壯

健女人，無鬚，穿的是黑衣服，戴的是假髮，掛一副金剛鑽頸串，長的胸衣，古老的肚兜」。

這次宴會之後數日，特安回去相離日久的本鄉——她到法國的時候穿的是紅綠兩色的龍騎隊長制服，胸前掛聖路易十字徽章。官長們怒她失信，逼她立刻改穿女裝，她藉口無適用衣服。王后幫她忙，吩咐宮庭的女裁縫替她製衣服，足夠四個宮女之用。過後幾天特安寫道，「我身邊只有幾件女裝衣服，不能在華西離宮露面。我要新衣服，宮庭的女裁縫不獨擔任替我製備，還擔任把我製作一個過得去的謙退及服從的女人，要我扮演獅子易，要我扮演羔羊難，要我做義勇隊的隊長易，要我做溫柔而婉順的女子難」。

幾個星期後，她因為有十八年不見老母，回鄉省親，穿的又是龍騎隊制服，她的老母却還是當她是女兒。她回到華西離宮時却穿新製的女人衣服，當慶賀聖烏爾素拉(S. Ursula)節時，她「穿的是華麗女裝，滿身香氣，戴手鐲，頸串，耳環，戒指，她就是這樣裝扮，很嚴肅的在宮庭露面」。

她在巴黎出玩常引動許多好事的人，只要她在大街上走就有許多人跟隨她。有幾段有趣的故事說她這次到巴黎的情形。有一次有一個女人對她說道，「騎士，我記得你是男人的時候有很美的腿。」她一面拉高裙腳，說道，「你若還想再看，這就是我的腿。」她自己往往拿她的裙子同女帽當笑話說，有一次她說道，「我做過



營長之後降作一個小軍官，實在難爲情（法文，「小軍官」有兩解，其一解作女人帽——原註）。

有一個雜誌說道，「我們的女英雄特安小姐頸子同胸口長得很好看，宜于做女人。她從前製過一簇鬚，下領還有幾條毫，她常時剪鬚；她臉色好看，身高約五尺四寸，她屈膝行禮而不動股，屈膝屈得很快。有人勸她擦胭脂，她說她會試過，她的臉不受胭脂。」

特安小姐難以掃除從前的男人習慣，有人說道，她從前扮男人，習慣于招呼女人，現在難以禁止不招呼她們；當她在席上坐近女人的她還是同她們倒酒，當喝咖啡時，只要女客喝完咖啡，特安立刻起來接空杯放在桌上。」——女人們承她這樣的照應必定覺得有點好笑。

這個小姐穿上女人服裝，屢感不便，有時有許多好事的人都注視她，她就同怕羞的女學生一樣，用手籠子遮臉；她于是哀求准她每星期穿六天男人衣服，到了星期日或慶節日才穿上裙子——官吏不准。

她歸隱于本鄉數年之後就離開法蘭西，永遠住在英國，全作女人打扮。她住在英國還是擊劍過日子，她擊的本事實在好，就有人請她同國內的最好劍術家當衆比賽。有一次當着太子的面同享歐洲大名的劍術家聖佐治比賽，她雖然穿了三條裙子，行動不便，她不獨擋開她的有力的敵人的撲刺，她還觸着他的身上。他雖劍術

巧妙，也不能避免這一擊。

讀者要記得到了這個時候特安已是六十歲，聖佐治却正在盛年。其後不久她又當英國太子之面在京士（King's）戲院耍劍，戴上頭盔，插上鳥羽，代表司才藝的女神或貞德（Joan of Arc）。她在牛津及其他十幾處市鎮耍劍，有一次受了重傷，動不得，病了好幾個月。

這個奇怪的又男又女的人晚年貧困得很可憐。雖然有人替她捐款，遊藝團的經理們雖然會把幾個演藝的收入都給她，她還是很貧，只好變賣首飾及金銀器具——一副耳環賣了一百五十五鎊，一個金剛鑽十字架和鏈子賣了一百十鎊。她把變賣得來的錢還債，沒得餘剩，只好靠幾個好朋友的捐助及一筆五十鎊的年款過活，這五十鎊是昆士博里（Queen'sberry）公爵籌給他的。

有一個人說道，「特安的晚年住在離某戲園不遠。她常穿黑綢子衣服，快死的那兩手她像一個被年紀及憂慮所折磨的女人。」她自己的記載說道，「她每日只是飲食、睡覺、祈禱，同她的朋友及女房東寫字、做事、補內衣、袍子及帽子」。

她過了八十歲就不能起床，日見其衰弱，一八一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早上無所痛苦而死。她的秘密曾侮弄與迷惑歐洲五十多年，現在却不能保守秘密了。他之一死就顯露出來是個男人，有一個醫生當着一個伯爵與爵士之面剖解特安的屍身，出一張憑單，說

明特安是個男性，只是男性。單上却說道，「特安的喉嚨並不像男人的喉嚨，兩肩是方的，胸脯極其豐滿，兩臂，兩手與手指是肥大女人的；臀却極小，腿及足與手相稱」。

既把這樣的情形一宣布，全個歐洲都驚異，特安的女房東，尤為驚異，因為和特安做同伴好幾年，向來不疑心她是個男人；她一聽見這個發明，糊塗了好幾點鐘。

### Mrs. Woolf 的偉大精神觀

她說：「偉大的精神必定寄存在女性的男性或男性的女性中，僅只純然的男性或女性終究不是幸福的。並且，男女們假如坐在那輛作為人類個性的街車裏 (Bus)，也還可以相互教導的。」



##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續)

德國 Stefan Zweig 作

寒·冰·譯

終於有一個時候你注意到我了。我遠遠看見你走來，我就提起全副精力，使我自己不再迴避你。恰巧街上停着一輛載貨車，所以你必须靠近我身旁走過。無意中你的目光掃射在我的身上，雖沒有看出我的目不交睫的凝視，你的臉上卻立時泛現出你那慣於用來垂視女人的表情。這種表情的回憶突然像電擊似的撞到我的心頭——使我回想到你那似莊重又似蠢惡的脈脈含情蕩人心魄的一瞬，在多年前，你曾用那一瞬喚醒了一個女孩，使她成爲一個婦人，一個愛人。你的眼睛在我身上這樣停留了一下，在那一瞬間，我簡直無力使我的眼睛避開；於是你就走過去了。我的心跳動得非常厲害，我不得不放慢脚步；當我被一種不可抵抗的好奇心所打動，回過頭來看時，我見你正站在那裏注視着我。你的那種猜疑的神氣使我確信你並未認出我是誰。在那時及以後，你始終不會認識我。我真是說不出的失望呀！這是我這種失望的第一次：我第一次忍受着那一向是我的命運的一切——你從未認識過我，這

該是我的命運。我命中注定，直到死你還是不認識我的。啊！我怎樣才能使你了解我的失望呢？在因士不路克的那幾年中，我總是不斷地思念你。我日夜期望着我們在維也納的再見。我的幻想跟着我的心境而變換——從最不合理到最快樂的事情。各種可能的事情我都想像過。在憂鬱的時候，我似乎覺得你會因爲我的低微、我的坦白、我的強求，而拒絕我、輕視我。我想像到你對我的各種可能的嫌惡、冷淡、或漠視。但，即在最抑鬱的時候，在最能覺察到自己的不足輕重的時候，我也從來不曾想像到這樣痛心的事情——就是，你從未感覺到我的存在。我現在懂得了（這是你給我的教訓！）一個女子或一個婦人的面孔，在男子的心目中，必定是異常容易改變的。女人的面孔不過是心境的反映而已，它就好似鏡中的幻影，頃刻即會消失的。一個男人可以很容易地忘掉一個女人的面孔，因爲歲月變更了它的容色，因爲在不同的時候，服飾給予它非常不同的背景。一個女人當她的經驗漸漸豐富起來的

時候會安心恬淡的。但我還是一個女孩子的我，完全不能了解你的健忘。自從我第一次知道你以後，我的心思就完全貫注在你的身上，這使我起了一種幻想，以爲你亦必時時在想念我，期待着我。

假使我知道了我在你的心目中是不足輕重的，我在你的記憶中是沒有地位的，我怎能再繼續生活下去呢？你這晚的一瞥明白告訴我，從你的一方面說，在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之間，即連一線遊絲的聯繫都不存在，這使我第一次從夢中醒來，投到現實的懷中，這使我的第一次感受到我命運的暗示。

你不認得我。兩天後，當我們又在途中遇見的時候，你帶了差不多是親昵的神氣來看我；這並非表示你已識得了那愛你已久，爲你所喚醒而成爲一個婦人的女孩子；這不過是表示你還記得在兩晚前於同一地點你所遇見的那個十八歲漂亮姑娘的面孔而已。你的神情是一種溫婉的驚訝，微笑浮現在你的脣上。你和前晚一樣從我身旁走過，和前晚一樣，你立時放慢你的脚步。我戰慄，我狂喜，我切望着你同我說話。我覺得我第一次爲了你而活潑起來，我亦走得很慢，並不躲避你。突然，我聽得你在我後邊的脚步聲。我雖沒有回過臉來，但我知道我將立刻聽得你的可愛的聲音招呼我。我的這種期望幾乎使我週身麻痺，我的心猛烈地跳動，我想我得停步。你已站在我的身旁。你很親切地招呼我，好像我們是老相識——雖則你並不真正知道我，雖則你對於我的身世一點都不清

楚。你的態度很是真淳而可愛，所以我可以毫不踟躕地回答你。我們沿着街走去，你問我可否一同去吃晚飯。我同意了。我怎麼能拒絕你呢？

我們在一個小飯館裏晚餐。你將不記得這飯館的所在了。對於你，這不過是許多次這種晚餐中的一次。因爲我算得了什麼？幾百個女子中的一個，幾百次艷遇中的一次，無盡的鏈子中的一環。那晚又有什麼事足以使你記得起我呢？我話說得很少，因爲有我在你旁邊，聽你對我說話，我已萬分地心滿意足了。我不願浪費片刻的辰光來問些不相干的事情，或說些無謂的話。我將永遠感謝你給我的那一刻辰光，你那值得我熱烈崇拜的態度。我將永不忘記你對我的那種溫存的禮貌。你既沒有過分的熱切，也沒有情急的勾挑。然而從最初的一刻，即使我在以前不是屬於你的，你那懇摯的情意也會使我心醉的。你可知道，我五年來的期望竟如此圓滿地成就，這於我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時間已不早了，我們離開了飯館。在飯館門口，你問我是不是有事要走，還是仍有空閒的時間。我怎麼還能不使你知道我是屬於你的呢？我說我有充分的功夫。你稍爲躊躇了一下，問我可否到你的屋裏談談。「很好，」我很快地回答，這樣坦白地表示了我的感情。我看出我的不加思索的許諾使你驚訝起來。我不知道你的情緒是惱怒還是快樂，但你在驚訝卻是無可疑義的。現在我

當然明白你爲什麼驚訝了。現在我知道，即使一個女人很熱烈地想委身於一個男人，她也必假裝不願，假裝驚異或憤怒。她必須經過男人的再三的哀求，說謊，發誓，和許願，方始首肯。現在我知道，只有娼妓——是的，只有娼妓，否則便是不懂世故的女孩子——才會用一種極其爽快的許諾去接受一個男子的這種請求。

你怎能知道，我的這種爽快的許諾不過是一種永久渴望的呼聲，蘊結了一千日以上的思慕的吐露？

無論如何，我的舉動引起了你的注意；你對我發生了興趣。

當我們一路走着的時候，我覺得在我們的談話中，你在設法估量我的人品。你的敏銳的感悟力，你的對於全般人類感情的確切認識，使你立刻覺察這晚的事有些異乎尋常——這一個婀娜嫵媚的女子心裏還藏着秘密。這激起了你的好奇心；你的謹慎的追問

表明你是在設法探尋我心中的隱秘。但是我的回答總是規避的

。我寧願被你當做一個愚鈍的人，不願將我的秘密洩露於你。

我們一同到了你住的一層樓。心愛的，請你不要見怪，我敢說我們上樓梯時我心中的那種情緒，你是決不會了解的——當時我真快樂得發狂，快樂得難受，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直到現在，我想起來就要落淚；但我的淚已乾了。房子裏的一切東西都會浸潤在我的熱情中；每一件東西是我幼年時代和它的渴望的標記。那兒是門，在那門的背後，我曾等待過你一

### 關於「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兩種不同批評（一）

其東節譯

德國的 Zweig、英國的 Galsworthy、法國的 Proust 是歐洲現代三大作家。在 Zweig 的小說裏，主人翁的生存的基本作用，是如何消遣時光，而不是如何影響現實，所以他的小說必然地是狹窄個人主義之各種現象中的若干圖畫。他意識所繞着的，不是思想的世界，而是感官的世界，不是社會活動的世界，而是個人幻想的世界。他的英雄們無論從何處出發，無論停止在何處，那支配他們動向的只是性，而沒有其他了。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裏的女英雄因爲愛上一位作家，而一生受苦；有若干年的工夫，在心裏燃着濃煙迷戀，因此逐出其他一切的感情而成爲一個精神病患者。Zweig 是一位客觀的觀察者，他避免批判，所以非常當心地去藏起他對於自己所描寫的社會現象的見解。在他的一切英雄的行爲中，在他一切作品的事件中，作爲主潮的不是必然而是偶然。他在某部小說的序上說：「歷史好像一面鏡子，反映自然的無數的形式；它不曉得什麼系統，它輕視所有的定律；它有時像流水似的奔向一個固定的目標，有時卻從一陣無定的風中吹送出偶然的事變來。」——Sergei Dinamov

千次；那兒是我聽到你腳步聲的樓梯，也就是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所；在那兒是我窺伺你動靜的門洞；那兒是我有一次曾跪過的門甬；那開門的鎖匙聲對我永遠是一個信號。我的幼年時代及其熱情就是寄迹在這咫尺的地方的。這裏是我全部的生命，牠就像暴風雨

似的突然在我的周圍怒吼起來，因為一切都在如願地實現，我正和你一同走進你的，也就是我們的房裏——我和你。試想（我的話說得似乎瑣屑些，但我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措詞）直到你的房門前為止是我的現實世界，是我從前全部生活的索然無味的日常世界。從這房門口起，就是我幼年時幻想中的神奇世界——阿拉丁（Aladdin）的境界。試想我從前會怎樣不止一千次地將我的灼熱的眼睛注射過這現在我正迷惘地走過的門，你就會約略明白——你至多也只能約略明白——這偉大的一刹那對我有怎樣重大的意義了。

那晚我就住在你那裏。你做夢也想不到，在你以前，從未有接觸過或看見過我的身體。當時我一點都沒有拒絕你，並且將羞恥的痕跡完全抑制住，深怕洩漏了我的愛情秘密，所以你如何能想得到呢？假使我把我的愛情秘密洩露出來，你必定會驚慌的，因為你所喜歡的只是那容易來容易去的，那沒有責任的關係，那輕鬆的事物。你最怕受別人命運的連累。你願意自由地獻身給全世界——但決不肯作任何的犧牲。當我告訴你我是以一個處女之身奉獻於你時，你可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要加你什麼罪名。你並未勾引我，欺騙我，誘惑我。是我自己投到你懷抱中去的，是我自己奔上前去迎迓我的命運的。我對於你那晚給我的幸福，除感謝外，別無他話可說。當我在黑夜中睜開我的眼睛，而你在我的身旁時，

我以為我一定是在天堂中，我正驚異為什麼天堂中的星光沒有照耀在我的身上。心愛的，我對於那晚的委身於你，從未悔恨過。當你睡在我的身旁，當我諦聽着你的呼吸聲，觸到你的身體，覺得我這樣的靠近你時，我竟快樂得連淚都掉下來了。

我早就走了。我還得去做工，並且我要在你的僕人進來以前離開你的屋子。當我正要走時，你用臂擁抱住我，對我注視了很久的時候。是激動了你心中的模糊的記憶了嗎？還是完全因為我的容光煥發的快樂使你覺得我異樣的美麗動人呢？你吻我的唇，我移動脚步要走了。你問我：『要不要帶幾朵花走？』書桌（這一隻藍色玻璃花瓶中插着四枝白玫瑰，你就拿來給了我。我把牠們吻了不知有多少天。

我們約定在第二晚再會。那晚又是充滿着奇蹟和愉快。你又給了我第三夜。在那一次，你說你因事要離開維也納幾天——呵，我真恨你的那些旅行呀！——你又說，你一回來就寫信通知我。我祇給了你一個郵政箱的通信處，並沒有告訴你我的真姓名。我保守着我的秘密。在離別的時候，你又給了我玫瑰花——在離別的時候。

以後的兩個月中，我天天問自己……不，我不願敘述我所受的期待與失望的苦痛。我並不怨你。我就愛你的那個本來面目——

——多情而善忘，豪爽而無信。我就愛你那永是你的本來面目。你不到兩個月就早已回來了。你窗裏的燈光告訴我你已回來了，但你並未通知我。直到我這最後的一刻，我不曾有過你的一行手迹，我把生命都給了的你的一行手迹。我等着你，絕望地等着你。你始終沒有遷我到你那邊去，始終沒有和我通過消息，連一個字都沒有寄給我……

我的昨天死去

的孩子亦是你的。  
他是你的兒子，是三晚中的一晚的結晶。我是你的，從那時直到他的誕生，我是完全屬於你的。我覺得我經過你的接觸而聖潔化了，那

時要我再接受別人的撫愛是不可能的。心愛的，他是我們的孩子，是我的完全自覺的愛情同你的不在意的，浪費的，差不多是未知的溫存結合而成的孩子。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兒子，我們的唯一孩子。也許你會大嘆一驚，也許你只是覺得詫異。你會奇怪，為什麼我從來不告訴你這個孩子，為什麼經過了這許多年的緘默，直

### 關於「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兩種不同批評(二)

其東節譯

在這篇小說裏，Zweig 擊中了一根向來不曾受過激動的心弦。故事的頂點在女人受苦之後公正地面而又必不可避免地被作者發展了。到這時候，任何人不再能忍受苦痛了，水開的門一開，有些話便不能不說了。他寫給這一位作家的信，並不是譏諷，尤其是那一句：「你知道是如此；但是你將永遠不了解為什麼是如此……」。這篇小說固然充滿着浪漫的氣氛，但是已被作者高揚到希臘悲劇的地位。陌生女子的失敗是由於她自己的心理，因為她是犧牲的肉和血。這種失敗既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又是公正的。——Harold Strauss

至現在他永眠的時候，直至現在他永遠離開我——永遠，永不再回來——的時候，才告訴你。我怎麼能告訴你呢？我是一個陌生人，一個有些過於急切想同你享受那三夜的女子。你決不肯相信我這一個邂逅相遇的不知名的伴侶會忠於你這個不忠實的人。你決不會坦然不疑地承認這孩子是你自己的。即使你在表面上好似完全信任我的話了，你暗中仍會疑心我想乘此機會把我同別的情人所生的孩子硬

認你這一個有錢的人做父親。你必定會疑心的。這樣，你我之間將永遠留下一條不信任的痕跡。那我是受不了的。何況我是知道你的。我知道你恐怕

比了你知道你自己還要深刻些。你喜歡無牽掛，舒適自在，完全不受拘束，這就是你所謂的爱情。假使你突然發覺你是做了父親，突然要替一個小孩子的命運擔負責任，你必定會覺得討厭的。自由便是你的生命，那時你會覺得我是在束縛你。儘管你的本心沒有恨我的意思，你在下意識中亦會覺得我是一個累贅而恨我了。假

使你真的恨了我，那麼，有時候——也許是一小時，也許是一瞬間——你會覺得我是你的一個負擔。但我一生決不連累你或打擾你，這是我足以自豪的。我甯願自己擔負全部責任而不願擾累你；我要做所有成爲你的知心朋友的女人中的一個，你想到她們的時候時只有愛和感激。在事實上你就從來沒有想到我。我已把我忘記了。

我並非是責備你。請你相信我，我並非是埋怨你。假使有時候我的筆下有些怨尤，你務必要原諒我。你務必要原諒我，因爲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在那閃爍的燭光下，輪着死了。我握拳透爪地叱責上帝，罵他是一個殺人的兇手，因爲我悲傷得幾乎要發狂了。請你原諒我的怨言。我知道你是一個好心的人，隨時隨地願意幫助人家。就是一個陌生的人，只要他開口，你無有不幫助他的。但是你的仁慈是特別的。是沒有際限的。任何人可以從你那裏得到容納得了多少就有多少的恩惠。然而我必須承認，你的仁慈是不爽快的。你需要人家來央求你。你幫助那些呼救的人，你的幫助並非全然出於心願，而是出於羞恥，出於柔弱。讓我明白告訴你罷，你視那些遭難受苦的人並不比了你的快樂幸福的兄弟們更可愛些。所以向你們這種人（連你們中間心地最好的人亦在內）求助，實在是一件難受的、極難受的事情。有一次，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從門洞中窺見你怎樣惠賜一個撒你門鈴的乞丐。你

幾乎不待他開口就急忙而慷慨地給了他一些東西。但從你的舉動中卻可以看出你有點心慌意亂，好像你的主要目的是在快些打發他走路；你似乎怕同他的眼睛接觸。我從未忘記你幫助人家時候的這種侷促膽小的樣子，連人家對你說一句道謝的話都想逃避的樣子。這就是我在困苦中亦從不求助於你的原因。呵，我知道，即使你疑心我的孩子不是你自己的，你亦會給我所需的一切幫助的。你會給我安樂的生活，你會給我錢用，把多量的錢給我用；但你的心中卻會時時覺得不耐煩，私下想擺脫這種煩擾。我甚至相信你勸我丟去那將生的孩子。這是我所最怕的，因爲我知道，凡是你要我做的事，我無有不做的。但是那孩子是我的整個生命。他是你的；他是再生的你——不是我永無希望可以保持得住的快樂自在的你，而是那完全爲我自己所有，成爲我的血肉之血肉，緊密地和我自己生命打成一片的你。這樣，我纔能完全緊捉住你；我纔能感覺到你的生命之血在我的血管中奔流；我纔能每當我靈魂思念你的時候撫育你，擁抱你，吻你。此所以當我知道我已同你有了孩子的時候我是那樣的快樂；這也就是我所以對你守秘密的原因。從此以後，你就不能逃避我了；你是我的了。

但你不要以爲在等待孩兒出世的那幾個月，我的境遇是如我在當初狂歡時所夢想的那樣快樂。那幾個月中充滿了愁苦和憂慮，充滿了對於人類卑鄙的嫌惡。我受盡了苦難。到後來幾個



月，我不能再做工，因為我後父的親戚也許會看出我的情形，寫信通知我的家裏。我也不願意向我的母親要錢，所以直至臨墓的時候為止，我依靠販賣零星物件過日。在我坐羈前一個星期，我所剩下來的幾塊錢又被洗衣女偷去了，所以我只得帶着赤貧的人，爲社會所不齒的人，以及被遺棄的人的悲慘的救濟院裏生的。那是一個極其可憎的所在。一切東西看來都覺得生疎不慣。當我們孤苦地躺在那裏的時候，彼此都覺得隔膜，充滿了相互的憎惡；只因我們都一樣的窮迫和困苦，所以才被一同裝塞在這所充滿着迷藥與血腥的氣味，哭泣與悲吟的聲音的擁擠的病院內。一個病人進了這種病院，把他所有的個性都失去了，所剩的只是寫在臨牀記錄上的姓名。橫在牀上的只是一塊震顫的肉，一個研究的對象……

請你寬恕我說這些事情。我以後永不再說了。我已經緘默了十一年了，不久將永遠寂靜了。但這一次我總得大聲叫喊出來，讓你知道這個孩子是以多大的代價換來的，這個是我的寶貝而現在卻已棄我而去的孩子。我原已忘記了那些可怕的日子，早已在他的微笑和語聲中忘記了，早已在我的快樂中忘記了。現在他已死了，一切苦痛又都復活了；在這一次我，只得把牠吐露出來。但我決不責備你，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是這種無目的痛苦的主使人。我從未有過惱怒你的心思。就是在生產最受苦的時候，我也沒有絲

毫怨恨你的心，我也從未懊悔過享受你的愛情的那幾夜，我也從未有一天不愛你，從未有有一天不感謝你來到我生命的那一時光。假使要我在地獄中重過那生活，我雖明知一切未來的苦楚，我亦必很情願不僅是一次而且是無盡次地去忍受。

我們的孩子在昨天死了，而你卻從不知道他。他的光明的小人格從未和你有過一秒鐘的接觸，你的眼睛亦從未停留過在他的身上。自從我們的兒子降生以後，有許久的時候，我離開你而隱匿起來。我思慕你的熱情已漸漸減低了。真的，我相信我愛你已沒有以前那樣熱烈了。自然，我既有了孩子，我對你的愛情已不像從前那樣使我痛苦了。我不願意把我自己分給你和他，所以我沒有把我獻給怡然自適獨立於我的你，而把我獻給了需要我而我不得不去養育的小孩，我能親吻和愛撫的小孩。我對你的那種不安的渴慕也好像是治好了。我那注定的苦命好像因爲這另一個你，這一個真正爲我自己所有的你的降生而消滅了。自從那時，我的感情就很少伸延到那住在你屋中的你。只有一件事情——每逢你的生日，我總是寄一束白玫瑰花給你，就好像過了我們第一個愛情之夜你所給我的玫瑰花一樣。在這十或十一年中，你可曾想到問你自己這些玫瑰花是誰寄給你的？你可曾回想你曾經把這種玫瑰花給過一個女孩子？我不知道，我永遠不會知道。在我，只要把這些花從黑暗中送了給你，就已心滿意足了；只要我自己每年一度重新喚起那一刻辰光的記憶，就已心滿意足了。（待續）

□ 英漢對照 □

# 西洋文學名著譯叢

伍蠡甫主編

1. Rousseau: *The New Heloise* .....\$0.50  
盧梭：新哀綠綺思 伍蠡甫譯
2. Hugo: *The Misérables* .....\$0.40  
翫俄：悲慘世界 伍光建譯
3.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0.40  
歌德：威廉的修業年代 伍蠡甫譯
4. Turgenev: *Aspa* .....\$0.90  
屠格涅夫：阿霞姑娘 席滌塵 劇斯曠譯
5. *Acassin & Nicolette* } .....\$0.40  
*Amis & Amiles* }  
兩個羅曼司 劉麟生 伍蠡甫合譯
6. Hardy: *An Imaginative Woman* .....\$0.40  
哈代：富於想像的婦人 顧仲蠡譯
7. Romanof: *Right to Love* .....(印刷中)  
羅曼諾夫：戀愛的權利 洪深譯
8. Gorky: *Twenty-Six Men and Woman* .....(印刷中)  
高爾基：二十六男與一女 洪深譯
9. Maupassant: *The Olive Field* .....(印刷中)  
莫泊桑：橄欖園 樊仲雲譯
10. Shakespeare: *Tempest* .....(印刷中)  
莎士比亞：暴風雨 余楠秋 王淑英合譯
11. Fitzgerald: *Rubaikat of Omar Khayyam* .....\$0.40  
莪默：魯拜集 吳劍嵐譯
12. Rousseau: *My Confessions* } .....(印刷中)  
Tolstoy: *Confessions* }  
盧梭：懺悔錄 托爾斯泰：懺悔錄 鮑思信 伍蠡甫合譯

上海黎明書局出版

# 福爾格奈研究

趙家璧

## ——一個新進的悲觀主義小說家——

大約是幾年前的事情，歐美文壇上充斥着一種原始主義（Primitivism）的作品，大都用未進化土人的野蠻生活作為主要的題材。作者們把那些土人寫得那樣的殘暴而兇惡，既給了讀者一種新鮮的刺激，又使讀者獲得一種優越的滿足，就是覺得天下只有未進化的有色人種，才會幹出那種野蠻的勾當來，而上帝選民的白種人，件件事務都是善性的表現，所有原始的惡性的本能，早給文化的力量所消滅掉了。

可是近幾年來，在高速沒落中的文明社會，那裏所謂文明的外衣，逐漸的剝落了以後，人類的惡性，跟了生活的威逼而自然顯露。尤其是資本主義末期的美國，一切過去束縛這文明社會的道德宗教法律，都失却了他的效用。惡棍暴徒，充滿在他們的社會裏，比原始型的土人更殘暴兇惡的事實，便充滿在每天的新聞紙上。這一種混亂野蠻的社會現象，就有一部分作家，拿來作為小說的材料。從描寫菲州土人的原始生活轉向到現代社會裏的殘暴風尚，

勃潑諦司脫（Herakin Baptis）那部四個漂亮的女黑人（Handsome Negrass）是部媒介的作品。這一部書，講四個在菲州海灘邊上洗澡的天真的黑女，怎樣被葡萄牙輪船上的水手，用了強迫殘忍的手段去共同奸污的故事。勃潑諦司脫同樣取用菲州土人的題材，而寫白種人的殘暴，和菲州人的天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轉變。這裏要講的福爾格奈（William Faulkner）就是一個專寫充滿在潰爛的文明社會裏各種剝落了文明外衣的白種人生活的新進小說家。

福爾格奈真是一個新名字。但是近四年來，從他那部代表作避難所（Sanctuary）出版以後，就被批評家看做美國年青作家中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了。海克（Graville Hick）已在他的美國文學史裏把他和吉弗斯（Robinson Jeffers）、克勒德（Krutch）並列為今日的三大悲觀作家。華爾特門（Waldman）在批評美國小說之趨勢裏，說福爾格奈的天才和社會意識，也許不及劉易士

(S. Lewis) 但是他已經進展到一種將來會在美國產生的小說的純粹藝術路上去了，而門生(Munson)更說他有取海敏威(Hemingway)地位而代之的情勢。

福爾格奈的獲得如今的估價，經歷過三個不同的時期。第一時期從開始寫作到一九二九的沙套列斯，專寫戰爭小說。第二期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是受到弗洛愛特心理學說的影響而從事於心理分析的實驗作品。第三時期是一九三〇年到現在，用偵探小說的方法站在自然主義的立場上寫潰爛社會中各種殘暴的故事。

★ ★ ★

他是美國南部密西西比地方立潑萊(Ripley)人。生於一八九七年。在奧克斯福(Oxford)地方的大學裏念了二年特別生，被世界大戰驅入了加拿大飛行隊。駕駛戰機，出入雲霄，有一次從飛機上跌落下來，受傷以後，便抬入醫院去修養。因為神經大受震動，停戰後隔了許久才復原，在密西西比大學當了一度郵局長，爲了不能盡職，便離開密西西比。當想到歐洲去的途上，碰到了美國大小說家休伍安徒生(Sherwood Anderson)，以後便住在安徒生的家裏。他自己說「他叫我寫小說，我本不想做工作，做個作家倒也不差。六個星期以後，我便告訴安徒生已把小說脫稿了。他就答應寫一封信給他的出版家立浮拉愛(Liveright)，他雖然自己沒有

念過一行，可是他告訴立浮拉愛，說這是一本好書，不應當錯過機會的。立浮拉愛就把原稿接受了。」這部處女作，一大半是他自己的生活經驗：講一個從世界大戰場上回來的飛行員，神經受損，肉體上也大受創傷，經過許多痛苦而歸結到死路上去。全書中充滿着戰爭的恐怖，表示接受的人生觀和反抗的人生觀同樣的無事。這一部開始福爾格奈創作生活的書，便是兵士的酬報(The Soldier's Pay)。亞諾本諾脫(Arnold Bennett)批評這本書說：「福爾格奈是一個有希望的人。他有無窮盡的新發見，有力的理想，描寫人物的可驚的天才，對話的成熟的技巧。一般的講，是寫得像個安琪兒。」

兵士的酬報出版後三年，又一部寫戰士歸家的書沙套列斯(Savior's)出版了。福爾格奈爲了紀念安徒生提攜之功，所以這部書是獻給休伍安徒生，而驕傲的在書前寫着說：「由於他的好意，我的第一部書得以出版，我相信這第二部書一定可以使他對於那件事情並沒有什麼後悔。」

書的開始一章，就講沙套列斯的祖先在南北戰爭時代如何的爲了粗野和不謹慎而被敵人的一個廚子所殺死。及後就講到沙套列斯家裏那位年老的祖父，現在祇有二個孫子：一個叫做約翰的，不久以前在歐洲戰死；一個叫做巴亞特(Baryard)的，很疲乏的剛從戰場上的飛行隊裏回來，爲了眼看到他哥哥被炸彈炸死，精神

上受了極大的創傷。第二章寫巴亞特回到家裏以後，那種平靜的生活，對於一個深受戰爭打擊的人，怎樣也過不慣。於是他買了一部汽車，用最高的速度，每天在車輪上找刺激的生活。當時他的姑母就覺得不管他是否會葬身輪下，叫他養個兒子先替沙套列斯一族傳個種才是道理；可是巴亞特對於這件事情很冷淡。有一天，巴亞特到馬背上找安慰，結果從馬背上重傷的跌了下來。在第三章裏巴亞特追求「粗暴的破壞」(Violent Destruction) 的情緒，終於使他跟了汽車倒翻在河浜中。在養病期間，他情人娜雪塞(Narcissus) 熱情的看護他，可是徘徊在他腦海中的，只有看見他的哥哥在戰場上跟了泥土飛上天去，又像一陣雲霧般跌落在地上的幻覺。這種戰場上的惡夢，怎樣也不能擺脫盡。他雖然口頭答應了娜雪塞不再開快車，但是用什麼方法去安定他震壞了的神經呢？第四章裏，巴亞特伴了他的祖父一起開汽車，不料汽車中途墜了禍，便把老祖父的性命也送掉了。巴亞特再也不能在家裏住下去，便依舊去開飛機。最後的一章裏，娜雪塞正在替沙套列斯產生又一代兒子的前一天，可憐的巴亞特也在半空中結束了他短促的生命了。

這一部書可以說是福爾格奈的自述，也可以說是大戰後青年思想的寫照。因為不特巴亞特和福爾格奈同樣是飛機師，巴亞特那種精神上的變態，正是戰後青年人的普通現象。他們最寶貴的

青春日子，既荒廢在血腥的戰壕中，被大砲和炸彈轟炸的結果，幸而安然回家的人，早已過不慣平靜安穩的生活。於是過去四年來破壞的恐怖的經驗，使他們盲目的去追求另一種身體上的刺激，來解脫精神上的苦悶。代表這「迷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 的海敏威就主張：「假如一切都失敗了，假如社會束縛失掉了他的效力，求勝之心也死了，一切哲學都沒有意義，一切哲學都同樣是徒然的，那麼動作還是存在着——並不抱有什麼目的的動作，而是為動作本身的那種思想，不考慮，可能的是身體上冒險的動作。」我們在海敏威的小說中，可以看見他的人物在鬥牛，拳擊，釣魚，性交等等；在沙套列斯裏，就成為巴亞特的騎馬，開汽車，開飛機。海敏威和福爾格奈同樣是抱着深沉的悲觀主義而企圖在富有刺激性動作中，去替已受損傷的神經找尋出路的。可是福爾格奈的成就，不在乎這二部早期的戰爭小說。門生(Gotham Munsen) 在戰後之小說(Our Post-War Novel) 裏說：「照目前的情形看，海敏威的時髦性已經開始萎謝了。在美國小說家中，另一顆新星已在升起。他是福爾格奈……我們雖然可以看到他很受喬也斯(James Joyce) 弗萊克(Waldo Frank) 安徒生的影響，但是那是沒關事的。他的散文有他自己的特點，他是一個高出於海敏威許多而有他自己特長的文體家，在力量和小說的氛圍方面，也勝過費蘇格拉爾特 Fitzgerald。在他的風格中，有他的潛力，可惜形式

上并不如何的成功，而他所取用的題材却是驚心動魄的戲劇，可怕的故事和變態的人物。這許多話，我們可以從第二時期所寫的聲音與憤怒 (*The Sound and The Fury*) 和我在等死 (*As I Lay Dying*) 二個長篇裏得到一部分的證明，而最近四年間所寫避難所和八月之光 (*Light in August*) 裏，更使我們相信福爾格奈確是一個比海敏威更值得介紹的新人物。

★ ★ ★

和沙奈列斯同年出版的聲音與憤怒是一部足以稱爲在現代文學中大膽的實驗 (*Experiment*) 作品，也是他第一部明顯的寫殘暴故事的小說。全書的背景是美國南部一家敗落的中等家庭。用四個不同的視角 (*View Point*) 寫這一家過去的歷史和目前的情形。

比較上最難讀懂的第一章，是用第一人稱純粹描寫一個患瘋病的彭傑 (*Bentley*) 在他誕辰那一天裏，由於各種感覺上的刺激而發生的對於過去三十三年間家庭瑣事的聯想。我們從他片段的聯想中，知道這一家人家一共有四個兒女，父親早已去世。這位年紀已近三十三歲而思想行動還給四五歲小孩沒有分別的彭傑是最長的一個。他從小就暗中愛上了他的妹妹卡代 (*Caddy*)。當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這一個日子就是第一章的章名）那一天，和管家婦的兒子勒士脫 (*Lustet*) 在郊外遊玩，勒士脫把一個

角子失掉了。爲了想到晚上不能去看戲，便拉了彭傑到各處去找。他們走到公園的籬笆那裏，彭傑把手觸傷了那隻釘，勒士脫罵他小心自己的手，彭傑就聯想到小時光在聖誕節前夜，卡代如何叫他把手放在口袋裏不許伸在外面受冷的往事。他們走到馬車間，他就聯想到幾年前，怎樣坐在母親懷裏被路人恥笑的往事。勒士脫叫他到水裏去玩，他就聯想到卡代七歲那年，怎樣和她兄弟倆互相潑水爲戲而去訴告他父親的往事。他想到怎樣被父親所不喜歡，怎樣被母親所溺愛，他怎樣變態的戀上了他的妹妹卡代，晚上卡代如何伴了他睡，他覺得他的妹妹有一股「像樹般的味道」 (*Smelled like tree*)。那一天勒士脫角子沒有找到，借也借不着。晚上勒士脫一個人偷偷地爬出窗外去了。

這一章裏，敘寫事實的只佔全章四分之一，其餘的都是這一位神經錯亂的人由見物思情而起的聯想。他從甲的感覺聯想到甲的往事，又從乙的感覺聯想到乙的往事。從「現在」跳到「過去」，又從「過去」跳回到「現在」。作者在時間的分別處，就用斜體文（譯文用仿宋體）作爲區別的標記。

好像四月八日這一天晚上，正當這位瘋子三十三歲的誕辰宴。福爾格奈使用二種不同的字體描寫彭傑的聯想：

「勒士脫對我說：「你不要把蠟燭吹掉，看我來吹滅牠，牠俯下頭去一吹，蠟燭就熄滅了。我便哭起來，勒士脫說，不許響，

我割這塊蛋糕時，你看着這燈火。」

「我聽見那隻鐘，我聽得出卡代就站在我的身邊，我聽得那屋頂。卡代說，雨還在下着，我真恨那雨，我恨一切的東西。於是她的頭倒在我的膝上，抱着我哭起來，我也禁不住哭了。我再看看那燈火，那光亮的齊整的身體又在移動着。我可以聽得見鐘，屋子和卡代。」

「我吃了幾塊蛋糕，勒士脫的手又拿去了一塊。我可以聽得見他在喫。我又向火望着。」

由誕辰蛋糕上的蠟燭聽到勒士脫叫他望着燈火，由燈火便想到卡代，在某一個雨夜和她互擁痛哭的往事，最後又回到燈火上去。這一種描寫心理的方法，作者叫我們從字體上去分別牠。（福爾格奈在八月之光裏也用斜體字寫聯想和回憶。）

第二章也是用第一人稱寫十八年前有一天裏（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也就是第二章章名）那位瘋子的哥哥叫做魁登（Oue-nine）的在哈佛大學念書。因為和瘋子同樣熱戀着他的妹妹卡代，卡代却已在這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嫁給了海特（Head），他因為內心的煩悶，在這一天裏，離開了宿舍，在路上徘徊着，碰到了每一件事物便聯想到過去許多不愉快的往事：海特如何用金錢去威逼他，卡代如何的和他相愛。福爾格奈寫了許多如斯提因（Gertrude Stein）般另碎的文字，表示這一天裏魁登的混亂的心理。最後這

一個兒子在本書故事開始前十八年自殺在哈佛大學了。

第三章又重新回頭來寫第一章的前一天，就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瘋子誕辰的前一天。寫瘋子彭傑的弟弟琴孫（Jensen）那個最粗暴的傢伙，如何管束卡代的女兒的故事。原來卡代出嫁以後，生了一個女孩子，她的名字爲了紀念她所私戀着的哥哥，所以叫做魁登，魁登在學校裏不但不用功，更充當暗娼。琴孫舅舅便去偵探她的行爲。同時琴孫把他甥女的財產用欺騙的手段佔有着。這一章完全用琴孫的口吻述說他在家庭中是如何的一個重要人物，他的母親，也不敢說什麼話。他對於甥女魁登是預備用暴力來管束她的。

聲音與憤怒的第四章，是全書中寫得比較最客觀的一章。章名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即發生於第一章後一日第三章後二日。魁登終於和一個戲場中的情人私奔了。她打破了她舅舅琴孫的房門，把他所盜用的金錢以及一切契約，不留隻字地完全偷了回去。琴孫追到戲場上也沒有找到她，警察也不肯幫他追尋，他就祇好喪氣的歸家。

一個瘋子彭傑，一個自殺者魁登，一個粗暴的騙子琴孫，一個熱戀同胞兄弟而早年去世的癡態女子卡代。這四個病態的兒女，就組織成了這一家敗落的家庭。全書的故事雖很簡單，可是福爾格奈把時間纏得像是一堆亂麻般，尤其是前二章裏主觀的「意識之

「流」的寫作法，以及喬也斯式的文體，雖然休士(Richard Hughes)說：「這本書最重要的特質是像讀詩般，可以一遍遍讀下去，而每一次會有不同的獲得，像是又一本新書一樣。」可是這一種混亂的形式，只可以當作一種試驗品而不能獲得較大的藝術效果的。

一九三〇年的我在等死是緊跟着一九二九年的聲音與憤怒而屬於同一類的心理的實驗作品。寫一個剛死的母親，她的自製的棺材，由她的五個兒女和一個昏迷了的丈夫，伴着送上馬車。經過了許多泥濘跋涉的路徑才到了傑弗遜(Jefferson)。福爾格奈片斷的作法，用六十個不同的斷片，寫她的兒女丈夫和親戚鄰近等十五個人，對於這一位朋特倫(Addie Bundren)的死的所見，所感和所憶，每一段裏把看到的，想到的，和感到的合併在一塊兒寫。因為這一家「可憐的白人」的家庭裏的五個兒女，每個人都是生理上和生理上的不健全者，所以這篇故事的混亂，比聲音與憤怒更使人見了害怕。

這一時期所寫的二本心理分析小說，不特和早期的戰爭小說頗有區別，便是和後期的作品相比，也各不相同。原來心理分析小說當時盛行於歐美文壇，當福爾格奈追求適當的形式去安置那些殘暴的故事時，他就和他同時代人一樣受到了佛洛愛特的影響。聲音與憤怒來看，佛洛愛特的中心學說是泛性慾觀，把一切人的病態行為，都歸之於 Libido 之作祟，而以性慾之潛伏為生命之原

動力。聲音與憤怒中許多精神上不健全的人物，就是佛洛愛特所謂性慾的罪人。造成這一家人敗落的主要原因便是他們的姊妹卡代。她在整個故事裏，雖然沒有正面的出現過，但是她是整個故事的主角。彭傑的精神錯亂，一半是爲了對卡代之愛的不滿足，魁登的自殺，就爲了卡代嫁了人的緣故；她又生了個遺傳有她同樣惡習的女兒，使她兄弟琴孫爲了她而中心不快。這種性慾亂倫的故事，完全是佛洛愛特理論的實驗。

佛洛愛特主張用自由聯想法去診察患有歇斯諦里人的病根，而作爲治療的根據，好像由一個女子自由的說出蚯蚓，鱔魚，釣魚人，上釣，水仙子上釣，游泳，和姐姐姐夫出遊，星落下來，落金子，花，魚……等不連貫的聯想，而去證明她是一度被人誘姦過的女子。福爾格奈也利用這種自由聯想法，在彭傑這患有深度歇斯諦里者的一天的聯想裏，使讀者可以從他的下意識中清楚的看到這一家人在過去三十三年裏所發生的歷史。而在快要自殺的那位精神上發生大變態的魁登的角色上，福爾格奈同樣利用自由聯想法，使我們雖然只看到這個哈佛學生一整天就徘徊在路上，可是從斷片的聯想中，明白他所以自殺的原因。

應用這一種故事的表面上所經歷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幾天，而從人物的聯想上，把空間和時間無限擴展的創作方法，喬也斯是最出名的一個。那本被稱爲二十世紀劃時代作品的優立雪斯(U-



(Yesss) 就是表面上祇寫二十四小時中一個杜勃林人的故事，像聲音與憤怒祇寫了四天的故事一樣的短促，可是利用心理分析法而把所有觀察到的，感覺到的，幻想到的，迴想到的，聯想到的併合在一起，而成爲一部最複雜的最主觀的心理分析作品。

海克批評福爾格奈的我在等死說：「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故事，像近代的新奇畫派中的藝術家那種歪曲的畫布一樣」。我想這不但我在等死爲然，所有那種用意識之流寫的主觀的心理小說，都能使讀者發生這種感覺。這一派在數年前曾風行一時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心理分析小說，現在已被時間老人所清算掉了。

福爾格奈在這一時期所寫的二部小說，題材上已經是驚心動魄的戲劇，可怕的故事，和變態的人物，可是取用了喬也斯的形式，所以並沒有獲得廣大的讀者羣。要到福爾格奈寫成了避難所，利用了偵探小說的方法，他的作品才逐漸被人注意了。

★

★

★

能使讀者情緒無限緊張的偵探小說（或冒險小說），近幾年來，又被追求刺激的現代讀者所熱烈渴求。麥愛耳斯（Hamish Miles）就講到大戰前的法國青年，祇喜歡看穢褻的作品，而現代的法國青年，就歡迎偵探小說（Roman Policier），好像偵探週刊（Detective）便是目前最流行的讀物。這一種趨勢，可以說是世界大戰的後果之一，也是文明社會在潰爛中的必然表現。和巴亞

特從汽車飛機裏找安慰，含有相類意義的。

避難所的得以獲得讀者們的歡迎，一則爲了在這本書裏，作者已拋棄了聲音與憤怒的那種極端的主觀筆法而取用了寫實的手段。二則福爾格奈把偵探小說裏幾種基本要點，聰明的應用到他的作品中去，正適合了苦悶中掙扎着的現代讀者的口味。

避難所的開始，講一個叫做板卜（Bandow）的律師和他的夫人鬧了架，想到傑弗生（Jefferson）去。途中碰見了一個酒販子卜貝（Popey）。（一）卜貝領他到他們的密窟裏去，他在那裏又認識了一個湯美（Tommy）和密窟的主人高特溫（Goodwin）。（二）第二天，板卜到了他寡居的姊姊的家裏，這一位兒子已近十歲的寡婦，最近和一個大學生高范（Gowan）正在打得火熱。（三）其實高范另愛一個女學生。在星期六晚上，這一位年紀只有十八歲的少女鄧波兒（Temple）便偷偷的離開了校舍，由喝得酩酊大醉的高范駕駛了汽車開到郊外去。在野地裏，碰到一棵倒在路上的大樹遮斷了去路，汽車既闖了禍，不能再向前行。（四）高范便伴了鄧波兒到一所小屋裏去，打算借車趕回傑弗生。這一所小屋，就是板卜所到過的密窟，也就是高范所時常光顧的酒店。（五）高范進了門，就和卜貝二人繼續去飲酒。鄧波兒的勸告反受到他的咀咒，她躲到廚房裏，就碰見了屋主高特溫。（六）高特溫的女人却很知道這樣一個女學生到這裏來是會受虧的，就叫她快些回去，可是找

不到機會。(七)吃晚飯的時光，高范已醉得不省人事，在食堂裏，貝和許多人向鄧波兒調戲。高范的抵抗反被卜貝痛擊受傷。當時高特溫叫鄧波兒一個人去先睡，不到一刻，他們把受了傷的高范也扛上了鄧波兒的臥榻。高特溫把一夥人喝走以後，就叫湯美看守着，不許人進去胡鬧。卜貝幾次想掩進鄧波兒的臥室去，都沒有達到目的。(八)過了一回，高特溫的女人便把她領到馬棚裏平安的躲了一夜。(九)第二天早晨，高范醒來以後，雖然很想把鄧波兒送回學校去，但是爲了怕見鄧波兒和他們一羣人的面，就一個人偷偷的溜走了。(十)鄧波兒很遲才起身，她看見卜貝還是遠遠的守望着她。(十一)卜貝對於鄧波兒的野心還沒有死。(十二)終於卜貝把看守着的湯美鎗殺以後把鄧波兒姦污了。(十三)到高特溫夫人看見湯美被人暗殺，卜貝和鄧波兒早已坐了汽車到曼非斯城去。屋主高特溫就被警局拘了去，說他是謀殺湯美的主犯。

(十四)故事回到板卜身上去。板卜把他在路上碰見高特溫和湯美，卜貝的事告訴他的姊姊聽。(十五)當板卜知道了高特溫被拘，這位律師便自告奮勇的設法先把高特溫的妻子安插在旅館裏。

(十六)他從姊姊那裏，看到了高范寫給她的一封信，高范在信上自悔做差了一件事，表示他不能再來看她。於是板卜知道把鄧波兒引誘到高特溫家裏去闖下大禍的就是高范。(十七)他便搭車到學校裏去打聽鄧波兒的消息。路上碰見一個老友斯諾潑(Sno.)

(Sno.)也曾和他談起這件事情。他在學校方面所得到的消息是她早已脫離學校了。(十九)(二十)在另一方面，卜貝把鄧波兒領到曼非斯地方一所妓院裏去，托給一個鴿婦叫她看管住。他請了一個醫生來替這位處女醫治了一下，又繼續姦佔她。(十八)斯諾潑在曼非斯地方無意的在那所妓院裏碰到了這位被姦佔了的女學生。(廿一)便把這消息告訴了板卜。(廿二)板卜便自己去看看鄧波兒，鄧波兒把強姦的那一幕，很婉轉地敘說了出來。板卜就要求鄧波兒在高特溫案件開審的那天，把事實去向法官敘說一遍，使高特溫不至白受冤屈。(廿三)這時鄧波兒雖然和卜貝同居，可是又愛上了一個叫做萊特(Rod)的青年，他們約好了一起私奔，可是被卜貝知道以後，那個青年就犧牲在卜貝的手下。(廿四)(廿五)到了高特溫案件開審的那天，板卜滿心以爲鄧波兒一定會把卜貝強姦殺人的實事在法官面前如約直說的。不料鄧波兒受到卜貝的威逼，她在法庭上的供詞，出人意外的竟直指高特溫是殺死湯美而強姦她的罪人。於是無辜的高特溫，終於犧牲在虛偽的法律下(廿六)(三十)。這一年的八月裏，卜貝因爲殺死了一個巡捕的案件，在他回家省母的路上，被當局所拘捕，便也送上斷頭台了。(三十一)

我依照了原書的順序略述了如上的情節，讀者就可以領略到故事中的偵探意味了。那種視角的變換，焦點的安置在末後一章，以及在法官面前解決全篇關鍵的手法，和美國電影中的偵探片(

Murder Case) 同樣的使讀者獲得極大刺激的。

這一本書的文體是福爾格奈作品中寫得最被人愛讀的一部。他已脫去了第二時期那種喬也斯式的字句，而獨創了他自己優美的體材，融合了喬也斯、斯坦因、海敏威和安徒生的，黑人的以及許多外來的影響而造成了他自己的風格。這一本書現在已列入許多流行的叢書，近代叢書 Modern Library 裏，也有這一本。斯屈浪 L. A. G. Strong 也稱贊這一部書是二十世紀的一部偉著。

跟了避難所的系统而在去年出版的八月之光，也是一部很帶偵探意味而暴露美國社會中一件駭人聽聞的殘忍故事的。故事的開始，是一個被姦受孕的鄉下女子莉娜 (Lena) 到傑弗生地方來找尋她那答應和她結婚的情人勃趣 (Burch)。到了傑弗生，路人把勃趣聽做了朋趣 (Bunch)，便把她領到朋趣家裏。朋趣把這一位孕婦暫時留住了下來，從她的談話裏，才知道這位女子的情人，就是這一天和叫做克立司麥斯 (Christmas) 那傢伙把一個老處女勃頓小姐 (Miss Burden) 殺死後放火滅跡的那個勃郎 (Bro. Burden)。原來勃郎和做酒販的克立司麥斯一起住在勃頓小姐家的小屋裏。開始一起在廠裏做工，因為販酒發了財，就買了汽車，過着很秘密的生活。克立司麥斯到了晚上，就跑到勃頓小姐的臥室裏去。這樣的已了一二年的光景，當勃頓小姐受了胎，並且他發覺勃頓小姐是那樣的，老並且她把他當做她的奴隸般看待，於是在八月

裏的一天晚上殺死了勃頓而自己逃去了。勃郎看到克立司麥斯闖下了大禍，便想放火滅跡，當時被路人看見了去報告警局，勃郎便被拘了去。勃郎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當他聽到有人懸賞一千美金去拘獲克立司麥斯，便自告奮勇，說他可以找到他的同伴。不到幾天，克立司麥斯被莫脫孫地方的人捕獲了。那時莉娜正在生產小孩，朋趣便到警署去報告，要求讓勃郎 (勃趣) 來看看他的舊情人。勃郎被巡警喊去的時光，還以為是叫他去領獎的，當他看到了莉娜才明白了這回事。但是他放不下一千塊的賞金，便一個人離開了莉娜，自己寫了一張字條，叫一個黑人去向警局領獎。朋趣看到勃趣依然遺棄莉娜，兩人便惡鬪了一場，朋趣受傷回來，看到睡在床上的莉娜，不禁愛上了她。一個月以後，兩個人搭了馬車，離開了傑弗生。克立司麥斯的收場，是在解到傑弗生去的時光，中途免脫而被人用手鎗射死的。

上面所講的故事是八月之光中一半的內容。可以說是八月裏所發生的事情的敘述。但是福爾格奈在這部書中的重心，不在克立司麥斯如何謀殺勃頓，而在告訴我們為什麼克立司麥斯要犯這樣殘酷的罪。福爾格奈在這裏費了全書的一半篇幅，在提供一個社會問題，就是解釋他小說中那些痴呆，兇暴，殘忍的人物的來源。

我們在沒有聽取福爾格奈的回答之前，先來看一看這種描寫人類中惡性表現的小說在美國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在本篇的開始，已講過她是資本主義末期社會的反映。這裏先讓我們看一位叫做湯姆生 (Alan Reynold Thompson) 的批評家，在討論美國文學中最近盛行的那種「殘暴風尚」(Cult of Cruelty) 時，他說在二十世紀的開始，美國的潘萊教授 (Prof. Bliss Perry) 還在說：「美國的小說都是樂觀主義的。他們的人生觀都是善良的。那種時常渲染在英國的和歐洲小說上的不道德的污點，有時使得上演這種故事的英國或是美國的舞台說不出的卑鄙穢褻的東西，在著名的美國作家中，簡直一點都沒有這種痕跡的。」可是三十年後的今天，為什麼出了福爾格奈和悲觀詩人吉弗斯 (Robinson Jeffers) 呢？從樂觀主義忽然變做了悲觀主義，湯姆生說：「這一種變遷，有一半可以說是爲了德謨克拉西的不平衡政策以及工業主義的可怕的結果所造成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乎十九世紀的科學影響。最近有幾位科學家自己也神秘起來了。但是我在這裏并不想說科學家自己或是科學本身，而是說一般智識分子從這些原因所得來的結果。其中一個結果是基督教裏對於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解釋，不但事實上的並且在象徵上的都已證明他是靠不住的。人的產生不是依據上帝的意像，而祇是一只較進步的猴子；不但不是長生不老而以人類爲一切中心，反而是機械的機會

主義的犧牲品。他的自由意志和他的事業，只像一輛沒有車手的車子而已。這一種見解，在歐洲已呈很嚴重的現象，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或是尼采的殘忍主義的流行一時，就可以證明。但是那個時光，美國人祇顧到墾殖荒地和擴充工業，所以樂觀得一點都不愁。可是近幾年來，特別是大戰以後，我們也有時間和機會去大量的考慮，並且採用這種科學的自然主義了。」

對於這一種科學的自然主義觀，湯姆生說有二種不同的反響：一種是對於人類發生憐惜心。哈代 (Thomas Hardy) 的小說，就屬於這一類。另一種是不贊成憐惜而把殘酷的故事，坦白的寫在小說中，這一種殘酷的本能，普通和性的本能互相牽連。拉梅脫 (La Maitre) 批評法國小說家左拉 (Zola) 說「在左拉的目光中，獸性和怯弱是每個人的本質」。這一種本質在美國小說家中大量採用的，便是被稱爲「小左拉」的特萊賽 (T. Dreiser)。現在福爾格奈和吉弗斯的描寫殘暴故事，就是這一系統的承繼者。湯姆生把殘暴小說的產生，作爲十九世紀科學影響的結果而歸之於科學的自然主義是頗可譬議的。因爲殘暴小說的風行另有他社會的原因，他是完全反映目前這潰爛社會中人性得不到正當出路而走向歧路上去的現狀。用科學的自然主義，決不能解釋這一種作品產生的原因。但是湯姆生批評福爾格奈是如此說，福爾格奈自己解釋他小說中殘暴人物產生的理由，也站在科學的自

然主義的立場上。

福爾格奈在描寫各種殘暴人物的殘暴行為以外，簡直對於每個人物的父母血統，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他們的父母是如何結合的，父母一生幹了些什麼事，他童年的生活環境以及當時所受的深刻的印象。這些東西，常被當做全書最緊要的關鍵而詳細的描寫。早期所寫沙套列斯，已經明白的顯露。福爾格奈以為沙套列斯一家人的不得善終，是由於在沙套列斯的血液裏，就帶了一種野蠻人（Savage）的成份。作者在沒有開始講述巴亞特的悲劇以前，就把他的祖先如何被人殺死的故事交代清楚，而在巴亞特死後最末的一章的最末的幾頁裏，又用很精細的筆調，描寫一段巴亞特的姑母在沙套列斯墓園裏看着許多每一代都不得善終的沙套列斯的子孫，而在奇怪巴亞特那個剛生的兒子，不知他的將來如何？她很知道這一位沙套列斯的兒子，既含有沙套列斯的血質，也逃不過他生理上的命運的。所以當妮雪塞把這小孩的名字改姓她自己的姓，她的姑母就說：「這有什麼用呢？你以為改了名字就可以把他變做另一個人嗎……？你以為他的名字改做了板卜（Bantow）他就會不是一個沙套列斯，一個下流人，一個呆子了嗎？」

在避難所裏，當福爾格奈把卜貝的惡行敘述到最末一章（第卅一章），告訴了我們卜貝被接受刑以後，他又追述卜貝所以如此

罪大惡極的原因。福爾格奈告訴我們他的父親是鐵路局用破來壞一九〇〇年大罷工的奸細，母親是一個百貨商店的店女，兩人苟合以後便宣布結婚。所謂結婚的生活，就是有時經過他母親住屋的時光，他父親撒了鈴，由他父親給她母親一點錢，住了一晚，第二天又不知往那裏去了。不久以後，他們就聽不到鈴響，他父親也就永久的不回來。那時她母親早就受了孕。卜貝出世的時光，也沒有請什麼醫生。他們開始以為這小孩子是一個瞎子，後來才知道并不是，可是一直到了四歲的時光，他才開始學話學走。他母親又妍讀了一個男人，結果被他騙去了一千四百塊錢的積蓄。卜貝幼時，由他的外祖母扶養。這位外祖母的神經非常錯亂，她住的屋子失火了三次。最後的一次卜貝的外祖母自己放了火葬身在火窟中，卜貝由他的外祖母事先放在一個陌生女人的車廂裏才得以生存。這位陌生女人就把卜貝送到一個醫生那裏去檢驗身體。這位醫生的回覆是：「老實講，這一個小孩子是不會長大成人的，小心看護的話，也許可以活得長久些，但是他不會比現在更長成」。這個女人待卜貝很好，有一次約了許多小朋友，替卜貝開了一次小朋友的聚餐會。可是到小客人到齊時，卜貝却不見了。只看到浴室的門緊閉着，他們打開了門，只看見一只鳥籠裏兩只很可愛的小鳥血淋淋的躺在地上，籠邊擱着一把帶血跡的剪刀。原來卜貝把二只小鳥活剝剝的殺死以後，他從浴室窗口逃走了。三個月以後他被害

察送到兒童教養院去，他在這裏又用同樣的方法殺死了一只小雞。就是這一個生來殘忍的小孩，長大了變做避難所中那個惡貫滿盈的主角。

在八月之光裏，福爾格奈用了全書一半的篇幅，來追述克利司麥斯這惡棍的血統以及他童年的生活，並且借了一個海吐浮（Howe）牧師的代言人，說出了福爾格奈自己的人生觀。我們從上面知道克利司麥斯把勃頓小姐殺死後放火逃走最後被捕處死，但是克利司麥斯爲什麼要幹這樣殘暴的事情呢？有沒有方法使他不這樣做呢？作者使用很動人的技巧，在平面的敘述以外，夾寫克利司麥斯的身世，又插入海吐浮的感想，來回答克利司麥斯能不能不這樣做的問題。

福爾格奈寫了莉娜尋夫，勃頓和克利司麥斯殺人放火以後，從第六章起到第十章止，就回頭去講克利司麥斯的童年時代的生活。原來克利司麥斯是在聖誕節晚上被棄在一家人家的門口，由一個女廚司阿麗司（Alice）管領大的。這一位女廚司和一個管門人發生曖昧，有一次被這一個拾來的孩子看見了一次，管門人恐怕洩露秘密，便把這一個小孩送到孤兒院去。在孤兒院裏，有一位麥斯只有八歲，因爲生性愚笨，常受鞭打。十五歲的時光，就同他的同學在野草堆裏輪姦一個黑女。以後又偷用他養母的積蓄，姦識

了女招待。在跳舞場裏，當他養父趕去向他規勸時，他養父當場被克利司麥斯擊死了。此後他在外邊流浪了十五年，才碰到勃頓小姐。從第十一章起作者便寫克利司麥斯謀殺勃頓而終於被捕的經過。在克利司麥斯被捕的那天，福爾格奈又插寫了另一章全書最重要的關鍵，那就是克利司麥斯的血統的來源。克利司麥斯所以這樣的兇惡殘暴，原來是有黑人的血液在他的身上。（這大約和原始主義專寫黑人的殘暴行爲有相當關係的。）當克利司麥斯被捕的那天，有一對老夫婦要求一個叫做海吐浮的牧師去替他們從未見過一面的孫子設法營救，原來這一對老夫婦就是克利司麥斯的外祖父母。外祖母告訴海吐浮說，他的丈夫是一個最喜歡打架的人。她生她女兒米萊（Milley）的那天，他丈夫正從監獄裏出來。米萊十八歲那年，她和一個馬戲場裏黑種的墨西哥人在外邊偷宿了一夜，第二天她就跟了情人私奔，她父親便自己去拘捕。這位墨西哥人就死在她父親的鎗下，米萊也就抑鬱的回來。於是米萊發現自己已有身孕了。她父親發狂般的痛咒黑人。小孩子產生以後，他外祖父就離家他去，隔了好久以後的聖誕節的前夜。他外祖父忽然回來把這私生子偷抱了去，隔了兩天，他才告訴他的妻女，但是他怎樣也不肯說出這小孩子是如何着落的，這一夜米萊便昏暈而終。這一個被他外祖父偷抱出去的小孩，就是聖誕節那天女廚司阿麗司在門口拾到的壞蛋，也就是長大了殺死勃頓小

姐的兇手。

從上面所舉的例子裏，我們很可以見到福爾格奈那種自然主義的見解了。他以為巴亞特的不得善終，卜貝的強姦拐誘，假禍他人，克立司麥斯的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並沒有什麼社會的原因，而純粹是生理學上的關係。在巴亞特，卜貝，克立司麥斯的血液裏，早已遺傳得了野蠻殘暴的血種，憑你個人有什麼辦法，他們是註定了要遭遇這樣的命運的。在八月之光裏，福爾格奈的態度，表示得更顯明而詳盡，他請牧師海吐浮做他的代言人。當克立司麥斯的外祖父母要求他設法營救時，他就很悲觀的表示克立司麥斯的生死是人力所不能挽回的事。他說：「並不是爲了我的關係，也不是爲了你的關係，因爲我和你同樣都是上帝的意志和報復心的一部分而已」。他以為人類的權力，逃不出科學的範圍，他說：「我知道的一個人沒有什麼選擇的機會，你的選擇早已定當了的。在我出生以前，天已替你選擇好，而在我或是你或是她出生以前，你早已接受了天給你的選擇。你自己是沒有什麼選擇的機會的。我想好的運命既應忍受，壞的運命，也得同樣的忍受。這對於她，他，我都是同樣，對於別人也是這樣子。」

這一種見解，盛行於十九世紀的末期，法國自然主義小說家左拉，就是一個顯着的代表。他寫由遺傳而使她傾向賣淫的安娜（娜娜），由酒精中毒者的父親浪恬所生下的兒子，以及被情婦的癖

氣所纏着的甲克（獸人），這許多和卜貝，克立司麥斯類似的病態人物，左拉都用他遺傳的和環境的學說去解釋這些在病理學徵候中的人物。這一種生物學者的文藝理論，必然的產生悲觀主義，而把一切的權力意志歸之於人類以外的力量，走上了命定論的路。三十年代的福爾格奈，雖然取用了實際社會中現實的材料，利用了寫實的手法，可是他站在自然主義的立場上，結果便也說出人類是上帝意志一部分的過時話來了。

但是充滿在潰爛的文明社會中那些殘暴野蠻的現代人，是否真如海吐浮所設想般都是前生註定的呢？把文明外衣剝落掉的是否真如福爾格奈所說般是那位主宰一切的上帝呢？福爾格奈的回答是不足置信的。我們讀了福爾格奈的書，再去觀察產生卜貝，克立司麥斯的實際社會，就可以獲得確切的解釋。

一九三四，十，一九。

#### 附福爾格奈著作表

- 1924 Marble Faun 第一部詩集
- 1926 Soldier's Pay 第一部小說
- 1927 Mosquitoes
- 1929 Sartoris
- 1929 The Sound And The Fury
- 1930 As I Lay Dying
- 1931 Sanctuary
- 1931 These Thirteen 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間的短篇集
- 1933 The Light In August
- 1934 Doctor Martin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間的短篇集

的 用 適 最

二 本 課 文 英 二

用 適 學 大

用 適 中 高

五版西洋文學名著選 三二開本·二八六頁 精裝一元八角

本書所選，有歐美的論文，小說，詩歌，童話，書札等名著三十餘篇，如：雪萊論愛情，基茨黃鶯歌，新俄小說，羅梭新哀絲綺思，哥哥兒外套，哈代兒子否決權，哥德格言，辛克萊詩人，華盛頓別墅詩，小泉八雲文學的情緒，霍桑地產望者，莫伯桑嫁妝，海涅石像，蕭伯求婚書，我默魯拜集選，莎士比亞歌曲，王爾德黃鶯與玫瑰，柔石南打賭等篇，莫不內容精選，文字優美，每篇均首列中文小序，略述作者的生平，思想，作風和重要著作；末附註解，凡難字，奧句，習語，廢辭，發音等，詳釋以外，間附例證。訂正五版，內容增加三分之一以上。採本書為英文教本者。已有三十餘校之多。

西洋文學鑑賞 二三開本·三七六頁 實價二元二角

本書特色繁多，舉要如左：(1)以文學史立場精選西洋歷代文學名家代表作品，始于荷馬之依里亞特，奧特賽，止於羅曼羅之米勒傳，舉凡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新理想主義等古今各派之精華，於茲畢具。(2)每篇皆有序文，于時代精神，作家思想，選作精意等，無不闡說深刻；開舉歷代名家批評，以備參考。(3)篇尾有極為精扼之註釋；辭句之難，迎刃而解。(4)長序一篇綜論各篇，演繹西洋文學思潮之系統。(5)插圖多幅，或係作家畫像，皆能寫出人物個性之作，或係與作品有關之名畫，能發讀者之深省。(6)全書分而觀之，不啻一部名家別集；合而觀之，則西洋歷代文學精華，盡收眼底，得一整個的系統的認識。海內愛好文學之士，當以先睹為快也。

編 合 冰 寒 孫 甫 蠡 伍



# 野 會

## 第 一 篇



美 Joseph M. March

施 蟄 存 譯

Joseph Moncure March 從美國的粗野的俗  
儂生活找得詩材，寫野會詩篇 (Wild Party)。  
通體是感覺、醜態、粗鄙，但處處都有準確的韻  
作，聲音與神態。作者並不遵守什麼韻律，但是  
自有一種音樂和力量。爲了語文的不同，譯時多  
半只好遺貌取神了。尤其是他在一行裏有時只用  
一個字，這一個字或是單韻音或是複韻音，還更  
不是孤立的單切的中國語文所能翻譯。施先生對  
於這些地方，均側重原來的涵義和神情，用很少  
的中國字給傳達了出來，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技  
巧。至於詩中有不少驚人的赤裸，這也只該認爲  
一種暴露方法，或者兼似 Ernest Hemingway 對  
於那直接的即刻反應的動作之崇拜。此外，似乎  
不會再引起什麼惡意的了解，如果我們都是明慧  
的讀者。——F. W.

桂妮是個金髮少女，她的年紀正在青  
春，她每天在遊藝場裏跳舞兩次。  
灰色的眼睛。

嘴唇像燒旺的煤。

她的臉是一個染色的雪的假面具。

她有多麼美麗的臀股——

多麼美麗的雙肩——

多麼美麗的背脊！

她的兩條大腿生得會使男人發瘋。

她確曾使男人發瘋過。

但她會得溜跑掉。

但不久他們都使她覺得煩厭：

她的慣例是每年十六個人。

這些人或許是流氓；  
或許是惡棍；

或許是戲子，藝賣人，汽車夫——

她從來不問

她所想勾引的人的

社會地位，或財富；

她祇留心着他們的健康。

真的：

她知道：

她所沒有閱歷過的並沒是多少。

她喜歡她的情人們的殘暴與惡行：

桂妮是有着性慾的奢望的。

所以：

現在你可以明白。

他們都知道她是一個迷魂的女人。

她現在和一個名叫蒲爾思的人同居

着，

他是在她下場之後出場的一個脚

色。

一個有名的

小丑：

滿城的人都喜歡他。

他是滑稽得像犯罪，

滑稽得像地獄；

做一個手勢——歪一歪臉嘴，

滿場就會叫喧起來，

喝個滿堂大采；

他真是個出色的丑腳兒！

這是臺前的情景。但在後臺的

房間裏的人，看着他就想起別的事情

冷淡地——

非常冷淡地：

許多人會勇敢地說了出來，

還難些不大修飾的話：

他們都想打他那副天殺的臉。

爲什麼？

他們自己也許會呆住：

他們只是爲了一時高興要打他。

但這些大都是男人。

一個女人就會得把心都呈給他，

在一個淺盤裏

悸動着：

他能夠咬嚼這心，而這心也滿不在

乎。

儘他吻着，並且把她抱得緊緊的，

並且給她一個美麗的消耗性的夜。

那是他所能夠的，

亦是願意的。

他是這種女人所了解的男人！

啊，是的——蒲爾思是一個漂亮人：

對女人很野蠻，而且很會得吃醋。

有一次他曾經被逼得結了婚。

不幸的姑娘啊！

在結婚了兩天之後

她來了一次小產。或許是因爲

蒲爾思將皮鞋跟打了她

直等她嘴唇都青了。

有一個禮拜，她的哥哥怪有趣，帶着一把小手鎗四下尋找蒲爾思；一個禮拜後，她開始復元了；而蒲爾思已經不見了，事情就算了；這祇是舉一個例；一個例也許是夠了。

二

書房；  
臥室；  
浴室；  
小廚房；

佈置得像末一幕戲的緊張場面；  
東方的；  
感傷性的；  
牠們已欠了兩個月的房租。  
粉紅色的坐墊，  
藍色的坐墊；  
用綢，用花邊，用金色的錦緞鋪覆着。

這一些都斜靠在一張雙人床上，床是鋪着一幅遠東的毛氈。

扭着背脊的中國式的龍；  
許多照片用小釘釘住在牆上；  
他們同行的朋友，  
有着很出色的題辭——

（『這是你的老朋友——伊西陀。』  
『忠實的——伊賽爾·巴里摩亞。』）

在一個中國漆盤裏  
放着一架有流蘇的鐘，一尊黃銅的佛。

黃銅的燭臺。  
橙色的蠟燭。  
一個折耳的手工製的花瓶，  
在那花瓶裏插着  
一叢需要拂去灰塵的櫻桃花。

書呢？

書呢？

天哪？你不懂得。

他們是太忙了，看不到新書的。

書哪！

真的，

在桌子上放着幾本

破碎的雜誌，

自述的；

職業的；

牠們都是講那些在舞臺及銀幕上的他們的朋友。

一架狗牌留聲機和許多唱片  
正可以表示

桂妮對付那兩層樓下那個男人的技術。

作爲一個有點小狡猾的人  
他把這些東西借給她，但祇借一刻兒。

隨你信不信——

這都爲了博取她一痕微笑！

一架大鋼琴放在屋角邊

正像一具等候着吊喪者的棺木。

浴室是一個可怕的垃圾間。

地板是很髒的。

毛巾是灰黑色的。

茶杯，茶碟，

餐刀，盆子，

瓶，酒杯

都各式各樣地亂堆着

在那浴盆底下的雜亂的世界裏

爭奪着朝不保夕的地位。

浴盆頂上是一個螺螄錐，

一柄剪刀，一隻毛刷和木梳的

暫時的家。

在那浴盆裏，

是一條普爾曼牌的毛巾，

鮮明地印着桂妮的嘴唇和

臉頰上的殷紅的痕跡。

在一個水龍頭後面，在一個鏽斑上，

一柄灑澀滿了滑石粉和灰塵的

修面刀被冷擱了好幾個禮拜。

在牠旁邊，豎起一個捲煙蒂頭。

那麼那浴盆呢？

啊——別耽心那浴盆！

在那門柄上，掛着一雙

皺熱的襪和一個

髒得不能再戴的乳兜。

至於那臥房

也沒有多少話好講。

房裏有一個衣櫃：

一隻雙人床

放着一個枕頭，和一條白被單。

他們的箱子都是些匣子。

一隻椅子。

牆是白白的，一點沒有什麼懸掛。

祇有些偶然的客人在這床上睡覺：

桂妮和蒲爾思，是喜歡通氣的，

他們和那中國式的龍同睡。

### 三

禮拜天中午，

炙人的大熱天。

桂妮醒轉來，覺得被人鎗斃了。

她四體不收地睡在那凌亂的床上

全身赤裸着瘦小的雙臂擱在頭上。

她凝看着天花板；

她凝看着她的腳；

她凝看着那時辰鐘，

於是她咒詛着天氣的熱

懶弱地：

文雅地，

她的神氣端綢，聖潔地。

蒲爾思也起來了，

很醜陋；很寧靜；

好久不修臉了；穿着一條狂氣的粉紅色睡褲，皺得不成樣子了。

他的眼睛腫漲着。

他的頭髮蓬鬆着。

他像一個生擒的登徒子

伏在一隻杯子和一個濃笛旁邊。

他的身軀是龐大的；

他的脾氣是狂暴的。

星期日報攤開在他面前，

怪津津有味地滿載着

暗殺，

強盜，

和自殺的新聞，

但是他却依然冷冷地沒有滿足，

甚至那滑稽戲也似乎使他煩惱。

桂妮在床上

稍微抬起了頭。

「蒲爾思！」她呼嘯着。

她的聲音緊張得

露着躁急的調子。

他的嘴歪扭着；

他還是很危險地

好像他的火性會得一觸即發。

她的眼睛裏充滿了痛苦的神氣；

她表演着憂愁的樣子，

她的聲音顫震着。「蒲爾思！」

很尖銳地叫着——

「哦？」他問。

「蒲爾思！桂妮是，哎呀，多麼累呀

！」

他的牙齒咬緊了。

他的眼睛裏閃着光。

好一會兒，他想不定

還是把這個女人扼死了呢

還是隨手丟一個瓶子去砍碎她的頭腦。

一個女人，睡得像

墳地裏的死屍，

而醒轉來還說累！

天哪！

他的神經亂鳴。

他滿眼看出來全是紅的。

他一句話沒說；但桂妮可開口了，

從她的床上，

使性子地：

「蒲爾思！給我斟一杯來呀！」

她說。

「見鬼，我給你斟，你這懶惰坯！」

你還當做你是威爾斯皇子呢，

還是什麼？」

緊張了，

寂靜了，

一個驟然的狂暴的預兆。

桂妮一骨碌翻過身來，

她眇着眼打量了蒲爾思一番。

她的眉毛

凶惡地側豎了起來：

她的嘴和臉頰都忽然堅硬。

蒲爾思覺得害怕——

已經敗北了。

他還想虛張聲勢。

「好！」他吆喝着，

怒目而視：

可是她祇是躺在那兒，

凝看着他。

這樣可怕地過了好一會兒。

她終於輕蔑地微笑了一下，

却看不出是爲什麼。她打呵欠。她

下床。

她拉上了一黑雙襪。

她染紅了嘴。唇

她在鼻子上搽了粉，

一直摸得她的身體

從頭到腳膝都雪白才止。

蒲爾思靜靜地看着。

格外寂靜了。

難道她算了嗎？

誰知道！

她將一隻脚伸進一隻法國式高跟鞋裏，

又仔細地看着她的兩隻脚

但絕不望他這邊看一眼。

這樣的寂靜冷透了他的頭腦。

「桂妮！」

寂靜。

再叫：

「桂妮！——見鬼！」

現在他有點倔強了：

他無論如何要她說話！

他咬緊牙齒

嚥下了他的驕傲；

站起來：

偷偷地走過去；

在她身邊蹲下來。

「桂妮！」

他抓着她的臂膀；搖動着。

她也許是覺得高興的，

但是她並不看一眼。

她的兩眼閃過一道光：

決不休戰！

她掙脫了她的臂膀

她跳了上來臉是白的。

他喘着氣：

他的兩臂勾上了她的腰肢：

牠們箍緊來；抱緊來：

牠們束得她的腰肢更細了。

好一會兒她掙扭着；

然後她才降服了。

他使她迴身過來，

於是她的柔軟的，纖弱的

肉體便瀉下來倒在他身上。

他的臉緊緊地

貼在她的胸房上。

她鬆下來了。

她等候着。

她靜靜地躺着，

給與他的雙手和嘴唇以它們的志

願。

她總像冰一般的冷，

她心下明白，

她現在已征服了他。

他的心猛跳：

他的呼吸粗厚。

她將一個火簇般的吻蓋住他嘴，

於是他顫震了；於是他喘急了；

他幾乎要來了。

現在，

快得像條蛇，

她變了地位。

她的兩肩聳起。

她一支手臂舉起。

她猛地打下去了。

他緊緊的擁抱。

放鬆了。他的雙手遮着他的臉。

她跳起來；逃了，還有一聲大笑。

於是他，嘴上淌着血，

在她後面追。

「你這爛污貨！

我要結果了你！」

她從那小廚房裏搶了一柄刀，

和一個貼上威士忌酒招牌的棕色瓶

子：

於是敏捷地

繞着桌子，

她閃避着。

他們倆停住了；彼此望着：

禽獸的眼睛，

互相發着火，

她的臉上白得像新塗的堊。

「你敢碰一碰我——

我就殺死你，你這下賤的私孩子！」

這種威嚇雖然是平常的，

但她的口氣却說得

好像她真會做出來似的。

停了一會兒。

「哦——？」

事情就算啦。

「我的寶寶發瘋了——

可是我愛她的！」

蒲爾思乏味地說。

他勉強地微笑。

他是狡猾的。

桂妮登聳肩膀，也就學了他的樣。

「蘋果脯——送你到陰間地府去！」

這是她的並不十分感傷的回嘴。

「算了，」蒲爾思要求着：「算是玩兒的罷！」

好了，蔻蒂——把刀放下！

我們算了罷。

我愛惜我的性命的！」

「呸！」桂妮說：「我可不肯就算了。」

我告訴你，只有這一次：

下次你再罵我懶惰的賤坯，

要是我尋得到一柄刀，我就要好好的

用牠一下！

丟開這念頭，直待你把它忘乾淨！」

她自己這樣地說過了，

她就給他一個慫動的吻。

她從碗廚裏拿下一隻有裂紋的杯子；

憂鬱着那濾筩；

只管自己的口喝了。

生着，

啜飲着，

暢快地啜着；

交叉着腿；

很舒服，獨占了。

真美麗；

一會兒的寧靜。

和平。

但是她的臉依然很白，

她的眼睛裏閃着忿怒的光。

終於她奇怪地

點點頭。

她抬起她的美麗的頭來；

她說：

「蒲爾思，我想我們應該

有一次宴會了；

你說怎樣？」

蒲爾思說：「我贊成！」

天哪！我也真的已有一個禮拜

沒有喝得酩酊了！

我們今兒晚上去找夥計們！」



## 紀元七十九年的羅馬

美國 Theodore Pratt  
杏郎 譯

意大利拿坡爾國立博物院 (Museo Nazionale di Naples)，有兩間秘密室，自墨索里尼執政以來，就禁止開放，理由是保存道德，以免有傷風化。因為風俗的緣故，要想一窺為快的人就愈多。這裏有一個好奇的美國人

Theodore Pratt，他到了博物院，先要求院丁領導，院丁置之不理，他再試試院丁總管，總管也加以白眼；他走到副院長那裏，副院長遠遠避他惟恐不及。最後他請求院長，並且用了花言巧語，把院長騙過了，這才得到參觀的允許。究竟裏面有些什麼東西，讓作者自己來說罷。——譯者

博物院的院丁領着我從神祕的甬道一直走到最高一層的陳列室，我們在狹窄下面，遇到一扇沒有寫着名稱和號數的門。這扇門並未鎖，光線是很熱的，最後我就在神聖的密室中停止了。

這裏一共有兩室，每室大約十六呎長，十四呎寬，中間有道門，但並沒有窗。走進門來，一股潮濕的霧氣撲到我的鼻管裏。地板上滿是塵埃，室中玻璃櫃上積着一層薄土。就在這些玻璃櫃中，收藏着最精美但並不是最足稱道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做得極其精巧的性交模型——是些小到一粒豆，長到一隻小指這樣大小的玩意兒，在當時是作為護身符的。那些最有趣的，是由克寶石雕成的小品，底下都用金子做底座。在獻瑪瑙，水晶，碧玉，拓樹石，琉璃等其他作料

的小塊面積上，能夠刻得這樣精細，其技藝真可謂巧奪天工了。在旁貝城 (Pompeii) 未被維蘇委

火山埋沒以前，在那時候，街頭的天使都把這些玩意兒穿成項鍊，戴在胸前，當作她們所操職業的標記。當時做這些玩意兒的人，都是信奉異教的珠寶客人，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作為他們遺留下來的榜樣，則任何工匠都是要自嘆勿如的。姑且把牠們所含的意義不談，僅以裝飾品而論，其精美也可說無以復加了。

院丁不住地說：「美啊，美啊，」我也承認。座上還有許多銅製的人物小像，因為經過幾百年的埋藏，表面都被養化，蒙了一層淡淡的銅青色。我們看了那種熱烈緊張的姿勢，但覺其可愛，不覺其猥褻，我們應該知道，在旁貝時代，

人們都帶着色情狂，對於這種玩意兒也就泰然處之，並不視為猥褻。

人物小像多數是單身的，但也有幾個兩人合塑的像。單身像中最著名者，即為從前蘇門德部管理人莫那柯所謂「牛人牛羊的登徒子像」，其實他的姿勢比莫那柯所說還要生動。最好的榜樣，莫如一座三人三足的漁神銅像，足足有好幾呎高，他們三條腿背對背的立着，每人一隻手按在他的臀部，另一隻手伸着，好像警告他們太過沉溺於愛之神祕的權子。莫那柯說這座像是「年青登徒子目為美情驚人三人三足像。」

此外還有象徵生殖器的銅燈和瓦罐。這些燈在旁貝城的曲著維可斯多士 (Vico Storto) 那裏花園柳者所涉足的地方，常常可以看到。下等妓

女就在這裏大張懸帳，把一扇門向街頭開着。每個十字街頭的凡納斯，都得把她的芳名寫在門上，門旁就掛着這樣一盞燈，供給街上僅有的光線。

兩間書室的牆上，懸着一連串壁畫和浮雕，每張都描着伴我的院丁所謂男女之事。這些壁畫和浮雕，總數不下幾十張，有些經過一千八百年的煙塵已經褪色，有些色澤還是很鮮豔。所畫的人物，並不很寫實，但頗富近代風味。那層柔軟的肉色的油彩，不但極有趣味，並且極其悅目。我雖然中原始生活的人，看了一定會驚喜欲狂。我雖不是愛好古畫者，我永不相信女性的裸體，無論是否覆蓋，對於男子的精神系會沒有反應；不過我看了這些畫圖，同時却不得不贊美作者的天才。

牆上還掛着差不多十二種妓院的街頭標記，有些有三尺多長，有些有一兩尺長，就好像現在

理髮店門前公然掛着的三色柱子一樣。標記的大小，大概指點妓院等級的高下；大的貴一些，或者是上等的；小的便宜一些，或者是專供奴隸享樂的。也許做牌子的商人，對於牌子的大小，定着不同的價錢，也未可知。

妓院還擺着一批攪攪客人的家伙，好像我們現在的夾板廣告夫一樣。這些家伙戴着奇特的帽子。有幾頂密室中也陳列着，帽頂很高，上而有水神密納伐(Minerva)的頭，和許多蛇形的怪像，那些攪攪客人的家伙就戴着招搖過市，口中高呼僱用他的妓女名字。吸引路人到她的香巢去。

第三種招攪生意的方法，就是把香畫貼在這些肉體交易所的牆上。如果她們搬了家，就可把香畫拿下來，貼在新巢的外面。

妓院的標記，無論如何不會跟普通商店的標記相混淆，雖然普通商店往往以生殖器作標記，當做運通四海財源三江以及聚鬼辟邪的象徵。差

不多每一家麵包店的大門上，還以生殖器為記。

還在史書中常有提到，在畫集中也偶有描及。不過最切貼的壁畫和浮雕，人物小像及其意義，花名燈及其用法，以及妓院牆外的香畫廣告，就我精密研究與藉的結果，並未在印刷品上或描寫文上找到過。莫那柯可算敘及此事的第一人，然而他所列的古物品名表只有一部份，而且幾乎是毫無生氣的；把一切重要的東西都略去，使人讀過以後還是不知道究竟說些什麼。

密室中所收藏的羅馬文明色情代表作，共有三百餘件，大多數由旁貝古城掘出，後來當羅馬技術進步的時候，又逐漸加入其他作品。我們要知道耶穌紀元後七十九年時的一個羅馬都市情形究竟是怎麼樣，這些作品供給我們最適當的資料。

# 哭的約翰和笑的約翰

法國 H. Barbusse

徐 慈 庸 譯

H. Barbusse 在四十歲生日的時候，還當歐戰爆發之前，並沒有多大文名。大戰間，他做戰壕裏的一個小兵。因為體弱多病，調回後方，那裏，他寫成他的在火線下 (Le Feu)，一九一六年出版。這本書高唱當時民眾心中的回響——戰爭應該立刻停止的，第二年便得了剛果獎金 (Prix Goncourt)，單在法國重印到二百多次，更譯成各國的語文。他從此一躍而為法國第一流作家，而在戰事結束之後，他更漸次注意到政治和社會改良的問題了。他繼續寫了光 (Clarté)，找尋他所信仰的較好的世界，鍊鏈 (Les Enchaînements)，描寫有史以來人類受着的束縛，耶穌傳 (Jesus)，把耶穌作為一個社會革命者來描寫，掃空千百年來附貼在他身上的迷信的奇蹟；我親眼看見的，如此如此等專寫大戰的遺毒。他近來的主張是反對軍閥的政治，他有實際的信徒。但是，他自己很不願意人家稱他作一個宣傳者，他毅然地說，「我並沒有把在火線下當作宣傳。我的敵人而不是我的友人才把他看作是有政治意味的」。然而，他却又相信一本書必須映出時代的思潮，他說，「一種文學如果存在於第四因次 (fourth-dimension) 中而又絲毫不涉現代生活，也就是大家稱為「純文學」者，乃是死的東西。只有思潮所從表現的文學才是活的」。F. W.

「哈哈！」  
「嘻嘻！」  
他老是笑着，這個馬爾丁；他也常常想抵抗他的那些滑稽之感，然而總是做不到。他棲在一間裝着鐵柵的小屋子內，半身黑，半身白，像一隻喜鵲，賣印花給大家，在橫橫直直的幾個架子前面，過着每天的頂明亮的時間。他做事的時候，總帶着滿臉的高興。這個年青人的心思，一味注定在各種事情的喜劇性上，從一切人和一切事裏面，他都竭力要分析出趣味的微妙處來。從這小小的支配的中樞出發，全城都傳播着笑聲，只是因為他高興

。人人都喜歡他：老公公，老婆婆，年青的女郎，結婚了的少婦。他頗有點權威。連那些嚴肅的人們，如官吏和商人，也都說：「這是一位幽默家，」而並不要他變得規規矩矩。那位檢察官的心裏，還充滿了妒羨，因為他看出馬爾丁有一種很好的精神，而他自己，却只有一種相反的精神。

和許多壞脾氣的一味怨天尤人的人們——例如那頂討厭的電燈匠左埃爾——相反，馬爾丁受着大家的尊敬。正和我曾經說過的話一樣，女人們總道自己是很動人的，她們很高興他爲了她們而發笑，有時候，她們在他面前，竟是毫無忌憚的。

左埃爾是把事情看作黑暗的人，但他，卻把事情看得光明。因此，左埃爾將一切悲憤和不幸集於一身，只沒有對於「取消統治」或「紅病」的悲憤在內。（但這其實和一切悲憤是同樣的。）

在我們的村莊裏——我們的村莊是世界上一切村莊的一個典型——情形就是如此的，一直到宣戰的聲浪爆發的時候。（那是一九一四年七月，大家也許還記得罷。）

他們兩人一同出發，馬爾丁和左埃爾，而且他們是屬於同一軍隊的同一階級的，當然，左埃爾只是陰鬱地咒詛着命運，除了關於屠殺的話，此外什麼也不說。馬爾丁却老是笑着，因爲出了那個辦事的小屋子，他覺得很高興。所以有人說，他的樣子，彷彿是去度假期似的。

在前線，情形還是如此，實在的。在污穢中間，在狂吼的軍器中間——那轟隆隆的炮聲，銅釘聲，鋼片聲，老是追逐着人們——在這中間，左埃爾不斷地毀謗屠殺和愛國心（他不是竟至於說，那些下級士官和部長們都不是好東西麼？）但是，馬爾丁還是平心靜氣的，保持着滑稽家之尤的樣子。左埃爾被歸入壞蛋的一類，在上級軍官眼中，他是一個這樣的人：把一切事情看做悲劇，恐嚇兵士們，使他們想到從未想到的事！然而，當他這樣說着的時候，只要馬爾丁走過來，不消幾句話，就會把那種不祥的悲歎的回響消滅，還能夠阻止那些老實人去想到自己的皮肉。人們讓他們兩人去爭論，一個面色灰敗地，極度地悲憤着應付另一個人的挑戰，這使得那班可憐的兵士非常高興。

像馬爾丁這樣蓄着這許多笑聲的兵士，從軍隊的道義上講來，是很可貴的。「這是一個寶貝，這個快樂的傢伙，」排長麥格隆說。「他使得屠場上的羊也要笑起來，」隊長哀羅費爾說，他本來是個屠夫，同時也作牲畜販賣人。

有一天，馬爾丁的頭上着了一彈，這使他把半句笑話留在口裏。然而，他雖則在中彈以後的若干時間中不作聲，却並不永遠沈默。他出險時，他的富豐的滑稽也出了險。

不過他的滑稽從此稍微變了一點性質。由於他所受的傷骨術，他的意識裏面就起了大大小小的種種缺陷和雜亂無章的思想

。從此以後，在他的笑話裏，常常夾入長段的教義和法國歷史的引用文，這些是從下意識裏浮上來的。住在醫院，他變得很會動手動腳，老是跳躍，做鬼臉，像一個猴子，這使得並排地裹在被單裏面的許多病人高興得發昏。人們時常向少佐請求叫馬爾丁去做玩意兒，使大家開心開心。「他是一隻澳洲的野豬，」醫官常常這樣說，他又對人解釋，像這種愉快和滑稽的衝動，如何只發生於剛纔脫離危險的神經裏面，當其發生的時候，彷彿在骨骼中通了電流似的。

這一回，人們相信馬爾丁是要做炮灰的了，因為他被送到火線去了。

當他帶了一頂圓形的小帽（因此，在路上，他被人們當做是火車站旁走繩索的）到了前線時，前線的兵士們都說：「他是同我們合不來的，」並且說，最好是把他送到皮賽特裏去，那邊有看瘋人院呢。

然而，後來他們自幸不曾這樣做，因為自從馬爾丁到了之後，無論在營房裏或在壕溝裏，總是充滿了熱鬧，使他們只覺得高興。即使在他出其不意的轟擊之下，他的身上仍然會流露出使人高興的滑稽來。他常常消滅恐怖，他被他的長官們看作幸福之神，但在同時，左埃爾卻依舊怨恨戰爭，樣子像個醜陋的泥菩薩。在另一方面，因為馬爾丁有着天賦的氣力，所以他也很適宜地做着一個兵士的工作。

在某一次的進攻中，馬爾丁在夜裏得到命令，要衝上壕溝的斜坡上面。他的同伴左埃爾在他前面走着，怨憤不堪地捏着鎗。

跟着大隊出了壕溝，一看到四周的鎗林彈雨又聽到呼呼的聲音，顯然要吞噬他的時候，他的本來衰弱的腦經可受不了了。他怕了起來，於是躲進一個炮彈洞裏，躲進之後，他就一無所見，也一無所聞了。

這次的進攻是完全失敗了。這本來只是因為旅長突然發起脾氣，所以下令進攻的，事前毫無準備毫無計劃。大隊的三分之一的人帶着傷，亂雜雜地逃回原來的壕溝去。

馬爾丁沒有答應他們的呼喚。他們當他是完了。

但在第二天晚上，有一個斥候兵士鑽彈洞裏找着他，他正在對着天上的星做鬼臉呢。回到營房之後，他跳躍不已，做着小丑的模樣。

因為進攻不利，所以在司令部裏空氣很緊張。司令責備旅長，旅長卻歸咎於下級的軍士的精神不佳。這兩位長官，為這問題討論得很興奮，終於他們決定要懲辦些人。

他們把馬爾丁監禁起來，因為他臨陣脫逃，躲在離壕溝三步的洞穴中，放棄國民的責任，同時，他們也把左埃爾監禁起來，他本是隨軍出發而且一同回營的——然而，他應該負控動兵士的銳氣的責任。

他們兩個站在軍事法庭前面，左埃爾的態度，頑強，苦痛，兇暴，膽敢說出「責任」的話，但是馬爾丁卻亂七八糟地說着，沒意思地笑着。他們的態度很使軍法官們感到不快。那最年青的一個軍法官問道：「這個馬爾丁的頭腦是沒有毛病的麼？」是的，「別的幾位異口同聲地說，但是爲了慎重起見，他們叫那一等軍醫來證明。

這位軍醫是每天和將軍們一同吃飯的，他說：「無疑地，這是一個裝假病的人。」於是庭上將兩個人都判決死刑。此外，上司的命令也這樣說，因爲在上司意中，覺得必須替旅長洗清缺乏準備致遭失敗的罪名，就犧牲他們兩個人以示儆。四年以來，在軍事法庭中，這種辦法是司空見慣的。這個法庭，老是把命令看得比事實重要，把他們的主張看得比實際事態重要。

馬爾丁對於當前的事，一點也不清楚。他依然在那如今充作法庭的舊舞廳中，大演其喜劇，一直等到判決已畢，人們把他們帶往牢監去以前，他還是如此。

但是，到這時候，馬爾丁的神氣，纔開始發生變化了。他似乎生平第一次的懂得了他所接觸的事物以外的事物，而要研究那原因。於是，在他的從來只會因發笑而流淚的眼睛中，忽然閃出另一種異常的光來了；生平第一次地，他的眼中出現悲哀和痛苦的表情。

這事只有一個人知道：因爲現在只贖兩個犯人在一起了。我曾經說過，他們兩人常常是相反對的。但是現在，左埃爾抬

起頭來，他看到馬爾丁的快活着樣子已經變成苦痛的樣子了。

馬爾丁聲音顫抖地可笑地對左埃爾說：

「這裏是怎樣的？我只覺得被束縛住了。」

左埃爾的漫無制約的心，忽然也想取笑起來。

「你難道沒有看到這是很有趣的麼？」

馬爾丁居然相信了，他竭力自制，張着嘴，他的舌頭想找一句好的話來說——他就忘記了剛纔發生的悲哀。

然而，過了不久，他又迷惘了，興奮地說：

「他們爲什麼要把我們關起來呢？」

「這裏的樣子的確像一個牢監，」左埃爾冷冷地說（而且他微微地笑了一笑，增強了他的話的力量）「但是，你不覺得這裏倒是我們的避難之所麼？」

他不再作孩子態，而變成安慰同伴的滑稽家了，爲了保持他的正直。

左埃爾就是這樣，他本來只是本能地叫喊着的，到了他的一生的最後幾點鐘，他卻對着爲正義所棄的不幸的人們盡起母親似的安慰的責任來了。

把他他心中的全部熱意都表示出來，他覺得痛心，但是自制着，這個有先見之明的無罪者，現在完全成了那盲目的無罪者的救星了。

馬爾丁卻總是想不通道理，他只知道自己並不會做壞事。他的這種頭腦，總容易在戰爭中間鬧出也可以說小也可以說大的喜劇來呢。

第二天早晨，人們把他們帶出去參加一個儀式。人們走着，他們夾在中間。

「這班朋友穿了大禮服，做什麼呢？」馬爾丁懷疑地說，他昏頭昏腦地幾乎要打起跟斗來。

「這是一個節日啊，你看不出麼，難道你有點發昏麼？」

馬爾丁只是張大着眼。

「這是一個快樂的儀式呢，老頭兒。」左埃爾勉強地但是用極自然的聲音說（不過他捏緊了拳頭），爲了要使對方相信。

在曠野中間，豎着兩支木樁，木樁前面，整營的兵在着，也有排長，也有隊長哀鏗費爾台，那個屠夫出身的將軍，他們穿得很漂亮，態度很高興，來參加他們的美麗的職務。

「他們在讀什麼？」

「在演說，媽的！」

「他們在說我們呢，你聽到麼？」

「因爲他們遇着了危險。」

牧師來了。他聽着，他懂得了。他遠遠站着，毫無動作，簡括地記了罪人的話，望着另一方面，低低地說了一聲「亞門」，神氣上似

乎很滿意。

當制服上的鈕子和標着號碼的布條被拆去之後，左埃爾還是這樣說：

「他們要把我們送回家去了，對於我們，戰爭是結束了，這回可不是空話了。」

因此，馬爾丁看着那班排着隊的兵士，自以爲很有趣。

後來，他們被分開兩處了，但左埃爾趁着還未走開的時候說：

「這一切，是你以前使大家高興的報酬啊。」

馬爾丁相信這話，因爲這是有道理的。

「這是一樣的！」他說。

同時，左埃爾比較明白的態度說：

「這事情快來了，這……你將看到了。」

偉大的喜劇的確如他所說似的開演了。

但是左埃爾比馬爾丁在前。一道火光發出了，在這火光下面，他倒了下來，彷彿他是用紙頭做的。

也許，就在這中間的某一時間，馬爾丁看到了戰爭的真相和世界的真相罷，但是這不能確說，因爲這中間的距離並不長。

他也倒下了，好像一塊石頭，從高處滾下，好像他鑽到地底，好像他頭上的一陣狂風，把他的兩腿吹倒。

當排隊的時候，我看見他的倒在地上的屍體。他的頭部毫無

生氣。然而，他還在笑。是的，我們還看見他的殘餘的笑。由於習慣，由於天賦，他的笑容永遠留在他那血污的破碎的臉上。他到底是表示民衆的喜樂的可怕的怪物。

人們把他和左埃爾都摔在一條大溝中，在那裏面，已經有許多別的法國人的屍體，有的中的是德國方面的彈，有的中的是法國方

面的彈。

也許，有的人要取出他的屍身，請他做凱旋門下的無名英雄。也許，那些光榮的巡禮者和要人們，口裏說着照耀宇宙的法蘭西的文明之光和戰爭的神聖而要踐踏他，但是他呢，却永遠在黑暗的地獄中笑着扮鬼臉，超乎文明之上。

### George Moore 論愛

春天的愛是一種波動，笑，和微微的憧憬。秋天的愛是輕深的愛；它給記憶和回溯所豐富化了；到了枯瘦的冬天，愛潮更加高漲；但在秋天裏，有一片樹葉落下了，男子便跪倒在他愛人的牀前，好像聖徒跪倒在聖案的前面。

### 佛羅貝爾的縱慾語

「一個人已經失掉一些東西了，如果他不曾醒在一張無名氏的牀上，不曾看見枕上轟着一個他從今以後不會再看見的面孔，並且當他從那裏出來的時候，不曾走到一座橋上，想要把自己投到水中去。」



# 哥德談話錄

(續)

德國 Eckermann

黃源選譯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五月二日 星期日 在威馬

作爲處世應敵的交際——宜於前景的樺  
樹——藝術中的宗教題材——晚景、死、  
哥德承繼的事業

哥德責備我不去訪問當地的名人。『在冬天你可以在那裏過許多愉快的晚上，並可結識許多有趣的外國人，所有的這些都因了你的自己的任性而喪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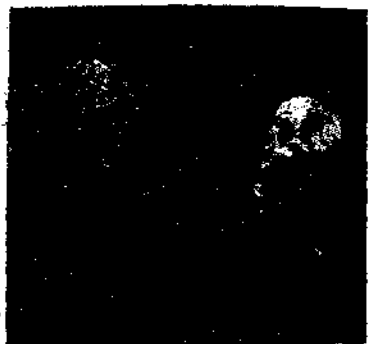
我就這樣的回答他：『我有易感的性質，我對於各種事物只俱有普通的興趣，我覺得最累贅而最有害的，無過於接受太多的新印象。我所受的教育，與平時的習慣，都不適於交際社會。我早年的境遇便是這樣，直到我和你接近之前，好像從沒有過社交生活。現在無論什麼事在我都是新鮮的，每晚赴戲院，每一次和你談話，都在我的生活中開了新紀元。那些教育不同與習慣不同的人們，所認爲漠然的事，在我都會給與最深刻的印象；又因爲我要知道的事

太多了，我就用全副精神捉住了每一件事，盡力吸收它的滋養。我的心處於這種情態中，便覺得這一冬天觀劇與同你交接兩事，在我已很充分的了。若是我再專心於交新朋友，幹別的交際，那便不免要擾亂我的心了』。

『你是個古怪的傢伙』哥德笑着說，『唔，隨你自己歡喜罷，我可以讓你自己發展起來』。

我繼續說道：『而且，就是我去赴宴會，我也老是抱着一種好惡之念，和一種愛人與被愛的慾求；我所要找尋的是和我的性質相調和的人；我希望一心對此，不和別的人來往』。

哥德答道：『你的這種天性，誠然不宜於社交；但如果我們不想去克制我們的天性，那末教養究竟有什麼用處呢？希望別人和我們同調，這是一種大癡想；我就從來不抱這種願望。我常把每個人視爲獨立的個人，竭力理解他一切的特性，但我並不希望從他得到更大的



哥德和船體頭

同情。這樣我便能和任何人交際而且唯有這樣纔能理會各種性格與處世要術。因為一個人和那些同他性質相反的人們衝突時，他必須聚精會神為自己打出一條出路來；這樣我們各方面的性質纔得表現而且發展出來，然後我們立即覺得自己堪為任何敵人的對手。你也該這樣幹去，你的能力實比你所想像的大得多；真的，你無論如何必須投入大世界中去，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我對於這些有益的善意的話，非常注意，並且打定主意，要盡我所能的照那些話做去。

將近黃昏時，哥德邀我伴他坐車出去。我們經上威馬來到小丘上，可以望見朝西的公園。那裏的樹已開了花，樺樹已長滿綠葉，草地如一張綠色的地毯，落日的餘暉正映在地氈上。我們找尋富有畫意的片斷，但是不很多。我們都說到那些開滿白花的樹木是不能入畫的，因為牠們沒有形狀，正好像鬱蒼的樺樹不適於做繪畫幅的前景一般，因為纖秀的綠葉與白色的樹幹不很相襯；那兒沒有因強烈的光線與陰影而凝成了的大暗處。哥德說：「魯依斯達爾（Ruyssdael）決不把綠葉成蔭的樺樹畫為前景，而祇畫那剩一葉而且枝幹破裂的樺樹。這種樹幹纔適於作前景，因為樺樹光亮的姿態，只有這樣才可以非常有力地表現出來。」

我們在談了一些別的無關重要的話題之後，就談到那些欲以宗教為藝術的藝術家之謬見，以為藝術應是宗教的。哥德說：「宗教之於藝術的關係，與人生中其他高尚的趣味之於藝術的關係是同樣的。宗教應和其他任何活的題材同樣，只視為一種題材。信仰與不信仰，並非是理解藝術之機能，而最需要的乃是性質全不相同的人之力量與能力。藝術是應該為了那理解藝術的機能而作的，不然的話，藝術便失其效力了。宗教的材

## 寫作的方法 祖·舜

關於 Balzac 和 Hutchinson

巴爾扎克一有了題目與材料決定要寫一篇東西時，他就隱退到一個秘密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接見，信件也許可以帶得到，但是不啓封地堆放著。「對於外界，他是死了」。緊閉着門戶，點起蠟燭，換上一件裝裝式的白袍子，早上兩點鐘起來動手寫，六點鐘洗澡，八點鐘喝咖啡，非到傍晚六點鐘不停筆。這樣的生活，有時繼續到兩個月之久。並且，第一次寫成的東西常常是簡單得只好算是提要，但他却送去排印，印的時候須給他留上很闊的空白。於是他在空白裏不管橫的、直的、斜的、歪七豎八地寫了滿紙，還要塗抹句讀，加上許多奇奇怪怪的符號，再送去排印，再修改，也許要來上四五次。這樣的原稿除了幾個專門給他排印的工人外，誰也不能認得清楚。他們也只會一次工作一小時，因為實在太費力了。據說巴爾扎克要沒有這個習慣，他的收入或者可以增加不少呢。

還有哈欽生（A. S. M. Hutchinson）的英文也很有趣。他自己說：我不能用鉛筆寫東西，不能用第二種紙，我周圍須放着許多東西，插自

料也許可以做美術的很好的題材，但也只限於那些能引起一般人之趣味的。抱着孩子的處女所以是很好的題材，便是爲此，而且即使被描畫了上百次，看來依然是快樂的。』

這其間，我們已繞茂林走了一圈，而從提福爾脫 (Tiefurt) 回到威馬路，在那裏我們看到了落日的晚景。哥德沉思了一會，於是對我說了一句古語：

『太陽還是太陽，即使在它落下的時候。』

Untergehend sogar ist's immer dieselbige sonne.

『一到七十五歲的年紀，哥德非常快樂的繼續說道：『一個人有時候自然而然要想到死。但這念頭倒從不會給我一點不安，因爲我確信，我們的靈魂是完全不滅的，而且自永遠至永遠繼續着活動。牠正和太陽一般，單從我們肉眼看去似乎是沉下去了，其實牠並沒有沉下去，而永遠照耀着。』

這時候太陽已沉到愛忒斯堡 (Eiterstary) 後面去了，我們在樹林中覺得有一股黃昏的冷氣，於是令馬夫把車子急速趕回威馬去，回到了哥德的門前。哥德要我再伴他進去坐一會，我於是又進去。他那時候的心情極動人，極親切。他談了許多關於他的色彩學說，以及他的那些頑固的反對者，他說他自信在這一科上已有成就了。

『要在世界上開一個新紀元，』他說，『很明顯地必須有兩個條件——一個傑出的頭腦和一份偉大的遺產。拿破崙承繼了法國革命，腓特烈大帝承繼了西利亞戰爭 (Silesias war)，路得承繼了法王的無智，而我承繼了牛頓學說的謬誤。現世雖然沒有想到我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但後世終將承認我所承繼的決不是一份不好的遺產罷！』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星期一 在威馬

來水筆的小花瓶，三四柄烟斗，一個高大堅固的灰缸，兩三盒火柴，一把剔烟灰的小刀。這些東西不能缺少一件，須永遠和我開始寫的時候相同。如果在中途我忽然發現短了一件，我非起來搜尋到了，不肯罷休。

## 作家的早熟與晚成

祖舜

白居易在乳母的懷中就認得『之』『乎』，七歲隨口成詩；王勃十七歲就寫出了不朽的滕王閣序；可是一方面又有二十七歲才志於學的蘇老泉，而其成就却也不亞於這兩位早熟的天才。在西洋，勒信 (Lessing) 十八歲發表他第一個喜劇，來布尼茲 (Leibnitz) 刊行他第一冊論文 *De Principio Inductum* 更比勒信小上一歲。考力 (Abraham Cowley) 的詩文集 (*Poetical Blossoms*) 也是十七歲時出版的，如果你相信他自己所說的話，那麼其中還有他十歲十二歲的作品。特洛拉普夫人 (Mrs. Trollope) 在中年以後才開始寫作，却寫了一百十五冊小說。據她兒子說，她工作的時間總是在夜裏兩三點鐘，一面喝着綠茶或鴉片汁，但這種習慣對她的健康竟沒有妨礙，她居然活到八十四歲。

## 七個斷句

我和哥德談話，近來得益頗多，但我因忙着許多別的事情，以致不能從他豐富的對話中記錄一些要點下來。

只有下面的幾句斷句，記在我的日記簿中，但這些話的彼此關係，和產生這些話的時機，我卻都已忘記了——

人們如像浮在水裏的壺，彼此碰撞。

在清晨我們辦事最機敏，但也是最焦灼，因為甚至焦灼也是一種機敏；雖則那只是一種消極的。愚笨的人是不知焦灼的。

我們不該把青年時代的過失帶到老年來，因為老年自有老年的過失。

宮廷生活猶如音樂，在宮廷中每一個人都應合着拍子。

如果侍臣不能藉儀式消磨時間，他定會無聊而死的。

勸王者讓步是不對的，縱使是最瑣碎的事情。

一個人要訓練演員，必須先有無限的耐心。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十二月三日 星期五 在威馬

但丁的半身像——研究德國文學不如

研究英國文學——辦雜誌不如集中精力做學問

近來有人向我提議，以很好的條件，要我每月給一份英國雜誌，寫一些關於德國文學之最近作品的報告。我本來很想接受這提議，但想到最好先和哥德商量一下。

因此今晚我去訪哥德。窗帷已放下，哥德坐在桌子前面，桌上晚餐已收去，燃着兩支蠟燭，照着他自己的臉孔和放在他前面食桌上很大的半身像。他正在看那半身像。哥德用一種親熱的態度照呼我一下之後，就指着那半身像對我說：『這是誰？』『很明顯的，是一個詩人，而且是一個意大利人。』我這樣回答。『是但丁』他說：『這像彫得很好，頭部很美，但看了並不使人起快感。他好像是老年人，彎腰駝背，有種不豫之色，容貌漠然而蕭瑟，彷彿剛從地獄裏出來一般。我有一個他在世時鑄就的徽章，處處都比這個好得多。』

他起身去拿那徽章：『你看那鼻子多麼有力，上唇隆起，顎又生動，顎骨非常調好，是不是？一雙眼睛和前額倒和半身像相同，但其餘部分卻都比較地衰頹而且年老。但我不願非難這新作品，就全體說來，那是很有價值而且值得讚美的。』

哥德於是問起我近來在做什麼，思念什麼。我便告訴他，有人

向我提議，以很有利的條件，爲一個英國雜誌，每月寫些關於德國文學之最近作品報告，我很想接受這提議。

哥德的臉色一直到此刻都顯着非常親熱的樣子，但他一聽到這話，便立刻把臉孔沉了下來，我看到他每一種動作，都能知道他在非難我的計劃。

他說：『我希望你的朋友不要打擾你，你爲什麼要以那些不相干而且和你性質相反的事情來打擾自己呢？世上有金幣、銀幣和紙幣，而各有其價值，但要對每種貨幣作評價，卻須知道兌換的時價。文學也是如此。你雖則知道貨幣的價值，但未必知道紙幣的價值；那你對於這工作便不相稱，你的批評會錯誤而且有害的。如果你想做得公平，予各種事物以適當的地位，你第一要熟悉德國的中世紀文學，而且應決心加以研究。還應回轉來看希勒格（Seil-ogels）所企圖的並成就的，於是再讀我們最近作家夫藍茲（Franz Horn）、霍夫曼（Hoffmann）、克勞倫（Clauren）等等的全部作品。單這點還不夠。你也應把所有的報紙，自 *Morgenblatt* 至 *Abend-Zeitung* 都過眼，使不致有什麼佳作逃過你的眼睛，而這樣你便把每天的時日枉費了。還有你要把所有的新書作相當深刻的批評，你勢必不但約略讀過，而且還要研究。你怎麼會愛好那些事情呢？而且最後，如果你看到什麼不好的作品，你也不應說它壞，如果你不想和世人爭論的話。

『依我的話，打消這提議罷；那是不適於你的。總之，留心不要分散你的力量，而竭力把牠集中起來。如果在三十年前我有這樣的聰明，那我所做的事怕要完全不同了。我和席勒辦 *Horen* 和 *Necessarmanche*，不知化費了我多少時間；現在我正在檢閱我們的信件，我最痛切感到的，便是這一點，我回想到那些事情，覺得遺憾之至，爲了這些事情使世人侮辱我們，而在我們呢，完全沒有得到什麼結果。有才能的人看到別人做的事，以爲自己什麼事都可以幹的，但這不是辦法，並且會懊悔自己的浪費的。我們把頭髮捲曲了一夜，那有什麼用處呢？頭髮中挾着紙頭，那便完了；第二天晚上，頭髮又變直了。』

哥德接着又說：『要點是在作一種基金，那是要用之不盡的。這你可求之於研究英國文字與文學，這工作你已經開始了。繼續着研究，並不任他利用你現在所交的英國青年。你祇在青年時研究過一點古代語言，因此你現在就在英國人那樣的優秀的國民文學中找基礎罷。而況，我們自己的文學大半是牠們的後嗣。除了從哥爾斯密、菲爾丁、莎士比亞以外，我們的小說和悲劇還有從什麼地方來呢？就是在現今，你在德國那兒可以找到三個文學大家可與拜倫、摩爾、司各脫相媲美？我再說一遍，專心研究英文，集中全力以對付有益的事情，而拋棄對你不會有什麼效果而於你不適宜的事情。』

我欣喜把這事情和哥德商量一下。我心中已非常滿足，並且決心以後凡事都遵從他的忠告。

（待續）

## 黎明師範教本

# 農業及實習

第一冊出版

本書遵照教育部最近頒布各類師範學校科目時  
間，並參酌江蘇教育廳委托江蘇省立鄉村師範  
聯合會所擬四年制課程慎重編輯，其方法依農  
學上之系統，及教育上之便利，順序排列，有  
條不紊。全書計四冊分三編，上編為農業總論  
一冊內述農業大意農業氣象土壤肥料等基本學  
科，中編為農業各論二冊，下編為農業應用及  
教學法一冊，今第一冊上編業已出版。

唐志才主編

實價六角

## 黎明師範教本

# 農村經濟及合作

黎	書	出
明	局	版

優待學入校整批  
現購入折計算

最近教育部定「農村  
經濟及合作」為各級  
師範學校必修課程，  
該課課程標準即係本

書著者王先生所手訂。本書  
內容豐富，理論清新，全依  
教部標準編著 專供各校採  
作課本之用。

王世穎 馮靜遠合編

實價一元一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 一九三〇年

蘇俄 Evgenyi Gabrilovitch

顧仲彝譯

一九三〇年一月三日的晚上我到了愛座列那。那晚有大風雪。我的馬車到得最遲。我在鐵軌的枕木上踉踉跄跄地摸索了很久纔到達火車站台，最後我看見那棕色的車站。棕色的油漆已褪色了。有人在冰上刻着佈告說「同志們，由發有三十英里」。這裏還掛着倭爾加輪船公司的招紙。招紙上畫着在河當中冒着烟的輪船。船客站滿在埠頭上。水浪滾滾泛白沫。船長站在船橋上。

我走進車站。在站裏我看見小食攤的管攤人，脚伏和收銀員。這是晚上十一點鐘，人人都覺得睏睡。

一羣韃靼的大家庭佔據着三等待車室的地板。那族中的男子們懶惰地向四周瞧瞧，女子們用很大的金屬製的梳子梳着頭髮。一個小孩子在哭。他的母親在喂乳給他吃，用手掌托住他的背。那孩子穿着一條長的緞褲，中間裂開着——從背到肚子——所以那孩子的臀部全露在外面。

我是要到薩加去，並不在到愛座列那的直接路的上。我得在愛座列那換車。但車已早開走了。我得等到第二天三點鐘下一班車。我跑去看看站長，看他能不能替我想點方法。我帶着一張從中倭爾加區公共農場發給的命令，寫着「為播種」三字。他聽了我的話，便高聲大叫起來。他用拳頭打着桌子，他責問道如果他不做的話，別的事專去替違到的客人想法子，誰去管理火車呢。我很不聰明的不作聲。於是站長更大膽了，大聲說道：「這班笨東西到這裏來麻煩我！」他把命令丟在地板上，頓一下脚，又把命令拾起來。於是兩人都都不作聲。等了一會站長吩咐到薩加去的貨車車守把我帶了去。

車守把貨車的輛數記下來，貨物列成一表，便陪着我到站台上去。站台上虎嘯地吹着大風雪。雪落得像倒下來下的牆。我們看不見冰上刻劃的方向，也看不見輪船公司的招紙。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那火車。車守替我在制動機車的洋台上找到了一個地方。值差的車守已經坐在那裏，裹着一件皮外衣。火車機頭噴出喘氣的聲音，我們就移動了。風立刻猛烈的打在我身

上。我一會兒縮緊，一會兒伸展。我的手漸漸麻木了。在莫斯科旅行店裏買的山靴漸漸的硬起來。我很想睡。我想我快凍僵了，開始推搖車守。最後，汗出得像癡肥商人一樣的車守，廠開他的皮外衣，一聲不響地把我裹在裏面。

想了一會，我就開始用山靴的三層厚的靴底打着調子。車守的黃燈照着我，那車守把領子拉低，俯下頭來看我，暖得像衾被一樣。

火車忽然慢下來。車守咕嚕着從車台上跑下去。我向車站那面奔去。那車站是一所有兩扇窗的小屋，給雪花釘住在地上。在黑暗的屋角裏生着火。我向火爐衝去。些少暖了一點，我就注意到一隻電話，一隻鐘，一張行車時刻表，一具送發信說機和一個戴紅帽子的站守。這就是薩加——愛座列那區農場，「黎明」的中心。

這是一九三〇年一月。

「黎明」的情形，那時很可憐。執行的人員很壞。本區又沒有多餘的農事專家，會計員或書記員可供雇用；本區自己都不夠分配。工人更壞得不用批評。沒有多少用處的人都躋到這裏來。馬純，克來斯金，和斯多巴梧就這樣到了「黎明」農場。

我跟這班怪僻的人住在公共的寓所裏。這公共寓所很小。既沒有桌子又沒有椅子。克來斯金在他床邊的牆上裝飾了許多

照片和郵片畫。例如蒲帝，富格兒，殺死兒子後的可怕伊文，潘維洛夫，多毛的愛森斯頓，和齊茲耐夫。獸醫的床底下有一大瓶瀉腸藥。會計員的床底下有一對大靴。

全房用油漆漆着。牆上從前掛着許多東西，並且掛得很久。現在這許多掛的東西都沒有了，留下很大的痕蹟。睡醒過來，我們看見一處痕蹟從前是放鐘的，另一處是抽斗櫥和帳幕。有一處痕蹟我們總猜不出牠從前放過什麼。三個球體的影子掛到地板上。有一簇光線向上射。我們莫名其妙，爭論了很久。

我們一共四個人：會計員馬純，農事家克來斯金，獸醫斯多巴梧，和我。內中三人——會計員，農事家和獸醫——年紀大一點。他們是從他們的銀行和委員會裏派來做工作的。他們都有風濕症，內中有一位還有腎臟炎的病症。房間裏放滿了藥瓶。他們都睡得很多。

會計員馬純是有三十年經驗的銀行會計。他忙着替農場造一複式簿記的樣張，他把委員長簽過字的決議案都登記下來。這些決議案有許多許多。他們用雪車旅行，在小茅屋裏過宿。他們在濕地裏工作。許多東西都溶化了。馬純用放大鏡來，看看不懂的時候，他就從一個書桌跑到另一個書桌，懇求人家幫忙。我們念道：「由公民納爾金取得播種機一架」。其他我們就看不懂了。鈎子和塗點。



農事家克來斯金是從地面均分研究所裏派來的。他能設計一切的計劃，說出一切意見的基本原則，但他早就忘掉播種的時間，播種的情況，和各種禾穀的發芽情狀。當他設計春種的計劃時，他常常跑到場長那裏去問他們：播種機要用多少人，一匹馬能工作幾小時。

獸醫斯多巴梧是我們中間年紀最大的一個。他已六十五歲。害腎臟炎的就是他。他到來醫治牛馬，常常因為背上發疔痛咕嚕地抱怨着。他賭咒，當他給馬灌腸的時候，他要向衛生部訴苦，反對把工作的苦痛加在一個病人身上。他已經有二十五年不行醫了。一切病痛中，他祇曉得一種最詳細，那就是腎臟病。這個病他完完全全知道。他知道用什麼藥粉，藥水和油膏。他知道生這病的人應該吃什麼稀飯，他應該怎樣躺下，他應該用那一種的暖鍋。我喜歡把他知道的說出來。

馬純，克來斯金，斯多巴梧和我作得很和順，而每人都有一點羞恥的事。

馬純很懶惰，他自己覺得很羞恥。  
他常常在早上十一點鐘纔到農場辦公處來工作。他向同事們說：「你好呀？」他說去他皮大衣和小帽。他坐在一張有坐墊的椅上。他削鉛筆。早晨通常是很冷的。玻璃窗上掛着冰柱。馬純抄寫。他抄寫得很壞。懶惰佔了優勝。他向四周瞧瞧想有活

動和懶惰聯合的活動，談話和努力，同時像姊妹一樣既可活動又可懶惰。他走出去到走廊上的火爐邊的農民面前。他開始跟他們談話。他用報紙在他們面前舞動，他把統計的紙張帶到走廊上去。他對呢，搖頭，抽煙，喝水。懶惰統制了他。他賭咒說城裏已經有公共汽車，電話，商品陳列所。他說不久就會有地下的交通了。在他懶惰的時候，他不知道說什麼話好。

後來農民們散了。馬純瞧着空洞的走廊，餓餓的火爐，煙頭，草稿，紙片。

他回到他的辦公桌。他開始考試他助手潘突何金的簿記智識。他問潘突何金一條新生的牛，一條迷路的鬮馬應該登記在何處。潘突何金回答得很快，並無錯誤。

一天工作快完畢時，馬純找到工作更困苦了。他不能再懶惰的坐着。他一再繼續拾起他的鉛筆。他又問潘突何金小牛登記在何處；他覺得他的懶惰很羞恥。工作回來，馬純坐在床上吃東西。  
日俄戰爭時他在瀋陽。

農事家克來斯金因為喜歡吃糖，覺得羞恥。他在農事委員會服務很久，慢慢的吮吸糖菓和咀嚼朱古列糖。他沒有糖不能生活，他也覺得害羞。克來斯金把糖藏起來不給我們看見。在晚上他時時拿出來吃，把包皮紙丟在床底下。有時馬純半夜裏醒過來，翻身弄得床支支的響，打呼欠，咕嚕，克來斯金就一動不動如木橋，把嘴

的糖放在舌頭底下。他動也不動的聽着。他很覺得羞恥。

斯多巴梧因不能忍受鼾聲而覺得羞恥。

每天晚上我們有客人——新的區代表。通常他們都疲倦得連脚都拖不動。他一脫衣服就倒在床上，立刻開始大發鼾聲。我們談了一會，也就脫衣上床。斯多巴梧醫生也就脫了衣服。他側身睡着，假裝睡熟。他並且大聲呼吸，發着斯斯的聲音，還少少打鼾一下。但他不能睡熟。我們的鼾聲立刻增大起來，使他更不得安寧。個個人都睡熟的時候，那醫生就起床。用洋鐵酒杯打着桌子。鼾聲於是停止。我們聽見嘆聲和咕嚕的聲音。於是咳嗽的嚙涎聲。那醫生於是仰天躺在床上，眼看着天花板。那是晚上。狗吠。鷄叫。乾木折裂聲。東方發亮。醫生並沒有睡。他繼續起床，用洋鐵的酒杯打桌子。他繼續睡不熟。老鼠的鬧聲。鐘打着時間。牛鳴。醫生還睡不熟。到早上鼾聲漸漸的低起來了。最後，醫生睡熟了。

有時候在安靜的半夜裏，那醫生和克來斯金的行動是和的一袋糖來。他開始吮吸糖菓。那醫生於是假裝打鼾，表示他是個熟睡者。克來斯金現在很舒服了，嚙嘴舐唇的大吃，把包紙丟在別人的床底下。

我是他們中間最年輕的。我到「黎明」農場來是拿着麵包中

央的使命。他們知道我是新聞記者之後，我立刻受包圍。農民代表、合作員、會計員、農學家。他們把困難都告訴我。他們只知道三種報紙，潑勒巫達、葉茲訊斯西和倭爾加報。一切其他的事情他們都覺得是偶然的不要緊的。他們常常要求我：「寫給潑勒巫達。」但是我並不寫。我並不是潑勒巫達和葉茲訊斯西的投稿人，但是我覺得羞恥，讓他們知道這個事實。

## 二

一月十五日晚上來到一位老年的韃靼人。他肩背上背了一隻麻袋。一隻眼睛因被重打而成藍黑色。他的鼻子也給打破了。他走到洗臉架前，洗了一會。那時我們正坐在醫生的平床上喝茶。我們腳邊一隻茶爐在絲絲的滾着。茶杯都放在床底下，恐怕給足踢翻。那老人洗過之後，跑向我們這面來，要求給茶他喝。我們在一塊兒喝了許多茶。於是，他伸直的躺在醫生的床上，在多毛的濟茲耐夫和愛森斯頓的蔭影下，那韃靼人把他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他的名字叫沙甫定加息木烏。他住在諾巫易·凡列格的小村上，家裏有妻，兩個十七歲的兒子和五個姪兒。在一九二七年他四十七歲的時候，他決定學習俄國文法。他的兒子們不許他學。他於是（已經四十七歲了）秘密的學習。他的兒子們又查到了，又禁止他。但是他的好奇心要知道那招牌上，廣告紙上，仿單上寫的是

什麼東西已經統制了他。他又開始（已經四十九歲了）跑到學校裏去，用各種的遁辭推托着。他的兒子們又查到了，用橈子打了他一頓。他在床上睡了四天。他的腎臟因為受打而降落下來。於是他不再進學校，他躲在牛棚裏去學文法。他自己教自己教了兩年，學習看書。一九二九年集合運動開始。諾巫易·凡列格村是古拉克人的城堡。在合作運動開會時，只有二十處田場加入。村民心中都猶疑不決。於是沙甫定·加息木烏就站起來替這運動伸說了一番。

他回家去，兒子們把他的衣服剝下，一面吟着禱告，一面用鎊索打了他一百下。於是他們把他丟在街中雪上。他躺在雪裏直到早晨。第二天他傷痛好了一點，他就跑到農場辦事處把他的姓名登記下來。他的妻知道了不給他飯吃，他的兒子們把他趕到豬棚裏去。

在分配農場的職務時，加息木烏被派為家禽管理員。他很熱心的做他的職務。他想到許多古怪的食料。他小心地把病雞和健康雞分開。他把痘雞逐漸減少。不久痘雞就絕跡了。總之，這家禽場情形非常興旺。但是加息木烏家裏的事情卻大不相同。

有一天加息木烏回家看見一個巫師。他的兒子們把加息木烏用繩捆綁起來。巫師唸咒語。於是那兒子們問加息木烏他願不願意拋棄農場。加息木烏說「不」。他們開始打他。巫師又唸了

一會咒語。半點鐘之後他們問加息木烏願不願意拋棄農場。加息木烏說「不」。他們開始用泥磚來打他。他倒在地上。巫師高聲大叫着唸咒語。雞叫了。惡鬼就算逃走了。在半夜裏他們又問加息木烏願不願意拋棄農場。他回答道「不」。於是他們用凳子來打他的面部，把他丟在門外雪地上。早上，他蹣跚着走了十五英里，到了我們的總部和公共寓所。這就是整個的故事。

我們聽完之後，立刻跑去見軍部的司令。第二天加息木烏的兒子們和巫師都被捕了。

加息木烏被派為農場馬廄的總管。在這件職務上他大大的顯示他驚異的能力。這裏沒有飼馬的芻草。馬匹全餓肚子。牠們有許多得靠在樑上掛下來的皮帶過活，不然牠們會倒翻在地上。加息木烏開始把穀倉的草屋頂拆得粉碎。他用上帝也不知道他從那裏得來的生鏽的割草刀把屋頂的草斬下來。他煮了大鍋的水，把斬下來的屋頂草浸在滾水裏，灑上鹽，馬就吃這種草，吃得很高興。他救了那些馬。他睡在馬廄裏。他一刻也不願離開那些馬，他沒有飼料，沒有錢，沒有幫助，但他想出方法來飼養牠們。他的名聲傳播很遠，遠近的農事家都來參觀他的馬廄和他的混合食料。

場長鮑耶何特意召他去，感謝他，派他做耕具修理工場的總管。這個工作實際上並不存在。只有一塊鐵砧，一柄凹錘，和一扇滿

是破洞的風箱，好像一面破鼓。加息木烏把破風箱鑊起來，拿起那柄鐵錘，打鐵，彎曲那燒紅的鐵。他沒有煤，又沒有鐵。他天天早上一早出去到柵棚裏去找鐵皮鐵棍。中午的時候，他帶了一隻麻布袋到火車站去。工人給他煤。在晚上他就開始工作。他設法每一晚上修半具犁耨。但是這還不夠。他呈請合作社要五個青年。

加息木烏有了鐵就教這五個青年怎樣工作，怎樣唱歌可以幫忙他們加快工作。工作進步得很速。到了三月五日那工場已能每天修兩架犁耨。加息木烏繼續的修理，不斷的修理，如果不給場長調職的話，他一定會把一切拿來修理的農具都修好，但不耐久等的鮑耶何謝謝他，又指派他做馬鞍工場的總管。

那工場裏又是一無所有。那柵棚裏只掛着一柄夾剪和套住馬頭圈的木架子而已。既沒有氈，又沒有皮革。但是他把牠們找出來。他找到的地方很驚異：在溝裏，火爐裏和牀底下。牠們躺在那裏有好幾年了，和其他的東西混放在一起，或蓋着或釘在一處，所以牠們的主人從未看見牠們單獨在一個地方，也沒有想到可以分拆開，刷乾淨，取來應用。牠們變成火爐，溝汜和牀，好像火爐裏的磚，溝裏的泥土，床上的褥墊和鐵桿一樣。加息木烏把牠們分開來，用來修理馬頸上的領圈。於是他製造馬鞭與馬鞍。

那時過的是很憂慮的日子。政策尚沒有穩定，行政還很遲慢，古拉克人的騷動很使農民的心興奮不安。農民的代表從各處地

方到薩加來，來看鮑耶何場長在做什麼事，他預備怎樣去播種，飼料缺乏他怎樣解釋。這些代表帶來了許多宣言和呈文。呈文上寫的是關於將到的春天，錢財的缺乏，修理，疾病，老年，青年，離婚。這些代表是從很遠的村坊上來的。

他們日夜的走。他們常常在近黃昏時到達，在穀袋裏放着書寫好的呈文。但是派他們來的農民不容易滿足。他們深怕呈文不能送到，代表們喝酒作樂，生病，或斷折了腿，所以跟着又派了一批新代表，帶了同樣的呈文。這第二批代表在第二天晚上到。但那些農民依然憂慮。為安全起見他們派來第三批代表。

一大羣人到來——韃靼人，馬特文人，卓伐許人，俄羅斯人。他們混亂着說各種的方言。他們把木製的辦公室圍起來。場長的房總是鎖上的。代表們推，打，用鎚敲，每天早上如此的。到中午門開了。場長走出來。他年紀很輕，美麗的頭髮，穿一件藍襯衣，一頂小帽，小帽的鴨舌是真皮製的。五種民族的代表們張着嘴驚異的瞧着他。這就是鮑耶何，名聞遠近的場長！

鮑耶何從工作房裏出來，爬上一隻大的兩層的寫字桌，使他看見那聚集着的農民，向他們演說。爬到寫字檯上去很不容易。他滑跌了好幾次，後來有人拉他一把，他纔爬了上去。鮑耶何脫了小帽，拭去汗珠。大家靜默下來。他開始說話，要求立刻一百分的合作運動，駕馬具和荒田均分，答應增加耕種區到百分之四十。

他說完了這些話，他就從寫字桌上跳下來。下面的叫聲便像暴風雨一樣的興起來。有人這樣叫道：「我們怎麼樣播種？」我們控訴！」「我願意，但是我妻不願意，我們把牛放在什麼地方呢？」「說慌！」「還我馬來！」「我家裏有十五個老人，我們的小孩子怎麼辦呢？」「爲什麼我們沒有曳引機？」

鮑耶何推開他們向門走去。代表們阻擋他的去路。他們把呈文塞在他手裏，他們用五種方言向他高聲喊叫：「沒有曳引機！」

「我妻不願意，我們的小孩子怎麼辦呢？」場長不得不用肘和肩。但代表們最後把他的去路塞斷了。克來脫金、馬純和其他的計賬員都跑出來幫助他。他們拉住他的肩膀，外衣和襯衫從人羣裏拖出來。他躲到場長辦公室裏去。

代表們依然不散。他們東站站，西站站，抽煙，講話。他們把場長的辦公室門推敲。到了晚上他們開始回去了。

### 三

最後，加息木烏就在許多人告退時就了職。一清早許多人都跑到辦公的屋子去：男人、女人、瞎子、老頭子、老太婆、患瘋癲病的小姑娘、男孩子和幼童們。他們高聲大叫，舞動他們的呈文。三月十四日第一次開會時他們就決定從事遊行開導的工作。「黎明」的南部由加息木烏擔任。我陪伴着他。

我們到一個個村莊上去旅行。到了一個村莊，加息木烏就在人民會場上召集會議。在這些人民會場裏的牆上有煙染痕跡，內部煤污骯髒，都是偉大春天的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地板上還可以找得到去年十二月遺留下來的煙頭。這些房子骯髒得不得了。去年十二月演戲留下來的田園、樹林的佈景雜亂地放在台上。倭爾加田場的冬風，把窗吹壞了；快樂或反抗的頓足把房屋都震破了。

大羣的人到來開會。加息木烏一跨到講台上，幾百個問語從四面八方向他飛來。問語好像是旋風、暴風雨、沙漠的燥風。一個人必須同時是農事家、工程師、獸醫、經濟家、氣象學家、審判官纔能回答這許多問題。老韃靼人加息木烏一樣也不是。並且，他連一個演說家都不是。他開始說話時，他就紊亂得字眼兒都說不清楚。觀衆的質難使他更亂做一團，他只好閉上眼睛，靠在桌上，好像睡熟了。於是人聲鼎沸。他們向加息木烏衝來，拉住他的衣服拖來拖去，責罵他。加息木烏不作聲。慢慢的羣衆靜下去了。他們知道他雖然不響閉着眼睛，但等着機會。羣衆就自然而然的靜止下來。於是加息木烏張開眼來，請觀衆中一人到台上去，很高聲的開始跟他談話。他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就用名字稱呼他。這纔是集會的真正開始。加息木烏演說時說不上三個字，但在個人談話時就有溫和親切的天才。他瞧着一個人，注意到他頭和鬚鬚的動

作。他看出和明瞭他的懷疑點，好像一個人看見一所房屋，一所樹林，一片草地一樣，需要成經濟家，工程師或農專家的答語都會跳到他的嘴上來，這是我所聽到的最深刻的辯論。在加息木烏的話裏，農場變成一個有生氣的活人。羣衆聽着這種驚異的對話，連氣都不敢透。

這種集會要延長到五六七小時之久。加息木烏找了一個同伴又一個。最後他把羣衆的性情改變了過來。到第七點鐘的時候，代表站起來，謝謝演講員，對建設農場，決不遺棄。

到早上四點鐘加息木烏宣告散會。八點鐘他別另一處地方去。

這樣過了三個星期。有時在晚上，加息木烏要我讀報給也聽。我把報上的標語唸給他聽，跟他同時唸上好幾遍。當他聽見那些標語時，他就害怕鋼鐵一般堅定的標語使他的臉轉成白色。他有沒有弄錯呢？他害怕得使我爲他而也害怕起來。他唸了標語，低聲說：「我不是演說家」。我走來走去有好幾點鐘，發狂一般。他踱着踱着，想着想着，用大皮靴頓着腳，用手臂舞動着。他一面咕嚕着。

幾點鐘之後他對於標語裏的思想已漸漸慣常了，好像一個人對於向對着談話的人的鬚鬚，鈕扣和衣服漸漸習慣一樣。那標語不久就失了精采，懷疑，生病，很快的不見了。那標語已成了很明瞭

的東西，他自身的一部分。

三星期之後農場漸漸結晶了。不安定的分子已經除去。真正好的社會已經開始建設起來。三月廿七日「黎明」農場接到了大批飼料和麵包，是從興盛的農場裏借來的，並且錢也到了。聯合農事隊到了。克來斯金，馬純和斯多巴梧都停職。五天之內聯合農事隊計劃怎樣簡單的進行播種運動。農場執行部員和黨的執行部進行工人的組織。

「黎明」的農民在一九三〇年春頭上十星期所看到的是什麼？他看到的是鮑那何的無能，鮑那何的爬上寫字桌去。他聽到：「農事隊，與扇形的播種機，與輪件工」但這一切只不過知道，從沒有看見實行出來。有許多運動的談話，並且有奮鬥。他們日夜爭論，但這一切在本質上是沒有結果的。

這農場因有一百個鼓吹者名譽傳播遠近，但在視覺上，嗅覺上，觸覺上或味覺上依然一無所有。這好像是精神的莊嚴的聖神，牠只能爲之奮鬥，但並不能使人真的感受到。

#### 四

四月五日他受命到沙馬拉去試試個人的勢力。

他到沙馬拉已晚上很遲了。火車在路上耽誤了時間，現在正在開足速度。加息木烏剛把背袋拖下車來，那站上的看守已打鐘

了。查票的吹了一聲口笛。火車就開動了。

那老人找到站台上絕無人跡。一長列貨車的火車頭正在喘着軒聲。一個機械工程師的助手正在用冒烟的粗麻火把照着車輪檢查。一個高個子的年青人遲緩的請求那助手幫他一下。那助手拒絕他，那青年就把背袋丟在地上，躺在站台上。他搖着頭，從背袋裏拖出一塊麵包一條青魚。

加息木烏跑到車站廣場上去。有十二三個乘客正圍繞着幾個車夫。這裏車夫很少。所以車夫要多少錢就得多少錢。所以車夫們坐着一動也不動。乘客們舞動他們的手提箱，用肘擠着。

那老人決心步行，不久他看見在一條小巷裏有一個車夫。那車夫坐在一只箱子上睡熟了。他的頭一點點低下來。於是他驚了一跳，突然抬起頭來。但這個動作只不過是他睡眠狀態的一部分。那車夫張開眼來，但又立刻閉上，頭又漸漸的低下來。

加息木烏把那車夫推醒，要他送到旅館去。那車夫要兩盧布。他答應送到他托爾斯泰街亞爾亨拔拉旅館。加息木烏答應了。他們就動身。

雪又潔淨又光亮。月光明耀。加息木烏在月光中看見托爾斯泰街。那條街上的房屋很小。那條街道是鮑洛笛諾戰爭的發生地，闌不盈碼。馬在風雪中走進去都有點困難。

加息木烏不久到了亞爾亨拔拉的門口，撒鈴。一個睡眼矇矓

的看門人在襯衫外披了一件皮大衣出來開門。

那老人走上樓梯。在二樓上一個值日的夥計在一扇玻璃門後面睡熟了，玻璃門上掛着旅館的規則。

加息木烏把他叫醒，告訴他來此的目的。那夥計撒鈴，但沒有應聲。他們就開始去找女傭。他們走到她的房裏，那房的牆壁是白的。房裏有一張牀一只抽斗櫥兩只椅子。那女傭是個繡紋滿面的女人，團屈在牀上睡熟了。他們把她叫醒。他咕嚕着領加息木烏到一間客房。

加息木烏開始脫去衣服。他幾次旅行的經驗，把牀拖出一點，離牆遠些，怕有臭蟲。他躺下把電燈關熄。但是他的背、胸和手立刻開始癢起來了。這裏並無臭蟲，但多跳蚤。加息木烏睡不熟。他翻來覆去，想搔。這真是一個煩擾的晚上在異鄉。

第二天七點鐘他跑去洗臉。他看見一條手巾，一只臉盆，和水的開關。那開關得向右轉水纔出來。在房的角上他看見一只磁桶，底下有水，上面一只箱子，一根鐵鏈掛下來，下端有梨樣的一根柄。他看了又看，不知道這是什麼，也不懂怎樣用法。這就是抽水馬桶。

他跑到街上，轉了彎到另一條街去。他生平第一次看見一條寬闊的路，邊石和驛馬的涼亭。這條街走完了。他生平第一次看見夾樹的街道，店號招牌和陰溝。他走到一處電車停站。他站在

那裏的時候他看見拿着籃子的鄉下女子，車夫，羣衆，樹衛和官員。他害怕起來。他好像覺得到了一處城市，永遠回不去家鄉似的，他覺得很孤單，一切從前覺得對他有益的，現在飄渺而不真實了。他站着很久，搖着頭。電車來了。加恩木烏覺得想走開，回到旅館去，立刻動身回薩拉去，再去看見那所木製農場辦公處和他的馬鞍工廠。他退後一步，但他終於走進電車。在電車上他第一次看見查票員的袋，札票人，短短的坐椅，畫着的「穩妥第一」，和板壁上的電車規則。

他到了區合作聯合會。在那裏各種職業的人都有。這裏有農事家聯隊，工程師聯隊，教師聯隊，醫師聯隊，工匠聯隊和會計員聯隊。在寫字桌，檯和墨水瓶中間跳動着大規模集中的生氣，很清楚的可以覺察得出。每一點鐘有新的力量流入各村莊上去。全國各地的人都到這裏來，取了指導，皮靴，羊皮襪，就走了。他們一去兩三月，半年，五年。

他開始預備明天的演說。他從袋裏取出許多計數表來，那些表格都是那會計員在出發前交給他的。他把這些表格看了好幾遍，自言自語道：「我不是演說家。」

天暗下來了。六點鐘的時候他決心把演說辭背熟。他拿起一枝筆。他寫了又寫，並不起立也並不向四周瞧看。半夜了。他還是坐着，搔頭皮，書寫。到三點鐘他纔站起來。他開始在房中踱

來踱去。他低聲說話，舞動手指，揮着臂膀。他一段一段都背熟。他跑來跑去頓着足，拉拉褲子，皮靴走到很響。他一面念着演說辭。

到早上十點鐘他的演說辭背熟了。他跑到街上去。這是他生平第二次看見邊石，驛馬涼亭，夾樹大路，店號招牌和水溝。他走路，坐車，跑步，踉踉跄跄。他到工場是十一點鐘——在開會前一點鐘。他立刻被引進到場長室。他坐着坐着等候。他的演說辭的開頭和結尾都記得清清楚楚。他坐着坐着不敢動一動，把演說的中段又背了一遍，又加添了好幾處富於情感的高聲演說警句。

在一點半鐘的時候，他們叫他到會所裏去。他看一間大房間滿是人。他們請他走上講台去。他開始說話。雖然他有點混亂，但他開頭幾句說得很清楚。可是到了中間他頓住了。他從新造出辭句。他高聲的念出中段的警句，他把中段快些溜了過去，嘆了一口氣，便到結論了。他的結尾也跟預備的不同了，於是哼哈哼哈了一會，又從新說到中段裏去。他開始臨時亂造，有時又記起原演說辭裏的警句。但是每一秒鐘他跟原來的演說辭愈離愈遠了。最後他捲入了字句，手勢和哼哈的旋渦裏去，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們又像中段又像開頭又像終結，他站在台上想到他說的話表示什麼意思，他自己驚駭起來。他講，講，注意他的力量在哼哈，舞臂和不斷的說話上。他講，講，自己這樣想：「失敗了。我不是演說



家」。

但並不失敗。聽衆中頗有同樣信仰的人。用不着叫他們的名字，拉他們的摺領或鈕扣。他們明白那老人已經透不過氣，興奮得話也說不出來。他們明白重要的不是他的演說而是使他來此的事務。他們坐着交換意見，等那老人完全奔潰，終結了他的演說。

當加息木烏講了指定他的三十分鐘後，中央委員的秘書跑上台來說道：

「同志們，那老人已說得透不氣來，興奮得話也說不上來。讓我來解釋罷。」那秘書把「黎明」的情形告訴他們。

事情完畢。加息木烏回薩馬拉。

火車開走了，叫着。

潮濕的山谷滑溜的荒野從窗裏都可以看見。一層樓的車站時時在路上閃過。到七點鐘天開始下濛濛雨，風也吹起來了。

「霧」那查裏的說。

雪突然漸漸溶解了。

十七日，工匠隊到了。他們立刻工作，日夜的工作，每二十四點鐘修好五架犁，十柄耙，三輛播種機，可是一九三〇年的融雪比他們的工作還要快。到二十五日他們得到田場上去，太陽很烈，泥土已漸漸乾燥，但是一切耕具還沒有準備好。只有少數工人到田場上

去；他們工作得很慢，有氣無力的。

公共的播種於三十日開始，已較預定的日期遲了五天。太陽很烈。泥土已漸乾。每天不獨要按着規定的播種，還得把落後的補上。可是，工作並不進行得很順利。機械在田場上突然壞了。那些人也並不很內行。農場差不多到了失敗的邊緣上。個人的播種也一樣的壞。

次日加息木烏出發去參加馬息克木夫加的一個催快播種的會議。中途他在諾巫易·凡列格他的家鄉歇宿。在晚上他聽見打碎玻璃的響聲。他張開眼來，一盞煤油燈幽暗的點着。在這半明不滅的光中，他看見牆上的照片和廣告在跳動。一切都靜寂。微風從打碎的窗口吹進來。加息木烏摸摸面頰，看見血光滑的桌上有子彈的遺痕。他很驚駭，在牀上坐起來。一聲槍響。加息木烏從桌上翻下來。他的背上受了傷。他爬到門口，設法到門外去竊下，希望那盞燈會熄滅。但那燈並不熄滅。加息木烏爬到門口。他必須抬起身子開啓門鈕。他舉起臂膀。一切都靜寂。他的手達不到門鈕。他舉起他的肩膀。一切都靜寂。血從他背上竊下來。燈還點着。加息木烏躺在地板上，看見一隻字紙簍，一個破的筆頭和一些黑的沙。他抬起頭來。槍聲一響。加息木烏死了。

第二天那兇手就捉住了。他就是回回教徒的兒子，那回回教

徒因參加謀害加息木烏而被捕。

五月十四日，播種的第十五天，我們把加息木烏葬在諾巫易。

凡列格。

我們舉着旗。樂隊奏着勺旁的進行曲。我們低頭走着。樂隊的哀鳴把人們都趕到街上來。我們經過一條街，穿過一塊田場，到了公墓。在那裏聚集着從各村莊來的合作社黨員。他們拿着旗，旗上寫着——「殺死回回人」。一人雖死，千人繼其偉業」。我看見黑的田場，我看見犁耙，曳引機，播種機。我跑近加息木烏。我看見他的繡紋的臉，他的不平的前額，和他告別之後，我退後去，讓後面的人跑上來。韃靼人渥谷洛夫，薩加的家事總管，登在一小山上。

「同志們，」他說，「這裏躺着一個偉人。他相信生活的改進了。那豬殺了他。他們做成了什麼事業？沒有。總之，一個老人死了。我們活着。播種機，耨耙，犁車留在後面。老人，再會了。你在開會時害羞。你格格不吐的說話。你錘，鋸。但是我們發誓去做你所做的事業」。

樂隊又奏起樂來。我們散了。

塵灰瀰漫。太陽甚烈。我坐在合作會的近旁。天上一點雲也沒有。報館代表們坐在車裏在我身旁走過。田場的流動廚房也過了：這是早上十點鐘。禾稼先鋒隊拿了旗走過。宣傳隊也坐在車上過了。一個衰老的老嫗從門裏走出來，看看天，開始抽水。合作社的看守打呵欠。修理隊帶着他們的工具走過了。一個農事家騎着馬走過。微風吹起。河水揚波。鳥唱歌。薩馬拉的旅行隊雷鳴一般的經過，揚起許多灰塵：這是中午，吃飯的時候。

他們說真正的悲哀是看不見的。這不很對。牠可以用口吃來表示出來，柔軟的，甚至於聽也聽不見。讓牠去罷。因為牠像雷一樣的響起來。當一個人拿起筆來要把他所看見的記下來，他自己因了這聽不見的悲哀而耳聾煩擾。

我願意結束這故事，一個真正男子漢的故事——誠實的，也不噁。

這是一件偉大的工作。我一句一句確切地寫下來。我喜歡暴風雪、月、和我的晚餐。我喜歡說話。晚上和煤油燈把我緊緊捆住。去描寫十點鐘，中午，是多麼奇異呀。

# 魔力

英國 C. J. Mustace 作

張友松 譯

本篇作者生於一九〇三年，是當代英國作家中頗為出色的一個。他還只二十多歲的時候，便以短篇小說著名，在英美和加拿大都為讀者所熟知。電力曾載 *English Review*, *Canadian Forum*, 和 *American Hebrew* 三種刊物，頗獲稱譽。Edward O'Brien 把他收入一九二九年短篇小說精選 (*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1929*) 裏，給他加了三個星符。(\*\*\* 表示那是全集中最好的作品之一。) 原文題為 *Obsession*，是「著魔」的意。譯者斟酌的結果，特改「著魔」為「魔力」，因為與作品內容比較相符。——譯者

瑞班·路賓諾夫十歲的生日那一天得到一只銀錶。那是一件漂亮的禮物，的確是純銀製的。這錶是個很大的東西，錶鍊子也很結實，錶上有一活扣，上錶紋的鑲匙便掛在那上面。因為瑞班的錶原是他的祖父的遺物，式樣很舊，那上面的花紋也很古怪。他的祖父在波蘭去世的時候，這只錶便傳給他的兒子山莫爾了，那就是瑞班的父親。

現在山莫爾又已去世，這只錶早就傳給瑞班了。家裏的人給他代為保管着，一直到他十歲的生日，他那寡居的母親覺得他到了這般年齡，很可以自行保管這件東西了，才交給他。他的姐姐瑞白加教給他怎麼上錶。先把那厚大的背壳揭開，把指夾弄到一條細槽裏。這下面又是一層蓋子，那上面用希伯來文雕刻着幾個字。譯出來，意思是「我願作你一生的忠誠僕人，永遠伺候」。

路賓諾夫這一家人幾年前就從波蘭移過來了，瑞班接受那傳家錶的時候，他們是在美國一個大城市裏一帶窮人住的地方住着。他們的家不過是一長排骯髒的住房當中的一所，那帶地方原是一些餓貓和大肚子女人的所在。一到冬天，便有些披着頭巾的胖女人打掃各人門口的雪。夏天她們便在階台上坐着，怪舒適地給孩子餵奶，路過的人用難看的眼色望望她們，她們也就報以公然的藐視。

瑞班住的一間房子是在樓頂上，頭上就是屋頂的石板。這樓頂當初是預備着作堆雜物的地方的，因為這帶地方曾經有一個時期





後他便脫了衣服，爬進他那單薄的被窩裏。那一夜他醒了好幾次，每次醒來首先聽見的老是那錶的響聲。

後來瑞班年齡漸長，那錶在他看來便成了一個堅定的象徵。每逢心裏不痛快，或是遭了環境的磨折，他便要從那只錶身上取得安慰。他把他拿出來，放到耳邊，聽牠那小小的心沉着地跳。永不疲勞，永遠是忠實的。於是他對他這錶居然愛起來了。上錶成了他每天最神聖的典禮。他從不曾忘記過一次，那錶也老是走得很準。

瑞班到了相當年齡，便幹他的父親的行業，開了一個海味店。二十五歲的時候，他娶了安娜·潘默蘭茲，麻布商勒維·潘默蘭茲那老頭子的女兒。這事情在當時要算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他是懷着滿腔熱心舉行的。瑞班固然是在店裏幹着事情，度過了他的蜜月——那個年頭好不容易有買賣哩——但是安娜却常常從他們那樓上的屋子裏跑下來偷偷地望望他。他心裏非常高興，大有飄飄然的滋味哩。

不過他最初的難題也就在這時候開始了。安娜很不願意他那只錶在房裏那麼大聲地響。她是習慣了在絕對的平靜中睡覺的——自然是在麻布的床上睡。瑞班的錶那小小的生命的活躍是足以攪擾她的，她很想把牠擺脫。但是這却是瑞班無論如何也不會依的事情——他寧肯不要他的老婆同他睡，也不能離開那只

錶。因此安娜雖則和他同居，他倆却有點貌合神離。

瑞班娶了安娜，過了一年她就生了第一個孩子。那時候可真叫瑞班焦心了一陣。直到這事情快要發生的時候，他簡直就一向沒有十分往這上面想。事到臨頭，他才恍然大悟，原來安娜是要給他生個孩子了——他的孩子呀，是他自己的，他的肉，他的血的血呀。他是多麼希望牠生世來是個男孩啊……於是他便焦急起來了，他那焦急的情形才可憐哩。

那猶太老產婆三個鐘頭之前就進房裏去了，瑞班就在門外來回地踱步。順着廊子向一面走十步，又是十步走回來。他每等兩三分鐘，便把那錶拿出來，拼命地睜開眼睛釘着牠那不可思議的面孔，好像是他想在那上面找到他的一切煩悶的解決似的。爲而那錶只是一味地響個沒有完，又響了六十分鐘，才有一聲呱呱大哭的聲音打破了全屋的沉寂，並且向瑞班報告——同時也向世人報告——又是一個路賓諾夫出世了。

從此以後，瑞班覺得他的錶更加神聖了。無論什麼時候，他都時常利用牠。只要向他那謎神似的面龐瞥一眼，他就可以把他一生的任何一件重要的事情回憶出來。他感覺得心情安定了。那麼可靠，那麼沉着……始終是忠實的。這錶成了一個象徵生命的東西，簡直就是象徵着他自己的生命哩。每逢他想要回憶自己曾經特別覺得稱心的任何一樁的事情，想要回憶他那平淡無奇的生命

史上任何一件稍具魔力的小事，或是想要回憶像他這樣呆板的人物，有時也能從那平庸的生活裏拾取的片刻的幽美印象，他便只須把他的錶拿出來，舉到耳邊，聽牠那顆小小的心的沈着的跳動就行了。

啊……啊——他的心愛的錶啊。那麼光滑，那麼圓，那麼亮——他現在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時常擦牠，簡直把牠擦得好像磨光的白金那麼亮了。他那小錶——哈，牠把他最初遇見安娜的時候那種情景和他當時所感覺的那番新奇熱烈的兒女柔情的滋味都給他搬回來。他還能因牠而回憶到他那第一個兒子魯本出生時的情景，那也是他一生的盛事之一哩。

時光一年又一年地過去，安娜又給他生了許多孩子。但是魯本出世之後，添孩子的事情便不能再使他興奮了。安娜也一年一年地越來越不高興，脾氣越來越壞了。哎，他現在愛他的錶簡直就甚於安娜了。

瑞班開那舖子，買賣不大好。他到了六十歲，便把實際經營的責任交給魯本；他們是很窮苦的，不得不刻苦過日子；他其餘那些兒女們現在也都長大了，有些已經結了婚。安娜已經白了頭髮，但是她依她那種族的習慣，戴着一幅假髮，與他那起皺的臉面和塌下的鼻孔頗不相稱。瑞班現在是長着很長的鬍子了，他的眼睛也有些模糊了。後來他年紀越大，便爲了他的錶和那上面的字常是

費不少的心思。他死的時候把這錶給誰呢？牠簡直成了他的生命中不可少的一分子，無論想像着牠落到什麼人手裏，他都要覺得難受的。

有一天，他出了一趟門回家的時候，在路上有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有兩個人從一道矮牆後面走出來，把他抓住了。他們兩人都帶着手槍，其中有一個人拿手槍比着瑞班，另外那一個便搜他的衣袋。

瑞班并不害怕。他記得他是先把他所有的幾塊錢通通摸出來才離開店裏的，想到這點，他極力制住自己才沒有露出那得意的微笑。他把那點錢留下，是出於魯本的請求，因爲店裏正缺少着零錢。這兩個壞蛋是莫想從他身上找到什麼值錢的東西了。

但是忽然間他想起了——他的錶！

「呵——不行……不行」他喊道。一個暴徒很內行地從他口袋裏把牠摸了出來的時候，他便突然伸手去抓牠。「那可不行，大爺們，要別的什麼都行，我給你們錢吧——十塊——二十塊都行——只要你們把錶還給我。」

「別作聲——混帳」有一個暴徒粗聲罵道。「再張嘴——我就叫你吃黑棗。」一面說，一面就用鎗柄使勁地在瑞班肚子上戳了幾下，好像是要加重他的語氣似的。

他們把他的一切都搜着走了，只剩下手上的一只戒指，不知怎

麼沒有被他們發現。值錢嗎？哎什麼也不值錢，只有他那只錶。而他們偏把他的錶拿走了。

慢慢地，凜然地，他漸漸想到了他這錶對他是如何地重要。他回到店裏的時候，把那雙疲勞的衰老的腳跨進門檻，那日常的一切似乎是給他取笑一般。失掉了他的錶，這就不成其爲家了。一切一切都顯得失却了重心似的。安娜，魯本和他的孩子們卻像是陌生人似的。他現在是萬事俱休了，無所寄托了——一個風燭殘年的，再也不能對人生感到興趣的老人！一陣無限的淒涼闖進了他的心靈。那天晚上他沒有吃東西，并且還通夜沒有睡覺。半夜裏，他忽然在床上驚起，想聽他那錶的響聲。但是他四周只有寂靜籠罩着——寂靜和他的妻在他身旁發出的老大的鼾聲。

他起初把那事情告訴了安娜的時候，她馬上就打電話，報告警察局了。他們只笑了她一陣。他們有什麼辦法？偷掉一只錶？像她所說的那種路劫的事情，在那一帶地方時常都有得發生。他們是沒有辦法的。

一星期過去了，這在瑞班真是受罪的日子哩。安娜爲他擔心起來了。她很難勸得他吃點東西。他的懷喪真是可憐。偶爾會有片刻的工夫，他忘記了。但是隨後她就會發現他向着他的坎肩動一動，去看他的錶——這是他向來都要每天有好幾次的舉動。他那慢慢地恍然於他的錶已經失掉的神情可真叫人看了心痛。

哩。

夜裏醒着躺在床，瑞班想起他那錶的裏面一層蓋子上刻的字。「我願作您一生的忠誠僕人，永遠伺候」。現在呢，他還活着，那錶却把他捨棄了。不知怎麼的，這念頭老在他那惶惑的胡思亂想的心裏堅持着；那錶是把他捨棄了。牠現在不伺候他了。牠欺騙了他，他沒有牠簡直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後來有一天，是一個天氣非常明朗的日子，他又看見那只錶了。在一個當舖的窗戶裏放着，決沒有錯。那又大又厚的東西，那看熟了的面盤，那帶鑰匙的粗大鍊子。那是他的……他的錶。

他走進那骯髒的屋子裏去，簡直制不住一身發抖。一陣舊報紙和老鼠的氣味向他的鼻孔裏撲過來。一個面孔像煞老鷹，身體僵僵的老頭子從櫃檯背後瞪着眼睛望着他。所有的東西都覆在不知多少年代的灰塵裏。灰塵好像是連那當舖裏的老頭子身上也落得有，把他的皮膚蓋上了，使牠發出閃光來，像是舊羊皮紙的顏色。他戴着一頂很舊的瓜皮小帽，瑞班走近他的時候，他便把兩手在一起搓。

「我要買窗戶裏擺着的那只錶，」瑞班用希伯來語說。「我給你五塊錢吧。」

呵……呵——五塊錢。這足夠安娜和他過活一個星期的了。不過那也無可奈何。他是非要他的錶不行的。

那當舖掌櫃的不斷地搓着他那雙手，有一種微弱的，嗞嗞的聲音從他那半閉着的嘴唇當中發出來。

「那只錶值十塊錢哩。」

「好吧，我就給你十塊錢買下牠。」

瑞班伸出他那抖戰的手去摸他的皮夾子。慢慢地，痛心地的數出了十張一元的鈔票，每一分錢他都是捨不得的。他把當舖裏那老頭子的錢付了之後，錢包裏就只剩下兩塊錢了。安娜和他就只好是靠這兩塊錢過這一個星期。買賣是作成了。那老當商到窗戶裏去拿那只錶出來，他嘴裏還是發出那種古怪的嗞嗞的聲音。他有一根帶鉤的棍子，他好像是拖一隻大魚上岸似的，把那只錶用這棍子鉤出來，放在櫃檯上。瑞班便連忙伸手去把牠拿過來。

呵……呵——他的錶，又完全成了他自己的了。那銀子的冰冷的感覺，那熟知的重量，那大大的錶面上的不可思議的神氣。還有牠那顆小小的跳動的心。哦，牠的心？他把牠拿到耳邊，想聽牠那滴達滴達的響聲却聽不見了。裏面沒有聲音發出來。牠已經不響了。牠已經停住了。牠那顆小小的心已經是不跳動了。

他把牠拿着走出那當舖，急得什麼似地沿着街上走。他時時地站住，把那錶拿到耳邊去聽，只是搖頭。牠已經停住了。再也不響了。弄到源頭，還是牠把他捨棄了。牠死了。呵……呵——死了。像許多年前那那寡婦加倫的孩子似的，死了。但是不然——這

情形有點兩樣。有修錶的呀！總算好，人是可以使牠的心再跳的。牠還沒有死。不過是睡着罷了。

他就是這樣地喃喃自語，咕嚕咕嚕地，手裏拿着他的錶和那搖擺着的鍊子，在街上那越來越擁擠的人羣當中攢着往前走。他是往那商業中心區域去的。

盲目地，心裏只存着一個目的，他橫過大街。正當他走到了街對面的時候，有個人把他的胳膊撞了一下，於是他的錶和鍊子便掉下去了，在空中閃成一道銀光，叮玲地響了一聲，落在地下。呵……呵——無數小件的機器散落在那人行道上。所有牠那些小小的筋肉，脈管，和神經，還有牠那顆小小的心——都摔成一堆亂七八糟的鋼鐵了。

無可奈何地，神經錯亂地，這老人在街沿上站着不動——他被那災難的突如其來嚇呆了。後來那堆東西裏面似乎是有塊離開了其餘的部分，滑稽似地滾到街心去了。這就是上面刻着字的那晃亮的裏面一層錶壳。他趕緊跑過去拾取牠——以免讓牠被街上那些無情的車輪所毀。正當他的手指把牠抓住了的時候，他背後便發出了一聲粗暴的喊叫。

★ ★ ★

「這是誰？這是誰？」

一個跑雜的孩子從人羣的外邊拼命往裏攢。但是他太矮了，



他四周的人們都伸長了頸子看他們把那屍體抬到警察的大車裏去。那一堆人很快地散開了。只剩下兩個警察，把這慘劇發生的地方鋪上一些木屑。

那大車裏有兩個人坐在那屍體上面。其中有一個是親眼看見了那慘劇的。

「活該的老猶太，」他粗聲說道。「這就是叫人看看貪心要遭什麼報應呀。」

「抓得真緊哩，你拿都拿不下來，」另外那個人說，一面他把那蓋屍的毯子拉開一點，給這老人的緊握的手露出來。

他們兩人都彎下腰去看那塊銀蓋上刻的字。但是因為那是希伯來文，他們兩人都不能認識，於是他們便以厭惡的神氣把那毯子仍舊給那屍體蓋上了。

一九三四，十，九譯畢。

### 對於一位小說家的要求 莫泊桑

「使我慰我」。	「使我笑」。
「使我開心」。	「使我發抖」。
「使我發愁」。	「使我哭」。
「使我同情」。	「使我想」。
「使我做夢」。	

— Pierre et Jean 序

業叢書 黎明商  
**國際貿易原理**

格利芬著 沈光沛 李宗文 合譯

本書現為國內外大學採作教本，對於國際貿易之理論與事實，兼顧並重，為其特點。前首三章純為貿易理論之研討關於古典派經濟學者所主張之國際物價學說，闡明無遺。餘則偏重貿易之實際行為方面；如貿易之方法，海運機能，理財機能，危險之担負及政府與貿易之關係等，各立專章，敘述扼要，使讀者對於國際貿易，得一整個概念。譯文之清暢流利，與原文無異。

實價一元八角

黎明書局版

本開三二  
頁四二四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by HARRY W. LAIDLER

版再  
**社會主義思想史**

鄭學稼譯

關於歷代社會思想之演進和遞變，及近代社會主義所有派別之思潮，本書均有詳細的介紹。著者態度之公正，敘述之精詳，尤為歐美學者所稱道。譯者不特忠實流暢。且對原著排錯等地方；尚加以改正。此外又增加十餘萬字之註釋，使本書成為社會主義的辭典，既有各派主要的思潮，又有各家的傳記，用為大學高中教本，或參攷書最為適宜。

二三開本  
九五六頁

實價三元九角五分



## 英國最近 幾部文學名著 其東述

無論承認不承認「文學」是不是「宣傳」，但文學在表達作者的思想時，即已盡了「宣傳」的作用，所以，在中古時代以前，決不會有作家以今日工業社會的現象為文學的題材，同樣，到了今日，各國政治社會的變動也必然反映於當時當地的文學的內容上。

資本主義到了末期，爲了避免恐慌，更需要「獨占」，這種要求反映於政治上，必然地使那基於自由競爭原則上之民主政體日趨崩潰，而產生與這種需要相適應的政體。老大帝國主義之英國的資本主義「寡頭」，雖則以保守著名，爲了避免這個浩劫，也自然的對於現實政治有一種新要求。

這種政治的變動反映於文學上——不應該說，爲了對於政治上的這種要求，而有文學上的宣傳。

在英國最近的文學名著裏，滿足這類政治要求的作家和作品都引起文壇的很大注意。他們的思想中心差不多是相似的。我們先談談馬格利 (W. Maerle) 。他的整個思想完全表露於他的 *Let London Lead*，在這本書中，他抄襲了哥賓奴 (Gobineau) 以後人種學派的一些理論，基於「種族優越」學說上，給英帝國主義作辯護。他怎樣發揮他的理論呢？摘譯下面一節原文，很可以窺見他全部的精神：

「大不列顛給予了全世界以實用而忠誠的政治，她還貢獻了許多統治者……大不列顛比較世界上古今任何國家，都建設了更多的殖民地。所以，我用十分嚴重的態度來提議，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應自動地在大英帝國最高領導之下，締成聯邦。」

馬格利另有一本書叫做一個奇異陋巷中的幾個奇異孩子 (Some Wonderful Children of a Wonderful Slum) 是專門描寫倫敦一個陋巷中的工人生活的。他目光中的倫敦工人生活是怎樣的呢？真是「奇異」——

「那地方每一間屋子的每一間房子內至少有十五個人住着。他們分三班輪流睡覺，甲睡八小時，起來讓乙睡八小時，乙睡完又讓丙睡八小時，然後仍臨到甲睡八小時。這樣，床老是溫暖的，在冬天是個

很大的方便。十五家人家往往祇有一個廁所，然而我們走到那裏，可以看見他們每人都覺得日子過得很開心。這些住戶會使你想起美國詩人惠脫曼 (Walt Whitman) 所寫的動物，那些動物在它們團體之中從來不曾噪鬧過。不過，和那些動物不同的是，那些住戶都感覺到快樂而滿足。每個住戶都有五磅房金的津貼，這本來可以夠他們搬到國內幾個清潔而衛生的地方去住，但是沒有一個人要去的。住戶們都愛他們本來的陋巷，而且對之非常忠誠——

於是馬勒波接着又提出下面「奇異」的結論——

「如果有人說住在那些陋巷中人們的生活是悲苦的，他是錯了。他們實在是倫敦最快樂的人民。總之，這是一個『自由』問題，愈是壞的陋巷而愈是最自由的。」

再如勒維思 (Wyndham Lewis) 也是當代英國的一個大作家，在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青年命運 (The Doom of Youth) 在這本書中，他簡直使我們以為勒維思不但是個「天才」而且是「預言家」或「神巫」。在那本書一章裏他說：

「我曾說過，我是一個預言家。我可預言說，今後二世紀，飄飄的白鬚將成為貴族權利的符記——正如中國的長袍長指甲之為社會上有身份者之象徵一樣。很明顯的，長袍的穿着者表示並不作工，長指甲亦然。長白鬚將成為治人者之惟一記號……。」

那死去不久的鼎鼎大名的勞倫斯 (D. H. Lawrence) 也在他的袋鼠 (Kangaroo) 上，發表過一番高論。他認「王」是澳大利亞 洲的首要人物，「王」日在夢想着人類的再生一般的幸福。求得快樂的方法，是把知識和領導的責任通通放在少數幾個聰明健強的人的肩膀上。「王」所夢想着的國家必須是一座教堂，未來的治者必須是一種像是基督第二的人。現在且一讀袋鼠中的警句——

「我們要把日常生活裏的神經的緊張都設法取消，讓大眾重新可以無意識地快樂，而不要再有意識地不快樂。」

「『王』的一個忠實門徒說：我不願意吻着或抱着異國的作工的人，如澳洲的土人等。我只想大英帝國能夠比現在大上一萬倍。我不願意和那羣土人在一處睡眠，他們的被單都是紅色的，有了醒醒，看都看不出。我還是喜歡袋鼠……。」

# 馬賊

蔣學楷譯

英國 Hannah Berman

Hannah Berman 是猶太文學的一個權威，又是猶太文學的一個翻譯名家，她出版了 *Shapira*, *Shalom*, *Alechem* 以及其他著名作家的譯品。除翻譯以外，她也從事創作，她的小說對於猶太人的生活有深切的瞭解。她又發表了許多關於猶太問題及巴勒斯坦事務的文章，和好幾本短篇小說集，都由倫敦和美國的英猶社 (Anglo-Jewish Press) 出版。她生於立陶宛，長於杜伯林，目前住在倫敦，所以她的作品帶着猶太民族那種世界性的情調。

人人多少總有一些東西，而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因為什麼東西都沒有，所以我囊空如洗。誰願意囊空如洗呢？誰也不願意罷。因此我就心裏決定，我應該有一些東西，我於是就去找東西了。我一面走一面問我自己：「什麼東西最有價值？」答覆是「一匹馬」。因為我記得身懷百萬家財的阿顯常常向人誇口，他所誇口的並不是他精美的房屋，並不是他女人的首飾，並不是他女兒的時裝，他誇耀他的幾匹高頭大馬。他說他的馬像獅子一樣。那些馬在村落中跳躍怒奔，而他像爵爺一樣安坐在轎車裏，他的頭朝天昂着，他的黑鬍子在風中飄揚，他的兩隻柔軟有力的白手拉着韁繩，猶如控制一隊鐵軍。

於是乎我就斷定一匹馬是世上最有價值的東西。有了一匹馬，就可成爲一

# 未婚妻

法國 Margerite Andoux 作  
周華國譯

作者是法國當代著名女作家。她自幼即養育於孤兒院，長成後曾在農村田在上當牧羊女，後至巴黎爲裁縫，以手工業謀生，生活非常困苦，對於學徒，僱傭，及女工生涯，知之甚詳，都充量表現在她的 *Marie-Claire* 及 *L'Atelier de Marie-Claire* 兩部名著中，簡樸純厚的文調和細膩有致的描寫最爲人所稱道。讀本篇即可窺見她的特質。並且女作家描寫女子愛慕男子的心理更是不常看見的。——譯者

放假後不久，我回巴黎去。

當我到火車站時，趁客已擠滿了車子，大部份的車門口，都有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站着，似乎在遣走新到的趁客，不使他們上車。

雖然如此，我却雙高身體向車箱裏細看，希望能找到一個座位。幸運的很，車子的那一邊還有一個座位，不過那個座位上放着兩隻大筐籃，筐籃裏伸出許多鷄鴨的頭。

我遲疑不決了許久，後來終於決定上車去。我很客氣的請人移去兩隻筐籃，於是一個穿着一件粗布衣服的鄉人對我說：

個富有、威嚴、一切都重要的人物。即使是個肉牙未除黃毛未乾的小孩子，也懂得應該為一匹高頭大馬立刻讓開一條路。

但是像我這樣一個乞丐，何處得到一匹馬呢？

我為什麼不從此棄了破鉢，丟了手杖，再不幹那種求乞生涯呢？

拖着沉重的腳，捧着飢餓的肚，從這一村莊走到那一村莊，啃着人家吃剩的肉骨頭，討些殘羹冷飯，破布爛鐵，舊瓶子，兔子皮，究竟有什麼意思？

對啊，我可以自視為一個誠實的人，大家都說誠實是世上最偉大的美德。

但我不知道，確確實實不知道。

一個惡徒如果在來世被白熱的鐵棍鞭打，但他在今世至少有光亮的皮鞋，乾燥的衣服，豐美的食物，和一匹高頭大馬了。

難道一張用鴨絨做被墊的眠床不值一文錢嗎？

難道一座精緻的住宅不值一文錢嗎？

難道今世的榮華富貴不值一文錢嗎？

所以我決定無論如何要弄到一匹馬，讓那些要做誠實人的傢伙等待來世的報應。

馬就是我所要求的一切。

為甚麼富人可以有種種東西而我什麼東西都沒有？他們失去一些東西不要緊，換句話說，從他們那裏偷些東西不算什麼一回事。

而且，什麼叫做偷竊？

今日我富足——什麼東西都有。明日運氣一去我就貧窮——什麼東西都

「等着，小姐，讓我來把筐籃拿掉」。

我替他拿着他膝上的菓子籃，他便將他的家禽推進凳子下面去。

鴨先生不高興了，聒耳的叫着，鷄先生縮着領，裝出一副委屈的神氣，於是，那鄉人的妻子一面呼着牠們的名字，一面吩咐牠們。

我安坐了下來，鴨先生也平靜了，坐在我對面的旅客問道：這鄉人是否拿這些家禽到市場去出售。

「不，先生」，鄉人回答說：「我拿去給我的兒子的，他後天就要結婚了」。

他的臉發光；他注視四週的人，好像他要在大家前面顯示他的喜悅。

其他許多旅客也集中了注意，當他們聽鄉人說話時，他們自己也變得非常愉快似的。唯有一個老婦人，嵌在三個靠背中間，佔着雙倍的地方，心裏在嫌惡這些鄉下人，因為車子總是被他們擠滿的。

火車開始行動了，先前說話的那位旅客開始看他的報紙，這時候鄉人又對他說：

「我的兒子在巴黎一月店家裏做事，他將和一位小姐結婚，這小姐也是一家店裏做事。」

那位旅客將報紙放在膝上，移身坐到凳子邊上，他問道：

沒有。誰能知道命運呢？命運也許就是一種沒有人看見過，因此沒有人捉住過的賊。

所以我想來想去最後定下決心，排除猶疑，在一個暈黑的晚上，大胆走進了馬廄——終於上帝幫助着我，牽去了阿顯的一匹高頭大馬，繩繩和一切。我把一隻舊麻袋蓋到馬身上，當做馬鞍子，並且用阿顯那樣的高聲對牠說：「嘿，死屍，快跑！」我就騎出村莊，不像小偷那樣，却像王子那樣。

我到大鎮的時候，集恰巧開始。

商人立刻看見我所騎的不是一匹馬，却是一頭「獅」。他們對我說：「喂，牠還可以。我們給你五十塊錢來買牠，好不好？但是話得說明白，這匹馬本來值不到那麼多錢，不過我們現在正用得着牠，牠可以同老圖兩匹神駒比一比」。可是我並不把他們的話放到耳朵裏。我無論如何不願意把馬出售。所以我就在市場上昂著頭騎來騎去。我聽得人家說：「叫化子騎大馬，呀，叫化子騎大馬」。

管他們說什麼，管他們叫什麼。如果我不騎馬，他們就無從批評了。

我的「獅子」一些些餓起來了，我騎着牠跑入市鎮，讓牠到路旁去吃草。不名一錢的我，那裏買得起雀麥給牠呢？我這位漂亮朋友用鼻子哼出輕視的調子，頑皮地搖著頭。一些割剩的麥根，牠當然覺得欠好。

我對牠說：「你像我一樣，我也要吃有汁水的肉。但當我得不到肉吃的時候，我也只好吃吃乾燥的麪包皮了。吃或餓，隨你的便罷。你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有錢人的馬了」。

這家伙居然像阿顯一樣的高傲。牠不願意吃了。

「未婚妻是漂亮的嗎？」

「我們還不知道」，那人說，「我們還沒有看見她」。

「真的嗎？」旅客很驚奇的又問道，「如果她是醜陋的，你們不中意，那便怎麼辦呢？」

「這樣的事也許會有的」，那人回答說，「但是，我相信她總會使我們合意的，因為我們的兒子太愛我們了，不至於娶一個醜陋的女人的」。

「其次呢」，那人的妻子接着說，「她既能使我們的非力發歡喜，她一定會使我們歡喜的」。

她轉身向着我，她的兩眼滿溢着喜色。她有一個清瘦的小臉，這真使我不能相信她會是一個將結婚的兒子的母親。

她問我是否也上巴黎去的。不過，當我說的時候，那位旅客竟說起笑話來了。

「我可以賭個東道」，他說，「這位小姐就是未婚妻，她是暗底裏來迎接她的公婆的」。

各人的眼光都集中到我身上來，我立刻面紅耳赤。這時候鄉人與他的妻子齊聲說：

「啊，如果這是真的話，我們真高興死了」。

我忙向他們辯白，但是那位旅客却叫他們回想我會沿着火車走了兩次，好像我要同誰碰頭似的，而且我在上車之前又是如何的遲疑。

四週的人都大笑，我很受窘的對他們解釋這個座位是我

★ ★ ★ ★ ★

我現在已經有一匹馬了。我已經在大衆面前騎過牠了，並且在湧擠的人羣裏出過風頭了。但是以後應該怎樣，我根本不知道。

要弄一輛車子，談也不必談。如果可以弄得到一輛，我早就成爲一個大販子，一個大商人，被鄉下人尊敬，被我的鄰人——到處遊蕩的窮乞丐——看得起。但是向着月兒喊叫，又有什麼用處呢？

馬已到手了，到手了以後怎樣呢？市集已經散去，下次市集再要等五天。另一個市集離此有二十四里路。這一個禮拜裏，我難道天天都得去趕各處的市集嗎！

不過，無論如何我已有了——一匹好馬，我在鄉村和市鎮內外騎着，騎着，老是騎着，就好像一個王子巡閱他的屬地。是啊，但是一個王子最後總得回到他的城堡裏去。他的農奴們鞠躬着，歡呼着，讚美着，這些玩意兒他已厭倦了。他回到家裏，伸開四肢，招呼僕役，吃着喝着，喝着吃着。

我可就兩樣了。正因爲我有一匹馬，正因爲我可以用傲然的態度輕視鄉下人，所以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沒有地方可供我休息，沒有飲食等待我。

我的確只得出賣這匹漂亮馬，再來買一匹半死的小馬和一輛破爛的車子。然而半死的小馬和破爛的車子對於我有什麼好處呢？我既能安步當車，又何需乎一匹要吃飼料的馬和一輛走一步要用繩繫一步的破車子。從另一方面講，有了馬和車，沒有貨物還是做不來生意。唉，空說還不是無益的？我袋裏剩下的幾個小錢，都已換了麪包了。而我的馬却逐天逐天長得不像馬樣子。牠現在吃起

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座位。

「這一點不要緊」，鄉下的妻子說，「你便使我喜歡，而且我將更愉快，假如我們的媳婦真像你的話」。

「是呀」，鄉人回答說，「她應該像你」。

那位旅客見他的笑話已經奏效，很是得意，用一種俏皮的紳氣向我看了一眼，一面對他們說：

「你們將知道我並沒有弄錯。當你們到巴黎時，你們的兒子將引着她對你們說：『看，她就是我的未婚妻』」。

接着他高聲大笑了一回，然後移身坐進原位，重又開始注意地讀他的報紙。

不一回，鄉人的妻子把全個背心向着我，在她的筐籠裏摸索着，隨手拿出一塊薄餅送給我，一面說明這薄餅是今天早上她親手做的。

我真不知道如何去拒絕她，我推說身子染着感冒，並且發寒熱，於是，那薄餅又回到了筐籠的裏面。

她接着將一球葡萄送給我，我祇好勉強的接受了。

當車子停在一站上時，那鄉人要給我弄一杯熱的飲料，我費盡氣力才阻止了他。

看到這樣熱誠的人一心想要去愛那個被他們兒子所選中的女人，我真懊喪，我不能真做他們的媳婦；我深覺到他們對我的情感是何等的溫柔。我從沒有遇到親愛我的人，我是一向生活在冷漠的人羣中的。



路邊草來了，但是牠尚沒有用牠的嘴儘量吃，牠只吃一個半飽。牠的毛已失去了光澤，牠的鬃已參差不齊，牠的皮已成了氈。牠的鼻孔早就沒有火星冒出來。牠不再是隻「獅子」了。即使牠從前的主人阿顯也不能從馬羣之中指出他以前的「獅子」來。

並且奇怪之中還有奇怪，現在牠已不是我以前想像中那樣足以自傲的東西了。即使牠依舊回到阿顯的馬廄中，再做那樣神氣軒昂的戰騎，牠也還是要像現在一樣，一刻兒也短少不了食料。牠是一個負擔，一椿煩惱；我幾乎可以說牠是在懲罰我的犯罪了。

每一天每一小時我們倆愈弄愈褻，愈弄愈齷齪，愈弄愈困苦。人家現在看到我們也不再驚奇。一個衣服破碎的乞丐，騎着一匹垂頭喪氣的瘦馬，還有什麼可以引起人家的驚奇呢？

行了一里又行一里，我把韁繩背在差不多赤得精光的雙肩上，一回兒騎着牠，一回兒又傍着牠走。或者流浪着，或者牽着這匹瘦弱的馬，我難道不覺得更加疲倦嗎？這一點我實實在在不知道。

然而馬於窮人並無用處，我是知道的。有了一匹馬，無異多了一份口糧。除此以外，在我走到什麼地方的時候，還要拉着牠走，還要給牠找個過夜的場所，還要照顧牠。

我現在居然發現了，原來從前我以為不錯的一切東西，事實上並不如此。我覺得只有一樣東西，無論牠是一匹馬，一座屋，或一雙鞋，並不能就使人神氣。有了一匹馬，就要有一輛車；有了一輛車，就要有一個馬車間；有了一個馬車間，就要有一

到巴羅了，我幫助他們把筐籃取下車子，領他們走向出口。

我略微離開他們一點，我看見一個大孩子跑來投入他們的懷中，用兩臂緊抱着他們。那孩子毫不厭倦的把他們輪流的吻着；他們微笑着接受他的吻，路役的呼喊聲他們好像沒聽見，於是行李車碰了他們，急急忙忙的旅客們用肘肘抵觸他們，他們都絲毫不覺得。

當他們離開車站，我却跟隨在他們的後面。那兒子一手攙着裝滿鷄鴨的筐籃，一手攙抱他的母親。他母親在對他講話，他俯首傾聽，接着發出笑聲來。

他和他父親一樣，有一雙愉快的眼睛，及一個坦白的笑容。

外面已是夜晚了。我扯起外套的領子，當他們的兒子去叫車子時，我離開他們幾步，站在他們的後面。

鄉人用手撫摸一隻美麗的絳色的母鷄，一邊對他的妻子說：

「要是我真知道她不是我們的媳婦，我們早應該將這隻絳色鷄送給她。」他的妻子也去撫摸那隻絳色鷄，同時回答說：

「是呀！要是我們真知道……」

她轉身面走出車站的一行人羣，遠遠地注視着說：「她同那些人一齊出去了。」

座住宅有了一座住宅，就要有一種事業；有了一種事業，就要有地位、信用、名譽，以及滿身珠光寶氣的妻室，時髦的女兒，和在大學裏念書的兒子。單有一匹馬是不夠的。

我很懷疑，富翁阿顯失去一匹馬，他就會破產，但是我很相信，我竊了那匹馬却依然永遠要求乞，因為我現在再不能出現在我的故鄉，我也不知道何處可以放在我的頭來歇息。

一個竊馬賊，到了來世就有鐵棍等着他，請他享受鞭和打。但是，事實上他在今世的確也應受鐵棍的鞭打。他是一個瘋子，他無異把馬的遮眼革也遮住他自己的眼睛，還在自家奇怪，為什麼會跌入陰溝裏，扭斷了他的頸頭。

假如一個人去偷馬，他不應該爲了裝闊他，只應該爲了發財。闊氣不是單一匹馬可以擺出來的。

我已得到這個結論，並且除此外世上再找不出第二個結論來了。

但是我應該怎麼辦呢？我可想不到。我的馬已經變成皮包骨頭了，我還是拉着牠到另一市集去？還是睡在壕溝裏，也吃牠現在所吃的污草再等上五天？這些真的都成問題了。

一匹馬的確不是有些人會去拿有些人不會去拿的一個孔方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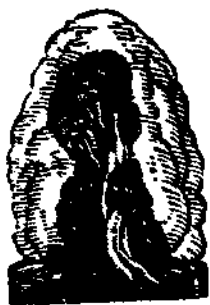
你可以問阿顯，或者來問我。我們給你的回答都是一樣的。

兒子領着一部馬車回來了。他盡力把他的父母安頓妥當，他自己也上車，坐在車夫的旁邊，因為這樣他還可以繼續照料他的父母。

他顯得康強而溫和，我想他的未婚妻一定是很幸福的！

當那馬漸漸隱沒時，我才慢慢地走上街道。我簡直不敢回想，我是怎樣孤苦零丁地回到我的房子裏去。

我已二十歲了，可是還沒人對我談過愛情。



# 給 兒 子 的 信

意大利 Nicolas Sacco 傅景芳譯

一九二七年使全世界震動的 Sacco-Vanzetti 坐電椅的事件到了現在已被人們忘得乾乾淨淨了。這兩個意大利人，到美國去找生計，一個做皮鞋，一個賣魚，但是因為他們不是沒有思想和主張的，所以不久就蒙了 Mordecai 的稱號。又爲了不是美國人的原故，以及愛好和平，反對打仗，他們終於受到殺人規貨的大罪名，在麻省監牢住過六年，末了竟死在電椅上。Vanzetti 在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如此宣言：『若不是有那盜案來陷害我們倆，我們還沒有機會可以請求人類去保費人對人的了解和同情。我們在牢內的苦楚是不算什末的，我們性命的取消才是一切。最後的一個頭顱是屬於我們的——那時的痛楚把勝利給與我們了。Sacco 呢，則留下一封寫給兒子的信，那凜然的美氣，照著無盡的將來。——譯者

親愛的兒子和同志：

自從上次看見你，一直就想寫給你這末一封信，但是我在絕食，心事又很難說，遂使我提不起筆來。

新近，我終止絕食了，我馬上就想到給你寫信，可是我又發覺腕力太弱，一次不能就寫完。然而，我要先把我的話都寫下，再讓他們把我帶到死室裏。因爲我已確信，只等法庭拒絕再來審問我們的時候，我們便不能不到死室裏去了。在星期五和星期一之間，如果不再有變化，他們就要在八月二十二的午夜裏用電氣殺死我們兩人了。所以，我現在是用愛和坦然的心向着你，和以前一樣地。

我永不相信我們不可分離的生命竟會分離的，但是七個悲涼的年頭常使我想到這末一天畢竟會到來，然而不停的，使心跳動的感情並沒有因此就生什麼變化。直到今日，一絲不曾改。再者，我可以說，我們彼此的口舌難盡的感情，在今日更要強過其它任何的時間。這不僅是感情的多，更是感情的高尚，因爲你能夠從此看出真正的兄弟愛，它不僅存在於快樂中，它還漸漸增強在苦的掙扎裏。但丁，你要記住這一層。我們已經表明這一點，我們真覺得自傲。

在這般長期幽禁中，我們受的苦真不少。我們不住抗議，每一今天從不絲毫弱於每一昨天。我們總爲了我們的自由

而抗議。

假使我有一天終止絕食，那是因為在我已不再有什麼生命的標識。因為我昨天之用絕食來抗議，正如今天我的抗議不是為着求死，而是為着求生。

我犧牲了，因為我要回到你親愛妹妹茵納絲的懷抱裏，你的母親和所有可愛朋友，生命途上同志們的懷抱裏，我並不要回到死中。所以，兒子啊，在今天，生命開始慢慢恢復，又漸漸地安定，可是我望不見天邊，並且憂悶和死的幻象竟懸在我的面前了。

好了，我親愛的孩子，你母親已和我講了這末許多話，我又已經日夜夢過你，而臨了還能看見你，這是多大的快樂。我可以和你談話，像以前那種日子一樣。那次見面，我告訴了你許多，我還想再告訴你一點，但是我已曉得你將永遠是個不變的好孩子，忠於如此愛你的母親，並且我也不願再來傷害你的感覺，因為我十分相信你會繼續做一個好孩子，不忘記我告訴過你的一切。我知道這些情形，不過我在這封信裏告訴你的話，或者將要觸動你的感覺，但是，但丁，你千萬不要哭，你許多的眼淚已經浪費了，你母親不是已經浪費了七年嗎，可是一些益處也沒有。所以，兒子，你不必再哭，你要做個強有力者，來安慰你的母親，我把我的老法子告訴你，你好用來免去母親的悲傷。你陪着她到清靜的鄉間去散步，隨地採摘些野花，在樹蔭裏休息，調和清明的水流與母性的溫繭，我想這樣子一定能夠使

她享樂不少，就是你也會愉快的。但是永遠記着，但丁，在享受到快樂的時候，不要只顧到你自已，你得往下跨一步，援助那些正在呼求之中的弱者，援助被壓迫的和被難的，因為這些人都是你的比較好的朋友，他們都和你的父親，巴多羅（按即Vanzetti）一樣，奮鬥而失敗，他們是最最顧到貧窮大眾的自由。只有在這種人生的掙扎裏，你可以遇到較大的愛，你也被人較深地愛着。

我從你母親的口中，曉得當我躺在惡毒的死室的最最可怕的幾天裏，你說了些什麼——你母親那一段描寫給與我快樂，因為我由此知道你將來一定是我一向所夢想着的一個可愛孩子。

明天會發生些什麼，沒有一個人能曉得，但是如果他們真把我們弄死了，你千萬不要忘記去看你的朋友和同志，用含着笑聲的敬意去望着他們，因為他們愛你，正如他們愛那被迫失敗的羣中任何一人。我告訴你，你的父親是你全部生命所該寄托，你的父親愛你，希望將來你定能明白生之不息的奮鬥。

我倒臥在死室裏，我思念你真厲害——外邊運動場裏的歌聲，兒童們的溫和的響音，是一切生命和自由的快樂——只須向牆的這一邊跨進一步，就是三個掩埋着的靈魂的苦慘。我在此時，常常想到你，和你的妹妹茵納絲，我希望我在每一個剎那間都能看見你們。但是我想你不到死室裏來也是很好，你可以不看見這張駭人的圖畫，畫着三個人倒在地，苦苦地等着電流通過他們的身體，

因為我不曉得這樁驚人的事情將會怎樣影響你今後青年的時代。明天，你或者能夠用得着這樁事情所給與你的記憶，它能夠使你不再忘記殘忍的壓迫和不公平的死刑所給與美國的羞恥。是的，但丁，他們固然能夠在今天處我們以磔刑，但是他們不能滅絕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思想總有將來的生命。

但丁，我所說的三個掩埋着的性命，我是指曼德利阿思，他要和我們同時受刑的。以前他已有過兩次踏進這死室，這死室實在應該用真正「進步」的鐵錘來擊碎——這死室是要永遠污毀麻省民衆未來的名譽。他們應該擊毀這所房子，改建一個工廠或學校，教養世上無數的貧苦的孤兒。

但丁，我在悲哀的日子裏，再說我是愛你的母親和一切可愛的

人。我十分相信，你勇敢的心和仁愛可以減輕他們的抑悶。你呢，

也不要忘記稍稍地愛我——啊，兒子！你要常常地，深切地想念我。

把最深的善意獻與所有可愛的人，把愛和接吻給你的妹妹和你的母親。從心坎深處來擁抱着你。

你的父親和同志

又：巴多買也向你致極好的意思。我希望你的母親可以幫助你了解這封信，因為我如果心裏覺得好點的話，我還可以寫得好一點，清楚一點。但是，我已如此的軟弱了。

### 九個信條

1. 沒有生命，便不能有藝術。
2. 沒有成長，便不能有生命。
3. 沒有轉變，便不能有成長。
4. 沒有矛盾，便不能有轉變。
5. 含有生命的藝術對於大眾是可厭的，可疑的。
6. 以前沒有聽過的意見，是一切未知者的仇敵。
7. 對於無論那一個題目，懂得的人總是少於不懂得的人。
8. 少數的人不永遠是對的；但是正確的思想只能產生於少數的人。
9. 到了普通才用得着無知無識。

(F. Rutter: 現代藝術的創化)

社會科學  
名著譯叢

# 近代哲學史

林一新譯

## 傑 波 林 著

哲學為最深奧之學理，而尤以近代哲學思潮為最繁復。歷來治哲學史者，僅述各家思想之大概，殊少深究其思想之所由起，以及其歸趨。本書作者以批判的物觀方法，將浩繁之近代哲學思想，加以有系統的敘述，指明自培根至現代之各個思想所代表的社會背景，及其理論之正確性。清晰易讀，譯筆流暢，凡治哲學及研究近代思想者，不可不人手一篇。

黎明書局出版

二三開384頁  
\$1.60

## 農 藝 化 學



葉  
元  
鼎  
編

歐美各國之農業近數世紀隨着自然科學之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他們能應用機械於農業；應用化學原理，改良土壤，製造肥料。分析動植物之化學成分，而餵飼適當飼料，植於適當土壤，施其適當之肥料，因而生產量大增，農產品跌價，直接影響到我國農村經濟破產。如是，我國對於農藝化學之注意實已刻不容緩。本書編者研究農藝化學有年，本書除將土壤、大氣、植物、作物、普通肥料、特別肥料、家畜等等之組成與變化詳述外，並將農業上所用之雜品，一一分別提述其性形，成分、製造、及功用。書末附選錄二篇，皆為最有價值的實際研究所得之報告。故本書為農業改良者之參攷與農校之課本，最為適宜。

△△△△△△△△△△△△

三二開 實價八角  
三五〇頁

黎明書局發行

# 只有一隻手

瑞典 Elin Wagner

黃維榮譯

在主筆先生的社論的後面，有些什麼？

在政治主張的後面，還有些什麼？

所謂社會問題的論文和會議，又是幹些什麼？

答案：辛克萊的州長運動是什麼，這一些也便是什麼！

「你說誰要見我？」

「一個工女，一位女士——彼得生，斯溫生，似乎是這種名字。」

那位主筆常接見這種求見者，並且他老是這樣地隨時引見他底讀者，甚或在他寫的一個字尚未寫完的當兒。當她進來時，他從他底寫字檯邊立起來，他底手又伸了出去。他定以為她在那兒懷疑他會不會伸出手來，因為他知道在這裏有許多人並不以為與上流社會的人握手是件當然的事。

那少女漲紅了臉。

「我不能握手，」她說。

「你不能嗎？」他說，縮回了他底手，「那末我錯了什麼呢？」

「這不是因為你錯了什麼，只因為我沒有手。」

於是他急促地沿着寫字檯走過來，走到她底面前，把手按在她底肩上。

「噢，就是你嗎？我沒有立刻……請坐。」

他把她推至寫字檯邊的椅中坐下。「現在你告訴我，你為什

麼到這裏來。我可以再替你做些事嗎？」

聽到那個「再」字時，一絲微笑浮在她底唇邊，但立即變為愁容。

他是見到的，但在牠（指她底臉色）還未變為一副卑恭懇求的臉色的時候，他可以不注意。

「再做些事嗎？是的，先生，如果你願意你當然可以，並且我希望你願意。」她以一種失望的聲調加上這句話。

他預備立即允許她做些事，以免延長對晤的時間。這位到這裏來的少婦是殘廢的了，她剛才受過劇烈的肉體上的苦痛，還帶着苦痛的神情，這不免激刺了他底神經。他曾經為她發表過文章，然而他的用意是要刺痛別人底心，而不是他自己底心。

但他並不要她到他跟前。

「你為什麼懷疑？」他問。「當你讀我底文章時，你不知道我是你底一個朋友嗎？」

她底答語使他有些吃驚：他們說你決不反對任何事情的。」

「真的，」他笑着回答，因為他以為她並不十分了解他底文章底用意是什麼。「但是這是由於他要反對，所以才暴露了那些不真實的事情。你當然不要我收回昨天我寫的那篇關於你的東西。」

「是的，正是那篇東西」。到底她設法說了出來。

「呀！」他喊起來，十分吃驚。「那末難道你不曾失掉你底右手嗎？」

她把她底包紮着的臂從援手筒中伸出來放在寫字檯上，且接着說：

「但是這事件底發生並不像你所寫的那樣子，所以……」

他自己惱怒地想這是一個說話如何吞吐的婦人，但就在這時候他看見她是在哭着。

「好，那末這是怎樣的呢？」他底問語的聲調比他所願意發出的更為和善。

現在她用她底左手交給他一封信，這封信是她早就預備着給他的。信封上的地址已給淚痕沾污了。

「不要緊我知道這是給我的，」他和藹地說。裏面是一封打字機印的信。

關於二月前斯維工廠意外事之大文昨天在

貴報上發表者係出於誤會所致。

他突然地仰望那女子，她低頭坐着，他底兩眼因此看到她頸後的披露在帽外的柔順的小卷髮，這是在短髮流行的時候所難得見到的。

此項誤會如何而起殊非鄙人（誰？噫！監工）所悉，但鄙意先生必願改正之。沙愛納·卡而生女士於試開



一新切車時受到重傷乃係事實。但此事之發生全係出於偶然。其時機器正在轉動而電燈忽熄，卡而生女士因於此機尚係生手，以致於惶遽間，手近機器之切刀而被重傷。此不幸之經過與經理先生之到臨無關，因彼到臨時已在此事發生之後也。其時在場者僅只鄙人一人。

經理部允於法律所規定之時期外，繼續照發卡而生女士之工資，且在現在則為其担任居於殘廢院中之費用。將來經理部擬照女士以前所得之工資重僱女士。因彼既無控訴經理部於法院或輿論界之理由，故此事之不早宣布，並無可疑之處如尊論所云也。卡而生女士於經理先生行為不檢之偽消息之傳佈，并因尊稿而傳佈更廣之一事，且最先表示嘆息也。

監工卡而安得生啓

主筆將信重行摺好，把牠放在檯上的鑲紙之下。

他想這封信是經理自己擬稿的，他更好生奇怪，這位經理是他底舊敵人，現在為什麼這樣客氣呢。他為什麼不借此機會來同我為難呢？這意外事件是起於經理先生乘女工正在機旁的時候吻她頸背，如果說這是無稽謔言，那末，我豈不是誹謗經理，應該送入獄中了。

「卡而生女士！」他突然高聲說。她嚇了一跳，但是他却正希望她如此。也許不幸之事發生的一天，她也是這樣的……

「為什麼那監工代你寫這封信呢？」

「哎，我和他訂過婚約的。」

「啊，在這樁事件發生之後他豈不是要同你解約了？」

「只要你發表這封信，一切都還可以照舊的。」

「真的嗎？他把這封信作為不解約的一個條件嗎？他這樣做實在不大好，如果我是你，我決不再去顧到他。」

「哎，你可不能十分希望他和一個一無所有的只有一手的女

子結婚呢，」她為他辯護。

他迅速地思想。照這封信所說，她將照以前的工資重被僱用，

但如果我不發表這封信，那經理部或者是不會這樣地允許她的。

他們在表示普通的人道之前，却在那兒講條件。他們逼那監工把

這篇故事另加改竄，他們嚇他，如果他這樣做，他們就要使她名

一文，因此他不得不叫她到我這裏來編上這末一摺謊話，而以解除

婚約作為恐嚇。

「我了解了，」沉默了一分鐘後他說。

她不喜歡他說這樣說。「了解」正是他所不曾了解的事。

「啊，先生，請你把這封信登出來，登在一個較好的地位內，」她

遲疑地說。接着她站起來，但他把她又推到另一椅上坐下。

「如果我登出這封信，我必須加上幾句話，我必須對讀者說明我底一切消息是從紡織工會底書記，你底哥哥處得來的，卡而生女士。他以前曾要求我把這事登出來，我當時沒有答應他，因為他是斯維工廠底職員，但是，現在看來，這件事是不能不登出了。我想這種矛盾不會增加你家庭底和樂的。」

「不，你不能這樣辦的！」她喘着說。

難道你要我做得好像我製造了這全部的故事嗎？那是絕對地不可能！」

「呀，但是先生，你是這樣地有勢力，你可以做你所喜歡的事，不是任何人底僱員，所以就是這樣做又有什麼關係呢？」

他搖搖他底頭。「萬萬不能！」

「但是先生，你以前不是寫過，每個有心人都要為沙愛納卡而生痛心的喇！」

「痛心是的，」他回答。「不錯，誰將痛心呢？」

那女子不答，僅只向門口走。

可是，他把她追回來，利用他超人智識底力量對她說。「不，你現在不能跑到你情人那兒去，目前這事情須得先解決。」

她底肩膀在他底手掌下發抖，好像一個小鳥。

「我沒有什麼旁的事要解決。」

「有的，你可以說出這件事實底真情來。」

「是的，可是……」

因此她重又在椅上坐下來，他問她一大串的話。他知道精選的問句之力量，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無可奈何的受罪者，他們不能替他們自己辯護，他們不會又快又妙地說謊話。

事實正如他所料想的，她哥哥以告訴他的都是實話。

「那末你承認這些事情了，監工一定要你把這封信帶來，因為經理部把登載這信作為他們履行契約的交換條件。是不是呢？」

這一問句也許對於這女子太複雜了，也許她道答錯了話是非常危險的。她望着主筆，她受驚的兩眼含着無聲的懇求。他拍她，使她安心。他無須再同她麻煩，他早已知道得很足夠了。

這是怎樣的一樁故事！這事件比那不幸事底本身更壞了。

如果一個人因為自己偷吻了一個女子底粉頸而肇下一樁意外之事，那可不能用來攻擊資本主義，但是假如她不把那不幸事件的責任歸於她自己過敏的神經，他們便用取消重復僱用的約言來恐嚇她，那末，他想到這樣心裏很高興，我們便看出金錢底勢力，金錢底殘忍及金錢底過失了。可是，經理先生啊！他也祇能做到如此地步，他別無餘技了。

「你住在什麼地方？」他熱烈地問。

突然間她不敢回答。她覺得這次訪問底結果非常使她失望。

「你要做什麼呢？」她問。「啊，先生，你沒有一些兒可憐我的心嗎？」

他當然沒有。

「那末，好，你底哥哥住在何處？」

「爲什麼？」

「我們到他那兒去商量這件事情。」

「但是，但是你們要做什麼呢？」

「要做驚天動地的事，這是自然咧。我們將對那經理宣戰。」

我們要使他替他底愚妄付出代價。」

「是的，但是正爲了要使他給我付出代價，所以你必得把信登

在報上啊！」

哈，現在他底衷心話也來了。

「這有別的辦法。我們可以強迫他。如果你控訴他，他會敗訴的。」

「我得控訴他？但是我不能，決不，呀不！」

她想，現在我又遇到了一個狂人了，不過是另一種的。

他一面作吹噓聲，一面穿上他底大衣，他告訴電話接換處他要出外了，他底音聲非常歡樂。她望着他覺得無可奈何地厭惡。他在幹些什麼？難道去損害一個祇有一隻手的女子是他的一種歡樂嗎？她想到這裏，已經失去了的手指好像在彎曲地動着。

她奇怪，男人們在幹些什麼？他們大家都說要幫助我。經理答應了許多許可，安得生又豪俠得很，誰也比不上他。我底哥哥，亦復如是。那個人又寫些什麼爲沙愛納卡而生痛心咧！現在他們却忽然互相衝突，除了想找個機會來鬥爭，其餘一切都不顧。對於我怎樣呢，他們全不管。可是究竟，失去一隻手的却是我呢。

那主筆走近跟前，握住她底臂，宣言道：「這將成爲一樁大事。會有許多論文和會議，開會時你須到場。你的友伴們會來幫你忙。」

「可是我不要這樣，一點也不！」她反對。

這時候她好像又被一座機器所攫取，要把她底殘軀撕得四分五裂了。

「是的，自然，你要這樣，」他對她說。

「不。」

「但是你要人家幫助你，是不是？」

「是的，可是不像那一種，不是那樣式的！」

「你須得在你底哥哥和我所決定的任何方式中受人家底幫助。啊，我忘記了那封信了。不，你不用在此等我，你也許會溜走的，你得同我一起到我的辦公室。」他握住了她底臂。

「還我那封信，」她說，伸出她底沒有手的臂。

「啊，不，我親愛的孩子！來，我們坐汽車去。你底哥哥住在那

裏？」

「我不要去！」

「你必須去。安靜些。這驚嚇底最初的感覺會即行消逝的。我們會教你勇敢。你會知道，有人幫你忙的時候，你會怎樣地勇敢啊！信賴我罷！」

「但是安得生，他將說什麼呢？」

「最好你不再去見他。他是個賣友者，但他會受到他所應受的罪的：且不要哭，你會有別一個情人的。」

「啊，竟要這樣麼！」她掙脫了她底臂開步就逃，可是徒然。

不一會她是在一部汽車中了。

「那末，」主筆說，「什麼地址？快說！」

爲了這件事情在下一地方的選舉中這位主筆獲得了一個位子，可是沙愛納·卡而生却就此終生犧牲了。

附註：一八八〇年由 Strindberg 代表的自然主義以及一八九〇年由 Heidenstam 代表的象徵主義是瑞典現代文學的兩大主潮，它們對峙着，一直到現在。入了廿世紀後，自然主義漸具新寫實主義的精神，是瑞典文學最前進的一派。急於了解社會的真相，以及客觀地限制個人的要求是這一派作家的使命，內中更以 E. Wägnar 爲主要人物。本文譯自一九三四年英瑞文化委員會選印的《現代瑞典小說集》，主筆先生，工廠經理等等的個人主義都受到嚴厲的攻擊。——F·W

### 德國對於「西線無戰事」的一個評語

這部使人不快的書的作者，在德國某家銀行有過存款，因爲受到暗中提取的嫌疑，他的全部存款被政府扣留而收沒了。他的真名不是雷馬克(Remarque)，而是克雷墨(Kramer)，並且他是一個猶太人。此所以他從戰爭中看不見什麼，除了恐怖和污垢。

# 縱慾、亂倫、與復仇

周樹模  
吳鐵翼 節譯

## ——鄧南遮的作品的中心意識——

Frank W. Chandler: *Modern Continental Playwrights* 的一章

在兩部季節的夢 (*Dreams of the Seasons*) 裏——春晨的夢 (*The Dreams of a Spring Morning*) 和秋暮的夢 (*The Dream of an Autumn Sunset*)——在

濃重色彩和多感的情境下，鄧南遮展開了他的故事。第一部裏，一個被人想着念頭的妻，在懷抱着那人的時候，卻給丈夫撞見，就在她懷裏刺死他，她重複地想像着這可慘的景象，變得愈加瘋狂了。第二部裏，一個總督之妻，想和情人結婚，用妖術殺死了丈夫，但後來發覺了她的情人卻又在愛着別一個蕩婦，於是她又用殺死她丈夫同樣的妖術，毀滅了這勁敵。臣僕們對於總督

夫人的行爲承認是狂暴，而她自己想起了這兩個犧牲者，只不過覺得頭腦裏刺了一針。

死的城市 (*The Dead City*) 是鄧南遮的第一部長劇，在那裏有一種病態的熱情，而死寂的氣息，也嶄新地顯露着。一個考古學家，研究阿剛芒奴 (*Agamemnon*，荷馬依里阿特裏的英雄) 的遺跡，染上了阿脫利絲 (*Atrous*) 的罪惡，戀愛着他自己的妹妹。他最後溺死了她，這才免了亂倫的活劇。「那個能對她，如我所對她的呢？」他說，「我把她兩眼閉起來……啊，比花上面的花還要柔嫩！……每個污點都

## 詩人鄧南遮與天才舞女鄧肯

其 東

裏沙里尼最近在二十一響禮樂聲中去拜訪的鄧南遮，是個很風流倜儻的詩人；他以征服世界所有的女人自傲，但在天才舞女鄧肯面前，遭到了意外的失敗。

鄧肯有個敬愛的女友，是當時的名女伶，這女伶曾經給鄧南遮所征服，最後又給他拋棄。鄧肯知道這件事，說，她要做世界上唯一反抗鄧南遮的女子，要給他的女友報仇。

一九一二年鄧南遮在巴黎遇到了鄧肯。他以對付其他女子一樣的方法，來對付鄧肯。他每天早晨送一朶小花及一首小詩給她。經過了多時候，他認爲時機已到，有一天，他囁嚅地對鄧肯說：「我今天半夜裏到你房裏來」。當時他並沒有看出鄧肯有什麼不願意的表示。

到了時候，鄧南遮懷着赴情人幽會的心緒，跑到了鄧肯的房裏。他可喫了一驚，原來鄧肯的房裏全佈滿了送葬用的白花，燃着許多白燭，好像剛死了什麼人。鄧肯請他在一張墊着很厚褥子的椅上坐下，把許多白花鋪在他的身上，又把白燭移到他的四週。於是鄧肯奏着蕭邦的送葬曲。隨着悽涼的音樂聲，在他的面前跳起舞來，白燭一支支的熄滅下去，祇剩鄧南遮面前及腳下的兩支。鄧肯的舞影好像是個幽靈，靜夜中的凄切樂聲增加了恐怖的情緒。鄧南遮發呆了，等到恐怖陰影逐漸籠罩他的週身，他便慘呼一聲，逃出了鄧肯的臥室。

從我靈魂裏出去了，我變成了聖潔的，十分聖潔的」。在另一劇本裏，另外還有一個靈敏，是利奧納度（Leonardo）所犯。他一個結過婚的朋友很不正當地愛着他的妹妹，他把妹妹溺斃了，使他和朋友不再因了嫉妬而決裂

「。啊，我生死中的兄弟……冰和我聯在一起，因為我已這樣的犧牲了……她是無瑕的，現在，她更是無瑕的，她現在能像神一樣的被敬愛了」。他這位朋友

的妻是瞎了眼的，絲毫不自私，她很希望她丈夫能佔有了利奧納度的妹妹，她預備犧牲自己的性命來促成這個戀愛，使她丈夫得到快樂。

鄧南遮的藝術的信條在奇奧康度（

Giocanda）中可以見到，是反對藝術和道德的關聯。一個彫刻師娶了一個很可愛的夫人，却又感到另外位朋友的夫人給他創作的靈感。他在事業和慾望中掙扎，他嘗試過一次自殺幸而他自己的耐心的夫



Gabriele D'annunzio 七十歲 像

人看護他，使他恢復了康健。他發誓要改過，可是他再也不能創造了，於是夫人勸他重進他的彫刻室。不想他的模特兒（即那位朋友的夫人）依然在等着他，把他尚未完成的傑作用水來浸濕。就在這時，他

的太太也趕到彫刻室，向模特兒奇奧康度說，彫刻師路西奧要把她趕出去了。奇奧康度登時動怒，在狂暴中舉起斧頭想攔截那座形像，路西奧夫人忙用她兩隻可愛的

二十一響禮砲聲中  
意相下訪名詩人  
◎意大利卡爾達湖邊 今日墨索里尼乘此訪問世界著名詩人鄧南遮。當於二十一響禮砲聲中，由鄧氏接待之於寓邸。墨索里尼並以汎繁黨記者斯達拉同介紹於鄧氏。賓主共餐甚歡，深夜始道別辭去。按首相訪鄧氏，言之多年，今始把晤。（七日哈瓦斯電）  
轉載十月八日申報

兩臂，並且此後更不能再握住她可以相信的兒子所獻給她的花了。當她新說着她底愛情底偉大時，路西奧卻回答說，他底命運要他只想着如何把一個美麗的身體永久留在大理石上。「我生來形像，」他說，

刻像。粗是她底犧牲還是不能換取丈夫的忠實，因為最後一幕演出這廢的夫人被丈夫所遺棄，被巧女譏笑她那無手的

「當物質的形體給了我美的印象，自然所希望於我的任務已經成就了」。這樣特兒在路西奧的影像室裏說過：「家族間的愛，在這裏是沒有地位的，家庭的道德，在這裏是沒有庇護的。這是越出法律範圍和公共權力之外的一個處所」。

法郎沙同卡·達·雷門尼 (Francesca da Rimini) 是比較成功的劇本。

他利用但丁神曲的地獄第五章有名的插話。法郎沙同卡被人蒙蔽嫁給一個又跛又醜的男子齊安西都。在結婚的期間，她還不知道齊安西都的弟弟保羅在冒充着新郎，但是事後她反而不得要專心地愛護着保羅。她曾幫助他擊退一次圍攻，解和以後她念着跟洛德 (Lancelot) 爲英王阿爾蘭 (Arthur) 圓桌武士中最勇猛者，與后相戀，惟事實上不能如願，鬱抑發狂) 的故事給他聽，提醒彼此應該克制着各人的慾望。後來兩人的好事被一隻眼的惡毒的，妒忌的，幼弟偵查着了，但是法郎

沙士卡不睬這幼弟，於是幼弟立刻報告她的丈夫。齊安西都馬上殺死這一對不正當的夫婦，——當時法郎沙士卡因爲阻止着丈夫對保羅的刺擊，所以也被殺。

在他悲劇裘里歐的女兒 (The

Daughter of Jorio) 裏，鄧南遮採用了

Abruzzi 的農民爲劇中人物。一個女巫

的女兒 (Mila di Codra) 從一個好酒縱

慾的軍官手中逃出，倉促地逃到一個牧羊

人的小屋裏，那牧羊人是和一個他所不愛

的異教禮節下的女子結過婚的。雖然他

起初是要驅逐這女兒，但他一見之下，被她

的妖術所屈服，終於保護她去抵禦那些追

尋她的人和他自己的父親，後來他把她帶

到山上，當他父親狂醉追跡而來的時候，他

保全了她，但是他的父親不肯罷手，迫着要

和兒子格鬥。他竟把父親殺害了，於是他

必須承受弑父的死刑，所以首先他失去了

雙手，然後他和一隻瘋狂的野狗一同被裹

在一個口袋裏，最後他被投入水中。他的

母親原諒他的罪惡，在他行刑之前，致祭他

那慘澹昏迷了的心。在他垂死的當兒，那

女巫的女兒瘋狂似地趕來，申說她自己是

謀害者，並用魔法使他相信她是兇手。這

時候，連真正弑父者都被她迷住，開始咒詛

她，而便被火燒死了。這劇本表現地方的

色彩，和農民的心理，知識，習慣，和信仰。但

男女兩主角都是浪漫的形象。他們同住

在山上洞裏，却能保持純潔的關係，她打算

離開他，使他的妻子免受被棄的苦，而他呢，

用一鐵製的十字架放在小屋門口，藉以防

禦她的追跡者們。在這裏，鄧南遮慣用他

所愛好的題材，縱慾和復仇。

不止是愛 (More Than Love) 是說

一探險者的痛苦，因爲他的新發現，被一個

騙子偷去享用了。他極想回到美洲，但是

他又不願政府給他的幫助。他因此謀害

一個用不正當的手腕來贏錢的賭棍，把那

人的錢用作自己的旅費，這便似亞斯托里

夫司基的罪與罰的主角一樣。經過嚴刑

的追求，他斷送了生命。在他臨死的時候，一位人家的太太特來安慰他，給他生下一個小孩。她的意思是，這孩子將來可以也像父親一樣地是個超人。

香的死 (The Pisan Woman 或叫

*Perfumed Death*) 是另一個縱慾和復仇的戲劇。在這種，又是一個父親知道了他的兒子和她共同戀着一個美女。當兒子被他父親 (Cyrus 王) 殺死之後，那美女也被皇后因嫉妒而下令殺死了。後來移了差不多一山的玫瑰，把她安葬在香氣之

中。王的每一個動作都幻夢着一種愛的理想，他以為她現在成了一個女乞丐，成了一個奴隸，是一個動作像尼姑一樣的娼婦，最後並且自以為是他宮中的一個舞女。

忍冬樹 (Honeysuckle) 描寫壓制的

慾念，是復仇的悲劇。一個十九歲的少女，疑心她父親是被他的朋友，一個醫生，所謀殺，爲了醫生和她母親的通奸。這少女要去澈查這秘密，並勒迫這醫生承認自己是兇手。那醫生說是受了死者的囑託，特用嗎啡戕殺的。那女兒無論如何不信這個

托詞。她盡力鼓勵她的兄弟去懲罰這兇手，並且她疑心這醫生和她兄弟的妻子也有勾通，但在這一點上她終於失敗了，她的兄弟不肯下手，於是她又去激勵她的母親

。後來，這醫生還在申辯他忠實於他死去的朋友，祇是奉他的命去殺死他，但終被十九歲少女的母親所刺傷了。他在祈禱那被他害殺的朋友之後，自己便死去了，好像祇有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舉動和犧牲是清白的。那少女更得意地吻她母親沾了血的手。

## 南 國

英國 H. Belloc 曾今可譯

我昔羈中原，  
其地多潮濕，  
工畢對孤燈，  
南國勞我憶，  
孩提與共遊，  
此樂今已失！

其人皆賢明，  
海派生笑聲，  
惟願春姊妹，  
渡海而光臨，  
花開我脚下，  
萬象一時新。

物失莫能尋，  
物破莫能補，  
嗟我長孤獨，  
將何娛遲暮！  
有誰來相慰，  
有誰與爲友？

倘我爲富人，  
倘我僥老去，  
我當結茅屋，  
聊以蔽風雨，  
放歌話桑麻，  
亦自饒佳趣。

彼輩住英北，  
亦有住西方，  
常見 Severn 河，  
滾滾翻黃浪，  
太平民安樂，  
處處聞歌唱！

不見松林影，  
但聞鶯色氣，  
我已久不歸，  
雖我有故里，  
天邊路何遠，  
港灣列眼底。

我將覓良朋，  
於我曠色種，  
昂首望青天，  
耕作徒勞動，  
何時得還家？  
空有還家夢！

築屋深林裏，  
有路到海邊，  
行樂須及時，  
我輩尙少年，  
請君權盪下，  
與我醉樽前！

一九三四年秋，改譯於東京市外。





## 女 人 的 創 造

在原始時代，上帝造成了男人，要想接着創造女人時，發覺他的材料已經用盡，沒有好的東西可造女人了。

上帝猶豫了好久，經過深切的考慮後，決定採用了下列的原料：——

明月的渾圓，蝸牛的彎曲，卷蕪的牽纏，青草的抖動，嫩芽的甜嫩，鮮花的皎豔，薄葉的晶瑩，象鼻的柔軟，種鹿的明眸，蜂羣的嗡嗡，日光的閃耀，浮雲的飄飄，微風的吹拂，野兔的長縮，孔雀的光華，鸚鵡的溫柔，鑽石的堅硬，蜂窠的甜蜜，老虎的殘忍，野火的灼熱，白雪的寒冷，烏鴉的饒舌，夜鶯的依訴，狐狸的狡猾，馴狗的忠誠——上帝就把這些成份混合起來，製成女子，賜給男人匹配。

過了一星期，男人跑到上帝面前，說：

「主人，你賜給我的那個動物使我的生活悲苦得很，她老是喋喋不休，使我不能安靜，老是騷擾着我。她要不時的照顧，把我的整個時間都耗費了；她還無理取鬧，懶惰不堪。所以，我把她還給你，我不能和她一同生活。」

上帝說：「好的」，就把女人帶了回來。

再過一星期，男人又跑到上帝那裏，說：

「主人，自從把那個動物還給了你以後，我覺得生活很孤獨。我還想她以前是怎樣的對着我跳舞唱歌，用眼睛斜視着我，表示種種嬌態，並且偎倚着我，是多麼的甜蜜，她的笑聲好像音樂，容貌是多麼美麗，肌膚是多麼溫柔；求你仍把她賜還給我吧！」

上帝說：「很好」，又把女人給了男人。

但是，僅過了三天，男人又到上帝那裏來了：

「主人，我不知道怎樣才好啊！但無論如何，我總覺得她的討厭超過可愛；所以，還是請你帶她回去吧！」

上帝說：「沒開，我再不管這一套了，你盡你的力，自己去作主吧！」

男人說：「但我怎能同她住在一起呢？」

上帝回答說：「同她住在一起，或不住在一起，這都隨你。」

於是上帝回過頭去，仍繼續他自己的工作。

男人說：「怎辦呢？同她或不同她住在一起，都不很好啊！」

其 東 譯 自 “A Digit of the Moon”

最 適 用 的

# 歷 史 課 本

大 學 適 用

APOLITICAL &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500-1815  
BY J. H. HAYES

再 版 近 代 歐 洲 史 二 三 開 五 六 八 頁  
實 價 二 元 四 角

本書即海斯教授所著內容自一五〇〇年近代國家成立起以迄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帝國傾覆為止。凡近世歐洲之重要史實，皆已擊綱振領，詳細備載。每件大事之起源，變演因果，剖析無遺。洵近世歐洲史之唯一名著，至編譯文辭方面，亦經再四釐訂，處處顧全史筆體裁，尤為顯達流利。凡研究西洋史者，尤宜人手一編，若採為大學課本，更為相宜。

余吳謝  
楠道德  
秋存風  
合 譯

高 中 適 用

MODERN HISTORY  
BY HAYES & MOON

再 版 近 世 世 界 史 二 三 開 八 四 二 頁  
精 裝 三 元 六 角

本書即為依照最近改訂版譯成，全書以民主政治為中心論題，旁及社會經濟之遞變，科學文化之演進；敘述最近四百年來之史蹟，闡明民主政治發育之過程及其當前之危機；最後數章，討論現在國際政治之趨勢，尤為治之精到。譯文淺顯明晰，插圖精確詳密，並附有復習題，參攷書等，可為學校課本之用，並供自修參攷之需。

耿沙  
淡牧  
如卑  
合 譯

# 被逐詩人的人生相

美國 Upton Sinclair

斯·曠譯

一位詩人用以創作的才力，是否有別於他用以賺取麵包的才力？  
賺取麵包，是否有礙於詩的創作？

現在不僅要賺取麵包，而且還要E P I C地（制止加州的貧困  
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來過  
官廳的U·辛克萊，在若干年前，却給與我們一個正面答案。

——這是以一年輕詩人的自傳的形式寫成的小說 *The Journal of Arthur Stirling*  
中的一節。那主人公 A. Stirling 終於因為吃不飽肚子，自殺了。——譯者

我把這件事情想過許久，世界決不應該以對待我的辦法去對待所有賦有我的天賦的人們。讓世界注意我毀滅，因為我沒有那些廉價的品質。因為我生來要歌頌，崇拜！因為我沒有複雜的劣質，因為我不願意妥協，因為我不懂得世界，不聽它的使用！我希望知道所有目下書本上的空談，所有評論中的廢話！我希望知道一些盤據在人們頭腦裏的無窮瑣屑和幼稚！然而我究竟不知道，所以我是一個被放逐的人，一定要像一個終天苦作的人一樣，為我的麵包去勞動。

——這事情是沒有止境的不合理，我已看得很清楚了。你們這些盲目的蠢貨，還用說什麼，你們且靠過去的天才，來養活你們的生命！他們是你們靈魂的食糧——他們創造你們的文明——他們形成你們的思想——他們把你們所有的那小小生命的一切都給你們了。你們的評論已足夠「他們」的使用了！你們的出版家已給他們印了不少的著作了！但你們對於這新的教師，這新的啓示者，有些什麼意見呢？

瘋狂的事情啊！我書讀的夠了，在我看來，都是說着一世紀以前的詩人們的受苦受難——一世紀前批評家的冷淡，羣衆的盲目

。那些事情那麼慘酷地使你們苦痛！但那些事情會降臨到現在的詩人們身上嗎？——這個思想好像永遠沒有踏進你們的頭腦！唉，就是那個叫書記給我寫短而無禮的拒絕信的人——他却自己寫了些關於雪萊和濟夫的苦惱的文字，他能夠寫得叫你流淚！這只不過是幾千個中的一個例子。

這些人想些什麼呢？他們的意思是不是以為，現在的羣衆和批評家都是那般真實，那般熱忱，詩人們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了？他們以為魯曼、盲目和冷淡已全被逐出這個世界麼？他們以為向上精神和熱誠現在是那麼普遍，最起碼的文氓都能評判新詩人麼？

如果是如此，那末，他們一定以為靈魂是死去了！以為上帝已經停止遣送新的福音和新的信仰到這世界上來了！

啊，文明！社會！批評家們，和愛好書者！唉，那新的福音和那新的信仰應該是世上的唯一寶物，你們須竭力地保藏着！你們全部生命建在這個基礎上——這個共和國之能整個地作為人類歷史的一個因素也在此。但事實上你們做些什麼呢？你們已做下了些什麼呢？我在這裏，現在就來告訴我，你們以為你們做下了的究竟是什麼。因為我有那福音——我有那信仰！而你們却餓我凍我，你們打擊我，直到我實在無力拖動我自己的時候才能手！

我能怎麼辦呢？我能轉向何方去呢？我還有什麼希望，除了

施惠夫脫說的那句話，「像一隻受毒的老鼠死在洞裏」之外？我可以希望你們，文明的淑女紳士們，把那句話思索一下。這不是愉快的——像一隻受毒的耗子死在洞裏。

你們要我相信你們的文化，你們要我相信你們對於光明的愛好！讓我告訴你們，我什麼時候纔會來相信你們呢？

我說，這世界上最後和最高的是天才。我說，宗教、藝術、進步、開明——所有這些都由天才造成，天才是最先和最後的，最高的，最好的，最基本的。我說，等到你們承認這件事實的時候——等到你們相信天才的時候——也便是當你們為天才作準備，為天才去化除不平的時候——我說，到那時候，也只有在那時候，你們纔可以告訴我，你們是文明人了。

——你們的殘酷，你們的蠢愚——激起反抗的聲音，震動了上空。自從第一個詩人來到世上，一向便只是複演着苦惱和羞恥一類的故事。而你們有什麼辦法呢？

我所要說到的是貧窮，也只有貧窮我才要說！詩人在這世界不需求什麼，除了獨自一個去傾聽他靈魂的聲音。他在這整個的世界不向你們要些什麼，除了你們得給他食物，使他好從事那工作——這工作，可哀的人們，不是為了他自己，却是為了你們。

這是你們的羞恥——你們希望——你們老是希望——詩人

除了從事他靈感命令他做的可怕工作外——他得走出去，到那粗暴，無情的世界中，做他麪包的奴隸！那是羞恥！那是欺辱，那是獸性，蠢惡，醜惡！世界啊，這是你們的羞恥，這是你們的羞恥！

詩人！他來的時候，一顆心爲了愉快顫動着；他來的時候，眼睛含着極樂的淚珠！他來的時候，胸起伏着，喉嚨哽噎着，心正碎裂着。他來的時候，懷着溫柔、信賴，對着他看見的美的興起快感。他來的時候，是一個行吟詩人，手裏抱着豎琴——而你們却放你們的狗去咬他——你們撕破了他的衣衫，把他弄得流血，逐出了你們的大門！

詩人！你們使他到市場上去買麵包！你們用束縛你們中間無賴，和鄙夫的同樣法律去束縛他——這便是，不做工的不能吃！你們的寄生者，你們的醉漢——和你們的詩人！個個人都得自謀生活，個個人都得付償他所應該負擔的！誰都不該要求特許的事情，誰都不該受人之助，誰都不該跟別人有什麼不同！這真不怕羞！這真不怕羞！

你們愛文藝！你們愛詩！你們是文明的，你們是自由的，你們是開明的！你們是蠢貨！

我告訴你們，這事情的苦惱還在我的心中——它把自己堆積在我一生的靈魂裏。這是我的生命，這是我的生命，它吶喊！現在呢，我既然不能救我自己——啊，讓我至少還救救別人罷！天啊，讓我說出了一個傳到他們心中的字，做下了點事情來改變這恐怖，然後再死去！每個時代的聲音向我叫喊。不僅以前過去了的那幾百個人——還有接着要來的幾百個幾千個！他們喊着：我們該怎麼辦？誰會救我們？我們要享有同樣的命運——難道我們也要白白地掙扎，一無所得地死去嗎？在這一個文明了的世界中！在這一個追求進步的世界中！在這一個除了光明不需其它的世界中！

我並非對羣衆，並非對曾經侮慢過我的那些人說話；如果沒有別人，只有他們生活着，那我會閉口走開去的。可是你們做領袖的人，你們站在上面的人，你們有眼睛的人！——我能找出什麼話來達到你們的觀聽麼？你們真愛書本的——有錢的——除了把錢使用之外什麼也不要的人！我難道不能找出一些話來告訴你們麼？

天啊！一切全是那末簡單的。

我告訴你們，這塊地方永遠不會文明，它也永遠不會領導人類，

它將永遠只是我所發現的施用酷刑的房間，除非它為它的天才想出什麼辦法！這簡單的根基本事件如果實現了——即是一個人可以知道他有天才——他可以表現出他的天才——他自會受社會的尊敬和保護，而非像一隻狗似地被踐踏，被蹴踢。那時間，他不會必須走到市場上去買他的東西！他不會必須為他的麪包斤斤較量，苦痛他的靈魂！如果他把能力轉用到較高的事情上，因而向着世界表現他自己，那末他便不會在生存競爭中被踢倒了！他便不會必須忍受恥辱和侮慢；他便不會在未成熟的時候寫東西，或者在早期的貧乏中弄得不能成長，而趨於殘廢。

天才。我現在死不掉麼？——這於世界有什麼關係呢？  
因此，讓我這樣地寫下來：我以前是一個天才。你們在生存競爭中踏倒了我。我看見沒有別人曾經看見過的事情，我會寫下了永沒有別人會寫的東西。而你們在生存競爭中踏倒了我——你

們踏倒了我，因為我不能賺我的麪包！

這是我告訴你們的——這是我向你們叫喊的；天才不能賺他的麪包！他發展他才力的工作是跟他賺得他麪包的工作，絕對完全不同的！他每用一個鐘頭來做賺取麪包的工作，他便減弱那發展自己天才的能力！他每用一個鐘頭來賺麪包，他便損傷他自己的靈魂，他摧殘他自己的工作，毀滅那永遠不能再被他知道或夢想到的美！

這又是我告訴你們的，這又是我向你們叫喊的；一個天才用以從事他的工作的才力，跟他用以賺他麪包的才力，是那麼完全各別的東西，兩者絲毫不該碰在一起的！人許會兼有兩者，可是接着他又許會只有前者。——在後一場合，他將像一隻受毒的老鼠一樣地死在洞裏。

## 幾個定義

一位憤世者是運末一種人，他曉得每件東西的價格，而不曉得每件東西的價值。（王爾德）  
理想主義正比例地增加一個人和他所討論的問題間的去離。（高爾斯華級）  
偉大的文學作品只不過是一種文學而含有最多數量的意義。（勞脫）  
當心一個吻你變壞的女人；這種吻解作友誼嫌太多，解作愛情嫌太少。（M·辛克來）  
一位專門家對於較少的東西懂得的較多。（M·J·博約）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愛迪生）  
歷史是過去的政治。（佛里門）  
批評家教導人家奮鬥，而他自己連連腿都沒有。（波洛克）

# 妻懷孕以後

美國 Upton Sinclair

斯·曠·譯

——自長篇小說愛的巡禮 (Love's Pilgrimage) ——

這樣地，舍西士就走開去了，心裏第一次感到他地位的嚴重，第一次覺得他正被什麼東西緊緊握住了。這是「自然」的一種陰謀，整個世界的一種陰謀！是一個「羅網」！

舍西士在這愛的冒險中，在從頭到尾的冒險中，總是用忙碌的頭腦摸索探求對於這愛的理解，即使在情感最激動的時候，也是如此。逐漸逐漸地這事情來到了他身上——現在呢，這張圖畫可以說是完全映出了。他已經看到了那幅大畫卷的最後一景，他已經領悟了那寓言的教訓！

他一向受着宇宙力的戲弄，「自然」的盲目而不可抗禦的「繁殖衝動」的戲弄。他一步一步地被驅迫，他照着那預定計劃扮演若干角色。他曾經從猶豫，自剖，而終於痛下決心——明白他逃不了這一切！可是現在他回頭看去，但見自己像似一張樹葉給激流衝捲前去。而這激流却始終知道它的目的地的！固然，他早有了許多計劃，許多主意，可是「自然」總只有一個計劃，一個主意——那便是「小孩的誕生」！

十二個月之前，舍西士還有童心自在而快樂，潛心在他藝術的夢中；現在呢，他是一個結了婚的人，肩上擔着為父母者的憂煩！如果以前有誰告訴他，說這樣一個詭計會施展到他身上，他就要嘲笑他們的。他一向是多麼自信——多麼自信他能支配人生啊！可是現在他却落在那「羅網」裏面了！

舍西士驚慌着，當他覺察到這個的時候，他不得不微微冷笑了。藝術家的他暗自欣賞那扮演這幕戲劇的技巧。這一切規劃得多麼狡詭——那策略隱藏得多麼聰明，那誘餌挑選得多麼機巧啊！

他把自己的冒險回想了一遍。以前他跟柯麗屯在那冒險中有過一種多麼無謂的紛擾！他們倆有過多少次的裝腔做勢，徘徊逡巡！他們把遊戲看作如何的莊嚴——他們多麼真誠地相信那遊戲！種種信念重壓着他們，種種得意更激動了他們——兩個可憐的小小木偶，給不可見的手掌翻來弄去的！從開場白到落幕，演習着這古舊的戲劇，這從世界開初便演了起來的「性之戲劇」！

他驚訝着「自然」所展示的浪費——他驚訝着她爲了達到

她目的所浪費的珍寶！她可以創造一百萬個蛋來做成一條鮭魚；並且她已經創造一百萬種情感，用來做成一個嬰孩！她為他們寫下了什麼樣的詩——她為他們譜成了什麼樣的歌曲！她把她豐富的禮物盡數投到他們的懷抱裏！她在他們前面用玫瑰花舖散在路上，她用蜜來填滿了他們的嘴巴，用悅耳的音樂聲來塞滿了他們的耳朵；她使他們盲目，她使他們眩暈，她使他們沉醉，蹣跚在他們的命運途中！

她為他們發明了的那套精巧的矯飾和欺哄！那撫慰他們懷疑的種種巧計——柯麗屯已經受了驚嚇，規避着「自然」乃使舍西士受苦，因此才可以毀壞她！他素來是驕傲而無畏的，所以溫順的柯麗屯便變成了一個革命中的女英雄了！不，還不止是如此；那些才能和無上的力量正是他所曾經以為是可以庇護他的——然而，它們究竟還是那「羅網」的一部份啊！他的修養和他的藝術，他各種的夢想和他各種的傲岸——這一切除了作為對女性的誘餌以外，難道還有其它什麼作用嗎？什麼是光輝燦然的鴿子眼簾，松鷄頸邊的飾毛，蝴蝶翅上的金紫顏色？甚至他的天才，他神奇莫測的天才——那鸚鵡般的羽毛，降服過他的配偶的——哎，現在又有什麼用處呢？

這些想像來到舍西士心中，直到他忽然苦苦地狂笑起來。他看見他自己在各種新鮮而怪誕的境地中；他是那隻孔雀，在一個可

以驚嘆疑訝的世界前面展開他的華麗；他是那少壯的公鷄，在他的配偶前面昂首張尾地闊步着，曉得他自己的重要而週身激動着！他輪流做過那堆糧場上的各種生物，柯麗屯呢，每次都做一個被誘惑的女性。也許，在什麼地方，那農夫立在那裏，喜孜孜地微笑着——因為在這宇宙的堆糧場上，不是應該點綴着一個農夫麼？

可是，接着，狂笑消去了；因為他想起梅德林克的蜂之一生，他為那雄蜂的命運發起抖來。他不過是「自然」的陰謀的一個偶然產物——她浪費他全部的光輝華彩來完成一小時的效用。現在這效用是完成了。他已經有過他狂熱失神的時刻，他也有過直上最高天的眩暈的翱翔；而現在呢，他跌了下來，挖出腸臟，只剩一顆碎裂了的空彈殼！

可是，不——不十分是那樣的，舍西士在再度反省之後，又如此地告訴他自己。在人類的蜂房中，那男性的不僅是種子的繁殖者，他又是勞動者。所以他還有一個不得不盡的職務。所有他那些優美的狂熱，他種種的理想和熱忱都已盡了它們的作用，所以不久便須消逝了，可是在他前面還有一個將來，一個永遠以藝術糊口的褐色的慘澹的將來！

他回憶到他們的新婚之夜。所有使他迷惑不解，也就是使他驚嚇是那一切，現在是多麼清清楚楚了！柯麗屯見了他就退縮，到那足夠使他着迷的時候便不再退縮了；接着，突然間，她整個於人好



像改變了——她捉住了他，緊緊地執住他。因為他已經完成她的目的；他已經給她一個小孩！於是他一定要扶助她——他一定要給她食糧，她這纔好給那小孩活命啊！爲了那目的，她會握住他，爲了那個，她會運用她支配之下的每一種技術——她整個力量會集中到那裏！

當然，她未必預先曉得這個的，她會盲目地本能地做去，像她到現在爲止做着每一件事一樣。她會用那以前使他成爲她自己的人的時候所用的溫和美好來做今後的一切事情！這便是他全部冒險的幽默——也就是「羅網」之所以足夠致命的了。它的繩子都是從愛情和溫柔，狂熱和希望中織成的；它們維繫他的最深的情緒，一旦放鬆它們，當然會殺死他的。但是他永遠不會放鬆它

們——他在滅亡的倏然一瞥中了解這一層！她會高貴到不能再高貴了。她會恐嚇着要毀滅她自己——於是他會救她！她會請求他拋棄她——於是他會扶助她到最後！而那最後也不過是枯乾了或萎縮了他稱爲他的天才的那些光芒四射的品質——這些品質在他是多麼寶貴，「自然」却一些也不在意！

人生戴上了這裏冷酷的一個面貌，降臨到這二十一歲的青年面前！他從人生漂亮的臉上撕去全部夢想的肉，看見裏面在露齒冷笑的頭腦骨。他嘲弄他自己，爲了所有使他就擒的那些美點——可是他知道它們是比他的意志強健得多。爲了忠實和戀愛，他做了俘虜；爲了忠實和戀愛，他糟塌了自己，他毀滅了自己！

## 印度民歌

曾今可譯

(1)

瓷瓶若一旦破了，有誰能修理？

(2)

我不要你的檳榔，愛人啊！  
你的椒葉我也不取。

愛人啊！我不要你的檳榔，  
你的椒葉我也不取。

不要將我嫁，爸爸呀？不要將我嫁，

不要將我嫁給一個年老的人吧？

你時常地流浪，我的愛人，

(這是孟加拉民歌。一個常在海上飄流的船

爸爸！在寡婦生活來臨之前，

在你流浪中，我怎能得到愛情？

夫在這裏時用檳榔和椒葉贈給他的情人，他

我將沒有時間去梳理我的頭髮。

流浪者的愛像一個瓷瓶——

的情人就唱這歌來拒絕他。)

爸爸！也不要把我嫁給一個公務員，

他主人的命令，呵！他主人的命令——  
會把他派赴遠方。呵！爸爸！

不要將我嫁，爸爸呀！不要將我嫁！

不要將我嫁給那遠方的人，爸爸！

讓我的手，呵！爸爸！讓我的手

給我們故鄉那個美麗的牧童吧！

(這是 Gouda 民歌。是那地方的少女所最愛

唱的。)

(3)

吃去我的肉體吧，啊！烏鴉！

好滿足你的飢腸。

可別吃去我的眼睛呀，烏鴉！

因為我還想看見愛情的光芒。

(這是 Gude 民歌。是一個新娘失戀後的歌)

(4)

啊！誰也不來擲揄我，

也沒有誰來親近我；

我像是一隻無依的小鳥，

遠離着父母的巢窩。

我更不見故鄉的土堤，

更望不見故鄉的小丘；

我更不見故鄉的流水，

流水外那一片嫩綠。

啊！誰也不來擲揄我，

也沒有誰來親近我；

我像是一隻無依的小鳥，

遠離着父母的巢窩。

(這是 Gude 民歌。是新婚初嫁思家之

歌。)

(5)

來！親愛的，來吧，我的蜜蜂！

我們倆手挽着手去跳舞。

相信我！親愛的，相信我吧，我的蜜

蜂！

我們倆手挽着手去跳舞。

(這是 Sawara 民歌。)

譯自 Modern Review 七月號東京

## 中國詩壇與日本詩壇

日本荻原朔太郎  
魏晉譯

詩壇冷落是什麼原故？

生田春月自殺是什麼原故？

什麼時候才用得着整腳詩人？

爲這一切落淚，是否觀念主義者的傷感？

中國的文士周作人來日，在讀賣新聞上介紹過中國文壇的現狀。據他底介紹，中日兩國的情形都是一樣，只有小說繁盛的小說，獨占着文壇；而詩歌和戲劇却畏縮於一隅，像是全無發育的一樣。周作人氏說明這原因，是由於中國現代語之特殊關係。即中國的現代語，因過渡期的混亂，穢雜已極，特別是日常的會話語，爲着過於粗雜，不成爲藝術的東西，所以，以對話爲主的戲曲，一向都不發達。詩歌方面也一樣，爲着這粗野的非藝術的語言，詩人沒有那表現的方法。這就是說，用古語的漢文寫的詩，既經杜甫和李白達到了最高峯，所以，沒有新發展的餘地。現代詩人的作品，仍然是不能不用現代中國的白話文。但是，那現代的白話，既成了如此非藝術的穢雜狀態，則詩人的出路究在那裏呢。雖然那大膽的青年們，用這樣的現代語和白話體勇敢地寫新詩，可是，這些詩，既無韻律，又無音樂，且因語言上之極粗雜，已經失去了詩之美的藝術形態。這就是說，爲着像普通的散文寫成的東

## 致夫人（一封未寄的信）

英 Lord Byron  
何家槐譯

我已收到小愛丹（註）的頭髮了。那是很柔軟而且美麗的，像我自己十二歲時候的頭髮一樣黑，並且也和我那時愛剪的奧古斯脫式一樣。但它是不捲曲的，我想這也許是任它養長了的緣故。

謝謝你所簽的日子和名字，而且我要告訴你我感謝的原因——那是因爲我想這是我所能保存的你唯一的筆蹟。你的信，我都已讀了。現在除了那個字——或者寧可說是只有你在一本舊賬簿上重覆寫了兩遍的一個「家」字以外，我就一無所有了。我已燒去了你那封最後給我的信，爲着兩個理由：第一那封信的風格我不大喜歡，第二我只願心領你的情意，卻不願留下什麼筆蹟，因爲只有多疑者才是如此的。

我想這封信，在小愛丹的生日你總可以看到了。她的生日，是十二月十日。在那天，她就滿了六歲了。大約十二天以後，我就能夠看到她，也許可以早一點，如果我有幸到英國去的話。不論遠近都請你辦到一件事——那就是相稱了這慶久以後，我們間的感情總融冷一點了。只要我

西，這文壇的輕蔑，認為是非藝術品，自是當然的事。周作人氏更徹底地觀察說，在目前中國，除小說以外的文學是不會發達的。現在言語已經稍微統一了，並且也已經受過一點兒藝術洗煉，然而無論怎樣的詩人都還不容易誕生，他們委實沒有發揮天才的機緣。

中國的這種現象，正和日本一樣。好像我在朝日新聞上寫的：詩人不能產生語言，而語言却能夠產生詩人。如像今日的日本人，在這言語不統一而又極猥雜粗野的社會裏，是決不能產生出真正的藝術的詩和詩人。譬如，有着詩人良善素質的人生出來了，可是，因為緊要的語言還很粗雜，沒有表現的方法，終於是沒有辦法的。不是嗎？請給我想像看。假使今日的日本生了像魏爾倫（P. M. Verlaine）和鮑特萊爾（C. Baudelaire）一樣素質的人，然而他所寫出來的詩，畢竟還是只能用散文。所謂「詩者，嚴格的說起來，原有語言的美麗節調，和一語一語的呼吸，一切都與散文有差別，純藝術的至美之形態是不能不具備的。（因此，詩才成爲文學之王）。

日本今日稱爲詩的，無論怎樣偏愛的觀察，也都沒有藝術的純粹之形態美，更不要說「文學之王」的那種話了。老實說，小說方面是比較稍爲優秀，無論在內容上，形式上，都是比詩成熟的文學。同中國一樣，日本詩被文壇輕蔑，日本詩用非藝術的雜文寫作，這也都是當然的事。而且，這種罪過不在於詩人，當我們想起我們生着的這個日本社會，及其文化現狀的時候，不覺黯然淚下。對於這生存的時代與環境，我憤然只得去想「虛妄之正義」的虛無主義哲學了。

生田春月爲什麼自殺呢？請想想那根本的原因喲！他生於「不能生存的

們的孩子活着一天，我們就應該一天如此，而且我猜想我們雙方都希望這種融洽能夠維持長遠一點的。

自從我們離異了以後，過去的日子，已得比我們那個短短的同居時期還要多；就是我們結婚以前的戀愛，也沒有這麼長遠。我們雙方都已鑄成了可悲的錯誤；可是在一切都完了，永遠完了。因爲，我現在已經三十三歲，你也只少我幾歲。雖則在一生中；這年齡並不是最高的，但在這時期一切習慣和思想都已固定，不易變更，却是真的事。在年紀比較輕點的時候，我們尚且不能情投意合的同居下去，現在自然更其困難了。

我所以要說這些話，是因爲我得向你承認：在我們離異了一年以後，我還是希望我們能夠言歸於好的。可是我終於全然地，永遠地放棄了這個希望。這種重創舊歡之所以成爲絕望，由我看起來，倒是因爲我們在沒有商量和往還的時候，比較可以保持雙方的客氣和好感。不曾謀面過的人，往往比較近親更容易發生好感，我希望我們也能像他們一樣的互相敬慕。從我一方面講，我雖然是粗魯的，却並不懷絲毫惡意。而且只有新的刺激才能喚醒我的舊恨，至於你，是更冷酷，更固執，你很容易誤解憤怒爲尊貴，惡意爲義務。但我現在的確已經原諒了你（不同我以往怎樣），對你已經什麼憤恨都沒有了。請你不要忘記，如果你曾毀了我，那末這一饒恕確是非同小可的；倘是我會

時代」裏，而爲着要寫「不能寫的詩」便一切都敗北了。「不需要這樣整脚的詩人」他這樣的叫着而死了。每當想起生田春月時，我向着看不見什麼的敵人，想做無限恨的復讐。

不僅只是生田春月，就是今日生着的一切日本詩人，都是不幸。實在，他們在不能生存的時代裏，持着不能生存的詩人素質而生着。「詛咒我們的命運之神」他們是比不需要的整脚詩人更加痛苦。因爲不需要的整脚詩人，他們是以不能表現的語言爲無理的表現，而是與環境鬥爭的唐·吉訶德的勇士。在日本說是最整脚的詩人，若是生在歐羅巴去看吧，說不定他就是世界的大詩人！當然，我自己也是不需要的整脚詩人中的一員大將。

周作人氏關於中國語的韻律又說了，在中國的古文中，有壯麗的韻律，可是在現代的中國語中却沒有。據說，因此詩人就困難了。這一點，也和日本的現狀一樣，興味很深的。日本語，是在古文中才有韻律，而在今日的現代語中却完全沒有。用現代語做七五調等的模擬，成了「都都逸」（日本的一種俗曲，用七七、五、四句作成的）和俗謠小唄一樣的東西，沒有辦法，調子也輕微卑賤起來了。中國語也就是這樣，用現代語來押韻，而成了中國的都都逸。在那裏，中國的詩人們，捨棄了韻律而用散文的樣式來寫了。可是，這是像前面說過的非藝術品，實在不能認爲詩的文學，所以，他們是在那裏苦惱了。中國和日本，這個「漸漸歐化的東洋諸邦」，在今日文明發展的過渡期間，詩人的悲哀是同一的。

譯自一九三四年九月號日本詩

毀了你，那末饒恕更是非常的，假如道德家所說「罪惡愈大，愈是難赦」，確是真理。

但不論犯了罪的只是我，或是雙方，或只是你，我都不問。現在我只想到兩件事，那就是你是我女兒的母親，而我們却是永遠的不能再會了。我想如果你爲了我也考慮到這兩件事，我們三個人都會較好一點吧。

永遠是你的諾爾·拜倫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辟沙。

註——愛丹是拜倫的女兒，生於一八一五年十二月，

剛剛在他的夫人永遠離開他以前。



版出 局書明黎

# 書叢業農明黎

用之本課校學業農供適書叢本

農藝化學	葉元鼎編〔實價八角〕
家畜飼養學	鄭學稼著〔實價一元六角〕
應用昆蟲學	熊同和編〔實價一元八角〕
蠶體生理學	尹良瑩編〔實價九角〕
普通養蠶學	尹良瑩編〔實價九角〕
普通栽桑學	尹良瑩編〔實價一元四角〕
蠶桑害蟲學	張景歐編〔實價一元六角〕
特用作物學	莫定森編〔實價八角〕

# 自傳文學與胡適的四十自述

蘇·雪·林

自傳文學在西洋實爲一大宗派。遠

如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的懺悔錄

(*Confessions*) 佛郎克林 (Franklin) 的

自傳 (*Auto-biography*) 盧梭懺悔錄 (*Les*

*Confessions*) 哥德 的我的詩與真理的生

活 (*Poetry and Truth from My Own*

*Life*) 托爾斯泰 的我的懺悔 (*My Confes-*

*sions*) 都是膾炙人口的自傳。近如俄國克

魯泡金 (*Kropotkin*) 高爾基 (*Gorky*)

的自傳，也具有文學上很高的價值。無怪

法國佛郎士 說『世界上最佳的文學都是

自傳』了。

返觀吾國，則自傳文學殊不發達。同

馬遷 史記太史公自敘爲散文自傳文學之

嚆矢，然以敘述中國史家之源流遷變及史

記之內容爲主，而以自己家世及行藏爲賓，

不算純粹的自傳。其後文人著作自成一

家之言者，輒踵史遷之例，如班固 前漢書 一

百卷之敘傳，王充 論衡 三十卷之自記篇，劉

勳 文心雕龍 第五十之序志皆屬此等性質

。而魏文帝 典論 之自敘，以及傅玄 陶梅 葛

洪 等人之著作亦然。劉知幾 史通 會著序

論一篇專論此事。近人顧頡剛 古史辨 第

一編，冠以數萬言之長序，自敘身世兼治學

方針，也應歸入這類自敘傳的範圍。

至於純文藝的自傳，雖有司馬相如 之

自序，可惜真偽難辨。五代時馮道 之長樂

老 及金王鬱 之王子小傳 均不甚著名。

權張山 來所編虞初新志，載汪价 之三儂 贊

人 廣 自敘。自述一生經歷，長萬餘言，趣味

濃郁，姿態橫生，實爲明末名士 『情趣主義』

之結晶品，也可說是我所見舊體文自傳最

好的一篇。但學者或以其近小說家言而

薄之，此文遂不能登於大雅之堂，後人亦即

不敢以爲模範。傳統文學觀念之作祟，不知

抹煞了多少有價值的文章，真屬可恨！

韻文的自傳則始於屈原 離騷。後有

杜甫 壯遊，康 有爲六十自述 等。自傳的文

字著筆極爲不易，若照事實記錄，像司馬相

如自敘與卓文君 私奔，王充 述其父祖不肖

爲州閭所鄙，人每責之爲名教罪人，隱已所

短而顯其所長，則又招露才揚己之譏。處

此兩難的地位，比較謹嚴的文人，便不敢輕

易做自傳，中國沒有盧梭 托爾斯泰 一般的

懇切真誠的懺悔錄，其原因或即在此吧？

新文學運動起來後，用小說體裁作自

傳的固已不少，而純粹文藝性質之自傳則

尙無所聞。胡適 常勸朋友林長民 梁啓超、

梁士詒、蔡元培、張元濟、高夢旦、陳獨秀、熊希齡、葉景葵做自傳。因為他們均屬中國名士，其一生行事與三四十年來之政治學術大有關係，若肯作一部詳細的自傳，價值一定不少。可惜他的勸告尚未發生效果，而林長民樂啓超梁士詒已與世長辭，其餘諸人能否於生前作為自傳還是一種疑問。

郭沫若自傳有三種：一為我的幼年敘自己家世及小中學時代之經歷，二為反正前後敘辛亥革命左右四川政治和社會各方面變動的情形，三為創造十年敘自己日本留學及辦創造社的經過。這三本書在時間上尚稱連貫，不過文筆則極粗疏拙劣。至於黑貓，則為斷片之自傳，橄欖為小說體的自傳，我們不能將它們放在這裏討論。李季的平生也是一部自叙傳。這書共三冊，第一第二兩冊尚有趣味，第三冊則大部分是攻擊胡適中國哲學史的文章。我們與其說它是自傳文字，不如說它是學術論辨集罷了。

近來我看見了一本胡適四十自述，覺得很滿意，願意特別提出來談談。胡氏的自敘道「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這四十年的生活可分為三個階段，留學以前為一段，（一八九一—一九一〇）留國的七年為一段，（一九一〇—一九一七）歸國以後（一九一七—一九三一）為一段。現在僅出第一段，他最早的計劃「本想從四十年中挑出十來個有趣味的題目，用每個題目來寫一篇小說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寫我的父母的結婚。……因為這個方法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並且可以讓我（遇必要時）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寫一些太親切的情緒方面的生活」。但作者寫完第一章

便志摩失望（因為徐志摩贊成他用小說體）但他讀了那寫家庭和鄉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贊許，還有許多朋友寫信來說這一章比前一章更動人，從此以後我就爽性這樣寫下去了。

我父母的結婚時，計劃又改變了。他說「但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於文學訓練的人，寫完第一篇，寫到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這一變頗

傳記文學很難出色，因為一顧事實即難聘其才華，反不如虛構的小說得以任意裝點。所以金聖嘆倡為永濟勝於史記之議。聽說英國某學者也曾挖苦傳記文學說其中僅有地名人名年月是真的，人物則不如小說傳奇之有生氣，與聖嘆之議論可謂同出一轍。但太史公的項羽本紀鴻門宴一段描寫，極富於戲劇的氣分，刺客列傳描寫荊軻刺秦王等。則富於小說的氣分。呆板的傳記能寫得這樣活潑生動，也就萬分不容易了。最近十年德國盧德偉格（Emil Ludwing）、法國莫爾亞斯（André Maurois）、英國施特拉克（Lytton Strachey）不約而同地努力創造了一種新傳記文學，那便是用寫小說的筆法來做傳記



。據說盧德偉格的哥德傳 (*Goethe*) 又名一個人的傳記 (*The Story of A Man*)，莫爾亞斯的 *Ariel* 和 *Beethoven*，施特拉齊的 *Eminent Victorians*, *Queen Victoria* 都是富於小說戲劇性的傳記。中國則二十年前梁啟超的羅蘭夫人傳，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也可以說是半小說的體裁。近日聞一多的杜甫則才寫了一個開端，但我們可以看出它感染不少西洋新傳記文學的作風的影響。胡適的四十自述序幕「我的母親的訂婚」照他的自敘是試用小說體裁寫的，而且寫得很是成功。試引他描寫故鄉太子會一節於下：

樂和樂隊一隊一隊的過去了。扮戲一隊一隊的過去了。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轎。路旁的觀衆看着小孩的，都喊道：「拜呵！拜呵！」許多穿着白地藍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含掌拜揖。神轎的後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着夏布長衫，捧着柱香；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爐掛，爐裏燒着檀香。還有一些許願更重的，今天來「拜香」還願；他們身上穿着白布褂，扎着

朱青布裙，遠望去不容易分別男女。他們把香爐帶在銅鈎上把鈎子鈎在手腕肉裏，塗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拜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帶在左手腕上，有的雙手都帶；有的只帶一個小香爐，有的一隻手腕上帶着香爐。他們都是虔誠還願的人，懸着掛香爐的手腕，跟着神轎走多少里路，雖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但也有半途中了暑熱走不動的。

馮順弟拉着她的兄弟，跟着她的姑媽，站在路邊石磴上看會。她今年十四歲了，家在十里外的中屯，有個姑媽嫁在上莊，今年輪着上莊做會故她的姑丈家接她姊弟來看會。

她是個農家女子，從貧苦的经验裏得着不少的知識，故雖是十四歲的女孩兒，却很有成人的見識。她站在路旁聽着旁人批評今年的神會，句句聽着三先生。「三先生今年在家過會，可把會弄糟了。」可不是呢？「抬明也沒有了。」三先生還沒有到家，八都的鴉片烟館都關門了，賭場也都不敢開了。七月會場上沒有賭場，又沒有烟燈，還是多年沒有的事。

看會的人你一句，他一句，順弟都聽在心裏。她心想，三先生必是一個了不得的人，能

叫賭場煙館不敢開門。

會過完了，大家紛紛散了。忽然她聽見有人低聲說，「三先生來了！」她抬起頭來，只見路前人都紛紛讓開一條路；只聽得許多人都叫「三先生」。

前面走來了兩個人。一個高大的中年人，面容紫黑，有點短鬚，兩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他穿着苧布大袖短衫，苧布大腳管的袴子，腳下穿着藍布鞋子，手裏拿着一桿旱煙。和他同行的是一個老年人，瘦瘦身材，莊白鬚，也穿着短衣，拿着旱煙管。

此文所謂馮順弟即胡氏的母親，所謂三先生即他的父親。寫父母未訂婚前相見的情景，既曲折委婉而又甚莊重。那些中國舊式千篇一律的先母行述，先父行述中間無論如何尋不出這樣文字，新傳記文學勝於舊傳記，於此可見一斑了。不過最動人的則係描寫他母親孀居後的生活。他的父親死時，母親僅有二十三歲，前妻子女年齡都和她差不了幾多，如大姊大她七歲，大哥兩歲，三姊比她小三歲，二哥三哥（

雙生的)比她少四歲。以如此年輕之後母，且又為當家之後母，則生活之痛苦，不言可知。原書第一章『九年的家鄉教育』云：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就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着鍋茶蛋就拿出去押。我母親幾次進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總數。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筆討債的，每人一畫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遠走出，料理年夜饭，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軍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出後門去，央一位鄰舍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費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軍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

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幹而氣量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模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料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步。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坐一會

，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談談。她從不和兩個孩子吵一句嘴。

以下還有許多關於其母賢德的敘述不更引。本章結束時，作者更有一段可敬可感的議論道：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遼廣漢的人海裏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夠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作者在他的『先母行述』中曾自跋云『此篇因須在鄉間用活字排印，故不能不用古文。我打算將來用白話為我母親做一篇詳細的傳』。四十自述中序幕和第一章可說是『胡母傳』，作者數年前所發心願現在總算補償了。自第二章『從拜神到無神』第三章『在上海』第四章『我怎樣到外國去』等篇才算是作者的自傳。全書文字簡潔，敘述生動，自具胡適文章

的特色。尤其可貴的，是書中的一種誠懇坦白的態度，像第四章自述自從新中國公學解散後，心緒鬱牢，生活漸趨頹廢，染上許多惡習。他把自己那時打馬將，喝酒，逛窯子，醉倒在馬路上與巡捕打架，種種情事，均毫無諱飾地抽寫出來，這樣，使讀者見得學

者原來也不是超人，也有同凡人一樣的缺點，便更對他發生親切的情感了。

有人說自傳文學是個人主義的表現，中國個人主義的思潮在五卅時代，雖曾曇花一現，過此也就寂寞了。現在是集團主義思想漸漸興起之時，此時而談自傳文學

未免不識時宜了。所以胡適的四十自述出版後各方面明嘲暗罵的文章頗有幾篇。其實那都是沒有多大道理的話。我覺得青年朋友想研究一點自傳文學和想學一點做人的道理，這本書是值得看一的。



——“當我看着耕田的人耕田”——  
Walt Whitman 詩句 W. Esherick 木刻

# 合作

## 教育部分 合作事業 王世穎著

本書作者，秉客觀的事實，將合作事業作一全般的觀察。內容分三部，先述合作之原理定義與制度次述各國合作方式之內容，最後復將合作歷史之遞進，合作現狀之一斑，擇要說明。書末又附入中文合作書目，俾便讀者得更多所參證，作進一步之研究。

三二開本 實價五角  
二六六頁

## 合作理論 侯哲荈編

近來坊間出版合作的書籍多但均偏於經營方面，至於專述合作的理論的書則尚不多見，因為合作理論的不確立，或不合於國情，致經營者，不是演化為公司式的商店，便因不合國情而失敗。本書編者係合作專家，理論正確而合國情。可為經營合作事業者，一大臂助也。

三二開本 實價六角  
二二一頁

## 農村合作運動 侯哲荈著

中華以農立國，農村問題之重要不待言。而解決農村問題，又只有農村合作最穩健而最有效力。本書的特色在：一、合乎中國的需要內容處處以中國情形為基礎，二、農村中各種合作都已談到，且均係純粹的農村合作，三、關於理論與實施都有敘述，讀此一書，即可了然。四、編法極有系統，筆法尤為簡暢。凡從事於農村合作及注意于農村問題者，此書不可不讀。

三二開本 實價五角  
三一四頁

## 合作講義 于樹德著

本書係若干種講義彙集而成，分論各篇，均能獨立，合之則各式合作組織均詳述無遺，頗切實用，且此項講義，均為于先生任華洋義賑會舉辦合作講習會時之講稿，歷經應用，成績極佳，故今後我國各地有合作講習會或類似的組織之舉行此書實為最堪實用之書冊也。

三二開本 實價四角  
一七〇頁

# 家畫四代當

法蘭西的現代主義 (Modernism) 是西洋繪畫的一大高潮，它依附着 Picasso, Matisse, Braucusi 和他們的擁護者而稱霸於藝壇，把活生生的世界趕進了抽象的玩票和形式的戲法，並且還用畫室裏的傳統題材來葬送一切新的現實。然而，一副掃射過全部畫海的眼光，決不會觸着那一些被目為旁門外道的作物而不覺得心頭震跳，也決不會因為是簇新而不想去懂得它們。它們是現社會的內容，它們在表現之外，逼着我們生出以前也許沒有生過的念頭。這類的作品是漸次增多了，一齊圍攻着現代式的藏身所——象牙之塔，那衝鋒的大將可以說是德國的 Grosz，美國的 Benton，墨西哥的 Rivera 和 Orozco。他們稱得起畫家，而不是畫匠。

Grosz (一八九三——) 在歐戰之後才望見未來的曙光，而結成藝術的新果。他相信，「在凡爾賽一紙空約外，人類還有更該保貴的真理，公平，和仁愛。我既無經濟的計劃，也無政黨的偏依，但我的傾向是前進的。我不信王黨，也不信資產者軍事者結合的主張，我抱着戰後浩劫賜與我的懷疑，盡力攻擊國中的兩派」。他憤極了，說：「我們從戰爭中活了過來，我們沒有希望了；我們什麼都反對。我們要撕毀過去；我們不相信藝術是為藝術的，更不相信德國是為戰爭而存在世上的」。在這十分沮喪的期間，未來主義者的狂亂深入他的技藝。他的畫幅想像萬花鏡裏的碎景——若干象徵錯綜了，一個對象裏又呈着別一對象，兵士，僧侶，教育家在一張畫上；法官，娼妓，賊，乞丐，富豪也在一張上，還看見朽敗的建築向着他們傾塌下來；他在表現崩離潰滅的祖國那幕戲中的角色和佈景。這時候，一般自命審美家的很誇讚他，根據他們的方言（口頭禪）說是 Grosz 如何捉住了原形質的外層，如何善用動的組織和造型的單純。但是 Grosz 並沒上了這些稱頌的當。他批評當時的自己道：「我憤慨極了，不免有些兒神經錯亂。但是這一個作風却滌淨許多毒質——戰爭的毒質，藝術的毒質。如果它還有別種的價值，那末這就是戰後德國的繁俗敗德的反映」。然而，自從一九二〇年後，他總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他的聰明和耐忍也逐漸增加了，他征服自己厭惡大戰的心理；但是他好像行兇的那根筆刀，却終究是強硬的，他只添上了一些幽默，看去覺得和緩一些了。他的藝術繼續繞住這一核心——社會的考察和諷刺——但是他把表現的徑途展開了，他給劇場作佈景，給書籍作石版畫，減少畫面的人物，兩三個角色構成一個，一個人的也有了。他開始游歷，歐洲名城幾乎到遍，一九三二年到美國。這當然是在他被德國政府加上猶太籍貫之後，同時他一部份作品也被拋入那為政治慶祝而燒的烟火

中了。

Barton (一八八九——) 是青年美國畫家所最崇拜的。他主要作品是壁畫，最得意的有三幅：(一) 社會研究所新院的壁畫，(二) 惠特涅博物院的壁畫，(三) 給印第安那州所作關於印州歷史事蹟的壁畫。他在畫幅上，使若干部份相互權衡，以取得一個動勢，或一個整體——一些較大的部份對照着一些較小的部份，一個主要的動律鎮壓着若干微弱的傾向——使一切都繞住趣味的中心。立在前他的壁畫前面，我們可以從人物和景緻的背後更感得氣勢雄渾的節奏和動向，看到線和塊的無窮變化，形的對仗，人羣的激烈動作和相反動作。浮淺點的觀衆當然認爲作風太亂了。對象的選擇尤其是對象的毗連和並列自來常在描寫社會的紛雜，因爲秩序的混亂原本只能憑着形式的如何配置而後可以表現的。然而，Barton 之所以控制這形式間的（畫面部份的）相互關係，却已呈露了他雄大的組織力了。至于他所表現的，有美國資本主義的種種相，創始時代的美國和個人主義時代的美國——他所了解的美國史和美國目下流行着的現象。美國人的向上力，美國人的粗亂，美國人大衆心理，都給他具體化了。然而，他所告訴我們的結論，却總是一個發問句的符號。他給我們的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急進的，又不是保守的，而是社會裏天天碰到的。在他，夜總會的狂歡和罷工運動同是社會的重要文件。不過，他確已遠離象牙之塔，他是社會的，但還沒不是批判社會的。他已很能重視創作途中的內容，他自己宣言：「形式應該適應環境中一切緊急事件的需用，而不應再去扭歪意義以遷就區區型的問題和美的形式」。在美國，他被稱爲繪畫的奧尼爾和德萊塞，是很有創新之力的。他三大名作之一——「印第安那州歷史畫的一幅他讓我們想到一個都市裏的教育政治的關係，抑即教育的理論和實際的問題：稱爲學府的成績是「否能夠安定社會的動亂？書本的知識會不會使你立到社會面前打起寒慄？」

Rivera 和 Orozco 更站在比上面兩人還要前進的綫上，給藝術爭取新的地位。他們倆都是墨西哥的壁畫大師，他們的影響早已越出祖國，在美國找到最多的知己。Rivera 不僅在他的畫幅上，更在他的演講裏竭力暴露現代藝術的空虛，他說：「神秘自詡者只不過把幻覺搬到舞台上表演，現在所謂高調的情緒和脆弱的感應都被使用在根本不曾客觀存在過的對象上」。他於是乎緊急地回到現實中，但他的壁畫於其說是描寫現實，不如說是提供一個理想或問題。他直到現在，還抱這個態度，然而他的技巧，尤其是筆觸好像還沒有表現充分的力量，在這一層上得輸給他的同志 Orozco 了。Orozco 用完整康健的精神，慢慢攀登當代畫學的一個最高峯。他的筆下缺少一般畫師的流利，然而他那笨拙的味道却給他取得那直逼觀者的強力。他獻與現代繪畫的是樸實的命意和職務，他在結構、受型、性



工作 與 休息

美國 John Groth 作

組織力、圖案以及人性表現、社會批判等等方面。把歐洲若干現代式的畫家都放在羞恥之中了。  
我們也許不會忘記十六世紀意大利藝術家「Cesari」的一句話吧？「我不是那一羣蠢人中的一個，他們能夠產生一樣好看而完全沒有意義的東西」。當代繪畫的新方向是要參與現實的甘苦，藝術的欣賞也不是在參與之外可以存在的！

# 商 業

## 商業簿記

張宗亮編

本書者為美國會計專家，以歷年教授會計學之經驗，著成此書。是書編制新穎，論列詳盡，競稱為當代會計學之唯一佳本。美國各專門以上學校，均採用為課本，其價值可以想見。現李張二君特將是書，譯為中文，並由楊兆熊會計師為之校訂。會專家潘序倫及經濟專家李權時二氏於序文中，對本書均推崇備至。譯筆流利，敘述暢達。現上海高級以上學校，以本書為教本者，已有十餘校之多。足徵本書內容之豐富，編制之新穎矣。

三三開本 實價一元二角  
三八六頁

## 商業通論

侯厚培編  
侯厚吉編

本書材料豐富，編制適宜凡商業上應具有之常識；如商業組織商業經營方法，商業理財方法商業及職工管理，以及商法商業會計等；均摘要敘述，簡明詳盡。俾讀者對於整個商業上之知識，均得一有系統之瞭解，即不再受專門教育，於此書內亦可求一基本知識。全書分十二章凡商業種類，商業組織，商業管理，事務管理，職工管理，商業經營商業理財，商法，國際貿易商業政策，商業雜記，無不分詳述，採作商業教材，最為適宜。

三三開本 實價二元四角  
五三二頁

## 會計學原理及實務

張忠亮李鴻壽合譯

本書由著者本教授經驗，參考歐美最新會計學原理，適應我國商情，編纂而成，始於簿記之基本概念及方法，繼則於簿記之全部工作，根據會計系，逐一討論，復以票據貼現，折扣。現金，憑單制度，寄售以及工廠記帳法等特種問題分別說明，最後則舉實合夥及公司企業中，對於資本方面不同之記帳方法。故凡基本之會計方法及原理，包羅無遺。頗宜高中及大學之教本。

三三開本 實價二元四角  
五九六頁

## 商業管理

李權時著

無論經營何種企業，除了資本的雄厚之外，管理的方法是絕不可不講究的。本書計分十章，如企業的自然環境，生產技術問題市場問題，職業管理，金融問題，風險問題，企業組織問題，綜合管理問題等均闡專章詳述，本書除適用商校課本之外，並為經營商業者之必要參考書。

三三開本 實價五角  
一七六頁



# 世界文學

第一卷·第二期  
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本刊 文字 非經 允許 不得 轉載

主編人 伍 蠡 甫  
上海四馬路二五四號

發行人 徐 毓 源  
上海四馬路二五四號

發行所 蔡 明 書 局  
上海 林 肯 路

印刷者 華 豐 印 刷 所  
上海 浙 江 路

定 價		每二月一冊 一日出版 全年六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 費
零售	一	三角三分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外
預定全年	六	一元五角在內	外
郵票代價	十足	收用以二角以下為限	

來信預定：請寄上海四馬路蔡明書局（西文LEE MING BOOK Co.）  
254 Foo-Chow Road, Shanghai.

##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論文、名著研究、作家研究、文藝思潮、等欄均歡迎投稿，撰譯均可。
- 二 本刊小說、詩、劇本等欄以譯文為主，兼收精采創作。
- 三 稿末請註明姓名、地址。
- 四 來稿如不登載，一律璧還（平寄），如須掛號，請附郵票。
- 五 本刊對於來稿（本簡章第一條所列各項文字）得以修改刪節，不願修改者請於稿端申明。
- 六 譯稿請附原文或說明原文出處及出版地點、出版時期。
- 七 來稿一經刊印，即致薄酬，以每千字一元至二元計算。
- 八 刊印之稿，版權仍歸作者，惟蔡明書局得儘先編選為單行書籍。
- 九 來稿請寄蔡明書局轉伍蠡甫先生。

## 世界文學

### 廣告價目

等次	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
特等		五十元		三十元		
優等		三十元		十八元		九元
上等		十五元		八元		四元
普通		十元		五元		三元

特等 即底封面  
優等 即封面內面及底封面之內面  
上等 指目錄前後及上等正文之前  
普通 指普通正文之後

(一) 長期刊登者特別優待價目面議。(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影印價目另議。(三) 廣告可以免費代辦，但如用圖版須代辦費者，須另加製版費繪圖費。(四) 廣告費至少須預付一半。(五) 在登載廣告期內一律贈本刊一份。(六) 惠顧諸君請駕臨上海四馬路河南路口蔡明書局廣告部接洽，或撥電話九三八〇一號。

# 書新類會社版出

## 社會科學大綱

孫寒冰等編  
實價二元

本書乃集國內社會科學家、各就專長，分擔撰著而成，為闡明社會科學之連帶性的唯一巨著，社會科學之精華，咸備於此。

- 一 什麼是社會科學 孫寒冰
- 二 史學 黃維榮
- 三 文化人類學 吳文藻
- 四 人文地理學 王成祖
- 五 社會學 應成一
- 六 社會心理學 章益
- 七 經濟學 李權時
- 八 政治學 吳頌基
- 九 法理學 楊水恒

## 農村社會學大綱

馮和法編  
實價二元四角

本書出版於三年前，各大學及農業專門學校採作課本者極多，內容精潔，為年來農村社會研究方面不可多得之佳構。今已四版，改訂之處達三分之二以上，內容煥然一新，與舊版截然不同，已購舊版者，更有一讀改訂本之必要。

##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

馮和法著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條理清楚，非市上同類書籍所可比擬，便於初學，各校採作課本，更為適用。

## 統計論叢

中國統計學會編  
實價一元

本套集國內統計學專家精審論文數十篇，盡為匡世之作

## 中國古代社會

柯金著 李紀譯  
實價一元六角

夏商周三代的中國社會，是歷來史家所不能解決的謎。著名的亞細亞社會的學說，亦為今日社會形式發展理論中各方爭議之焦點。本書討論古代中國土地制度之發展，以觀察中國社會形式發展的階段，理論至為深刻新穎。對於商業資本主義的作用，井田制度的意義，以及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本質等，均有詳細的發揮。附有馬加爾、胡適之、李融五等各家意見，尤為可珍。

## 社會學研究法

蔡毓麟著  
實價二角五分

## 社會統計大綱

毛起編  
實價二元

## 人口問題研究

陳天表著  
實價五角

## 日本殖民與人口問題

包國白著  
實價三角

## 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崩潰

Bohm-Bawerk著 汪鏡泉譯  
實價七角

## 社會主義思想史

鄭學稼譯  
實價三元九角中

Laidler: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關於歷代社會思想之演進和遞變，及近代社會主義所有派別之思潮，本書均有詳細的介紹。著者態度之公正，敘述之精詳尤為歐美學者所稱道。譯筆不特忠實流暢，且又增加十餘萬字之註釋，使本書成為社會主義的辭典，既有各派主要思潮，又有各家的傳記。用為大學高中教本或參考者最為適宜。

# 出版政治類新書

## 政治學原理

R. N. Gilchri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Science.

吳友三等譯  
實價三元八角

原著者係當代英國政治學界權威，本書乃其生平傑作，研究政治學無人不不知，各大學採作課本者尤夥。上部專講理論，深刻正確，獨創一格，下部敘述各國政治制度，清晰詳盡，便於教讀。著者熟習東方情形，故毫無普通政治學書籍偏重於歐美之弊。政治學中各重要問題，皆由專章詳究，議論透澈，譯者歷任各大學教授政治學有年，造詣極深，譯筆信達流暢，又經政治學專家孫寒冰先生校訂。

## 近代政治思想史

C. R. Getteli: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馮和法譯  
陸國香譯  
實價二元

本書即 Getteli 教授所著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之中譯本，自孟德斯鳩盧梭起，至最近多元主義，各派無不階級的政治思想，以及國際政治思想止，分章敘述，極為詳盡。全書共十七章，約二十餘萬言，譯筆流暢，義蘊畢宣。附有註解，參攷書，索引，及漢英人名對照表多種，尤為便利讀者，各界多認此為最佳譯本。且為國內外大學採用最廣之教本。

## 法西斯主義與新意大利

董霖 傅益編

西法斯主義是現代政治思想的主潮之一，亦為世界政治中一種有力的運動，它的理想溯源於希臘的古哲學家，實最完全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它的實際力量在意大利得到了完全的成功，在德意志日本充分的表現了出來，然而它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理論究竟是怎样呢？它的理論的初步是什麼？欲明瞭這些，那末，非一讀本書不可。著者對於法西斯主義研究有素，著述極多，本書尤為其精心傑構。

## 希特勒與新德意志

蔣學楷編  
實價六角

## 德國國社黨

薛品源譯  
實價五角

國社黨在德國究竟幹了些什麼？為什麼前總理施萊徹會被殺？這次政變後希特勒政府的壽命如何？……欲明瞭這些問題，非先知道國社黨的歷史、組織和現狀不可，本書便是最能滿足讀者這方面要求的佳作。

## 我的奮鬥

希特勒著

董霖 傅益譯  
實價一元一角

凡注意世界大事者沒有不知道希特勒名字，最近德國的退出國聯，奧國的大舉動，莫不與希特勒有深切關係，他時刻想實行下列三大政策，為達到恢復德國已往的光榮，(一)德奧合併(二)取消凡爾賽條約(三)反對猶太人，如要明白這三種政策所根據的。想，如何發生如何進展，就不得不讀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現在已到了大戰的前夕，戰機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無疑地又是一個主角，而希特勒又居歐陸第二的地位。我們要明瞭這位與將來世界大戰最有密切關係的人的政治思想和外交策略，以推測未來大戰之陣容，就不得不看本書了。

## 滿洲與蒙古

華企雲著  
實價五角

本書分上下兩部：上部為滿洲之部，下部為蒙古之部。將滿蒙的地位及現狀，由史的發展，詳述無遺。滿洲自九一八以後，已引起國人注目，然欲明其所以為日人所強佔的緣故，非由其歷史的情形來解說不可。蒙古現雖還沒是到滿洲的地步，然驚駭頻傳，如現在仍不留意，不久難免為滿洲之續。本書將滿蒙各時期的狀況，對於日俄二國的關係，以及現在的狀況，論述極為清晰精詳，留意國際問題及邊疆問題者，不可不讀。

## 政治典範要義

杭立武著  
實價四角

## 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公論

吳覺農譯  
實價六角



# 出版類新書

## 經濟學

李權時著  
實價六角

本書為中學校之最佳課本，共分五章：1. 緒論 2. 人類的消費經濟行為 3. 人類的生產經濟行為 4. 人類的交易經濟行為 5. 人類的分配經濟行為。全書對於經濟學上各種理論問題，無不闡發詳盡，不特便於教學，即自修讀此亦勝讀其他經濟學書籍多矣！

## 土地經濟學

章植著  
實價二元四角

## 農業經濟學

蘇俄 廖維珂著  
實價二元四角

## 勞動經濟學

朱通九著  
實價二元四角

## 價值學說史

孫樂冰 林一新譯  
實價一元八角

價值論實為經濟學的骨幹，不明瞭價值論，即不能談經濟學。本書以德籍李卜克拉西之英國價值學說史為主，輔以當代新興經濟學界權威盧彬之論李加圖和一般古典經濟學說之基本特點，及蒲哈林之論奧地利學派的價值論。譯者歷任國內各大學教授，譯筆正確流暢，各重要文字皆附英文原文，實為不可多得之名著名譯。

## 價值論概要

by William Smart 何學尼譯  
實價三角

## 地租論

鄭學稼著  
實價一元二角

## 分配論

Carver 原著 張素民 伍康成譯  
實價八角

## 經濟學研究法

朱通九著  
實價二角五分

## 西洋五大經濟學家

唐慶增著  
實價二角五分

## 戰後經濟學之趨勢

朱通九著  
實價二角

## 經濟新聞讀法

楊蔭溥著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包含：(一) 銀洋錢市，(二) 內匯市，(三) 外匯市(四) 金市，(五) 銀市，及(六) 證券市。六章。下編包含：(一) 米市，(二) 麵粉市，(三) 雜糧油餅市，(四) 雜市，(五) 茶市，(六) 花市及(七) 紗市七章。全書共五百六十三頁，舉凡吾國之重要金融及商品行市，胥盡于此。本書于去年九月出版，至本年五月，初版即告售罄。再版時，更換新材料，約五十頁。又本書已由東亞同文書院彭盛木教授譯成日文，譯名為《支那經濟記事解讀》，已于上年出版，此書價值，可想而知。

## 中國農村經濟資料

馮和法編  
實價四元八角

本冊收集材料，不下百種，莫不新穎精確，且非輕易所能得，編制條理，至為清楚醒目，附有詳細索引，查閱極便。出版以後，學術界推譽備至。各學校各機關及研究中國經濟者，得此一書，勝購其他參考書百者。

## 國際貿易原理

沈光沛 李宗文譯  
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現為國內外大學採作教本，對於國際貿易之理論與事實，兼顧並重，為其特點。前首三章純為貿易理論之研討關於古典派經濟學者所主張之國際物價學說，闡明無遺。餘則偏重貿易之實際行為方面；如貿易之方法、海運機能、理財機能、危險之擔負及政府與貿易之關係等，各立專章，敘述扼要，使讀者對於國際貿易，得一整個概念。譯文之清暢流利，與原文無異。

# 書新作合及濟經版出

## 財政學原理

Dalton 著 杜俊東譯 實價一元

一般的財政學書籍多是立在各國的特殊環境上立論，或為傳統觀念所範圍，當代財政學權威者達爾頓氏，不滿於一般的財政理論，本其歷年在倫敦經濟學院所授之財政學原理的講義，輯成是書。達氏的理論以最大社會利益為出發點，給與讀者以適用於近代社會的一般財政原理的一個總括的觀念，確是一部有價值之著作，譯筆暢達，研究財政經濟者，尤宜人手一編。

## 近代經濟思想史

朱通九編 實價一元六角  
金天錫

本書共分四編：一、古典學派；二、社會主義學派；三、歷史學派；及四、限界效用學派，各派中重要思想家，皆開專章，詳述其生平經歷，學說要旨，以及理論批判，著述綱目。凡經濟學上重要思潮之起落，及其相互之影響，本書探其本源，究其歸宿，詳盡無比。

## 中國農村經濟論

馮和法編 實價一元五角

本書為「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之姊妹篇，完全側重於理論的介紹，所選論文十五篇，為數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精進之所在，書分上下兩部份，前部份側重一般理論，後半部則偏於中國情形。讀此一書，對於農村經濟之基本理論，不難瞭然。

## 瓦格涅財政學提要

董家正編 實價五角

## 日本經濟概況

趙蘭坪著 實價一元

##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

侯厚培著 實價一元五角  
吳覺農

## 中國土地政策

潘楚莖著 實價九角

## 十九世紀經濟學說史

俄國佩爾著 楊心秋譯 實價八角

本書者為現代著名經濟學家，對於浩繁之經濟思想能獨具隻眼，詳加分析，並以嚴正的馬克思理論，對於各派詳加批判。自古典學派起至最近歐美各學派止，可貴。言雖簡而義至顯，洵為難能。

## 近代歐洲經濟史

區克宜編 (印刷中)  
章植譯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By Knight, Barnes, & Flugel

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伴隨着經濟的進化而來。經濟史的研究實是研究一切社會現象的基礎，所以經濟史在各科社會科學中，地位極為重要。我們如要瞭解近代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政治的與社會的繁復關係，非研究其經濟史便不能解答這茫無頭緒的謎，然此類著作絕少，有理論系統且具科學方法者更為少見。本書者為現代經濟學界之權威，本書尤為三人合作之傑構，譯者乃國內有數之名教授，名著名譯，相得益彰，洵為大觀。全書二十萬言，書已付印。

## 合作事業

王世顯著 實價六角

本書作者，秉客觀的事業，將合作事實，作一全般的觀察。內容分三部，先述合作之原理定義與制度，次述各式合作方式之內容，最後復將合作歷史之遞進、合作現狀之一斑，擇要說明。書末又附入中文合作書目，俾便讀者得可參證，作進一步之研究。

## 農村合作運動

侯哲莖著 實價五角



# 書新律法及史歷版出

## 歷史哲學概論

Robert Flint 原著

郭斌佳譯  
實價八角

## 近代哲學史

傑波林著  
林一新譯

實價一元八角

哲學為最深奧之學理，而尤以近代哲學思潮為最繁復。歷來治哲學史者，僅述各家思想之大概，殊少深究其思想之所由起，以及其歸趨。本書作者以批判的物觀方法，將浩繁之近代哲學思想，加以有系統的敘述，指明自培根至現代之各個思想所代表的社會背景，及其理論之正確性。清晰易讀，譯筆流暢，凡治哲學及研究近代思想者，不可不人手一篇。

## 近世世界史

Hayes & Moon 原著

歐淡如譯  
沙牧單譯

實價三元六角

原本為當代史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海蒙二氏大戰後之著述專供學校課本之用，本書即為依照最近改訂版譯成。全書以民主政治為中心論題，旁及社會經濟之變遷，科學文化之演進；敘述最近四百年來之史蹟，闡明民主政治發育之過程及其當前之危機；最後數章，討論現在國際政治之趨勢，尤為精到。譯文淺顯明晰，插圖精確詳密，並附有練習題、參考書等，可為學校課本之用，足供自修參考之需。

## 近代歐洲史

Hayes 原著

余補秋等譯  
實價二元四角

本書即海蒙教授近代歐洲政治社會史之中譯本，內容自一五〇〇年近代國家成立起，迄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帝國傾覆為止，凡三百餘年來近世歐洲之重要史實，皆已提綱挈領，詳釋備載。每件大事之起源演變因果，剖析無遺。洵為近世歐洲史之唯一名著。至於編譯文辭方面，亦經再四釐訂，處處顧全史筆體裁尤覺暢順。凡研究西洋史者，尤宜人手一編，若採為大學課本，更為相宜。

## 現代歐洲史

Hayes 原著

蔣鎮等譯  
(不日出版)

本書即為近代歐洲史之下冊，內容敘述歐洲自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各重大事件之政治社會經濟的背景及其演變，因現代東西文化之接觸日密，故本書實不啻一世界史。

## 萬能的人類

H. Vanlohn 原著

伍况甫譯  
實價七角五分

## 俄羅斯現代史

Vernadsky 原著

陶樹譯  
實價九角

## 憲法原理

Bryce, Goodnow, Strong & Morley 諸氏，皆憲法學界之權威。本書乃就諸氏生平傑作選譯而成。全書共分三編：上編論憲法之性質及其發展之歷史；中編論各國憲政之實施方法；下編則編戰後憲法之趨勢。洋洋廿餘萬言。其於憲法學之理論與實際，均有深刻詳盡之論述。凡研究憲法者，尤宜人手一編，而採為大學教本更為適合。

吳友三譯  
定價一元六角

## 法制

潘楚基  
張國幹著  
實價八角

如果你初學法律的，那末要推這本書最合你的需要了。它是最淺明的文字供給你關於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常識，也可以說它是給你打下了法學的基礎。本書本為高中法制的講義如採作課本，那末更可顯示本書的優點。

## 最低工資立法的研究

蔣學楷著  
實價二角五分



# 書新類學科然自版出

## 特用作物學

莫定森編  
實價八角

本書編者為農學界先輩，本書乃其多年探討實驗之所得，凡關於我國有經濟價值者之重要特用作物，如棉、茶、麻、甘蔗、菸草、油桐、等等，於其性狀、來源、種類、用途、產額、風土、栽培、以及收穫調製諸端，均一一分類循序無不示以實施之法，在此農村復興聲中，不可不謂一重要之助力也。

## 農藝化學

葉元康編  
實價八角

本書詳述土地之成分、土壤之組合，成因及其化學變化，自然肥料與化學肥料之各種成分及施肥法。繼而述一般植物的化學，作物、家畜之化學。最後詳論農業上之各種雜品之配合成分及其功用，更為可貴。

## 應用昆蟲學

熊同和編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為總論：概述昆蟲一般的經過，習性及其與人類的關係。中篇為害蟲防治法：分天然防治法化學防治法機械防治法等。凡各種殺虫藥劑的配合與施用，及機械與農事的利用，均用淺明的文字，分類詳述。下篇為害蟲各論：將害蟲細分科目，各述其「被害物」、「形態」、「經過習性」及其「防治法」。作農業學校課本及研究此道者之參考，本書均為最當。

## 家畜飼養學

鄭學稼編

實價一元六角

## 普通栽桑學

尹瓦雙編

實價一元四角

## 蠶桑害蟲學

張景歐編  
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編者為農學界先進，本書尤為歷年研討所得。共二大章，第一章總論，泛述昆蟲在動物界之地位，構造習性，色彩及一般害虫防治法並治虫藥劑之調製及施用。第二章各論，亦為本書之精華，凡於蠶桑之害虫，分目細述。尤為農校課本及實際經營蠶桑業者之參考。

## 蠶體生理學

尹瓦雙編

實價九角

## 普通養蠶學

尹瓦雙編  
實價九角

養蠶學為蠶業入門之基本學科，本書乃參集日本蠶業界名人的著作並參編者個人在養蠶界十餘年來之經驗編輯而成。故其內容之豐富取材之新穎，為坊間各養蠶學書所未曾有，全書計分六編二十四章分論蠶室器具、蠶種、催青、收蟻、飼育、上簇、收繭、製種、及消毒等，無不詳密敘述，適用高級蠶校。高農蠶科。及蠶業專校等之教材。

## 化學實驗

陳同素編

實價七角

## 物理實驗

吳祖龍編  
李韻菴編  
實價八角

本書包剖實驗五十八則，凡力學熱學磁電學音學，光學，無線電學等。物理學上各重要原則及定律，均有實驗證明。每實驗先由導言述其所以然，然後以實驗方法參照插圖實驗之。列有表格以便將實驗結果填入表中，實驗後附有習題以便學者融會貫通。本書不但可為中學物理實驗之課本，且為小學自然教師最須備的參考書。

# 書新類業商版出

## 商業通論

侯厚培合編 實價二元四角  
 侯厚培合編 實價二元四角  
 本書材料豐富，編制適宜凡商業上之應具有之常識；如商業組織，商業經營方法，商業理財方法。商業及職工管理以及商法商業會計等；均摘要敘述，述明詳盡。俾讀者對於整個商業上之智識，在未受專門訓練或專科教育以前，均得一有系統的智識了。

## 商業簿記

張忠亮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由著者本教授經驗，參考歐美最新會計學原理，適應我國商情，編纂而成。始於簿記之基本概念及方法，繼則於簿記之全部工作，根據會計統系，逐一討論，復以票據貼現，折扣，現金，憑單制度，寄售以及工廠記帳法等特種問題分別說明，最後則舉實業合夥及公司企業中，對於資本方面不同之記帳方法。故凡基本之會計方法及原理，包羅無遺。頗宜高中及大學之教本。

## 商業管理

李權時著 實價五角  
 無論經營何種企業，除了資本的雄厚之外，管理的方法是絕對不可不講究的。本書計分十章。如企業的自然環境，生產技術問題市場問題，職業管理，金融問題，風險問題，企業組織問題，綜合管理問題等，均闡專章詳述，本書除適用商校課本之外，並為經營商業者之必要參考書。

## 會計學原理及實務

李鴻森合譯 實價二元四角  
 張忠亮合譯 實價二元四角  
 本書著者為美國會計專家，以歷年教授會計學之經驗，著成此書。是書編制新穎，論列詳盡，實稱爲當代會計學之唯一佳本。美國各專門以上學校，均採用爲課本，其價值可以想見。現李張二君特將是書，譯爲中文，並由楊兆熊會計師爲之校訂。會計專家潘序倫及經濟專家李權時氏於序文中，對本書均推崇備至。譯筆流利，敘述暢達。高級以上學校採爲教本，最爲適宜。

## 貨幣銀行學

朱彬元著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爲作者根據其以前在銀行界及教育界十餘年之經驗和學識，參酌最近世界經濟狀況及習慣而成。內分貨幣論銀行論兩大編。各編自分章節；而各節而又分段敘述。非井有條，引人入勝，不特爲最佳之貨幣銀行學教本，且爲服務金融事業及欲在商界中漸圖發展其事業者所不可不讀之書。書後附有附錄，凡最近頒佈之法規章程等條例。靡不俱全。四版修訂後更爲完備。

## 楊著中國金融論

楊蔭溥著 實價二元四角  
 全書分四編：第一編，略述金融及金融市場之原理。第二編爲上海金融市場最近概況，詳密分析該埠通貨在底之增減，及其屢折變動之趨勢，上海之通洋票據，及其清算現狀，第三編爲津漢金融市場概要。第四編於吾國之證券市場，內外匯市場以及金銀市場，更有扼要之敘述；讀之，於吾國公債交易之實況，內匯外匯之特點，標金買賣之現狀，銀市漲落之影響等，可以洞悉。

## 銀行業務總論

李偉超譯 實價二元二角

## 農業金融概論

王世穎譯 實價一元二角

## 最近貨幣金融學說

戴蔭廬編 實價一元

## 銀行員銀行家座右銘

戴蔭廬譯 實價五角



# 出版文學類新書

## 模範小說選

謝六逸編  
實價二元八角

1 選材謹慎——所選悉為現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2 解說詳盡——以鑑賞態度，道述原作優點，次就每小節依次解說。3 注重作家的介紹——詳細說明。各作家的思想與傾向。4 附有註釋與習題。5 參考資料搜羅豐富。6 選錄小說研究的論文。7 自修適用。8 課本適用——適高中與大學的國文課本，本書解說能激發讀者發揮的動機。

## 法國文學論集

曾仲鳴編  
實價六角

## 小嬌娘

章衣萍著  
實價四角

本書集章先生最新短篇創作，阿順，初戀，小嬌娘，花小姐，並吳曙天女士的「瘋了的父親」等篇而成。凡讀過情書一束者，總未忘該書文筆的麗麗，和情感的濃郁。本書除具有上述特長外並很豐富地具有日本式作品所僅有「感傷的人間味」。欲知章先生最近作風者，非瀏覽本書不可。

## 奪夫

伍光建譯  
實價五角

## 瘋了

陳大慈著  
實價二角

## 窗帘

陳果夫著  
實價一元

## 卓別麟

明社出版  
實價二角

## 竹布衫

何家槐著  
實價三角

何先生的創作，以渾厚、熱烈、深湛勝，凡曾讀先生小說者，無不稱道之。本書各篇均係先生最新之傑構，其渾樸幽美處。有如鄉村少女之竹布衫。然「白男男」與「冬霄」，能運輕靈之側筆以劑極度至哀感，足見技術之深湛。「一個兵士的妻子」的狂熱真摯之愛，氾濫洶湧，不可阻遏其力量之偉大至足駭人，洵愛好文藝者不可不讀的佳著。

## 西洋文學名著選

伍彥甫編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出版未及三載，重印多次，價值可見。自本版起，更刷內新容，增加特色，要如下。(1)重行精選西洋文學名著三十餘篇，悉為坊間選集所未載；如屠格涅夫「父與子」，魯德格「魯拜集選」，基茨「夜鶯歌」，瓦格涅夫「命論」，雪萊「愛情」，華盛頓「別墅書」，藍伯「求婚書」，哈代「兒子否決權」，莫泊桑「嫁妝」，柴霍甫「打賭」，小泉八雲「文學中的情緒」，哥兒兒「外套」，海涅「石像」，辛克萊「詩人」，新俄小說「三架織機」等，更為罕見精品。(2)每篇均有短序，以精扼之筆，本唯物史觀立場，剖析時代精神，作者意識，及作品風格等。(3)卷首添一長序，歷述西洋社會史的發展，證明本書所選各篇如何反映一階段中之階級意識，終乃歸納此紛歧之意義為若干主型。(4)觀綜全卷，可以辨識西洋文學主潮，及西洋人生觀念之全部。(5)編者批判悉根據中國現代立場，傾向青年生活之合理化，一掃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等病，尤為特色之尤。(6)每篇附簡明註釋，文字之難，迎刃而解。

## 西洋文學鑑賞

伍彥甫編  
實價二元二角

## 故事的罈子

劉大白編  
實價七角

## 阿霞姑娘

席海塵譯  
實價三角

本書為描寫一個曾被棄於一個婦人一少年，在流浪生活中識得一個極其天真爛漫的阿霞，使其青春之火復燃。可是過去的傷痕時時閃爍着；即愛人的嬌體已擁在他懷中的時候，他却還不禁要說「我在做什麼拉！」於是機絲像墨花般失去，可愛的阿霞從此一去而不再見了。他所留着的，是美麗的記憶，永忘不了的，天真的姿態，和永無補救的悔恨，全書感人之處極多。

## 往者已矣及其他

王夫凡譯  
實價三角

這一個集子是收墨索里尼的往者已矣及其他作家等十篇而成。莫氏為現代世界政治上大怪傑，其劇結果決的性格，讀此篇，益增興味。其餘諸篇，亦俱風格新穎，對於現代生活各方面，作同情而冷靜的微妙諷刺，極富雋永而幽默的人情味。現由以風度幽默見稱的夫凡先生翻譯，真所謂錦上添花了。

# 出版教育類新書

## 鄉村小學教材研究

張宗麟編  
實價九角

本書著者張宗麟先生為鄉村教育運動的前驅，對於全國各地的教育情形，社會習俗，經濟背景無不通曉，尤其辦理鄉村幼稚教育小學教育極有歷史與聲望，本書所述，盡根據其十餘年來之經驗，實地探得所得，故能語語新穎句句中聽，為本叢書最出色之一種，不但適用鄉師課本及辦小學教育者選擇教材之指南更可為編輯小學教課書者的參考。

## 鄉村教育視導

李曉農 李伯榮編

實價一元二角

## 農村社會調查

張錫昌編

實價一元

## 鄉村小學實際問題

金鼎一著  
實價七角

本書乃從事鄉村小教育有年之金鼎一先生所編，凡鄉村小學之各種問題如行政、課程編制、經濟分配、農場設施、農忙、課外閱讀、衛生設備、校舍建築、生活操作及集會等各種問題，均一一分章詳述，並插入可貴材料極多，為鄉村師範及辦小學教育者必需之參考的書籍。

## 農村經濟及合作

王世頌編

實價一元一角

## 職業教育

熊子容編  
實價四角

## 中學生學習方法

郭人全編  
實價四角半

現在的學校，什麼都貧乏得可憐，而現在的中學生却有不少想努力求知的。在這樣貧乏的環境中想滿足求知的欲望。惟有努力自學。然而怎樣自學呢？本書著者，把自己的學習和指導中學生學習而確有效果的經驗，告訴給大家。使中學生讀了可以取得還學習的鎖鑰，跳進知識的領土。編制新穎，行文流暢。每章之末有適合中學生閱讀是科的參考書報之介紹，尤合中學生的需要。

## 性教育法

楊冠雄著  
實價八角

## 行為主義的幼稚教育

韋益平譯  
實價五角

研究心理學的人，若不懂得行為主義，便算不得心理學者。從事於教育的人，若不明白心理學，尤其是以科學為根據的行為主義心理學，便祇是暗中摸索，不得門徑。本書著者為行為主義的鼻祖，將他歷年在心理實驗室的研究所得，溶會貫通，應用到實際教育上來，誠為一切教師，每個母親，所應當人手一冊的佳構。今得韋潘二先生，用簡明而正確的文字，翻譯出來，尤合大學及高中師範科參考之用。

## 蘇俄新興教育

朱一民譯  
實價六角

## 推廣教育

錢兆熊編  
實價四角

## 自然研究教學法

張席編  
實價七角

## 統計圖表編製

朱佐廷編  
實價四角

## 鄉小課卷訂正法

楊駿如編  
實價四角



# 出版教育類新書

## 鄉村小學教學法

李曉農編 實價七角  
辛曾輝編

本書共十八章，自第一章至第八章，敘述普通教學法，關於教學上一般的原理和技術均甚切實，而於鄉村小學最通用的教學方式，敘述尤詳。第九章至第十八章論各科教學法，關於最新而最切實際的各種方法，盡量介紹，本書內容組織，參照教育部頒佈之高中師範科暫行課程標準而成。可供小學教師及鄉村師範學生閱讀及參考之用。

## 鄉村小學行政

郭人全編 實價六角

鄉村小學並不是普通以為給小孩子開闢變化的地方，只要一個小小的場所，一點點設備，用一、二個教員，教幾個兒童，那樣就能完事的。如果誠意辦小學教育的話，那末在在都會發生問題。如校舍問題，設備問題，學級編制，課程實施，教室管理，考查學生成績，如何訓育，懲獎問題，兒童的健康問題，怎樣指導兒童自治活動，校務組織與集會，表冊和統計，以及對外聯絡等等，本書將各問題均一一探討。適為鄉師課本及辦理鄉村小學之參考。

## 農村工學教育原理

郭人全 張石樞 陸仰之編 實價五角

## 農村工學教育實施

郭人全 張石樞 陸仰之編 實價九角

## 鄉村小學勞作教育

方達哉 金宸編 實價一元四角

## 鄉村民眾教育

郭人全編 實價八角

本書選述民眾教育的重要及其史的發展，次述各國民衆概況，述及我國實施民眾教育的方針和原則，最後乃詳述鄉村民眾教育之實施法，鄉村民眾教育的實驗，材料豐富，編制新穎，凡熱心民眾教育者，必人手一編。

## 鄉村師範教育實習指導

鄭之綱編 實價一元

在現行教育的破產的聲浪中職業教育，工學教育，生產教育，生活教育等等的方劑層出不窮地從各教育專家的口中呼喊出來，總而言之不過在求教育與社會實際生活的聯繫而已為達到這目的，當然不是現行的書本的講壇式的教育制度所能解決的而在於教育須要實習。本書即指示實習的方式及指導實習的方法以期達到教育與現社會實際生的聯繫並使其推進現社會。故極適用鄉村師範的課本及辦鄉村教育的參考。

## 地方教育行政

辛曾輝編 實價七角

本書所述係屬於縣教育行政方面實際應用的問題，全書十四章每章之首列成若干問題，為敘述中心。章末列有設計研究問題，以便學者考驗和貫通，敘述簡明圖表衆多，專供鄉村師範課本之用。

## 農村教育

郭人全編 實價九角

# 黎明最新書

- |            |       |        |            |       |         |
|------------|-------|--------|------------|-------|---------|
| 近代歐洲經濟史    | 章植等譯  | 〔一元角〕  | 鄉村民衆教育     | 郭人全編  | 〔八角〕    |
| 現代歐洲史      | 蔣鎮等譯  | 〔元角〕   | 南陽農村社會調查報告 | 馮紫崗編  | 〔二角〕    |
| 清代考試制度資料   | 章中如著  | 〔元角〕   | 替拜集選       | 劉瑞生編  | 〔四角〕    |
| 鄉村小學勞作教育   | 方達哉等編 | 〔一元四角〕 | 普通裁桑學      | 吳劍嵐譯  | 〔四角〕    |
| 農村經濟及合作    | 王世穎等編 | 〔一元一角〕 | 我的奮鬥       | 尹其璧編  | 〔一元四角〕  |
| 鄉小課卷訂正法    | 楊駿如編  | 〔四角〕   | 憲法原理       | 董霖譯   | 〔一元一角〕  |
| 鄉小自然研究教學法  | 霍希庸編  | 〔七角〕   | 鄉村小學行政     | 吳友三編譯 | 〔一元六角〕  |
| 鄉小統計圖表編製   | 朱佐廷編  | 〔四角〕   | 國際貿易原理     | 郭人全編  | 〔六角五分〕  |
| 農業及實習(第一册) | 唐志才主編 | 〔六角〕   | 商業管理       | 沈光沛譯  | 〔一元八角〕  |
| 農村社會調查     | 儲勳    | 〔六角〕   | 近代哲學史      | 李權時著  | 〔五角〕    |
| 鄉村教育視導     | 張錫昌編  | 〔一元〕   | 特用作物學      | 林一新譯  | 〔一元八角〕  |
| 外交政策論及其他   | 李伯榮等編 | 〔一元二角〕 | 農村工學教育原理   | 莫定森編  | 〔八角〕    |
| 鄉小推廣教育     | 吳頌章著  | 〔四角〕   | 農村工學教育實施   | 陳仰支等編 | 〔五角〕    |
| 農業經濟學      | 錢兆熊編  | 〔四角〕   | 算學消遣集      | 張石樓等編 | 〔九角〕    |
| 中國農村經濟論    | 吳覺農等譯 | 〔二元四角〕 | 鄉村小學教材研究   | 陳嶽生編  | 〔三角〕    |
| 德國國社黨      | 馮和法編  | 〔一元五角〕 | 鄉村小學實際問題   | 張宗麟編  | 〔九角〕    |
| 統計論叢       | 薛品源編譯 | 〔六角〕   | 普通養蠶學      | 金鼎一編  | 〔七角〕    |
| 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崩潰 | 中國統編  | 〔一元〕   | 物理實驗       | 尹良璧編  | 〔九角〕    |
| 化學實驗       | 汪護泉譯  | 〔六角〕   | 鄉村小學教學法    | 李韻龍編  | 〔八角〕    |
| 蠶桑害蟲學      | 陳同素編  | 〔七角〕   | 社會主義思想史    | 李曉農等編 | 〔七角〕    |
| 鄉村師範教育實習指導 | 張景歐編  | 〔一元六角〕 | 分統論        | 鄭學稼譯  | 〔三元九角半〕 |
| 故事的種子      | 鄭之綱編  | 〔一元〕   | 近代歐洲史      | 張素民譯  | 〔八角〕    |
|            | 劉大白著  | 〔七角〕   |            | 伍康成譯  | 〔八角〕    |
|            |       |        |            | 余楠秋等譯 | 〔一元二角〕  |